

亂世忠魂(新派俠情歷史故事)　狄心・著

明朝末年，朝廷腐敗無能，百姓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官逼民反之下，造成全國到處燃起反明火焰，朝廷至是陷於內憂外患的局面。

其時羣雄並起，各據一方，另一批憂國憂民的義士也揭起了反明旗幟，對抗朝廷，抵禦外侮，從而把大好河山變成戰場處處，也引起一段段令人可歌可泣的故事！

第29年
21

$6.00

編者話

今期的巨型小說是狄心先生所著歷史故事﹁亂世忠魂﹂，故事中描述了明朝末年，朝廷腐敗，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一羣忠義俠士如何起來對抗朝廷，抵禦外侮的英雄事跡，故事中主角凌飛越恨透了滿人貝津，誓要手刃貝津，爲中原人民出一口氣，可是貝津奸狡如狐，挑撥離間，使到天地會的人衆誤以爲凌飛越是漢奸，致使凌飛越死於亂槍之下……故事情節緊湊，凌飛越英勇對敵，不屈不撓的精神，振奮人心……

☆ ☆ ☆

水滸傳是我國一部古典文學名著，深得廣大民衆的喜愛，本刊今期登出的﹁黑旋風﹂，更是一篇膾炙人口，家喻戶曉的故事，其中描述李逵回鄉接老娘，不料半途老娘被老虎咬死，李逵怒殺四虎……情節絲絲入扣，緊張精彩，請諸君切勿錯過。

☆ ☆ ☆

下期刊出巨型小說將是西門丁先生殺手故事之﹁殺手悲歌﹂，殺手之王卡仔謙退出殺手行列，經過十年努力，掙得大俠之譽，但好夢不長，正當他事業攀上巔峯時，却被人揭穿他的身份……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亂世忠魂（新派俠情歷史故事）
滿人貝津在中原胡作非爲，殘害中原武林人物，姦殺婦女，血債累累，罄竹難書，凌飛越恨透了他，誓要手刃貝津……狄 心 3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黑旋風（水滸傳連圖故事之十三）◀一▶……高 石 44

火中女神（鬼魅江湖傳奇故事）
老實鐵牛　痴戀火神……江中萍 50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中國第一具殭屍（詭異奇情中篇故事）◀二▶
設立驅鬼學系　新創茅山學堂……黃 鷹 55

快樂的毒藥（江湖外史秘辛錄）
舌燦蓮花哄敵人　獨孤美功敗垂成……傅紅雪 61

將軍（七大寇故事）
橫眉對媚眼　怕邪着了邪……溫瑞安 68

護花門（新派俠義奇情故事）◀二▶
送回孩子歸宗　學得怪道奇功……東方玉 75

魔傘風雲（俠情中篇故事）◀四▶
賽會各顯身手　當舖可押人頭……東方白 83

簫劍情仇（俠情倫理中篇故事）
情場落敗棄用劍　改變初衷另拜師……西門丁 91

賭命浪子（俠情風趣故事）
韃靼駙馬　竟遭軟禁……歐陽雲飛 99

天蘼（奇俠司馬洛故事）
天蘼力量神奇　吸食黑白二神……馮 嘉 107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金魔血指環（新派武俠長篇）
大巖關生死決鬥　義兄弟身陷重圍……逍遙客 115

鳳在江湖（俠情長篇故事）
人面多險詐　眞僞最難分……徐 諾 122

武俠世界

第29年

第21期

（總號1465）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四樓　電話H—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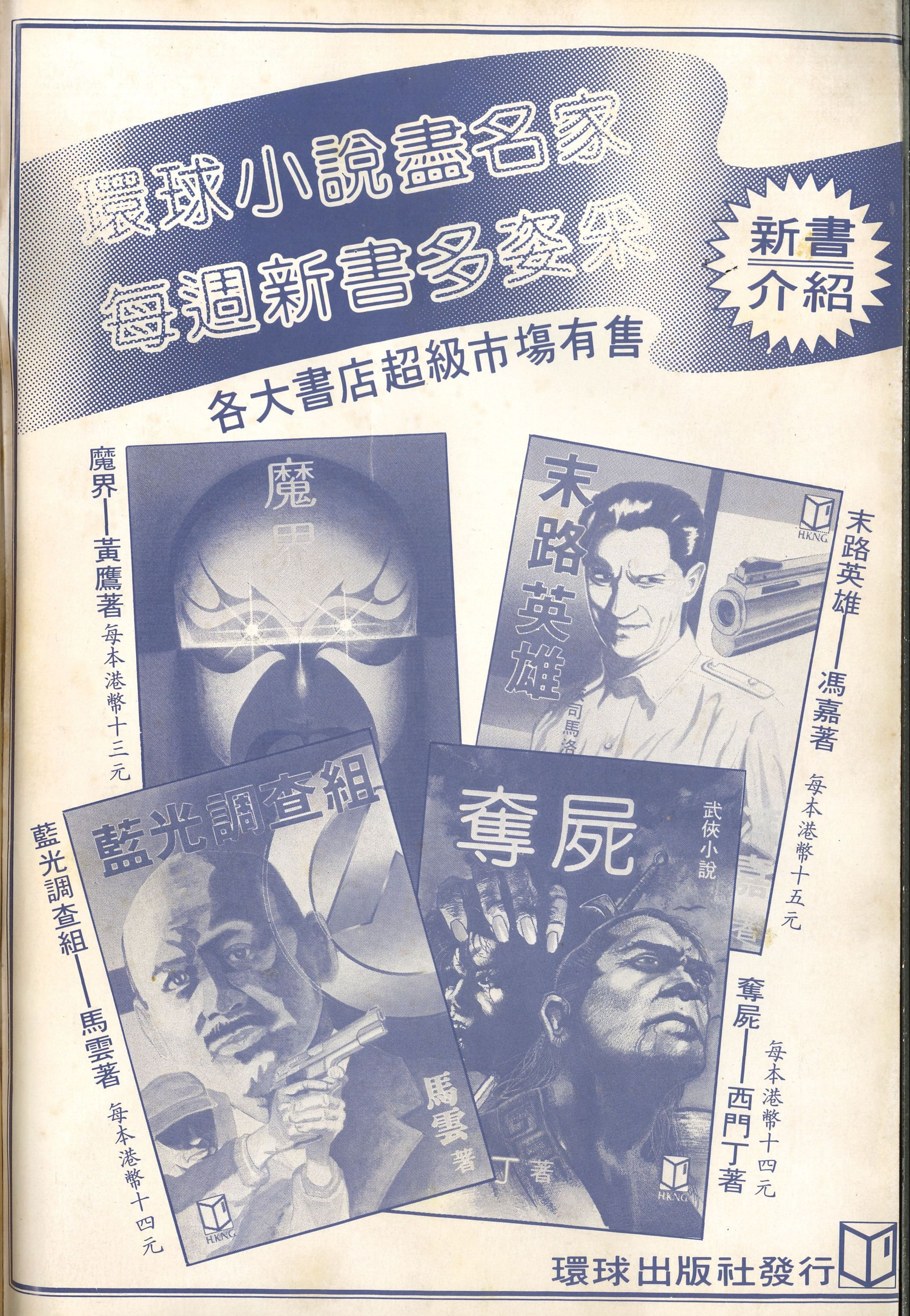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164.00
一年港幣$327.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190.00
一年港幣$379.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250.00
一年港幣$499.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1800半年26期NT. $95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40元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廈弍樓
電話：H四六六七九九

·每冊港幣六元·
H.K. $6.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新派俠情歷史故事／狄心·文　可飛·圖

亂世忠魂

滿洲武士　力挫羣雄

——序言——

中國歷史上，朱明王朝統治了中國凡二百七十六年，其間盛極而衰，由神宗開始，至熹宗，到思宗崇禎年間，由於國家內政積弊日深，朝廷腐敗無能，加上內憂外患，到崇禎時，終把國家弄至不可收拾的地步，全國到處燃起反明火焰，最後，朱明王朝被「闖王」李自成推翻政權，李自成入主中國，改國號爲「順」，但李自成做了皇帝一個多月後，其後，吳三桂「怒髮衝冠爲紅顏」，爲了陳圓圓，竟引清兵入關，於是把漢人江山斷送給滿洲人手上。

神宗萬曆年間，朝廷對民間苛稅繁重，賦稅項目繁多，令人民生活於水深火熱之中，但朝廷對於人民的哀號聽而不聞，視而不見，還巧立名目的不斷向人民徵收稅項，人民無以爲生，只好鋌而走險，在官逼民反之下，至令全國流寇四起，再加上關外有滿洲兵爲患，人民更是苦不堪言。

滿洲實爲女眞的後裔，明人又稱之爲建州女眞，女眞分三部，是爲建州女眞，海西女眞及野人女眞，明神宗初年，建州女眞的猛將哥帖木兒的後人叫塲及他失父子原效忠於明室，但叫塲及他失父子因受女眞別部陷害，父子爲明軍所誤殺，他失之子努爾哈赤大怒，起兵復仇，攻破了其餘女眞各部落，繼而努爾哈赤統一建州，勢力大盛，萬曆四十四年，努爾哈赤自稱可汗，改國號爲金，建元天命，並建都於興京。

萬曆四十六年，努爾哈赤以七大恨告天，起兵叛明，軍隊勢如破竹，明室以四十餘萬大軍討伐，卻大敗於薩爾湖，努爾哈赤遂攻陷了開原，鐵嶺等地。

朝廷有見及此，派洪廷弼經略遼東，洪廷弼不與努爾哈赤正面開戰，只設防堅守，終於邊疆形勢逐漸穩固下來。

神宗駕崩，熹宗即位，朝廷遣責洪廷弼不敢與金開戰，因而罷洪廷弼而以袁應泰代之，豈料袁應泰不熟軍事，不知兵力，禦敵無方，天啟元年，努爾哈赤乘勢揮軍攻明，連陷遼河以東七十餘城，努爾哈赤遂定都於瀋陽，並改名盛京。

朝廷有見袁應泰禦敵無方，連失七十餘城，於是再起用洪廷弼，次年，努爾哈赤又率兵渡遼河，明軍見了勇猛無匹的「辮子兵」，望風披靡，明軍因而大敗，朝廷改以孫承宗爲經略，孫承宗使袁崇煥守寧遠，文官出身的袁崇煥以「遼土養遼人」政策，死守遼遠，金人果然不敢侵犯，而形勢亦逐漸穩固。

天啟元年，努爾哈赤又大舉攻明，軍隊進至寧遠，袁崇煥憑城堅守，與金兵激戰，金兵大敗，努爾哈赤亦身負重傷而去，同年，努爾哈赤因傷而死，子皇太極立，至此後，金兵與明室因而展開更激烈的惡戰。

至此，明朝的外患日益嚴重，但朝廷卻日益腐敗，加上朋黨之爭，宦官爲患，當時朝政更落入大宦閹魏忠賢手上，朝政更達到極之無能的地步。

魏忠賢原本是一個目不識丁的市井無賴，在市井間賭輸了錢，債台高築，以至被人打至半生不死，後來在走投無路之下，便混入了皇宮當起太監來。

熹宗即位時，年方十六歲，這個皇帝生性好玩，每天都要一些小太監陪他玩迷藏遊戲，而這時，魏忠賢便乘其而入，而他的强記，阿諛奉承獲得熹宗的信任。

魏忠賢爲人手段陰毒，生性記仇，爲了鞏固勢力，便極力拉攏在挺擊、紅丸、移宮三大案失敗的人歸附自己，使到其在朝廷中的地位日益鞏固，於是，魏忠賢便成爲一些無恥之徒的領袖，誰要向上爬，誰就要勾結他，否則就遭受排擠，一時間，中央的六部大臣，地方的大小官吏，都歸附大宦閹魏忠賢，成爲奸黨，試問，國家朝政落入這些奸黨手上，那還有翻身機會？

大小官僚爲了要討好魏忠賢以求順利平步青雲，不惜卑鄙無恥地爭相向魏閹搖首獻眉，有浙江巡撫潘汝楨者，更加別出心裁，竟然在杭州西湖替魏閹建立生祠，需知道，人死後才由後人建祠的，但潘汝楨竟在魏忠賢生時替其建祠，以頌揚「魏公公」的勳德，頌詞中，更稱魏閹爲「至神至聖人」，把他頌揚得天上有地下無，魏忠賢自是飄飄然不在話下了。

有山東督餉尚書黃運泰者，甚至率領文武官員列班階下，伏地俯首向魏閹刻像高呼「九千歲」，魏忠賢更欣然受落，好不開心。

皇帝是「萬歲」，魏忠賢竟是「九千歲」，只比皇帝少一千歲，其目中無人之處也可想而知了。

潘汝楨的別出心裁，替魏閹建生祠，令魏閹高興莫明，此風一開，無數卑鄙無恥的官僚們見魏閹高興，爲了討好魏閹，都不甘後人，於是人人爭相替魏閹建生祠，一時間，全國各地都有魏閹的生祠，而且越建越多，以頌揚魏公公「至神至聖」天上有地下無的勳德，這種歷史性現象，在歷史上，恐怕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了。

當時，有一道士作歌於市井中，歌曰：「委鬼當頭起，茄花遍地生。」「委鬼」合拼是「魏」字，意即指魏忠賢，「茄」字是北方語「客」字的諧音，客即是指熹宗的乳娘客氏，及客氏之弟客光先。

魏忠賢在朝廷的地位高高在上，表面上熹宗是皇帝，但魏忠賢的無上權威，與做皇帝根本沒有分別。

魏忠賢更兼任東廠侍衞頭領，與客氏狼狽爲奸，在朝中弄權，濫殺忠臣，當時，「東林黨」受害者更不計其數。

其時，朝廷中的文武官員每當有奏章要送給皇帝批閱，俱都必須經魏忠賢與客氏手上，經二人先過目後，方才送到皇帝手上，這些奏章中，較重大的，皇帝壓根兒沒有「資格」看上一眼，更遑論要批閱奏章了。

魏忠賢與客氏爲了更加討皇帝歡心，便教皇帝尋歡作樂，熹宗龍顏大悅，於是每天都沉迷女色之中，從此國事不理，這樣一來，實在正中魏閹與客氏的下懷，此後便儼如皇帝一般，只差頭上少缺了一頂皇冠，不能做其名正言順的皇帝吧了。

熹宗每天沉迷於女色，彷似世上已無別的事情存在，只在過其荒淫無度的荒唐生活，在旦旦而伐之下，終把身體弄至虛弱不堪，後來更久病不起，在廿三歲那年，終於駕崩了。

熹宗死後，無子繼位，朝中規例，皇帝無子者，便「兄終弟及」，於是熹宗的弟弟由檢即位，是為思宗，改元崇禎。

崇禎即位時只有十七歲，他眼見國家如此腐敗不堪，多拜魏忠賢所賜，於是龍顏大怒之下，實行雷厲風行，全力剷除魏閹黨羽，更下令拆毀在全國各地魏閹的生祠。

崇禎元年，魏閹伏誅，被崇禎下令凌遲處死，及殺了不少魏閹的爪牙，這個訊息傳到全國，全國上下莫不大快人心，期待已久的國家英明君主終於出現了，是以舉國對崇禎都寄以極大希望。

其時，雖然外患仍熾，內政積弊也深，但東北有袁崇煥座鎮，局勢也漸趨穩定，國事也開始有了轉機，這個時候，如能大事積極改革，國家仍大有可為，人民的生活也不至於在水深火熱之中，豈料崇禎為人卻剛愎多疑，猜忌心極重，仍舊重用宦官，輕信小人之言，罷忠臣而任用無所建樹逢迎取寵之輩，以至內政又陷於積弊日深的局面。

崇禎即位不久，朝廷更加腐敗，舉國寄以的莫大希望隨即幻滅，人民無以為生，又紛紛起而作亂，遂流寇四起，無數反明火焰亦紛紛燃起，全國一片混亂，這個時候，國家已是哀鴻遍地，到處飢荒，人民為了充飢，只好吃樹皮草根，一時間，不少地方竟變成寸草不生，更甚者，有人更吃死屍來維持生命。

崇禎元年，朝廷起用袁崇煥為兵部尚書，督師薊遼。二年，袁崇煥以十二斬罪誅滅皮島總兵毛文龍，因此也種下了後來被殺的禍根。

二年十月，皇太極由喜峯口毀長城而入，進逼北京，袁崇煥兼程赴援，力戰挫敵，金兵大敗而退。

袁崇煥軍隊對金兵威脅最大，皇太極有見及此，便使反間計，謂袁崇煥私通滿洲，與滿洲有密約，將為城下之盟，崇禎信之，加上袁崇煥殺了毛文龍後，奸臣斷了不少財路，因而合謀誣陷袁崇煥，崇禎為人猜忌心極重，聽了奸臣之言，便把袁崇煥拘禁於天牢，十個月後，袁崇煥終於被崇禎下令凌遲處死於北京城。

袁崇煥既死，皇太極的勁敵已除，其後便屢次揮兵入侵，至此，邊防已完全失去作用。

崇禎九年，金國主皇太極把國號改為清。原來，金人實為女眞的後裔，在宋朝時，女眞人國號亦為金，當時金人連年侵宋，漢人對金都極之痛恨，皇太極眼見明室已然腐敗無能，滿洲人入主中原是遲早之事，皇太極恐防日後入主中原後，金的國號會刺激起漢人對滿洲人的仇恨，於是便把國號改為清，此舉是希望漢人能把金忘掉。

明室對外不但飽受滿清的威脅，在內也面對無數反明勢力，這些反明勢力中，以「闖王」李自成為首的農民軍最為浩大，其次則是有「八大王」之稱的張獻忠，除此兩大勢力外，其餘反明的零星小股簡直多至不可勝數。

* * *

七月初，黃昏時份。

在山西太原市外，一個少女騎着一匹高大駿馬奔進市中，只見此少女二十歲左右年紀，嬌美的面容有點風塵僕僕，看樣子似在趕路，看她倦容滿面的，顯是已走了一整天路了。

少女進入市中，便下了馬，拉着馬匹在街上漫步而行。

她在街上行了一會，發覺街上到處都張貼上官府的通緝榜文，榜文還清楚繪上通緝犯的肖像，只見這肖像是個大概廿四五歲的青年，生得刀眉星目，滿面正義，樣子也甚英俊。

榜文上寫着「緝拿欽犯常無悔，任何通風報訊者得白銀一百兩，生擒者得百銀一仟兩，帶屍領賞者，得白銀五百兩，知情不報者斬，窩藏欽犯者全家抄斬。」

少女看了一會，心想：「這常無悔是什麼人，竟被朝廷通緝？」輕輕嘆息一聲，當下便拉着馬匹在街上前行，行了不久，看見前面不遠處有一間客棧，便向那間客棧行過去。

一名客棧的伙計見她行來，便向她迎了上去，哈腰道：「姑娘是來投店還是打尖？」

少女甚是有禮，向伙計道：「投店！」

伙計連忙在她手上接過轡繩，道：「姑娘把牲口交給小人料理吧。」然後向內喚過一名伙計把她帶進店內。

少女來到掌櫃處，掌櫃的知她要投店，問道：「姑娘打算在小號住多久？」

少女道：「我只住一晚，明天還要趕路。」

掌櫃的笑容可掬道：「好的，姑娘貴姓芳名？」

少女道：「龔雪恨。」

掌櫃的便替她進行登記入住手續，然後，再由一名伙計把她帶入客房。

那叫龔雪恨的少女在房中安頓好行裝後，便離開房間，向客棧的酒樓行去。

酒樓內顧客並不多，她很容易便找到一個座位坐下。

龔雪恨胡亂吃完飯，此時她發覺在面前不遠處坐着一個客人，這客人之所以吸引她的視綫，因為他在室內仍頭戴一頂斗笠，而斗笠又向前傾斜而戴，把這人一大半面孔掩住，他顯然不想以眞面目示人。

在龔雪恨右邊不遠坐着兩個人，這兩個人神威凜凜，一看便知是身懷絕技之輩，而這兩人同樣一直注視着那頭戴斗笠之人。

而在龔雪恨左邊的座頭，卻坐着四個高大漢子，看樣子也非泛泛之輩，這四人卻不停的向另兩人張望過去。

龔雪恨見了以上情形，已知道將有事故發生。

此時，那戴斗笠的漢子站起身來，從懷中取出一錠銀子放在桌上，然後拿起放在桌上的劍便低頭離開座頭。

他顯然是住在這家客棧的，只見他走到樓梯口，正想拾級而上，忽然，坐在龔雪恨右方的兩名大漢也站起身來，快步走到樓梯口，攔住這人去路。

那頭戴斗笠的人見了，道：「兄台，這是什麼意思？」

其中一人道：「把你的斗笠除下來！」

那人道：「你們是誰？」

大漢道：「我們是刑部派來的。」

那人道：「原來兩位是做公的？」

刑部的人道：「別說這許多了，快把斗笠脫下來。」

那人道：「聽說刑部派了不少好手到處捉拿欽犯常無悔，是嗎？」

「你知道就好了，每個人為了避免嫌疑，最好不要鬼鬼祟祟，你也不例外！」

那人道：「好吧，我就讓你看看我的眞面目吧。」說完，飛快的把斗笠脫去，同一時間，以快捷無倫的手法抽出長劍，長劍「錚」的一聲脫鞘而出，銀光一閃，那人已連發十劍，兩個刑部的人也非弱者，也以快捷的身手接了他十劍。

當那人把斗笠脫去之同時，龔雪恨忍不住脫口叫道：「常無悔！」

兩個刑部高手站定了脚步，定睛一看，怒道：「小子，原來你就是常無悔！」

常無悔長劍一抖，道：「不錯，行不改姓，坐不改名，我就是常無悔，有本事的，就抓我回去向崇禎領獎吧！」

兩名刑部高手知道常無悔的厲害，他們都知道常無悔在一個月前，皇帝微服出巡的時候行刺皇帝，當時十多名大內高手向他圍攻，竟被他殺了三人，而這三人都是皇宮大內的武林好手，其餘人等向他圍攻，但終於被他突圍逃脫。

這兩名刑部派來的人，一名叫王彪，一名叫洛威，都是武功一流之輩，是刑部派來捉拿常無悔其中二人。

王彪與洛威二人也不再打話，說聲「上」，便掄刀砍向常無悔，常無悔向上一跳，避了兩刀，隨即落在二人身後。

雙方一經接觸，便惡鬥起來，龔雪恨見了，本想上前助常無悔一臂之力，但看情形，常無悔還可以應付，便坐着靜觀其變。

這時，坐在龔雪恨左方的四名大漢見常無悔與人鬥得激烈，其中一人向另三人打個眼色，三人接了眼色後，四人不約而同向惡鬥處持着兵器撲了過去。

龔雪恨見四人撲上前，知道常無悔多了四個敵人，正想加入戰圈，但定睛一看，那四人卻與常無悔聯手對付王、洛二人，這才吁了一口氣。

常無悔顯然與這四人並不相識，見他們卻站在自己那邊，倒覺得有點奇怪。

這四人果然並不簡單，一加入，便把王、洛二人打得節節敗退，二人知道對手强勁，不宜再加戀戰，王彪叫聲「走！」二人連忙向大門衝了出去。

常無悔並沒有追出去的打算，但四名大漢卻不約而同的追了出去。

常無悔見援手追向二人，自己豈能坐視？也快步走了出去，龔雪恨好奇心起，也走了出去。

王、洛二人甫走到門外，便被四名大漢追及，當下被逼迎戰。

常無悔也明白到，要在這裡住上三數天，就萬萬不能讓此二人活着離開，想到此點，也如大鵬展翅般飛身加入戰圈。

王、洛兩人雖然武功一流，但常無悔五人的武功與他們相比也毫不遜色，鬥不多時，二人雙雙血濺而死。

當殺了王、洛二人後，其中一人對常無悔作個揖道：「常兄弟，咱們回酒樓去再談吧。」

常無悔只好跟他們回到酒樓內，四名大漢招呼常無悔坐下來後，常無悔向四人抱拳道：「多謝幾位兄台援手，敢問各位高姓大名？」

四人聽了，其中一個面容兇惡，狀似老大的大漢說道：「在下李烈。」

常無悔聽了李烈的名字，忽然心頭一震，這時，第二名身材較瘦削，面容陰森的漢子道：「在下胡忠悲。」第三個是個身材健碩，樣貌嚴肅的漢子道：「在下萬烟飛。」那第四人，是個貌似憤世疾俗的人，也自我介紹道：「在下柳長勝。」

常無悔與龔雪恨聽了四人的名字，同樣心頭一震，心想：「原來他們就是『奸閹會』的人，自稱『忠賢四傑』的四頭野獸。」

四人作完自我介紹後，柳長勝接口道：「咱們都是『忠賢會』的兄弟，常兄弟多多指教。」

原來這「忠賢會」就是昔日魏忠賢爪牙所建立的一個江湖帮會，在江湖上無惡不作，可說是個聲名狼藉的帮會。

崇禎元年，魏忠賢伏誅，及殺了不少禍國殃民的魏閹黨羽，這些黨羽之中，不少聞風先遁，這些魏閹黨羽雖然大勢已去，但對昔日榮華富貴仍念念不忘，竟對崇禎含恨在心，一些冥頑不靈之輩，更暗中聯絡昔日同僚，組識一股勢力以對抗朝廷，希望把明江山推翻，建立自己的江山，於是，為了紀念魏忠賢，便建立了「忠賢會」，數年來到處招兵買馬，召集了不少綠林强盜加入，數年後，勢力大盛，成了一股不可忽視的反明勢力。

「忠賢會」中，不乏昔日武功一流的東廠侍衛，其中以錦衣衛最是心狠手辣，這些殺人不眨眼的人物，當時被稱為「番子」。

且說常無悔當知道了「忠賢會」的身份後，心生惡感，也不其然的對他們生出了敵意。

李烈望着他，以認眞的語氣道：「常兄弟，官兵已無能為世，『忠賢會』推翻明朝指日可待，常兄弟何不加入敝會，共謀大事？」

常無悔聽了，心中厭惡之極，道：「那麼你知不知道，貴會最大的敵人是誰？」

李烈道：「當然是朝廷。」

常無悔道：「還有呢？」

胡忠悲接口道：「是誰？」

常無悔道：「『闖王』李自成。」

李烈道：「『闖賊』李自成？」

常無悔面色一沉，道：「李自成好像叫『闖王』而不叫『闖賊』的。」

李烈道：「李自成是賊也好，是王也好，總之我們素來河水不犯井水，你怎麼把咱們與他扯在一起？」

常無悔正色道：「很簡單，你們為禍江湖，李闖王不容你們生存下去，所以就拿你們當敵人，而且我還要告訴你，常某就是闖軍隊伍其中一個部將。」

常無悔向他們表明態度，氣氛頓現緊張起來。

柳長勝忽然道：「常兄弟加入闖軍隊伍有多久？」

常無悔奇道：「你這樣問是什麼意思？」

柳長勝道：「你知不知道，我加入『忠賢會』之前的身份是什麼？」

常無悔不屑地道：「不知道。」

柳長勝道：「幾年前，我也是闖軍的一個將領，那時的闖王還是高迎祥，但後來高迎祥被孫傳庭的軍隊所殺，高迎祥死後，那些無知的農民才推舉李自成繼任闖王，而那時開始，我就脫離了闖軍，你也應該知道，延安八大王張獻忠也是在李自成繼任闖王之後才帶着部下脫離闖軍隊伍？」

常無悔道：「合則來，不合則去，八大王與李闖王合不來，一走了之有什麼稀奇？」

柳長勝冷笑兩聲，道：「李自成與張獻忠都是辦大事的人物，你以爲是小孩子玩遊戲，說來就來，說走就走嗎？他們的分裂，當然有極大因素存在。」

常無悔瞪着他，說道：「然則，你又以爲八大王爲什麼與李闖王分裂？」

柳長勝道：「李自成與張獻忠之間本來一直都不和，高迎祥死後，張獻忠滿以爲自己可以繼任闖王了，但那些無知的農民卻推舉李自成。」

常無悔道：「所以你認爲八大王做不成闖王，因而帶着部衆脫離闖軍？」

柳長勝道：「張獻忠當然不會如此小氣，做不成闖王就一走了之，他爲了大事着想，仍舊與李自成出生入死，但後來，張獻忠發覺，李自成原來心術不正，領軍作戰，兄弟們跟他出生入死，原來他一心一意只想奪取江山自己做皇帝，他根本不愛惜人民百姓。」

常無悔怒瞪他一眼，說道：「你說李闖王不愛惜人民百姓？你知不知道，李闖王深得全國百姓支持？若果他不愛惜人民百姓的話，全國百姓又怎會支持他？你難道沒有聽過『闖王闖王是我爹娘，迎闖王不納粮』這些民謠嗎？」

柳長勝卑視一笑道：「不錯，歌是這樣唱，但你要知道，中國社會，農民佔了大多數，而這些農民，大多數是毫無知識，目不識丁的無知之輩，這些農民多是牽强附會，人云亦云之輩，李自成爲了要得到農民的支持，才叫人作了這許多騙人的歌到處散播，以收宣傳之效，事實上，李自成的宣傳也收到了很大作用，所以才有這麼多人支持他，但他骨子裡想什麼，難道那些無知的農民又猜想得到嗎？」

常無悔面色一沉，道：「姓柳的，你說夠了沒有？」此語一出，氣氛更是緊張起來。

李烈正色道：「柳兄弟說的都是事實，而且你也應該知道，李自成是强盜出身，正是賊性難改，人民支持他又怎樣，就是有朝一日他做了皇帝，還不是一個强盜頭子嗎？人民百姓不但成了强盜子民，而且强盜做了皇帝，百姓更是苦上加苦了。」

常無悔怒極，咬牙道：「你們無謂在此挑撥離間，你再說一聲李闖王是强盜的話，莫怪常某不客氣。」說着霍地站起身來。

在一旁的裘雪恨見了，見常無悔面對四人也毫無懼色，心中不禁生出了佩服之心。

常無悔說完，氣氛頓時緊張起來，「忠賢四傑」已緊握手中長劍，彷似隨時準備抽出來對付常無悔一樣。

萬烟飛鐵青着臉，道：「姓常的，咱們四兄弟瞧得起你，才游說你加入『忠賢會』，你卻在擺架子，你是敬酒不吃吃罰酒？」

常無悔「呸」了一聲，吐了口唾沫，正色道：「你們這班禍國殃民的奸閹爪牙，沒有資格跟我打交道。」

李烈緊握劍柄，怒道：「你說誰是奸閹？」

常無悔向他卑視一望，冷哼一聲道：「東廠番子頭領魏忠賢不是奸閹是什麼？」說完便頭也不回的朝大門口行了出去，李烈等人早就怒了，見他欲走，李烈大叫也聲：「站住！」

常無悔並不理會，繼續行了出去，李烈更怒，手一揮，叫上「殺」，四人便掄劍趕了上去。

常無悔已走出門外，見四人追了過來，連忙抽出長劍應敵，當下便在街上大打出手。

裘雪恨見了，也連忙跟了上去，她本來想加入戰圈的，但見常無悔一時間也可以應付，便站在一旁觀戰。

常無悔的武功甚是不弱，「忠賢四傑」雖然武功也一流，但常無悔仍是應付裕如，四人根本討不了半點好處，站在一旁的裘雪恨見了，不禁暗裡更加佩服年少英雄的常無悔。

雙方打得呼喝連聲，好不激烈，李烈見四人聯手也打不敗常無悔，更覺是一大恥辱，酣鬥中，李烈忽然大叫道：「『忠賢四傑』，」胡忠悲道：「『有招必絕』，」萬烟飛道：「『四劍連心』，」柳長勝續道：「『天地皆裂』。」這四人每人說一句，聯起來就是「忠賢四傑，有招必絕，四劍連心，天地皆裂。」

常無悔在激鬥中聽他們每人說了一句話，正感奇怪，正當四人說完，忽然雙雙退了下來，接着四人一字型排列起來，四人又拿長劍擺出不同架勢，裘雪恨見了，面色微變，心道：「他們用陣勢對付常無悔。」

裘雪恨心念甫畢，四人果然移形換位。

常無悔也知道四人用陣勢對付自己，不讓他們佔先機，便先發動攻勢，掄着長劍，便先向胡忠悲連發五劍，但胡忠悲動也不動，其餘三人忙衝了上來接了他五劍，這時胡忠悲才脫穎而出，在三人中央，劍刺向常無悔，這一劍筆直攻來，快速無比，幸而常無悔眼明手快，見勢色不對，忙向後翻了幾個觔斗避過。

常無悔避了胡忠悲一劍後，其餘三人以詭異的身法向他紛紛攻了上去，接着胡忠悲以突擊之姿態向常無悔一劍刺去，常無悔身手靈敏，一邊招架三人的怪異招數，一邊閃避胡忠悲那突如其來的一招殺着。

「忠賢四傑」中，除胡忠悲武功稍低之外，其餘三人都是獨當一面的高手，就算單打獨鬥也殺了不少高手，四人聯手更是所向無敵，四人所創這個劍陣，名爲「忠賢連心劍」，招數詭異莫測，由於四人武功高强，所遇對手中，根本用不着以此劍陣應付，今番見常無悔武功着實太强，才被迫以此劍陣應敵。

此劍陣是以李、萬、柳三人負責擾亂敵人，在攻中帶守中替胡忠悲製造機會突擊，往往能一擊得手。

據說，能接得住「忠賢連心劍」五招的人，武功已甚是了得，但常無悔已連接了七八招過外，話雖如此，但常無悔已開始感到吃力。

「忠賢連心劍」招數如江河巨浪，招招席捲對手，並且如鬼如魅，詭異莫測，令對手眼花撩亂，就算不把對手立時置諸死地，長鬥下去，都會令對手措手不及的。

常無悔再接十來招，已漸感難以捉摸，而且開始感到心神不定起來。

裘雪恨根本沒有見過這些如鬼魅般的武功，只把她看得目瞪口呆，再過片刻，她見常無悔額上冒出汗來，她見了這個情形，知道再鬥下去常無悔必敗無疑，此時，她也感到有點心急，當下不理這許多，「錚」的一聲拔出佩劍，把劍鞘丟在地上，雙手握劍，使一招破劍訣，便飛身撲了上去。

四人雖在酣鬥中，但見她這一招突如其來的凌厲招數，不約而同的飛身而起，在半空中化解了她的招數。

裘雪恨一着地，忙背對背的貼着常無悔，常無悔見她突施援手，說道：「多謝姑娘相助。」

「忠賢四傑」又以另一步法把二人困在核心。李烈暴喝的一聲，四人又以奇異的招數向二人進攻。

一經交手，常無悔知道裘雪恨武功也不低，當下去了前後受敵之憂，精神立時爲之一振，拚鬥起來不其然加多了一把勁。

雙方交了三合，「忠賢四傑」仍處於上風，這時四人又以另一步法在二人身旁游走，常、裘二人背對背的站着不動，只嚴陣以待，裘雪恨輕聲道：「這四人中，以那姓胡的武功較低，但主要殺着卻在他身上，你負責全力防守，不要進攻，待我趁勢把那姓胡的殺了，破他們的陣勢！」

常無悔道：「好！」

兩人主意已定，只等待四人發動攻勢。

四人又游走了一會，此時，四人不約而同身子一拔而起，接着四把劍居高臨下向常、裘二人頭頂筆直插了下來，二人忙舉劍招架，正當兩把劍剛舉起之際，李、萬、柳三人忽然急促中以一記「鯉魚翻身」身子向後一拗，成品字形落在二人身旁，胡忠悲則仍在二人頭上一劍插下。

幸而二人預先作好準備，否則不手足大亂才怪。

李、萬、柳三人一落到地上，便使出怪異招數攻向常無悔，裘雪恨則迎向在半空中的胡忠悲。

裘雪恨知道不能讓胡忠悲與三人會合，所以也一躍而上，把胡忠悲逼開，離三人有丈多遠。

胡忠悲被逼得落了單，其餘三人與常無悔且戰且走的走向胡忠悲，常無悔見裘雪恨逼開了胡忠悲，正是大好機會，忙使出渾身解數攔着三人與胡忠悲會合。

「忠賢四傑」的劍陣暫時被分解，裘雪恨忙使出狠毒招數把胡忠悲打得節節後退。

其餘三傑見胡忠悲處境不妙，萬烟飛忙撇下常無悔助胡忠悲。

形勢立時扭轉過來，變成二鬥一的局面，鬥了十數合，形勢均等，勝負難分。

再打不久，兩邊的距離已越來越遠，大概七八丈之間，此時，常無悔在鬥得激烈之際，忽然快步走向裘雪恨那邊，李烈與柳長勝從後追了上來。

常無悔一來到裘雪恨那邊，立時把萬烟飛纏住，裘雪恨知道常無悔來個孤注一擲替自己製造機會，她知道一定要在李烈與柳長勝來到之前要把胡忠悲擊敗，不然給了四人會合的機會，就難以應付。

這是一個轉瞬即逝的機會，因爲李烈與柳長勝只要數步間便會追了上來，所以不能拖延。

裘雪恨明白這個道理，使一記「落英處處」，無數把劍把胡忠悲蓋着，胡忠悲失去了萬烟飛援手，不禁手足大亂起來，而事實上，他根本接不住「落英處處」這一招。

裘雪恨一招「落英處處」還未使盡，胡忠悲已腹部中了一劍，慘叫一聲倒在地上。裘雪恨一招得手，忙跳到常無悔身旁，而此時，李烈與柳長勝亦已殺上。

李烈見胡忠悲中招倒地，一個震怒便向二人猛地攻來。

三人出招雖猛，但「忠賢連心劍」陣已被破，已對常、裘二人起不了威脅作用。

再鬥一會，李烈忽然道：「老四，快把老二扶起來！」

柳長勝接了命令，退出戰圈，走到胡忠悲身旁，把他扶了起來。胡忠悲腹部中了一劍，血如泉湧，面無血色，柳長勝大叫道：「老大，不好，老二他很危險！」

李烈聽了，便與萬烟飛退了下來，李烈用劍指着裘雪恨，咬牙道：「妳今天傷了我兄弟，有種的，報上名來！」

裘雪恨外表溫柔，內裡原來卻是剛烈異常，聽李烈說了，沉着面道：「本姑娘名叫裘雪恨，你要替兄弟報仇，只管找我。」

李烈眼中怨毒更深，道：「好，常無悔，裘雪恨，咱們後會有期！」說完，便命萬烟飛揹起胡忠悲，說聲「走」，便飛快的望西而去。

裘雪恨正想從後追趕，常無悔見了，忙道：「裘姑娘，窮寇莫追，讓他們去吧。」

裘雪恨只好停下步來，然後仔細打量一下常無悔。

常無悔望了望她，道：「姑娘，妳何必淌這渾水？」

裘雪恨道：「這些江湖敗類，何必與他們客氣？」

常無悔望了望身旁不遠的兩個刑部高手的屍體，道：「此地不宜久留，我們還是先離開這裡爲妙。」

裘雪恨也明白到，常無悔是朝廷的欽犯，自己已無意間捲入了這個漩渦內，當然也明白到不能再逗留下去，當下返回客棧房中，取過行裝，便離開客棧。

常無悔拾起斗笠戴在頭上，便與裘雪

恨離開。

龔雪恨拉着馬匹，二人在街上行了一會，龔雪恨道：「常將軍，現在到處都貼有通緝你的告示，到底朝廷因何通緝你？」

常無悔目光忽然透出憤恨道：「崇禎這昏君，禍國殃民，我們闖軍的兄弟知道他要微服出巡，於是我帶着一班兄弟向他們行刺，但那次行動失敗了，十多名兄弟的性命也丟了，只有我一個人能突圍逃脫，所以朝廷就下令通緝我。」

「既然到處都有通緝你的告示，而且太原市像是比其餘地方都緊張，你爲何仍明目張胆的在這裡出現？」

常無悔眼光怨毒更深，道：「因爲我是山西太原人仕，朝廷下令通輯我後，太原官府找我不着，官府竟然把我全家斬了，我此次重回太原，是希望拜祭一下我的家人。」想起滿門被斬，不禁流下一滴英雄淚，頓了頓，又道：「想不到，我剛回來，就碰上了刑部的人。」

龔雪恨長長嘆息了一聲，道：「你現在有甚麼打算？」

常無悔道：「我現在唯一的目的，就是跟隨李闖王，希望早日推翻明朝，建立新王，這樣百姓才有好日子過。」

龔雪恨道：「不錯，朝廷已腐敗不堪，我們絕不能再讓崇禎這昏君再把百姓魚肉下去。」說着，眼中也充滿恨意。

常無悔見了她的樣子，似乎對朝廷也甚痛恨，說道：「龔姑娘去那裡？」

龔雪恨面上出現一抹哀傷，道：「我一家人在戰亂中都死光了，現在我已舉目無親，我此行是往石家莊，投靠我師叔龍英。」

常無悔聽了她一家都死光了，頓時覺得與她有同病相憐之感，搖頭嘆息了一聲，過了一會才道：「原來石家莊龍英龍大俠是妳師叔？」

龔雪恨點頭道：「不錯，我師叔在石家莊已聯絡了一批義士，一俟時機成熟，就實行揭竿起義，對抗朝廷。」

常無悔仰天嘆息了一聲，道：「現在全國一片混亂，到處都有反明勢力，大明江山的輝煌日子那裡去了？」

龔雪恨也搖頭嘆息了一聲，接着抬頭望望天色，見已日落西山，便道：「現在時候已不早，我要找個宿頭，明天一早還要上路的。」

常無悔也道：「這裡我已不能逗留下來，我也要盡離開，到湖南去與闖軍會合。」

龔雪恨知他要離開，便拱手道：「常將軍保重。」

常無悔也拱手道：「龔姑娘，後會有期！」說完，便垂頭走了。

第二天，龔雪恨一早起來，胡亂吃了早點，便又跨上馬背，向石家莊而去。

這樣一路上每天曉行夜宿，不辭勞苦，不一日，便已抵達河北省境內石家莊。

龔雪恨初次到石家莊，不知師叔居於何處，但她知道師叔龍英在此間很多人認識，便打算找個人來問一問，正當她拉着馬正在街上漫步而行之際，忽聞不遠傳來嘈吵的人聲，她好奇心起，朝聲音傳來處望去，放眼一望，只見不遠處有一大塊空地，空地上正聚着數百人，她再行前看個清楚，原來此空地上搭建着一個擂台，擂台上正有兩人在拳來脚往的打得甚是激烈，台下的數百觀眾則在吶喊助威。

有人擺設擂台向人挑戰，這本來並不是什麼不尋常的事，龔雪恨沒有興趣看下去，正想離開，但她猛然發覺，在擂台的上方有一個牌匾，牌匾上寫有四個斗大的字，這四個字就是「專殺漢狗」。

她見了這四個字，滿胸憤怒，這擺設擂台的人竟然稱漢人爲狗，而且還專殺之，怎教她不怒，不其然再向台上看個清楚，只見一個漢人正與一個身材健碩而且滿身茸毛的人打得越發激烈，看來這個滿身茸毛的人正是擂台擺設者，龔雪恨一看，已知此人並非中土漢人，另外台上還有四個人站在後方，這四個人個子都高大得很，一看便知是身懷武功之輩，而且這四人也不似漢人。

龔雪恨已然明白，這外族番子在中原地方擺設擂台，向中原武林人物挑戰。

擂台上，那漢人正被番子打得無還手之力，台下眾人雖然不斷在替他吶喊助威，但最後仍處於捱打狀態。

龔雪恨看了一會，忍不住問身旁一名漢子道：「這位大叔，台上那番子是什麼人？」

那漢子望了她一眼，然後語氣有點激憤的道：「這傢伙是滿洲人，名叫貝津，是滿洲第一勇士伊巴達的徒弟。」

滿洲人不斷侵略中原，漢人都恨之刺骨，龔雪恨聽了，也湧起一股怒火，道：「他在這裡擺下擂台目的何在？」

漢子道：「滿洲人對我國懷有不軌的野心，大家都在推測，滿洲人爲了恐怕中原武林人物聯合起來對抗滿洲，因此擺下擂台，把中原武林英雄逐一殺死，防止他們聯合起來，瓦解實力。」

龔雪恨道：「中原武林中，武功高強的大有人在，難道這裡沒有一個人是他對手？」

漢子道：「這個貝津的武功實在太厲害，他在這裡擺下擂台已十天了，十天來，有不少武林高手應戰，但那些高手不是被打死，就是被打至重傷。」

龔雪恨心想：「這人武功竟如此高強，他的師父伊巴達豈非更加非同小可？」又想：「師叔的武功已達登峯造極之境界，不知有沒有上台與他較量過？」

正自沉思間，那台上的漢子已被貝津打至重傷，接着一脚被踢了下台，飛落人叢中。

那人一跌下台來，人叢中登時出現一片混亂，擾攘了一會，發覺那人已死了，不禁對貝津切齒痛恨。

貝津又打敗一個高手，顯得趾高氣揚，不可一世的樣子，站在他身後的四人，原來是他的徒弟，這四人見師父勝了，都拍掌稱興，嘰嘰咕咕的說了一大堆滿洲話，看來是在吹捧師父的武功高強，貝津更加得意了，只把台下觀眾看得異常火光。

此時，台下忽然有一個四十來歲，身材瘦削，形貌有點猥瑣的漢人走上擂台，然後站在台前，向台下眾人朗聲道：「還有什麼人敢上來與我們的貝津大爺較量的？」

這人一出現，台下登時出現一陣喝罵聲，聲音夾雜着無名的憤怒。

龔雪恨見了那人，又問身旁的漢子道：「這人是誰？」

那漢子面上出現怒意，道：「這傢伙名叫吳老三，是一個大漢奸，是替那些滿洲奴做翻譯的。」

台上，貝津向吳老三嘰嘰咕咕的說了一番滿洲話，吳老三一邊聽，一邊點頭，還不停發出那阿諛奉承的笑容，待貝津說完了，便挺胸站在台前，一副敵視台下觀眾的面孔，高聲說道：「我們貝津大爺說，你們這些漢狗全都是縮頭烏龜，有種上台的，又全是膿包，你們漢人比狗還不如，有種的，就上台來向我們貝津大爺挑戰吧。」

台下眾人聽了，立時出現一片憤怒情緒，更有不少人在大罵吳老三，貝津師徒五人見了，發出得意的笑聲。

這時，台下有人按捺不住了，喝的一聲，便跳上台上，這人一跳上台，台下登時響起如雷掌聲，人人都希望此人能替漢人出一口氣。

那人一上台後，便怒氣冲冲的指着吳老三叫道：「吳老三，你是不是漢人？」

吳老三仗着有貝津撐腰，雖見那人滿面怒容，但毫不懼怕，挺胸道：「漢人全都是狗，你是狗，我也是狗。」

那人大怒，怒吼一聲，叫道：「你這卑鄙的大漢奸，我先把你宰掉。」說着便向吳老三撲去，吳老三走避不及，被那人執着，然後飽以一頓拳頭，只把吳老三打得以滿洲話大叫救命。

台下人眾都對吳老三極之痛恨，見他被打，人人都感到大快人心，一時間，台下響起如雷掌聲。

貝津五師徒交叉着雙手擺在胸前，看着那人在打吳老三，雖聽見吳老三以滿洲話大叫救命，但卻理也不理，而且面上出現卑屑神色，接着相繼仰天大笑起來。

那人聽貝津師徒笑得開心，更加憤怒，他知道貝津在恥笑他們漢人在互相殘殺，便把吳老三放下，指着他怒道：「你這漢奸，若果我今天把你殺了，就只有教那些滿奴嘲笑，更加增添滿奴的銳氣，不殺你，又難洩我心頭之恨。」

吳老三被打得傷痕纍纍，狠狠的道：「你今天若殺了我，貝津大爺絕不會放過你全家，你夠胆的，就殺了我吧。」

那人怒得目眥皆裂，便又向吳老三撲去，此時貝津也不坐視了，見他動手，一個箭步衝前，便把那人截住，然後只三幾招，已把那人打得站不起來，貝津得勢不饒人，咬緊牙齦，巨拳不斷向那人身上打下，直把那人打得鮮血狂噴，仍沒有停手的打算。

那人武功根本就平凡之極，他也明知自己不是貝津對手，他上台應戰，只是憑着滿腔怒火而已。

貝津在那人身上狂打一頓後，那人終於被活生生打死了，然後貝津一脚把他踢下台去。

吳老三與貝津的四個徒弟又鼓起熱烈的掌聲，又在大讚貝津武功高强，貝津自是更加趾高氣揚，不可一世了，台下眾人見了他的模樣，更加怒不可遏。

龔雪恨見了這個情形，簡直氣得頂上冒烟，恨得咬緊牙齦，正想飛身上台挑戰，但立時想起，以自己的武功，根本不是貝津對手，登時打消了這個念頭，心想：「師叔武功高強，一定不下於這滿奴，不知道他有沒有上台與他較量過？」

台上已無人應戰，貝津透過吳老三的翻譯，又在向台下觀眾大吹大擂起來，說話中，十句倒有九句在侮辱漢人，只把眾人聽得仇恨滿胸膛，恨不得立時有個高手上台去把貝津碎屍萬段，龔雪恨越聽越憤怒，再也不忍心聽下去，當下問明了師叔住處，便拉着馬匹離開了。

這龔雪恨，原來名叫龔美雪的，由於她一家人在戰亂中全都死光了，所以令她無論對明室也好，對滿洲也好，都極之痛恨，她希望有朝一日能替國家及家人報仇雪恨，因此改名爲雪恨。

龔雪恨的師父就是武林中大名鼎鼎的唐百勝，與師弟龍英在武林中堪稱「神劍雙絕」，所學的劍法，名爲「隨心劍法」，這劍法最高境界，可以招隨心發，任意發揮，因而得名。

一年前，唐百勝病逝，接着龔雪恨一家死於戰亂中，在舉目無親之下，龔雪恨知道了師叔龍英欲想領導一班義士揭竿起義，於是決定追隨師叔，爲國家爲人民謀一番大事。

龔雪恨拉着馬匹，在街上行了一會，便行到勝利坊，在街道盡處，有一間重門深鎖的四合院，原來這裡就是龍英的住處。

這座四合院佔地也甚廣，大門處於東南角，龔雪恨向門頂處望去，只見有一個牌匾，牌匾上以金漆寫上「隨心門」三個大字。

她望了望那三個金漆大字，便伸手叩門，不久，大門被打開了，那開門的人是一個廿來歲的青年，見了美艷的龔雪恨，先是一呆，隨即問道：「姑娘找誰？」

龔雪恨向那人作了一個微笑，道：「我來找你們師父。」

那人是「隨心門」的弟子，見有人找師父，又問道：「姑娘找我們師父有何貴幹？」

龔雪恨道：「請你向你師父通傳一聲，說龔美雪求見，他老人家自然知道了。」

那弟子一聽，登時露出喜悅神色，脫口道：「原來妳就是龔師妹？」

龔雪恨點頭微笑道：「不錯！」

那弟子連忙回轉身去，向着庭院的練武場大叫道：「各位師兄弟，龔師妹終於來啦。」

那弟子一說，正在練武的廿多人都紛紛停下來，蜂湧的向門口奔了出去，有人叫道：「聽說龔師妹長得很漂亮的，我要看清楚，是不是眞的那麼漂亮。」

眾人向大門湧去之際，忽然有人大叫一聲：「休得無禮！」

眾人聽了此一叫聲，果然全都停了下來，接着一人越眾而前，向大門行了過去。

只見此人高大健壯，滿面英氣，大概廿六歲年紀，他來到龔雪恨面前，面露喜悅道：「妳就是龔師妹？」

龔雪恨點頭微笑道：「不錯，你一定是龍大師兄了？」

原來此人是龍英的長子，名叫龍振天，他見了美艷動人的龔雪恨，先呆了半晌，然後點了點頭，微笑道：「三個月前，爹已接到龔師妹的來信，想不到現在才到步，來，別多說，請先進來吧。」

當下，龍振天命師弟料理龔雪恨的馬匹，便帶她進入屋內。

這是一座典型的四合院建築，龔雪恨甫入內，便可以清楚看見院內共分三進，包括東西各一進，北位一進，三進院落之中是一座面積甚大的空地，這空地，就是隨心門弟子練武之場地。

龍振天帶着龔雪恨進入庭院，穿過垂花門，便來到前院的大廳，龍振天先叫龔雪恨坐下，然後叫人沏了茶，再命師弟把父親從後院叫了出來。

二人寒喧了一會，此時龍英已來到前院大廳。

這龍英，大概五十歲年紀，頭髮微白，身材健碩得很，臉上充滿正氣，也有一種懾人的威嚴，龔雪恨見他行了過來，忙站起身行禮，龍英充滿喜悅，道：「美雪，妳終於來了？」說話聲若洪鐘。

龔雪恨行了一禮後，道：「弟子此來多多打擾師叔了。」

龍英面容難禁喜悅，道：「別說這些傻話。」隨即坐了下來。

一名弟子替他沏了茶，他拿起茶盅，喝了一口茶，再把茶盅放下，然後道：「自從三年前見過妳一面後，我已三年沒有見過妳了，妳的樣子也變了不少，還長得蠻漂亮的。」嘆了一口氣又道：「三個月前接到妳的來信，知妳一家人死於戰亂之中，我也很難過，今番不辭千里而來，實在也太委屈妳了。」

提起一家死於戰亂之中，龔雪恨忍不住眼眶發紅起來，龍英見她傷心，忙岔開話題，指着龍振天道：「我還沒有介紹大師兄給妳認識。」當下便循例介紹了龍振天。

此時又有一名青年行了進來，只見此青年大概廿三四歲年紀，樣貌與龍振天甚是相似，原來他就是龍英的次子，名叫龍振江，龍英也向龔雪恨介紹了，然後龍英望着龍振江道：「振江，把你妹妹巧珠叫來，見過龔師姐吧。」

龍振江面上微現爲難之色，道：「爹，巧珠她去了看打擂台。」

龍英面上微有怒意，道：「我吩咐過你們的，任何人不准去看打擂台，怎地不聽我的話？」

龍振江道：「她出去了我也不知道，後來聽四師弟說起，才知道她去了看打擂台。」

龍英道：「巧珠這人衝動得很，說不定忍不住就會上台應戰的，你快叫人去把她找回來。」

龍振江應聲「是」便行了出去，龍英有點無奈，搖頭嘆息了一聲，道：「這個女兒實在太刁蠻任性了。」

龔雪恨忍不住問道：「師叔，你老人家爲什麼不准各師兄弟去看打擂台？」

龍英道：「妳也知道這裡有人擺設擂台？」

「弟子來這裡的時候，已見過了。」

「妳最好別再去看。」

「爲什麼？難道你不想去教訓一下這滿奴，別教他在中原放肆？」

龍英搖頭道：「沒有用的。」

「我不明白。」

「妳當然不明白，妳知不知道，這擺擂台的人是誰？」

「聽人說，這人名叫貝津，是滿洲第一勇士伊巴達的徒弟。」

「不錯！」

「伊巴達的徒弟又怎樣，難道我們漢人怕了他不成？」

「伊巴達武功蓋世，他教出來的徒弟個個都非同小可，伊巴達有十大弟子，個個武功都深不可測，據說，伊巴達派了十大弟子來到中原，在各地擺設擂台，挑戰中原武林高手，妳知不知道伊巴達目的何在？」

龔雪恨搖搖頭。

龍英續道：「滿洲人連年侵略我中原土地，看來對中原是非得到手不可，滿洲主皇太極恐怕中原武林人物聯合起來對付清軍，於是命伊巴達派出十大弟子在中原各地擺下擂台，想把中原武林英雄逐一殺了，以瓦解這份力量。」

龔雪恨道：「難道中原沒有一位英雄是這些滿奴的對手？」

龍英道：「在其餘地方則不大清楚，但在石家莊，武功與貝津相比的恐怕不多，但這些英雄，有些被官府逼得做了强盜，有些則很沉得住氣，因爲大家都知道，若把貝津殺了，伊巴達則絕不罷休，到時就有藉口來個大興問罪之師，那時百姓就會更慘了，所以我才不准各弟子去看打擂台，免得他們沉不住氣走上台去，到時就算打勝或打敗，到頭來就只有百害而無一利，妳明白嗎？」

龔雪恨咬牙道：「滿洲韃子在我中原土地欺壓我們漢人，難道就這樣任由他們爲所欲爲嗎？」

龍英無奈的道：「希望這些人能明白其中道理，忍一時之氣，免枉送了性命。」

龔雪恨道：「這伊巴達武功如此了得，到底他的武功到了什麼境界？」

「這伊巴達練成一身邪門的橫練功夫，武功深不可測，尤其是他的『百毒魔掌』，尋常人只要中上一掌，都會當場喪命。」

「『百毒魔掌』如此霸道，有沒有一門武功可以尅制？」

龍英道：「有！」

龔雪恨一振道：「什麼武功？」

龍英道：「『百毒魔掌』極之邪門，相信只有以邪制邪方能勝得了他，二十多年前，中原武林中出現了一位武功非常高强的邪派高手，此人名叫楚十三，綽號『混元魔頭』，他練成了一身邪門內功，當時人稱爲『混元魔功』，相信只有『混元魔功』方能尅制住伊巴達的『百毒魔掌』，據說，二十年前，楚十三與伊巴達曾苦戰一場，當年二人都兩敗俱傷，自那一戰後，楚十三便沒有在江湖上出現過，從此便消聲匿跡了。」

龔雪恨是練武之人，聽師叔說了這些武林軼事，不禁聽得神往起來，忍不住問道：「楚十三會不會在那一戰中死了？」

龍英道：「也沒有人知他是死是活，據說當年他中了伊巴達的『百毒魔掌』後，便百毒攻身，但當時一般人猜測，以『混元魔頭』楚十三的功力，一定能制得住『百毒魔掌』的劇毒，不會如此輕易死去，但時至今日，他是否還活着則無人知道了。」

龔雪恨道：「楚十三有沒有徒弟？」

「這人一向獨來獨往，沒有人知道他有沒有徒弟。」

「若果楚十三有徒弟的話，一定會找伊巴達報仇的，到時伊巴達便有對手了。」

龍英道：「一年前，江湖上忽然出現了一個武功極高的青年，這青年名叫凌飛越，當時殺了不少綠林大盜，甚至連『奸閹會』兩個內功深厚的護法也爲他所殺，據說，凌飛越當時也是以內功心法將『奸閹會』兩大護法殺死的。」

龔雪恨道：「這凌飛越專行俠仗義，他的名字我也聽說過，師叔爲何忽然提起他？」

龍英道：「據說，這凌飛越的內功心法似當年楚十三的『混元魔功』，因此江湖傳說，凌飛越就是楚十三的徒弟。」

龔雪恨道：「楚十三既然是當年的邪魔外道，那麼他的徒弟也不會是好人了。」

龍英道：「大家都是這樣想，但是凌飛越一年前在江湖上只出現了幾個月，而所做的，全都是替綠林除害的好事，大家都不禁懷疑，他到底是不是楚十三的徒弟，然則，他又是何方神聖？」

龔雪恨道：「有沒有人見過他？」

「有，但並不太多，據見過他的人說，這凌飛越大概廿三四歲年紀，樣子十分英俊，而且充滿正氣，是一個頂天立地的男子漢，由於他出道不到半年，在江湖上已有點名氣，很多人都想一睹他的風采，只可惜，這凌飛越極不愛出風頭，爲人更神龍見首不見尾，至今更未再出現過。」

龔雪恨聽了龍英對凌飛越的描述，不禁對這人心儀起來，過了一會，才道：「無論凌飛越是何方神聖也好，到底也是中原的一個能人，若果此人能與師叔一起揭竿起義的話，眞的是百姓之福了。」

龍英忽然顯得有點謹愼，輕聲道：「最近官府可能得到密告，知道我我欲想揭竿起義，對抗朝廷，所以正密切注視本門，若有什麼風吹草動，會連累很多人的。」

龔雪恨道：「那你打算怎樣？」

「現在只好在等『天地會』的舵主上官桐的消息了。」

龔雪恨道：「『天地會』是什麼？上官桐又是誰？」

龍英道：「上官桐本來是闖軍的一個將領，但是自從高迎祥戰死後，李自成繼任闖王，八大王張獻忠與李闖分裂，上官桐便歸附了張獻忠，但後來，上官桐又與張獻忠因意見不合而分裂，上官桐便帶領部下脫離了張獻忠，後來建立了『以天爲父，以地爲母』的『天地會』，暗中幹着反明抗清的大事，所以一俟時機成熟，我便會與一批義士歸附『天地會』。」

龔雪恨道：「『天地會』實力如何？」

龍英道：「『天地會』的兄弟至今已發展到有數萬人。」

龔雪恨道：「現在天下大亂，朝廷又極之腐敗無能，全國到處都有反明勢力，看來官兵眞的已無能爲也，爲什麼大家不團結起來，共同謀大事，而要把力量分散了？」

龍英道：「人到底是自私的，有不少人打着反明旗幟，有部份人卻心懷不軌，只想趁天下大亂謀奪江山，好似『奸閹會』的人就是這樣。」

龔雪恨道：「上官舵主又怎樣？」

「上官舵主是被官府壓逼之下才投靠闖軍的，他對朝廷極之痛恨，對滿洲韃子更不用說了，他一心只是想爲人民幹一番大事，他知道自己實力有限，曾經想與李闖合勢，共同對抗朝廷，對抗滿清，但李闖王視上官舵主爲一個叛將，因此沒有接納他的合勢要求。」

龔雪恨聽到這裡，不禁想起日前「忠賢四傑」之一的柳長勝與常無悔的一番對話，當時柳長勝說李自成只一心一意奪取江山做皇帝，李自成不允與上官桐合作，會不會是李自成視上官桐爲一叛將如此簡單，其中會不會涉及一山不能藏二虎的因果？

總之她很同意龍英其中一句說話——人到底是自私的。

若果如龔雪恨所想，全國的反明勢力團結起來，同心一志對抗朝廷，對抗滿清的話，歷史會不會改寫？

＊　＊　＊

龍英的寶貝女兒，刁蠻任性的龍巧珠，不理會老父規勸，擅自前往看打擂台，龍英命龍振江叫人把她找回來，龍振江便叫四師弟王振一前往找尋。

且說王振一帶着兩名師弟向市中而去，三人行了不久，便來到擺擂台的地方。

台上無人應戰。

王振一到處找尋龍巧珠，但是現場實在太多人，一時間也不知如何去找，找了一會仍找不着，這時，台上的吳老三又在替貝津在侮辱漢人，只聽他道：「貝津大爺說，你們中原練武的人全都是縮頭烏龜，漢人全都是婊子養的，你們是狗不是人，識相的，就把這江山讓給滿洲人……」

台下衆人都滿腔憤怒，此時，有人從人叢中飛身上台，台下見有人上台，又是一陣如雷的掌聲。

王振一早就按捺不住，現在見有人上台，心中不禁湧出一陣喜悅，但當他定睛一看時，不禁呆住了，口中脫口道：「是師妹——」

這上台應戰的人並非別人，正是師父叫自己尋找的龍巧珠。

這龍巧珠大概二十歲年紀，樣子漂亮，雖是女流之輩，但卻異常衝動，由於被父親驕寵慣了，所以很沉不住氣，「隨心門」的弟子暗中給她一個外號，叫「女李逵」。

龍巧珠武功雖然也有點份量，但王振一知她絕非貝津對手，連忙對身旁的兩名師弟道：「你們快回去告訴師父，說師妹與貝津打起來了，快點去。」

王振一自己留了下來，而且額上冷汗涔涔而下。

龍巧珠一上台，喝聲「臭番子」，便握拳向貝津打去。貝津見她是女流之輩，毫不放在心上，不其然起了輕敵之心，但交了數招，貝津方知道龍巧珠並非想像中的不濟事，於是加了幾分勁，邊打邊嘰嘰咕咕的說着滿洲話，他身後的四名弟子聽了，發出大笑，龍巧珠不懂他說什麼，只知道不會是好話，更加怒了，吳老三則從旁翻譯道：「貝津大爺說，今天要把你的衣服全都脫下來，脫得赤條條的，讓你們漢人欣賞漢人女子的身段。」

龍巧珠更怒，叫道：「卑鄙的滿奴，讓本姑娘給點顏色你看。」

儘管她如何拚命，卻沾不上貝津半點衣衫，貝津則在談笑用兵，毫不把她放在心上，台下有人大聲叫道：「龍小姐，把這番子殺了。」

這人一說，台下諸人紛紛附和替龍巧珠打氣。

這時，貝津又說了一些滿洲話，吳老三翻譯道：「小姑娘，妳當心了，貝津大爺開始替妳脫衣服來啦。」

龍巧珠一聽，吃了一驚，她當然知道，以貝津的武功，要把自己脫得赤條條的，乃輕而易舉之事。

貝津一爪向龍巧珠抓去，龍巧珠連忙閃避，但貝津第二爪飛快抓來，龍巧珠閃避不及，被貝津抓着肩膊，然後一扯，一件外衣便被貝津撤了下來。

龍巧珠花容失色，她二十年來從未受過如此折辱，當眞又羞又怒，但此時已是進退兩難，一個情急，便向台上後方的兵器架衝去。

龍巧珠在兵器架取得一把長劍，便向貝津刺去，貝津見她一劍刺來，不閃不避，雙掌一合，把此擊來一劍夾在兩掌之間，龍巧珠想拔回長劍，但她出盡平生之力也拔不回來。

台下的王振一見了龍巧珠的狼狽相越看越急，額上的冷汗流得更急了，只盼望師父早點來到。

龍巧珠與貝津在這把劍上角力，龍巧珠出盡九牛二虎之力仍收不回長劍，貝津卻輕鬆得很，此時貝津雙手一扭，那把長劍便「噹」的一聲斷爲兩截，龍巧珠則整個跌坐地上，連忙掙起身來，持着半截劍向貝津刺去，貝津微一閃身，閃到她身後，又一爪向她抓去，立時把她一件衣服也撕破了。

王振一知道師父不准各師兄弟看打擂台，目的是怕各人沉不住氣而上台應戰，但現在見師妹隨時都會有被貝津脫光衣服的可能，也來不及等師父前來，便忍不住向台上飛了上去。

王振一上到台來，剛巧貝津另一爪又抓向龍巧珠，連忙衝前把這一爪格開。

貝津見有人上台，毫不放在心上，便以一敵二的姿態應戰，王振一邊打邊道：「師妹，妳快點離開擂台。」

龍巧珠叫道：「不，四師兄，我們合力把這番子殺了，以洩我心頭之恨。」

王振一知勸道她不來，便全力應付貝津的來招。

台下衆人知道王振一是「隨心門」七大弟子之一，而且武功不弱，見他上台，又響起如雷貫耳的掌聲。

王振一知道自己的武功絕對敵不過貝津，所以採取游鬥招數來拖延，希望師父能及早趕來。

貝津剛才與龍巧珠相打時，根本不是打架，而是在戲弄龍巧珠，所以龍巧珠才支持了一段時間，現在見王振一上台來，又知他武功也有點火候，那還會與他消遣？於是便招招殺着攻向王振一。

王振一接了貝津十來招，已無還手之力，此時，貝津一拳當胸擊來，王振一以橋手一格，雖然格着了，但貝津這一拳來勢奇勁無比，把王振一的橋手也震開，王振一感到橋手吃痛之同時，胸膛也重重的中了一拳，立時飛出了數尺之外。

龍巧珠見王振一中招，連忙握着那半截劍刺向貝津，貝津又不閃不避，待她接近時，伸出巨靈之掌，重重的在龍巧珠面上摑了一掌。

龍巧珠中此一掌，登時口吐鮮血，而且感到滿天星斗。

貝津又向龍巧珠走去，右手抓着她胸前的衣衫，正想把她上衣脫去，王振一忙衝了過來，貝津見他衝來，伸出左手迎向他，右手一扯把龍巧珠上衣脫去，龍巧珠上衣被脫，只餘一件粉紅色肚兜，羞怒交加，但在衆目睽睽之下，已不敢再與貝津交手。

王振一與貝津交了幾招，連忙走到另一旁，拾起一件龍巧珠被貝津脫去的上衣，然後拋給龍巧珠，但龍巧珠還未把這件上衣接住，已被貝津接在手上，接着把那件上衣搓成一團合在雙掌之間。貝津雙掌一運勁，手中那件上衣變了碎片，登時把王振一看得呆了，台下衆人也「嘩」的一聲驚叫起來。

此時，王振一靈機一觸，又走到另一旁拾起龍巧珠先前被脫下的一件外衣，貝津以爲他把外衣拋給龍巧珠穿上，但王振一衝到龍巧珠身旁，忽然回轉頭來，把那件外衣套在貝津頭上。

貝津頭上被蒙，忙伸手把外衣拿開，王振一趁此機會快捷無倫的向貝津打了三拳，貝津吃此三拳，大爲光火，待把外衣拿開後，雙眼如要噴出火來，便向王振一撲去，貝津身材雖然高大，但動作敏捷，王振一閃避不及，又吃了貝津幾拳，口中鮮血狂噴，看來已受了內傷。

且說那兩名「隨心門」弟子接了王振一吩咐，回到師門報告龍巧珠與貝津在台上打起上來，龍英聽了愛女竟上台應戰，大吃一驚，且擔憂萬分，他知道自己不宜在這些場合出現，便吩咐兩名兒子趕赴現場，一再囑咐不要魯莽，希望把事件平息。

龍氏兄弟接到訊息，也大爲緊張，得到父親吩咐，便向擂台方面而去。

兄弟二人來到人叢中，人羣都認得他們兄弟二人，見他們來到，彷似有大人物出現一樣，紛紛讓開一條路讓二人通過，還有人叫道：「『隨心門』的老大老二來了。」

也有人叫道：「龍大龍二，快上台去教訓這番子！」

龍氏兄弟無暇理會人羣，向台上望去，只見王振一正處於挨打狀態，而且口吐鮮血，知道再不援手，王振一必死無疑。

龍振江按捺不住了，對龍振天道：「大哥，你先把四師弟與妹妹帶下來，待我應付那番子。」

龍振天應聲「好」便雙雙向台上飛了上去。

龍振江上得台來，人羣的掌聲更爲哄動。

貝津見又有高手上台，更加精神一振。

龍振江上得台來，先接了貝津幾招，分開了他與王振一，龍振天連忙扶起王振一及把妹妹龍巧珠帶離擂台。

龍振天帶二人下台後，脫去外衣給龍巧珠穿上，又再次躍上台上。

貝津見他們二人上台，以不屑的眼光望着二人說了一些滿洲話。

吳老三向二人翻譯道：「你們中原的人原來喜歡以人多打人少，不過貝津大爺說，就算有廿人上來也不怕，反正貝津大爺專喜殺漢狗。」

龍振天對龍振江道：「老二，你先下台去，這裏交給我，讓這番子知道中原武林武術的厲害。」

龍振江便下了台，龍振天向上一望，只見那寫着「專殺漢狗」四字的牌匾極爲觸目，不禁怒得頭上生烟，龍振天怒氣衝天之餘，忽然大喝一聲，隨着一聲暴喝，身子一拔而起，在半空中一脚踢向寫着「專殺漢狗」四字那個牌匾。

那牌匾中此一脚，登時四分五裂的跌了下來，台下人羣又一陣如雷掌聲。

貝津見龍振天露了此一手，知對方武功不凡，也不敢輕視，但見招牌被拆，也大爲憤怒，大吼一聲，便撲向龍振天，龍振天也不甘示弱，握拳運勁的迎向貝津。

「隨心門」最出色的傳人之一的龍振天與貝津在台上打起上來，看得衆人屏着呼吸，場中變得十分寂靜。

雙方在台上拳來脚往的打得異常激烈，貝津知道遇上了勁敵，打起上來，分外小心。

二人在台上打了也不知多少回合，雙方互有攻守，貝津來此擺擂台目的是要把中原英雄逐一殺死，但見龍振天武功不凡，就此鬥下去，知道難把對方殺死，於是便想使出最後殺着——師父所傳的「百毒魔掌」。

貝津知道自己所練的「百毒魔掌」只有師父的五成火候，若果三掌之間不能殺死龍振天，自己則元氣大耗，到來頭來會被龍振天所殺，但他對自己很有信心。

貝津踏好馬步，把全身氣勁集中在雙掌之上，龍振天見了，知他使用殺着，但不知他用何種武功？只瞬息間，見貝津雙手變成灰色，不禁叫道：「是百毒魔掌？」

貝津耍着雙掌，招數怪異非常，令龍振天難以捉摸。

龍振天知道百毒魔掌的厲害，若中一掌，就會百毒攻身而死，是以不敢以雙掌硬拚，只以橋手應付他擊來的橋手，但貝津雙掌着着向他進迫，雖然架開了他的橋手，但仍感覺到貝津的橋手漸漸有一股勁存在，而且有越來越强之感。

龍振天知道不妙，若以拳脚相比，勢必爲貝津所敗，見有個兵器架，便向兵器架衝去，希望取得一件兵器迎敵，貝津已看穿了他心意，忙把他攔住，龍振天無奈，被迫以拳脚相對，鬥了一會，貝津一掌向他拍來，龍振天舉手一架，但被貝津橋手的氣勁反震開，接着貝津另一掌向他胸膛拍了下去。

龍振天閃避不及，中了此一掌，登時感到內臟似被火燃燒一樣，極之難受，貝津第二掌又向他擊來，龍振天又閃避不及，在同一位置又中了一掌，登時狂噴鮮血，體內更加難受，整個人也倒在台上。

貝津得勢不饒人，見龍振天倒在地上，便乘勝追擊，右手運勁，便一掌向倒地的龍振天擊去，龍振天雖然中了兩掌，受傷極重，但見貝津一掌擊來，慌忙向旁一滾避了開去，貝津這一掌打不中龍振天，卻打在擂台的地板上，台上登時被他那一掌打得穿了一個洞，台下衆人見了，又發出一聲驚叫。

貝津見一掌落空，龍振天已然一彈站起身來，他想把龍振天置諸死地，於是重新運勁，赤紅着雙眼，狂叫一聲，便舞着雙掌向龍振天攻去。

龍振天已受傷甚重，見貝津攻來，心中微驚，他已不敢與貝津硬拚，當下只好負傷在台上游走，以閃避貝津的攻勢。

龍振天被貝津逼得甚是狼狽，台下衆人一時間鴉雀無聲，人人額上都已滲出冷汗，每個人都替龍振天担上萬二分的心。

就在龍振天最是狼狽的時候，此時，忽然有一條人影飛身躍上擂台，貝津見有人跳上台來，精神一振，也不理會上台的人是誰，喝的一聲，便雙掌向那人攻去，那人見他欺身而前，不慌不忙，忽然雙手朝貝津面上一揚，原來那人雙手各抓着一撮泥沙，貝津不防有詐，見他雙手一揚，以爲向自己進攻，連忙出手相迎，豈料對方一揚手之際，一大撮泥沙已撒入雙眼，登時雙眼睜不開來。

這飛身上台的人，是一個廿來歲的青年，台下諸人都沒有見過此人，更不知此人是何方神聖。

那青年趁貝津雙眼不能視物之際，馬步向前一踏，雙拳呼呼有聲的向貝津身上打去，只把貝津被打了個措手不及，台下人衆見了，莫不高聲叫好。

貝津的四個徒弟見師父爲人暗算，登時爆出滿嘴滿洲粗話，四人大喝一聲，便向那青年一湧而前。

那青年見四人衝了過來，身手很敏捷的一跳避開，接着揹起受了重傷的龍振天跳離擂台，貝津的四個徒弟見了，連忙跳下台追趕。

那青年跳下台後，不久便混入人叢中，貝津的四個徒弟雖然也跳下台來，但很快已不見那人影踪。

貝津雙眼恢復視力後，見龍振天已被人救走，又見徒弟們在台下四處左張右望，已知道被那人逃脫了，登時氣得暴跳如雷，滿洲粗話爆過不停。

龍振江見兄長被一個陌生人帶走，不知對方是何方神聖，更見兄長中了貝津兩記百毒魔掌，更加焦急萬分，於是吩咐妹妹龍巧珠先把受了傷的王振一扶着，自己便分開人羣向那青年逃走的方向追去，但當他走出人堆時，早已不見了那青年的影

子，只好與龍巧珠扶着受了傷的王振一回去。

上門尋仇　輕敵敗退

龍英、龔雪恨及一衆弟子正焦急萬分的等龍振天兄弟回來，龍英已急得手心滲出了冷汗，不斷在廳上來回踱着方步。

就在此時，忽聞一名弟子叫道：「師父，二師兄、四師兄和師妹回來了。」

龍英一聽，向廳外望出去，只見一雙兒女扶着王振一走進廳來，不禁嚇得睜大了雙目，驚叫道：「振一……」

龍氏兄妹已把王振一扶到廳上，然後把王振一放在一張牙床上，一衆弟子見了，連忙焦急的圍了起來，人人都面色凝重。

龍英推開一衆弟子，向王振一望去，只見他受傷極重，不禁驚叫道：「這是怎麼回事？」回頭望着龍振江，急道：「你大哥呢？」

龍振江登時垂下頭來，接着把情形一一向父親說了。

龍英得到這個訊息，感到全身都涼了，整個人登時跌坐在椅上，額上冷汗源源冒出，喃喃的道：「完了，完了，百毒魔掌，霸道得很，振天中了兩掌，那還有命在？」

衆人聽了，全都呆若木雞起來。

龔雪恨抑制住內心的悲憤，向龍英道：「師叔，你還是先看一看四師兄的傷勢如何吧。」

龍英頹喪的站起身來，行到王振一身旁，向王振一的身體檢視了一會，然後吁了口氣道：「振一受傷雖重，幸好他所中的並不是百毒魔掌，對性命並無礙。」

衆人都吁了口氣，但想起大師兄中了兩記百毒魔掌，屋內又立時呈現凝重的氣氛。

此時，一名弟子走了進來，對龍英道：「師父，有人把大師兄帶回來了。」

龍英聞言，連忙走出廳外，其餘人等也跟了出去。

衆人一步出廳外，果見有一人背負着龍振天行了進來，龍振江見了那人，登時認得他就是把大哥從擂台救走的人。

龍英見長子伏在那人肩上一動也不動的，不知是死是活，內心甚感悲痛，忙向那青年道：「老弟，多謝援手。」

那青年是個樣貌有點放蕩不羈的人，見龍英說了，微笑道：「龍大俠不必客氣。」

龍英忙道：「請這位老弟先把小兒搬進廳再說吧。」

那青年便把龍振天搬進廳內，然後在廳上的一張牙床放了下來。

龍英見兒子面無血色，整個人也涼了，但他壓制住面上悲痛，向那青年作個揖道：「請問老弟高姓大名？」

青年也向他作揖還禮道：「晚輩展清風，爲找一個朋友來到石家庄，卻無意看見番子在傷害令郎，因而把他救了，只可惜晚輩來遲了……」

龍英與那叫展清風的青年客氣一番後，便端詳了兒子一會，他摸摸兒子雙手，只覺兒子一雙手其熱無比，再探一下鼻息，發覺只有輕微呼吸。

龍英整個人更涼了，他悲痛得身子也震了起來，再一摸兒子面上，只覺一張面也奇熱，知他中了百毒魔掌後，毒力發作所致，他把兒子上衣脫去，希望散去熱力，龍振天衣服被脫下來後，衆人不禁「嘩」的一聲叫了起來，原來衆人都清楚看見龍振天胸前有兩個黑色的手印，這兩個黑色手印正是被貝津以百毒魔掌打中的地方，在手印的四週呈現一大片灰色，這就是毒性蔓延所致，龍英見了，忍不住流下一滴眼淚，搖頭低沉的道：「振天已沒有得救了。」

衆人聽了，彷似晴天起霹靂一般，有人更忍不住哭了起來，龍英又無奈的道：「貝津的百毒魔掌火候未夠，否則振天中一掌就會立時死了。」

龍振江淌着眼淚，大叫道：「爹，我們總動員去找貝津報仇。」

龍振江一說，其餘人等都情緒激昂的叫道：「不錯，我們要替大師兄報仇。」

龍英高舉雙手，叫道：「大家冷靜一點。」

衆人都不再作聲，但人人都傷心得忍不住的抽泣起來，龔雪恨的雙眼也濕了。

龍英的語氣已開始哽咽起來，說道：「大家準備替大師兄理料身後事吧。」

龍英此語一出，廳上衆人聽了，無不呆若木雞起來。

龍英的眼淚也掉下來了。

龍振江已滿面淚水，狂叫着道：「大哥，我要替你報仇！」狂叫着，便奔出廳外，其餘弟子見狀，也快步跟了出去，都嚷着要找貝津報仇。

龍英見了，大喝一聲：「大家冷靜一點，不要魯莽。」

大家只好站定了脚步。

龔雪恨行到龍英面前，語氣有點激動的道：「師叔，龍大師兄不能就此死去，龍大師兄一死，就更加助長滿奴的氣焰，以你老人家的武功，一定能殺得了貝津，替龍大師兄報仇的。」

龍英的語氣同樣有點激動，他雙目淌着淚水，叫道：「難道我對你們說過的話全都忘了？」

龍振江叫道：「爹，你時常叫我們忍，現在大哥死在滿洲韃子手上，你仍然要忍，到底要忍到什麼時候？」

龍英也明白到此刻衆人的心情都非常悲憤，他無奈的道：「總之你們要記住，小不忍則亂大謀，我們要辦的大事多着，自古有道：一將功成萬骨枯，死了一個又算什麼？若果連這一點也放不開，你們如何辦大事？」

衆人當然清楚師父口中的大事是什麼，是以人人聽了這一番話，登時垂下頭來。

過了一會，龍振江低沉的道：「爹，現在大哥怎樣了？」

龍英抹去眼角淚水，道：「他現在雖然還未死，但看來絕對活不了一個時辰，現在惟有先替振一療好傷勢，然後預備替你大哥辦理身後事吧。」說着又一陣哽咽。

衆人聽了「辦理身後事」五字，都一陣痛哭起來，不期然的又湧現强烈的仇恨。

再過一會，廳外有一名弟子走了進來，向龍英道：「師父，門外有一個人，說是要來找人的。」

龍英一怔，接着便跨出大廳。

當來到練武場時，向大門外望去，只見一個青年站在門外，龍英清楚的看見，這青年大概廿三四歲年紀，樣子英俊，滿面正氣，便向他一拱手道：「閣下找誰？」

那青年向龍英作個揖，道：「在下凌飛越……」

龍英對凌飛越的名頭早已心儀，不待他說完，便叫道：「原來你就是人人欲一睹風采的凌飛越少俠，失覺失覺！」

凌飛越滿面威嚴，又作個揖道：「龍前輩太誇獎晚輩了。」接着說道：「晚輩有一個名叫展清風的朋友，剛才晚輩看見他在擂台上救了一個人，後來晚輩打探得知，原來展清風救的人正是龍公子，想必展清風也在府上，因而冒昧前來。」

龍英雖然甚是傷心，但見了凌飛越，也感到凌飛越果然是一個人物，也不其然浮現出喜悅之色，忙道：「不錯，展老弟刻下正在寒舍，凌少俠請進來吧。」

當下，凌飛越便跟龍英進入廳內，然後龍英向大家介紹了凌飛越。

凌飛越在江湖上出現不到半年，殺了不少武功一流的邪魔外道，名字早爲人們津津樂道，衆人見了他的廬山眞面目，單看他的外形，已感到有點名不虛傳之感。

龔雪恨聽了凌飛越的名頭後，心儀已久，今番有幸一見，只感到內心有點興奮。

凌飛越的出現，登時令廳上氣氛變改過來，那個展清風見了凌飛越，連忙上前道：「小飛，我找你整整一年了。」

凌飛越奇道：「你找我什麼事？」

展清風睜大眼睛，叫道：「你這人記性怎地如此差？你不記得了？一年零三個月前，你向我借了一百兩銀子，說要來救濟窮人的，怎地忘了？」

凌飛越笑道：「你找我，就是想向我討債而來？」

展清風道：「當然，你也應該知道，我這人最喜歡的，就是錢，借出去的錢，當然要連本帶利收回來。」

凌飛越道：「你放心，我借你的錢，一定會連本帶利歸還的。」

展清風道：「我知你這小子最重信用，見着你我當然放心得很。」

凌飛越也不與他多說，轉頭對龍英道：「龍前輩，剛才晚輩看見我的朋友把一個人從擂台上救了出來，在街上得知傷者是令郎，又知他中了貝津的百毒魔掌，不知龍前輩是否方便引晚輩去看一看龍兄的傷勢？」

提起愛兒，龍英又一陣悲傷，他長長嘆息了一聲，道：「恐怕小兒已活不成了。」

凌飛越道：「龍兄的呼吸及心跳停止了沒有？」

「沒有，不過呼吸和心跳都很微弱，恐怕活不了一個時辰。」

凌飛越道：「晚輩也懂得一些破內力所傷的治療心法，就讓晚輩爲龍兄出一點棉力如何？」

龍英知道兒子已然無救，見凌飛越盛意拳拳的，只好帶他進入前廳，但內心卻沒有存着半點希望。

衆人進入前廳，凌飛越走近龍振天床前，龍英見愛兒中掌之處已呈現灰黑色，而且越來越大，差點流下淚來，他道：「看來小兒是無望的了。」

凌飛越道：「龍前輩，可否讓晚輩一試，看看能否救回龍兄一命？」

龍英已然絕望，他敷衍的道：「凌少俠請便！」

凌飛越先摸了摸龍振天的身體，只覺奇熱無比，道：「百毒魔掌果然霸道。」說完，先把自己上身衣服脫了下來，露出了結實的肌肉，接着雙掌合什的運起勁來，過了一會，凌飛越全身忽然變得全無血色，站在他身旁的龍英更感覺到他身上透出寒氣，心想：「凌飛越內功果然怪異得很！」

再過片刻，凌飛越身上更加寒氣迫人，此時他雙掌緩緩分開，接着雙掌向龍振天胸前印去。

凌飛越雙掌抵在龍振天胸前，過了一會，雙掌收回，化去勁力，他這一份內力顯然敵不過百毒魔掌的內勁，龍英更加絕望了，凌飛越道：「龍兄現在表面上昏迷過去，其實他很清醒，就好似一個人中了夢魔一樣，想動，卻動不得，想叫卻叫不出來，龍兄就是這樣，所不同的，龍兄現在正受着百毒魔掌劇毒的痛苦煎熬，直至受盡痛苦死去爲止。」

龍英聽了，內心痛苦萬分，他忽然右掌運勁，伸出右手，一掌便向龍振天的天靈蓋拍了下去，凌飛越見了，連忙伸手擋住，道：「龍前輩做什麼？」

龍英老淚縱橫的道：「既然小兒受着痛苦煎熬，而且活不成了，老夫就只好替他解除痛苦，凌少俠何以出手相阻？」

凌飛越道：「龍前輩，可否讓晚輩用另一種內功心法先替龍兄解除痛苦？」

龍英道：「凌少俠可有把握？」

凌飛越道：「剛才晚輩只是在龍兄體內試探百毒魔掌的內力。」

龍英道：「凌少俠覺得怎樣？」

凌飛越道：「剛才晚輩覺得，龍兄體內所受的百毒魔掌的勁度並不十分强大，這已足以致命，但晚輩有信心先把這股內勁先壓下來，替龍兄解除痛苦。」

龍英出現感激神色，道：「那麼凌少俠事不宜遲了。」

凌飛越不再說話，便又雙掌合什起來，運起另一種內功心法，不一會，衆人都清楚看見他上身出現陣陣淡青色，寒氣更加迫人，再過片刻，凌飛越從丹口吐出一口眞氣，接着雙掌又向龍振天胸前輕拍而下。

衆人都屏息呼吸的看着變化。

這樣過了一會，凌飛越身上寒氣漸漸輸出，注入龍振天體內，龍振天身上熱力也慢慢散去。

原來凌飛越以內力把自己身上熱力散盡，以致身體出現寒氣，膚色也起了變化，然後從龍振天身上吸入熱氣，這樣，二人身上的溫度便起了平衡作用。

再過一會，凌飛越膚色也變爲正常，漸漸的，凌飛越身上也出現了汗珠，顯然已把百毒魔掌所造成的熱力吸入了自己體

內。

衆人看着二人，發覺龍振天身上的灰黑色漸漸褪去，此時，龍振天身體震了一震，就好似中了夢魔的人忽然醒來一樣，但龍振天還未醒轉過來。

此時，凌飛越身上的汗越流越多，而且膚色由青變爲正常，再由正常變成紅色，好似受了高度熱力一樣。

凌飛越仍然運用內力與百毒魔掌的勁力在作交戰，再過一會，龍振天身上的灰黑色全部褪了，只留下胸前兩個黑手印。

凌飛越把龍振天體內的劇毒慢慢的聚在一塊，然後再以內力把這股劇毒壓住，不令它在預期內發作，這樣龍振天不但痛苦解除，還可暫時保存了性命。

凌飛越緩緩的把雙掌收回，然後化去勁力，便趺坐在地上調息運氣起來。

龍英見愛兒雖然還未甦醒，但他已知道凌飛越替兒子壓住了體內劇毒和解除了痛苦，眞的感激莫明，他見凌飛越滿身大汗，身體發出熱氣的坐在地上運氣調息，也不打擾。

過了一段頗長的時間，凌飛越身上的汗水漸漸乾了，再過不久，元氣亦已恢復，便睜開眼來，然後站起身，穿好了上衣，此時，隨心門衆弟子才一湧而上，把他團了起來，見他救回了龍振天一命，都對他說盡了感激之言。

龍英心中滿是喜悅，也上前道：「凌少俠救回小兒一命，老夫眞的不知如何報答。」

凌飛越道：「龍前輩這樣說，眞的折煞了晚輩，至於龍兒，體內仍有餘毒，七七四十九天過後就會毒發……」

凌飛越還未說完，龍英吃了一驚，忙道：「那麼四十九天之後，小兒豈非性命不保？」

凌飛越道：「龍前輩放心，晚輩打算把龍兒帶到師父處療毒，只要晚輩恩師肯出手，必定能治好龍兒的。」

龍英喜道：「這樣豈非一再痲煩凌少俠？」

凌飛越道：「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何痲煩之有？」

龍英道：「那麼凌少俠打算何時帶小兒去療毒？」

凌飛越道：「此去找恩師，路途遙遠，晚輩打算明天就起程前往。」

龍英聽了，正想說話，但還未開口，此時，忽聞大門外响起如雷的撞門聲，一衆人等立感不妙，龍英心道：「會不會是貝津找上門來了？」

凌飛越與龍英都同一個想法，二人對望了一眼，接着龍英便快步向前院走去，凌飛越則跟在其後，其餘一衆弟子也快步跟了出去。

當衆人行出前院之際，院前的兩扇大門又响起一陣如雷巨响，巨响過後，但見兩扇厚而大的門被人以雙掌一擊之下，門門也被震斷，接着兩扇門扉被打開了。

衆人向門外一看，果然看見貝津帶着四名徒弟乘大門打開之同時衝了進來，而且每人面上都殺氣騰騰。

「隨心門」衆人見狀，知道貝津師徒找展清風而來，一衆人等便忙加戒備，龍巧珠見了貝津，想起他在擂台上羞辱自己，又把四師兄打至重傷，大哥更中了他的百毒魔掌，性格衝動的她，忙拿起一柄長劍，便要找貝津報仇，但她向前一衝之際，在她身旁的展清風見了，連忙把她攔腰一抱入懷，加以阻止。

龍巧珠被展清風抱着，又羞又怒，正想大叫一聲：「放開我！」但話未出口，展清風已把她放開了，還向她嘻嘻一笑道：「妳想幹什麼？」

龍巧珠見了他嬉皮笑臉的樣子，更氣了，叫道：「我要找這個番子算帳。」

展清風道：「他欠你什麼帳？」

龍巧珠更氣，再也不理他，便又向貝津衝去，展清風見了，又故技重施，又一抱把她攔腰抱着。

龍巧珠氣極，便一劍向展清風刺去，展清風忙把她放開，然後一低頭避了他一劍。

龍英見了，忙叫道：「巧珠，你幹什麼？」

龍巧珠望着父親，叫道：「爹，這人阻止我去找這番子報仇。」

龍英正想出言責罵女兒，但展清風比他先開口道：「龍姑娘，你以爲可以報得了這個仇嗎？」

凌飛越也道：「不錯，你根本不是貝津對手。」

龍巧珠個性雖然衝動異常，但聽了二人之言，也覺得甚有道理，更加明白到自己的武功根本敵不過貝津，所以只好乖乖的站在一旁了。

貝津找上門來，一方面是想找展清風報仇，另一方面是想把「隨心門」連根拔起，因爲他在石家莊設下擂台，已殺了不少高手，覺得中原武術不外如是，壓根兒不把漢人放在眼內，於是便借故找上「隨心門」一舉滅掉。

龍英見他們師徒五人殺氣騰騰而來，知道難免一戰了，此時見貝津二話不說，喝的一聲便振着雙臂衝了過來，他連忙立好馬步準備迎戰，但凌飛越叫聲：「龍前輩，讓晚輩會會這韃子。」聲隨人至，呼的一聲，便向貝津迎了上去，接着便拳脚交加的激鬥起來。

而貝津的四名徒弟中，其中二人手握一根狠牙棒，另二人則握着厚背薄鋒的鬼頭刀，四人見師父動上了手，也喝的一聲向「隨心門」衆人衝殺而前，「隨心門」衆弟子早已痛恨韃子，也一湧而前，向四人迎了上去，但「隨心門」以名門正派自居，雖面對韃子，但不欲以多欺少，衆弟子向四人圍攻了一會，龍英把其餘弟子喝退，只餘下二子龍振江，三弟子方振翔，五弟子韋振雲對抗四人，變成四對四的激鬥，而且也打得相當激烈。

話分兩頭，先不說這邊八人的混戰，且說凌飛越與貝津兩大高手招來招往，鬥得驚險萬分，在場一衆人等都把注意力放在此兩人身上，只把各人看得屏住了呼吸，冷汗暗流。

貝津恃着自己一身橫練功夫，掌功尤爲了得，所以不帶兵器在手，而凌飛越也是一個不用兵器的高手。

這二人拳脚功夫造詣極高，打得燦爛無比，鬥了二十三合，雙方仍是高下難分，此時，貝津一掌向凌飛越擊來，凌飛越

看得極準，馬步向橫一踏，僅僅避了此一掌，但貝津此一掌順勢向旁切了過來，凌飛越右手一格，格了此招，左手同時向前擊出一拳，貝津也以左手背托開。

貝津殺了不少高手後，以爲中原武林人士盡是膿包，更不把「隨心門」放在眼內，誰不知卻碰上了凌飛越這一號勁敵。

再鬥數合，貝津感到凌飛越招數越來越凌厲，已漸感吃力，此時，凌飛越雙拳向他迎面打來，他忙以雙手招架。雙方中下二路破綻百出，凌飛越第一時間右脚運勁向前一踢，貝津來不及招架，「砰」的一聲便吃了這脚，登時向後退了三步，「隨心門」衆弟子見了，都轟然叫好起來。

貝津中此一脚，老羞成怒，挾着斗大的拳頭便向凌飛越衝來，凌飛越不慌不忙，待他衝前，左脚一踢，踢開他右拳，貝津正想左拳擊來，凌飛越快捷無倫的踢出右脚，這一脚快如閃電，登時「砰」的一聲踢在貝津胸前，貝津還未站定脚步，凌飛越又踢出左脚，這一脚踢在貝津右太陽穴上，貝津只感到滿天星斗，凌飛越左脚抽回之際，向前進了一個子午馬，右手順勢一拳轟在貝津面門，貝津登時鼻血混和了牙血流了出來。

貝津跟蹌退了幾步，忙以手封着上中下三路，以防凌飛越乘勢追擊，但這時，忽聞一聲慘叫，偷空向旁一望，只見那使狠牙棒的徒第被龍振江殺了，只餘下另三名徒弟在作苦鬥，看情形，那三名徒弟也非對手。

貝津見徒弟被殺，一個憤怒，立時運起內力，把百毒魔掌運在雙掌上。

凌飛越見他雙掌變色，知道他要使殺着了，也運起內功心法起來。

凌飛越看過貝津在擂台上使用百毒魔掌，知他招數除了陰毒外，雙手也充滿內勁，自是心中有數，便以陰柔招數對付。

貝津運起雙掌，仿似羣龍亂舞，「喝」的一聲，雙掌便向凌飛越攻去，凌飛越雙手仿似一條繩般柔軟，見貝津雙掌擊來，馬上微錯，雙手輕描淡寫一撥，便把貝津凌厲的雙掌撥過了。

一經再度交手，貝津見雙掌擊出，卻被一股無形力量卸開了，不禁一愕。他似乎不知道，凌飛越用的，就是中原武術中，以柔制剛及四兩撥千斤的上乘功夫。

貝津一擊不着，便再接再勵的向凌飛越雙掌印去，凌飛越雙手一格，把貝津橋手的强勁內力化於無形，此時的貝津，領教過凌飛越的功夫，知道遇上勁敵，更加不敢大意。

雙方招來招往的又過了十來招，此時，貝津又忽聞一聲慘叫，原來有一徒弟也被方振翔殺了，一怒之下，自是心浮氣躁，又被凌飛越狠狠踢了一脚。

貝津中此一脚，身子飛出丈外，在場人等莫不高聲叫好。貝津爬起身來，已憤怒到了極點，盛怒之餘，把百毒魔掌提升至最高境界。

凌飛越見貝津雙掌驟然由灰變紅，心知不妙，連忙也把內功催谷至雙掌之上。

說時遲，那時快，貝津雙掌挾着雷霆萬鈞之力擊來，凌飛越看準來勢，先向旁避了開去，這擊來之雙掌僅僅從身旁擦過，凌飛越感覺到，貝津之雙掌一陣熾熱。

貝津一擊不中，右掌順勢向右一拍，凌飛越忙舉手格開。

在場人等見貝津兇狠異常，不禁心中緊張得怦怦亂跳。

凌飛越武功造詣極高，但貝津竟是遇强越强。雙方招來招往，跳高跳低的打得越來越激烈。

貝津有如一頭受了傷的猛獸般，尋得空隙，又雙掌向凌飛越當空擊來，凌飛越避無可避，被迫也以雙掌硬拚。

四隻手掌抵在一起，凌飛越雙掌看似毫無勁力，實際上藏着最上乘的陰柔之勁，貝津雙掌勁道十足，但與凌飛越雙掌一碰上，力道竟似無着力處，但又不敢收回來，因恐怕內力反彈，到時自己就會受內傷了。

雙方由動而靜，互相踏着馬步在比拚內力，已成騎虎之勢，誰把雙掌收回，誰就會受傷。

在場人等都屏着呼吸，龍英已緊張得流下冷汗。

在另一邊，龍巧珠見二人動也不動的，心想：機會來了。便想有所行動，展清風見了，忙道：「妳做什麼？」

龍巧珠道：「趁這機會把這番子殺了。」

展清風道：「他們在鬥內力，不能受任何打擾，妳這樣做，等於把小飛也害了。」

龍巧珠道：「我只是要殺那番子而已。」

展清風道：「若果妳把貝津殺了，貝津的內力就無着力處，到時就好似洪水泛濫一樣，一股强大的內勁就向着小飛衝去，妳這樣做，不是把小飛也害了嗎？」

龍巧珠伸了伸舌頭，望着展清風道：「不會如此嚴重吧？」

展清風道：「可能不會如此嚴重，但是可能會更加嚴重！」

性格如李逵般的龍巧珠登時無話可說。

再說凌飛越與貝津互鬥內力，雙方的一雙脚已漸漸陷入地下，貝津額頭已滲出汗珠，凌飛越則仍然好整以暇似的，他以陰柔之內勁承受貝津的强大內力，知貝津已漸感吃力，心中早已盤算着，以一個突如其來的手法，把內力由柔轉剛，與貝津來一個硬拚。

雙方再鬥了一會，四隻脚已在地上越陷越深，貝津額上的汗珠也越流越急。

凌飛越知道不能再拖下去，因爲再拖下去的話，自己也會消耗元氣的。當下，把全身內力集中在雙臂，口中忽然大喝一聲，一股强勁無比的勁力從雙臂直迫雙掌，再由雙掌猛力一吐。這股內勁與貝津的內勁一個硬拚之下，登時「波」的一聲，同一時間，二人雙雙向後倒退。

雙方向後一退，凌飛越退了七八步方才站定了脚，貝津退了三四步仍站不穩樁，便向後趺坐在地。

內力比拚，總算暫停下來，二人立時坐在地上運氣調息。

龍巧珠見貝津打坐在地，想乘人之危，便向貝津衝了過去，一劍便刺向貝津背心，但貝津絕非弱者，聞得身後有急勁風聲，忙睜開眼睛，頭也不回，向後一躺，

龍巧珠這劍刺空了，貝津趁向後一躺之勢，向上踢了一脚，這一脚踢中龍巧珠腹部，把龍巧珠踢得跌在地上。

龍巧珠大怒，爬起身來，又一劍向貝津刺去，貝津內力雖未恢復，只好被迫站起身來，以空手招架龍巧珠的來劍。

這時候，其餘「隨心門」弟子恐怕龍巧珠不敵，衆人紛紛呼喝連聲向貝津衝了過去。

貝津恐怕敵不過人多，加上剛才與凌飛越比拚內力，元氣大損，而且凌飛越正在運氣調息，若果凌飛越恢復了元氣，就對自己大大不利，當下也不理會兩名徒弟，更不敢迎向衆弟子，便忙向大門衝了出去。

龍英見他想逃，那容他一走了之，大喝一聲，從後追了上去。

貝津見龍英追來，若在平日，他當然不怕，因爲他根本不把任何中原武林人物放眼內，但當他領教過凌飛越的厲害後，又見自己元氣尚未恢復，此時怎教他面上不變色？連忙加快脚步向門外衝了出去。

龍英見他已出了大門，正想繼續追趕，但走了幾步，忽然停了下來，向衆弟子喝叫，道：「大家別追了！」

衆弟子聽師父一聲喝令，衆人都停了下來，一名弟子道：「師父，對付韃子何必講武林道義，你爲什麼阻止我們？」

龍英無奈的道：「這傢伙已走到街上，你們要知道，街上行人衆多，若果我們從後窮追，難保他不會向街上的無辜者下毒手的。」

衆弟子覺得師父說得甚是有理，所以也打消了追上去的念頭，但每個人覺得被貝津逃了，心中都甚感不憤。

此時，衆人回轉頭來，見與貝津同來的兩名徒弟仍在與龍振江作頑鬥，衆人見了，把滿腔憤怒都發洩在二人身上，一時間，十數名弟子不約而同的向二人衝殺上去。

貝津此兩名弟子，武功都甚不弱，他們與武功不低的龍振江及方振翔不分上下，但其餘羣情洶湧的弟子一湧而上，不消一刻，兩人都相繼死在「隨心門」弟子的圍攻之下。

龍英並沒有阻止弟子們殺貝津的弟子，因爲他也實在太痛恨韃子，他眼見貝津的四名徒弟都死在弟子們手下，知道貝津絕不會罷休，甚至伊巴達也不會罷休，想起伊巴達登峯造極的武功，若果找上門來尋仇的話，伊巴達勢必大開殺戒，到時一衆弟子的性命也不保，所以，一時間，只覺心中有點不安。

龍振江行到父親面前，見父親面露憂色，說道：「爹，你是不是怕了伊巴達？」

龍英心知自己並非伊巴達的對手，雖然如此，但他並不怕伊巴達，怕的是連累了一衆無辜的弟子，他沒有說話，只輕輕的嘆息了一聲，垂頭不語。

龍巧珠見了父親的模樣，也知他心中忌憚伊巴達，尤其是他的「百毒魔掌」，性格如李逵的她，衝口便說：「若果那些臭番子找上門來，我們就和他拚過你死我活，替大哥和四師兄報仇。」

龍巧珠一說，其餘弟子也現出激動的情緒，人人都嚷着要把貝津殺了，替無數被殺者報仇。

龍英見衆人都羣情洶湧，示意各人靜下來，正想向衆人訓話一番，瞥眼一看，見坐在地上運氣調息的凌飛越已站起身來，便向凌飛越行前，說道：「凌少俠，你怎樣了？」

凌飛越道：「剛才與那韃子作了比拚，大失元氣，現在沒事了。」嘆了氣道：「只可惜不能把他殺了。」

龍英道：「貝津一走，必定不會就此罷休的，而且他們有多少人，勢力又如何，我們根本不知道，正是他在暗，我方在明，實在很難應付的。」

凌飛越道：「既然如此，龍前輩何不召集更多武林同道前來助拳？」

龍英嘆了口氣道：「沒有用的。」

凌飛越道：「爲什麼？」

「最近本門與天地會暗通消息，一俟時機成熟，就加入天地會行列，揭竿起義，但此事官府似乎已得到密告，而且正在密切注意本門的一舉一動，若果在這個時候召集武林朋友同來對付伊巴達師徒的話，勢必惹起官府對我們的懷疑，所以萬萬不能輕舉莽動。」

「那麼龍前輩如何打算？」

「我們先進屋內再說吧。」

當下龍英命弟子料理了貝津四名徒弟的屍體，便與凌飛越進入屋內。

在前廳分賓主坐定後，龍英才說道：「現在全國到處一片混亂，朝廷腐敗無能，反明火燃更到處蔓延，老夫在此間也聯絡了數千人，打算在下個月召集這數千兄弟在五行山會合，然後在五行山設立天地會分舵，待召集更多兄弟後，便與上官桐會合，實行對抗朝廷的。」

凌飛越道：「我明白你的意思，上官桐舵主叫龍前輩作領導人，但現在已惹上了貝津，若果貝津與他師父找上門來，就會破壞這次大計了。」

龍英道：「就是這個原因，所以老夫一直不准弟子們去看打擂台，免得他們沉不住氣時就壞了大事。」

在一旁的裘雪恨聽了，插咀道：「那麼現在師叔作何打算？」

龍英站起了身，踱了幾個方步後，對着凌飛越道：「爲了避免與伊巴達正面衝突，造成不必要的犧牲，所以我決定立刻召集各方義士，五天後在五行山會台。」

凌飛越也站起身來，滿面正義的道：「爲了國家、爲了人民，晚輩決定追隨龍前輩，對抗朝廷、對抗韃子，爲國爲民出一點棉力。」

龍英一隻手搭着凌飛越肩膊，嚴肅的道：「好，凌少俠武藝高强，有你助陣，天地會實力就更加雄厚了。」

展清風也上前道：「既然小飛如此爲國爲民，我豈能袖手旁觀？我也決定跟隨龍前輩，拚了命也要反一反他。」

龍英望着他，點頭道：「好，從此大家都是好兄弟了。」

凌飛越道：「龍前輩，既然各方兄弟五天後就在五行山會合，晚輩就打算待大隊會合後才帶龍兄去找恩師療傷了。」

龍英點點頭道：「這也好。」

* * *

龍英爲了顧全大局，不想與伊巴達作

正面衝突，因而決定提前召集數千義士在五行山會合，當下連夜修了近千密函，分發給各弟子，命衆人儘快把信件送了出去。

三天後，所有信件全都送了出去，再過兩天，龍英便率領一衆弟子離開隨心門，一大清早便向五行山而去。

來到五行山脚下時，那時已天色大白，山下已有部分義士在等候，接着一干人等便上了山。

中午時份，各地接到龍英密函的反明義士陸續抵達，人數竟有五千之衆，只把五行山上擠得水洩不通。

這些前來會合的反明義士，大多是對天地會舵主上官桐極爲欽佩的人，這些人當中，不乏武林中人，而且在武林中名頭响噹噹的也爲數不少，這些武林高手包括：「神槍」傅東流、「萬夫莫敵」羅森、河北五形門掌門人徐可成、「雙劍合璧，未逢敵手」的賀無憂、賀無慮兄弟、「浪子」原成衞、高家拳掌門人，有「蜀中神拳」之稱的高入雲等等數之不盡的武林好手。

待數千人聚集後，由羅森向一衆人等訓話一番，內容不外是同心協力，反抗朝廷，對抗外侮等等，然後羅森又宣佈，天地會五行山分舵正式成立，分舵舵主由龍英出任，一衆人聽了，莫不轟然叫好，實際上，這些人當中，都對龍英甚是支持。

龍英順理成章地成爲天地會分舵舵主，又向衆人訓話一番，內容與羅森所說大致相同，但這些話由龍英說出，更激發了衆人的高昂士氣，然後龍英又宣佈，天地會分舵左右副舵主分別由羅森及傅東流出任，衆人都拍掌叫好。

凌飛越與隨心門衆弟子，一直都混集在人羣當中，並未惹起羣衆的注意，此時龍英的眼光在人堆中游顧了好一會，終於在人堆中發現凌飛越，忽然朗聲叫道：「各位兄弟，一年前，武林中平地一聲雷的出現了一個武功不凡的凌飛越，大家可聽過凌飛越的名頭沒有？」

凌飛越是一個不愛出風頭的人，聽龍英如此一說，知他要向在場人衆介紹自己，頓時顯得有點不自然。

龍英說完，人羣中立時起了一陣哄聲，有人叫道：「凌飛越專行俠仗義，又殺了好閹會的狗腿子，名頭已是無人不識，怎會沒有聽過？」

有人叫道：「我對這凌飛越心儀已久，只可惜無緣見上一面。」

「龍舵主，你因何忽然提起凌飛越？」

「龍舵主提起凌飛越，當然有原因了。」

衆人你一言我一語的，好不熱鬧，說話中，盡是讚賞凌飛越之言，凌飛越實在想不到自己的名字如此响亮，聽了這許多讚賞之言，更加感到渾身不自然。

龍英見一衆人仍在不停地談論凌飛越，便高擧雙手，朗聲道：「大家靜一靜！」

衆人知他有話說，都相繼靜止下來。然後龍英又高聲叫道：「各位，既然大家都想一睹凌少俠風采，我就給大家作個介紹吧。」

衆人聞言，都不其然「哦」了一聲，隨即有人叫道：「難道凌飛越在五行山上？」

龍英面帶笑容對羣雄道：「不錯，凌少俠就在五行山上，而且他還決定加入天地會，爲國爲民盡一番力量。」

衆人聽了，都拍起如雷掌聲，掌聲過後，有人叫道：「凌少俠武功高强，有他加入，天地會就如虎添翼了。」

站在凌飛越身旁的展清風知道龍英要凌飛越亮相，便在人堆中把凌飛越拉了出來，然後快步走到龍英身旁，龍英見了，正想向人羣介紹凌飛越，但話未開口，展清風已指着凌飛越，當衆搶先說道：「各位兄弟，這位就是鼎鼎大名，殺了好閹會兩大護法的凌飛越凌少俠了。」

人羣聽了，先是一陣驚嘆，隨即立在遠方的人紛紛向前湧上，欲一睹凌飛越的廬山眞面目，所以一時間場面有點混亂，龍英見狀，連忙加以制止。

人羣倒也很自律，見場面混亂，大家都相繼停下來，但場中仍舊一片嘈吵，只聽有人說道：「凌少俠氣宇軒昂，果然非同凡响。」

有人說道：「原來他就是凌少俠，怎麼他一直站在我身旁我也不知道，眞該死！」

「我雖然不知他就是凌少俠，但我一見他就知他不是一個普通人物。」

「凌少俠加入天地會，是兄弟們的福份，也是百姓的福份。」

展清風聽了這些談話，斜睨了凌飛越一眼，心想：「這些人說話怎地如此誇張？」隨即微笑着對凌飛越道：「你這小子變了大人物了。」

凌飛越從未被人如此抬擧過，一時間也分不出這些話是眞心還是假意，只把他弄得有點無地自容，也感到有點受寵若驚的感覺。任何人身處這種環境，就是如何謙虛，也難免有點自豪感，凌飛越自是不例外，他見衆人對自己如此愛戴，便抱拳對衆人說道：「各位兄弟，各位武林前輩，晚輩末學後進，實不值一哂，難得各位對晚輩如此抬擧，晚輩實在愧不敢當，晚輩在此希望從今天以後，大家共同爲國家爲人民，對抗腐敗的朝廷壓逼，對抗韃子的入侵，只要大家同心協力，推翻朝廷就指日可待了……」

衆人聞言，又响起一陣陣轟動的叫好聲，龍英見凌飛越如此受人擁護，知道只要有他存在，天地會就更加士氣如虹，除伍中，只要有士氣，在作戰時，這無疑是一種强大的力量，所以他覺得凌飛越在天地會中，實在是一個很重要的人物，更感到凌飛越成爲自己的部下，實在也是一種光榮。

這樣擾攘了一段頗長時間，龍英便開始分配各人在會中的職司，分配職司完畢，便下令隊伍在山上先架起營帳，一方面命人做飯，不消一個時辰，在衆人同心合力之下，山頭上已架起了數千個營帳，帳外到處插滿隨風飄揚的五彩旗幟，加上無數各類兵器，一時間，山頭又出現另一種景象，端的蔚爲奇觀。

* * *

由於今天是天地會分舵成立的首天，山上衆人可說新知舊雨相聚一起，自有一番熱鬧景象，當晚吃飯時間，龍英准許各人盡情飲酒、盡情歡暢，當然，由明天開始，一衆人等皆要服從舵主命令，從此遵

守會中規條了。

凌飛越由於是一個觸目的人物，當然也毫不寂寞，在衆人爭相敬飲之下，最後終於被灌至醉倒不起。

龍英知道凌飛越打算翌日一早就帶同兒子去找師父療傷的，本來想阻止凌飛越飲酒，以免躭擱時日，但見衆人都興高采烈的，既然下不爲例，就任由他喝個痛快而不加阻止。

* * *

凌飛越與展清風及隨心門衆弟子同住西首的營帳，第二天醒來，由於喝了太多酒，所以只感到頭痛欲裂，舉步艱難，知道不能起程，於是再休息一天，第三早上，才帶同龍振天上路，要求師父替龍振天解除體內百毒魔掌造成的餘毒。

是日，凌飛越帶了兩名隨心門弟子一同上路，以便途中有個照應，這兩名隨心門弟子就是韋振雲與方振南。

龔雪恨未見凌飛越之前，對凌飛越已甚仰慕，自見了凌飛越之後，見他年少英俊，早已對他芳心暗許，今番知道遠行，不知何時方可再見，內心甚是不捨，本想與他同行，但又羞於啟齒，在凌飛越等人起程在即之際，終於也按捺不住，硬拉着龍巧珠，向龍英要求與凌飛越一同起程。

龍英有見兒子體內餘毒未消，不知發作時有何後果？心想有女兒從旁照顧也是好的，便批准了龍巧珠的要求，龍巧珠見父親批准，便更進一步要求，要師姐龔雪恨作伴，龍英有見她一個女孩子，要求有個伴也是合理，就這樣，龔雪恨便無需開口，而能夠與凌飛越一起上路了。

凌飛越自從見了漂亮動人的龔雪恨之後，少年情懷的他，早就被她深深吸引住，今番遠行，有意中人作伴，自是有說不出的快慰了。

於是，凌飛越等人收拾了簡便行裝，每人帶了一個包袱，辭別了山上兄弟，便離開了五行山。

* * *

凌飛越、龍振天、韋振雲、方振南、龔雪恨及龍巧珠一行六乘人馬，馬不停蹄的向四川而去。

凌飛越實在不敢保證龍振天體內餘毒何時發作，爲了能盡快趕到四川，便決定曉行夜宿，若果到傍晚時份抵達城鎮的話，就在當地客棧投宿，否則就在荒野之地紮營渡宿了。

六人由早上出發，途中只作片刻休息，便又繼續趕路。

第一天，衆人已趕了不少路程，在傍晚時份，抵達一個名爲平安鎮的鎮集，凌飛越決定在鎮上客棧住一晚。

衆人找到一家客棧之後，安頓了簡便行裝，便一起到客棧的酒樓進膳。

衆人在酒樓找到了一個座頭坐下來後，凌飛越負責點了菜式，然後衆人開始在閒聊，此時，凌飛越無意間發覺，一個少女獨坐在隣座，這少女大概二十歲年紀，樣子十分漂亮，而且外表甚是溫柔，是一個人見人愛的女孩子，面對這種女孩子，凌飛越難免會偷偷多望一兩眼。

過了不久，凌飛越發覺那少女也不時在向自己注目，他先是不以爲意，到後來，他更發覺，那少女好似想站起來，但又不敢之狀，而且一張咀巴好似想向自己主動交談，但又沒有勇氣的神態。

那少女的神態何以如此？他當然不知道，這個時候，他也不其然地被那少女的奇異眼光吸引住，還不時向那少女張望過去。

同座的同伴見凌飛越不時向那漂亮少女行注目禮，只道他被少女的漂亮容貌吸引，這些情形，看在龔雪恨眼中，實在充滿醋意。

凌飛越見龔雪恨面有醋味，再也不敢向那少女望上一眼了。

* * *

當晚，衆人就住在該客棧中，他們六人共租了三間房，龔、龍二女住一間，龍振天與韋振雲住一間，凌飛越則與方振南同住一間，由於明天一早要趕路，所以衆人天入黑不久便上床就寢。

二更時份，大家都已進入了夢鄉。

凌飛越在熟睡中，忽然被門外輕微的拍門聲弄醒了。

他連忙坐了起床，望着房門，感到有點奇怪，到底誰人在拍門？

拍門聲間歇响起，凌飛越聽了這輕微的拍門聲，覺得來者並無惡意，或者是客棧的伙計也說不定，便去了防範之心。

他爲了避免弄醒同房的方振南，便躡足走下床，行到門前，輕聲道：「誰？」

門外的人聲綫也壓得很低的說：「凌公子，可否開門再說？」

凌飛越一聽，頓感愕然，原來門外傳來的竟是一個少女的聲音，而且聲音有如出谷黃鶯一般的好聽。

他身不由主的把門開了，在微光中，眼前出現的，竟是在酒樓出現，不時向自己張望過來的漂亮少女。

凌飛越更感愕然了，說道：「姑娘是誰？」

那少女痴痴的望了他一眼後，隨即滿面通紅的垂下頭來，蚊吶般的說道：「我名叫伊花，你是不是凌飛越公子？」

凌飛越又一陣錯愕，心想：「我與她素未謀面，她怎知我名字的？」口中說道：「不錯，在下就是凌飛越，伊花姑娘找在下何事？」

那名叫伊花的少女神態忽然有點緊張，急道：「凌公子，你快和朋友們離開這裡，不然來不及了。」

凌飛越聞言，登時呆住了，他實在不明白伊花在說什麼，所以連話也說不出來。

伊花滿面對他關懷神色，說道：「凌公子，你是不是和一個叫貝津的滿洲人有過節？」

凌飛越心中更感奇怪，心想：「她怎麼會對我的事如此清楚？」以奇異的眼光望住伊花，點頭道：「不錯！」

伊花說道：「你和朋友們離開五行山，貝津帶着三名師弟一路暗中跟踪着你們，想在途中加害你們，但又恐怕不是你對手，他知道你們今晚在此投宿，便打算在三更時份暗算你們，把你們全部置諸死地，我得到了訊息，特來通知你，趁他們還未動手之前，你們最好盡快離開，免受那小人陷害。」

凌飛越聽得睜大了眼睛，心想：「若



貝津等四人衝入客棧中用飛刀激射床上。

不是她通風報訊，貝津這傢伙半夜闖進來加以暗算，端的後果不堪設想。」想到其餘同伴到時可能會遭到毒手，不禁捏了把汗。

他對眼前通風報訊的伊花充滿感激，忙道：「姑娘是什麼人，怎會知得如此清楚？」

伊花神情又開始緊張起來，說道：「凌公子別多問了，你還是盡快離開此地吧。」說完，又以幽怨的眼神痴痴的望了凌飛越一眼，蚊吶般的說聲「我走了」，便離他而去。

凌飛越想追問她的身份，但她已轉身走了，呆呆的沉思了片刻，也不知伊花說的話是否可靠，但想起她語帶眞誠，也就深信不疑，爲了不想與貝津作正面衝突，造成不必要的傷亡，便打算盡快離開爲妙。

當下回到房中，先弄醒方振南，再喚醒龍振天及龔雪恨等人，向衆人講明因由，衆人聽了，不知貝津此行實力如何，一致認爲不宜與貝津硬拚，所以大家都決定連夜離開平安鎮，以避開貝津。

衆人收拾了一切，在馬房拉出馬匹，各自騎上馬背，正要離開之際，凌飛越騎在馬背上，眼光不其然的望向街上另一端，黑暗中，但見一條人影正站在街角處，他依稀認得，這是一個少女的身形，心想此人可能是伊花，便策馬向着黑影處踱了過去。

待接近對方時，向前一看，此人果然正是伊花，而且正以一雙滿帶幽怨的眼睛在望着自己，看神情仿似不捨得自己離開。

凌飛越在伊花身旁跳下馬來，向她一點頭，說道：「伊花姑娘，多謝妳今晚相告之恩，小弟會銘記於心的。」

伊花聽了，心中怦怦亂跳，把頭垂得低低的。

凌飛越見了這個情形，不知說些什麼才好，二人無言以對，空氣一片沉寂。

龔雪恨從不遠處向凌飛越望去，黑暗中見他與一個少女在一起，心中感到奇怪，一陣醋意湧上心頭，不其然的策馬踱了過來，在月色映照下，但見站在凌飛越面前的，就是在酒樓與他互相對望的漂亮少女，心中醋意就更濃了。

凌飛越見了龔雪恨，知她不高興，向她作了個微笑，道：「這位是伊花姑娘。」

龔雪恨面上充滿不快，冷哼一聲，道：「伊花，不錯，她的人確是似花一般漂亮，凌公子眼光眞不錯啊！」

凌飛越知她在吃醋，爲了不想惹起她不滿，只好向伊花說道：「伊花姑娘，告辭了。」便飛身躍上馬背，向龔雪恨說聲：「我們快點走吧。」便策馬而去，臨行前，忍不住回頭望了望伊花，眼底出現的伊花，只見目光更加幽怨，神情好似盼望自己不要走一樣，樣子甚是楚楚可憐。

伊花目送凌飛越等人在黑夜中消失，心底有着一種難以描述的難受，這一種難受的感覺，明顯是爲了凌飛越的離開，想起從今以後也不知是否有再見之期，心中更有如針刺一般。

夜更深。

她獨個兒走在深沉的街道上，只覺有

一種前所未有的空虛感。

黑夜並不可怕，可是此刻她覺得這個黑夜很駭人，是爲了寂寞？空虛？還是爲了四週深沉的環境？

對一個花樣年華的少女來說，每樣事物都不應該是醜陋的，可是她忽然覺得，每樣事物都忽然間變得醜陋起來，是不是爲了凌飛越的離開而感到失落了太多？

對一個多情的少女來說，這無疑也是一種打擊，問題在於這一個打擊是重還是輕？

伊花顯然是一個多情的少女，然則她覺得這個打擊是重還是輕？

對某些人來說，這根本不是什麼一回事，刹那間的愛或惡，既然不能持續下去，應該盡快忘掉。

伊花仿似不能忘掉。

——既然今晚能挽回凌飛越一命，應該感到快慰才對。

但她沒有想到這一點。

街上仍舊一片死寂，靜得有點令人毛骨悚然，她拖着無奈而沉重的脚步緩緩前行，行了一會，向前望去，忽見前面出現四條人影向她迎面而來，而且每個人都身形高大，更明顯的，是每個人手上都執着兵器。

際此深夜，她忽然見有人迎面而來，不禁吃了一驚，登時停下來不敢前行。

前面四人逐漸接近了，她忽然又生了害怕之心，而且好似等待這些人。

這四人向伊花行去，見了伊花一個站在街上，四人同樣發出錯愕神色的停在伊花面前。

原來這四人當中，爲首的，正是貝津。

貝津沒有帶兵器在身，在他身後的三人，却每人握着一把明晃晃的鬼頭刀。

貝津站在伊花面前，驚愕了一陣子，忽然以滿洲話說道：「小師妹，三更半夜的，妳去那裏？」

伊花以不屑的眼光盯着貝津，也以滿洲話說道：「既然三更半夜，你又去那裏？」

貝津冷哼一聲道：「我的事你不必管。」

伊花一臉藐視的表情，道：「我知，你帶着師弟們，想乘人不備去暗算凌飛越，是嗎？」

貝津被說穿了心事，神色一怒，道：「是又怎麼樣？」

伊花神情極瞧不起他，道：「有本事的，就光明正大與凌飛越比個高下，黑夜中暗算他人算什麼英雄好漢？」

貝津到底也是滿洲族第一勇士的首席弟子，聽她如此一說，頓感面目無光，憤怒的道：「小師妹，別忘記妳也是滿洲人，更是滿洲第一勇士伊巴達的獨生女兒，凌飛越是漢人，你這樣說不是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嗎？」

伊花反唇相譏道：「不錯，我們都是滿洲人，但滿洲人當中，像你這般卑鄙的人好似不多。」

伊花仗着父親的身份，對貝津毫不畏懼，只把貝津氣得頭頂冒烟，怒道：「別忘記，就是我如何卑鄙無恥也好，都是你爹調教出來的徒弟，妳這樣說，不是連妳爹也罵了？」

伊花道：「你卑鄙無恥是你的事，我爹凡事都講求光明正大，絕不像你一般，你可別把我爹扯在一塊跟你比較。」

貝津頸上青筋暴現，咬牙道：「小師妹，我念在自己是妳爹的徒弟才對妳客氣，妳可不要不知進退。」

伊花毫無懼色，道：「你這殺人魔頭，你想怎樣？」

貝津怒極，但眼前的是師父的女兒，也只好壓制住內心的衝動，只好狠狠的道：「不錯，我是殺人魔頭，我殺了不少人，但你要知道，我殺的，全都是漢人。」

「你殺的全都是無辜的漢人。」

「我不理這些人是有辜還是無辜，總之我要殺，就因爲他們是漢人。」

伊花怒道：「漢人與你有什麼仇恨？你要如此殘殺他們？」

貝津眼光惡毒的道：「漢人與我們滿洲人連年打仗，所以我要殺死他們。」

伊花憎恨的道：「打仗，打仗，爲什麼要打仗？世上就因爲有你們這些好戰份子存在，所以不斷的打仗，不斷的塗炭生靈，你難道不覺得討厭嗎？」

「皇上發起戰爭，你要罵就罵皇上好了，而且這次前來中原，也是皇上下令你爹帶我們來的。」

「不錯，皇上命我爹帶你們前來中原，但我爹要求你堂堂正正的跟中原武林人物比試，沒有叫你濫殺無辜。」

「好，就算我濫殺無辜吧，但別忘記，你在中原也住了一段頗長的時間，也應該知道漢人都是喜歡自相殘殺的，就算我不殺漢人，那些漢人還不是一直相殘下去？還不是一直在自己人打自己人的殺個天翻地覆？漢人與漢人之間的鬥爭又何時停止過？」

「這是別人國家的事，你管得着嗎？」

「當然管得着，只要我們滿洲人統治了中原，漢人就是我們滿洲人的子民了。」

「你倒痴心妄想，漢族人民共有幾千萬人口，軍隊數以百萬計，而我們滿洲族只有五十多萬人，軍隊只有十多萬，我們如何與漢人交戰，試問又如何統治中原？」

貝津冷笑着道：「對，漢人有數以百萬計的軍隊，妳難道不知道，漢人在一個昏庸無能的君主統治下，軍隊全都毫無士氣，全都變了酒囊飯袋！我們滿洲軍隊全都驍勇善戰，士氣如虹，何曾吃過敗仗？相信妳在中原時也聽過漢人如何形容我們的軍隊吧？他們形容我們『清兵不過萬，過萬無敵師』，只要聽了我們的『辮子兵』，漢人軍隊都嚇得抱頭而走，這就是我們將來統治中原的本錢了。」說到後來，只因自己的民族能有如此輝煌戰績而感到驕傲。

伊花聽了，只覺得他口氣實在太大，更感到以漢人的土地廣大而人口衆多，滿洲仍要作戰下去，簡直是自取滅亡。

伊花的看法是對是錯？貝津深信滿洲人始終一日會入主中原，能否成功？歷史已給了我們最後確實的印證。

伊花與貝津雖然同樣是滿洲人，但兩人却是兩個極端，二人互相針鋒相對了一

會，伊花極憎恨貝津爲人，再過一會，貝津也不與她多說，便帶着師弟們離開，準備暗算凌飛越等人，伊花知道凌飛越等人已去得遠了，情知貝津此行是白費，冷笑一聲便頭也不回的走了。

＊　＊　＊

貝津帶着三名師弟向凌飛越等人下榻的客棧而去。

時已三更，客棧大門已關上了，貝津在大門拍了幾下，不久，一名客棧伙計把門開了，見了門前數人，說道：「幾位大爺是不是想投宿？」

貝津等人並不答話，四人一個箭步衝進大堂，其中一人以刀架在伙計頭上，冷冷的道：「不要張聲！」

貝津的三名師弟中，其中二人懂漢語，這二人分別名叫杜哲與滿貴，那以刀架在伙計頭上的，就是懂漢語的杜哲，那伙計見了那把明晃晃的刀架在頸上，登時嚇得張大了咀巴，不敢發出半點聲响。

杜哲把伙計押在一旁，滿貴先把大門關上，然後杜哲怪眼圓睜的瞪着伙計，輕聲道：「凌飛越住在那間房，說！」

伙計怕得全身發抖，顫聲道：「凌……飛越，他們……在半個時辰前已走了……」

杜哲聽了，望着貝津，以滿洲話轉述了伙計的說話。

貝津顯然不相信伙計的說話，對杜哲道：「叫他拿住客登記名册出來看一看吧。」

杜哲點點頭，轉頭對伙計道：「住客登記名册在那裏？快拿來！」

伙計不敢不從，只好顫抖着雙手把登記名册拿了出來。

杜哲翻開名册，果然發覺了凌飛越的名字，知道凌飛越等人就住在二樓的一間房內，然後他以手掩着伙計的咀巴，再一刀把那伙計殺了。

貝津面上發出惡毒而陰險的笑容，在懷中取出十柄飛刀，這十柄飛刀，刀鋒上透出紫藍色，刀上明顯染有劇毒，看情形，貝津非要把凌飛越置諸死地不可。

貝津向三人打個手勢，便躡足登上二樓，其餘三人也跟在身後。

四人來到凌飛越的房門前，貝津雙手各執着五柄飛刀，眼光透出濃烈的殺氣，其餘三人也把刀握得緊緊的。

貝津打算在出其不意之下踢開房門，然後向房中睡床施放飛刀，十柄飛刀發放出去，範圍是可達到房內每一角落，只要其中一柄打中凌飛越，凌飛越就會毒發身亡，只要凌飛越一死，其餘人等就易應付了，他的算盤當然打得很响，但他又怎會料到，凌飛越等人已離開了客棧？

此時，貝津向三人望了望，作了個眼色，三人會意，相繼的點了點頭，然後，貝津神色狠毒的盯着房門，接着擧起右脚，强而有力的一脚踢向房門，那門登時應聲彈開，貝津咬牙衝進只有微光的睡房，眼光銳利的認定床位所在，雙手一揚，十柄飛刀齊向兩張床飛射發出，同一時間，貝津三名師弟也如狠似虎的握刀向兩張床衝前，接着刀如雨下，傾刻間，兩張床被劈了個稀爛。

貝津發出十柄飛刀後，便嘴角發出得意的冷笑，在冷眼旁觀。

那三人向床上猛砍一番後，忽然面上神色劇變的停止了動作，原來他們此時才發覺床上根本沒有人。

三人面面相覷了一會，杜哲回轉頭望着貝津道：「師兄，凌飛越果然不在。」

貝津暗吃一驚，一個箭步衝到床邊，細看一下，微光中，果然人影全無，登時恨得咬牙切齒，狠狠的道：「一定是伊花那臭婊子向他們通風報訊，否則他們怎會漏夜走了？」

滿貴道：「師兄，現在該怎樣做？」

貝津面容惡毒，忽然狂叫着道：「把客棧所有人全都殺了，以洩我心頭之恨。」

三人聽了，應聲「是」，便相繼衝出房外。

於是，客棧的住客們，伙伴們的惡運亦隨即展開了。

＊　＊　＊

伊花獨個兒走在街上，正要回住處休息了，在此死寂的深夜下，忽聞一陣陣悽厲的慘叫聲自遠方傳來，這一陣慘叫聲，劃破了死寂，同時也令胆子再大的人也感覺不寒而慄。

伊花站在街上，聽着不停有慘叫聲傳來，心中已知道是貝津找凌飛越不着，因而含恨在心的濫殺客棧內的無辜者。

擅改戰書　摧殘弱女

平安鎮上有一家安慶客棧，這客棧是鎮上最簡陋的一家。

伊花回到安慶客棧後，在一間房外敲了敲門，房內的人應道：「誰？」

伊花面上猶有餘悸，道：「爹，是我！」她應了那句後，不久，房內的人把門打開了。

只見那房內的是一個五十歲左右的人，此人身形高大，面容甚是威嚴，一副氣定神閒的樣子，一看而知，此人並非普通脚色，原來此人正是滿洲第一勇士，在中原武林也甚聞名的伊巴達。

以伊巴達的身份，何以會住在此一間設備簡陋的客棧內？

原來，伊巴達明知自己在中原漢人心目中是一個敵人，爲了避免引起注目而帶來的痲煩，因此專擇一些不顯眼的客棧居住。

伊巴達見了眼前的女兒，見她面有悍恐之色，奇道：「什麼事？」

伊花先進入房內，把門帶上了，才道：「爹，大師兄又在濫殺無辜了。」

伊巴達面有怒色，道：「那畜牲又在濫殺那些無辜的漢人？」

伊花點了點頭，然後把一切情形向父親說了，說貝津如何打算暗算凌飛越，但事前經自己通風報訊，凌飛越漏夜離開，貝津撲了個空，因此在客棧屠殺漢人的事都一一說了。

伊巴達聽後，怒得面容也扭曲了，「這畜牲，若果我早知他爲人如此，就不該收他爲徒弟。」

伊花道：「爹，你倒不如把他殺了吧，免他再殘殺漢人。」

伊巴達嘆了口氣，道：「皇上對此畜

牲極之看重，若果爹把他殺了，皇上知道怎辦？」

「難道你忍心看着無數無辜者死在他手上？」

伊巴達當然想把貝津除掉，但他顧慮到還有家人留在盛京（瀋陽市，滿清的首都）若然把貝津殺掉，事情若果不保的話，到時勢必傳到皇太極耳中，那時家人不但性命不保，而自己也不能回國，要長期在中原過其流亡生涯了。

伊巴達其實並不嗜殺，而且爲人光明磊落，由於他武功高强，所以成爲滿洲第一勇士，皇太極恐怕中原武林人物團結起來對抗清兵，因而下令他帶着十大弟子前來中原挑戰各方武林人物，希望把那些武林人物逐一殺掉，以瓦解這份力量，他知道，若果帶着衆弟子前來的話，以衆人的兇悍，必定造成漢人不少人命的損傷，但君命難違，才帶領弟子前來中原。

來到中原不久，各弟子分散在各處，並擺下擂台向各方武林人物挑戰，但不久，消息傳來，除了貝津武功較高外，其餘九名弟子都在不同地方被羣情洶湧的漢人所殺，而每一名弟子之中，每人都是他悉心教導出來的，他們的被殺，當然令他傷心難禁，但見了貝津的陰險毒辣，就更痛心疾首了。

他聽了女兒之言，一時也難以委決，只是滿面無奈的道：「伊花，現在時間不早了，妳還是先回房睡覺吧。」

伊花也明白到父親不是不想殺掉貝津，只是顧慮盛京的家人性命安全，因而下不了手，也無話可說了。

伊花對貝津也是滿腔憤怒，也再不多說，別了父親，正要回鄰房就寢，但此時，貝津和師弟們也自外回到客棧，她向貝津作了個卑屑的眼神，冷哼一聲，便開了自己房門行了進去，然後把門關上了。

貝津望着她的房門，咬牙道：「他媽的臭婊子，總有一天，老子要把妳先姦後殺。」

伊巴達在房內聽了脚步聲，知道貝津回來了，便行了出來，以憤怒的目光盯着貝津道：「這麼夜了，你們去了什麼地方？」

貝津爲人雖然兇殘，但對師父伊巴達倒還有點尊敬，見師父面有怒意，便道：「我和師弟們睡不着，所以到處逛逛吧了。」

伊巴達得到女兒報告後，已知事情不會如此簡單，他站在房外的走廊，恐怕驚醒其他住客，便把貝津四人叫進房內。

衆人進入房後，杜哲把門關上，伊巴達正想向貝津來個問罪之師，但狡猾的貝津見師父神色不對，連忙搶先說道：「師父，我剛才和師弟們在街上閒逛的時候，無意中碰上了凌飛越。」

伊巴達道：「後來怎樣？」

貝津道：「師父，你也應該聽說過，凌飛越是『混元魔頭』楚十三的徒弟，二十年前，你與楚十三大戰一場，致令楚十三身受重傷，今番楚十三顯然要派凌飛越前來找你報仇來了。」

伊巴達想起二十年前與楚十三一戰，當時兩敗俱傷，但此後楚十三便絕跡江湖，自凌飛越出現後，江湖上衆說紛云，說楚十三那役後因傷不能找伊巴達報仇，所以收了凌飛越爲徒，授以武功後才找伊巴達報仇。

他聽了貝津的說話後，倒有點信以爲眞。

貝津情知伊花一定會在師父面前數說自己的不是，於是靈機一觸，想出一個借刀殺人的方法，在師父面前大造謠言，繼續說道：「我們剛才見了凌飛越時，你知他說什麼？」

伊巴達目光一閃，道：「他說什麼？」

「凌飛越說，伊巴達是滿洲族的一條狗，根本不是人，有種的就站出來跟我拚過高低，莫做縮頭烏龜。」

伊巴達信以爲眞，怒道：「他眞的這樣說？」

「爲什麼不眞？」

「他還說了什麼？」

「他見了我們後，對我們說，本來要殺了我們四師兄弟，但是我們沒有資格給他殺，要留下我們的狗命回來向你報導，然後叫伊巴達那賤狗出來與他一比高下，還說，不殺賤狗伊巴達，誓不爲人，還說，要把賤狗伊巴達打至跪地求饒。」

伊巴達聽了，那知是計？怒得面容也扭曲了，說道：「那狂妄小子在那裡？我倒要看看他有多少份量？」

貝津道：「我知他在什麼地方，師父要找他，弟子可以帶你去。」

伊巴達咬牙切齒，道：「好，你立刻帶封信給他，我要約他出來跟他堂堂正正的比個高下。」說完，在房中拿出文房四寶，然後寫了一封信，信中內容寫道：

「素聞凌少俠武藝超羣，若然賞面，明天午時，清溪河畔，以武會友，伊巴達敬約。」

把信寫完後，交給杜哲，道：「你懂漢語，馬上把信送給他吧。」

杜哲接了信後，面上發出爲難神色，因爲他根本不知道凌飛越在何處，如何把信送給他？

狡猾的貝津見了，忙說：「師弟，你馬上把信送出去吧。」隨即把他拉出房外，然後回頭對伊巴達道：「師父，你安心就寢吧，師弟準會把信送給凌飛越的。」

伊巴達以鄭重的語氣對貝津道：「貝津，杜哲此行是送信，不是打架，你最好早點睡覺，知道嗎？」

貝津道：「知道了師父。」便把門關上了。

杜哲被貝津拉進另一房間後，說道：「大師兄，你這一着借刀殺人的確不錯，但我們去那裏找凌飛越？」

貝津奸詐一笑，道：「要找他們有何難？」

杜哲道：「你教我如何找他？」

貝津道：「凌飛越那臭小子得到伊花報訊後，一定不敢留在平安鎮上，照我估計，凌飛越已離開了平安鎮。」

「既然他已離開平安鎮，豈非更加難找到他？」

「你似乎忘了，他們離去時，已是深夜，根本無可能住在其他客棧，所以他們一定在附近郊野扎營渡宿，只要我們在出鎮的一條路追上去，就肯定可以見到他們的營帳了。」

杜哲恍然道：「大師兄果然聰明。」

貝津得意一笑道：「你現在就和滿貴騎馬追上去吧。」

杜哲與滿貴正要離開，貝津又說道：「你把師父寫的一封信讀給我聽吧。」

杜哲把信從信封抽出來，向貝津讀了一遍，貝津聽了，眉頭一皺道：「師父怎地寫得如此客氣？」

滿貴道：「師父爲人向來着重光明磊落，就是對敵人也會客氣一番的，這有什麼稀奇？」

貝津道：「凌飛越看了那封信，若果他怕了師父不敢應戰的話，我們豈非白費了心機？」

杜哲道：「師父武功高强，凌飛越可能眞會怕了師父也說不定的。」

貝津狡猾一笑道：「凌飛越，我就不怕你不來。」

杜哲道：「你有辦法令他與師父大打出手？」

貝津得意一笑道：「當然。」

「什麼辦法？」

「我們只要把此信的內容改他一改，內容以激將法寫成，凌飛越就非來不可了，只要他碰上了師父，他還會不死嗎？」

杜哲不禁讚道：「果然好計。」

於是貝津便又拿出文房四寶，交與懂漢文的杜哲，然後貝津每說一句，杜哲就寫一句，待這信寫完了，內容變爲：「凌飛越臭小子，縮頭烏龜，你們漢人全都是狗，根本不是人，你自認武功高强，若果有種的話，明天午時，清溪河畔，就與我決一死戰，若果你這縮頭烏龜不敢應戰的話，我就會把平安鎮的三萬人口全部殺光，今晚平安客棧的一百二十條人命就是榜樣。滿洲第一勇士伊巴達約戰書。」

這封信的內容，經貝津一修改之下，除了時間地點不變外，其餘的都被改了個面目全非，貝津當然很滿意自己的傑作，他把那信封放進原有的信封內，把伊巴達寫的那一封搓成一團，隨手便掉在地上，然後命令懂漢語的杜哲與滿貴星夜趕出鎮外。

* * *

貝津沒有估計錯誤，凌飛越等人離開平安鎮後，由於時已深夜，衆人出了鎮後，便在鎮外的荒野扎起兩個營帳渡宿，打算明天一早才趕路。

當晚，由於恐怕遭到暗算，凌飛越命韋振雲與方振南輪流守營，以防萬一。

此際，正值方振南在營外把守着，他爲了顧全大局，所以精神甚是旺盛，雙炯炯眼光不停來回向四週掃射，且毫不放鬆。

就在此時，在黑夜中，忽見有兩乘人馬向着營帳處快步奔了過來，他見了這個情形，雖然不知來者是誰，更不知來者是否衝着自己一行人而來，但已顯得有點緊張，連忙把帳內衆人喚醒，加以戒備。

兩個營帳內一共六人聽了方振南報告，各人都睡意全消，人人神情都顯得有點緊張，猜想來者可能是貝津，於是連忙拿起兵器走出帳外。

衆人行出營帳，向方振南指點方向望去，果見有兩乘人馬馳了過來，待接近營帳時，兩匹馬忽然停了下來，騎者則相繼下了馬，而且向着衆人慢慢行來。

在黑夜中，凌飛越看見來人手上無兵器，對衆人道：「大家別衝動，先弄清楚對方是何方神聖再說。」

此時，那兩人在衆人面前約莫五丈處停了下來，其中一人忽然開口道：「請問凌飛越凌少俠在不在？」

凌飛越見對方點名要找自己，但聽語氣並無惡意，便離遠拱手道：「在下是凌飛越，尊駕是誰？」

對方道：「在下名叫杜哲，是滿洲第一勇士伊巴達弟子，奉師父之命，有一封函件要交給凌少俠。」

衆人聽對方自稱是伊巴達的弟子，都相[illegible]愕，凌飛越對衆人道：「他們是找我來的。」便向二人走了過去。

裘雪恨道：「小心，韃子詭計多端，別中了暗算。」

凌飛越道：「我自有主張。」便向杜哲行前。

杜哲與滿貴見他行了過來，擺出一副毫無敵意的姿態，好讓他放心。

凌飛越行到二人跟前，向二人上下打量了一番，才說道：「尊駕找在下何事？」

杜哲把那封信拿了出來，遞到凌飛越面前，說道：「這是家師給凌少俠的一封重要函件，凌少俠就收了吧。」

凌飛越心下奇怪，伊巴達何以會給自己一封信？心中雖奇，但也把信接了。

杜哲與滿貴把信交到凌飛越手中後，已算完成任務，理應離開了，但他們想知道凌飛越看了那信後會有什麼反應，便慫恿他把信拆開，而且杜哲還在懷中取出火摺子，點亮了一個小火把，伸到凌飛越面前，道：「凌少俠，這信重要得很，你最好馬上看一看。」

凌飛越也起了好奇心，也想知道信中寫的是什麼，他不怕二人會在自己面前要什麼花樣，便安心的把信拆開，在火把光芒照耀下，把信看了一遍，只把他看得目皆皆裂，咬牙切齒，看到信上說伊巴達已在平安客棧殺了一百廿條人命，頸上青筋立時暴現出來。

杜哲與滿貴見了凌飛越怒到了極點的神情，心中甚樂，弄熄了火把，說道：「凌少俠幸勿失約。」說完，雙雙騎上馬背，便向來時的方向走了。

由於深夜時份，到處一片死寂，所以凌飛越與杜哲的對話都被裘雪恨等人全部聽到了，待杜哲二人離開後，裘雪恨，龍振天等人才向凌飛越行前。

裘雪恨見了凌飛越的古怪神情，奇道：「凌大哥，伊巴達寫了一封什麼信給你？」

凌飛越收到伊巴達的戰書，知道若然向衆人言明，衆人可能不讚成他向伊巴達應戰，若然應戰，衆人更會對自己萬分担心，尤其是裘雪恨，就肯定會阻止自己與伊巴達決鬥，但想起伊巴達濫殺無辜同胞，心中憤怒到了頂點，爲了避免衆人對自己担心，因此決定不向衆人公開信中內容，當下把那信納入懷中，敷衍的道：「沒有什麼，這只是一封普通信而已，大家還是睡覺吧。」

裘雪恨等人聽了他敷衍的語氣，當然知道事情絕不會如此簡單，見他神秘兮兮

的把信收入懷中，更覺事情有點不對，但見他似乎有意隱瞞眞相，大家都很知情識趣的，不再追問下去，只好各自回到營帳睡覺去了。

* * *

次天一早，凌飛越等人都相繼醒了過來，衆人圍在一起進食乾糧，凌飛越心中一直記掛今天一戰，情知自己不是伊巴達對手，但爲了平安鎭上三萬人口，也爲了民族大義，因此決定豁出性命去應伊巴達之約戰。

一邊進食，一邊保持沉默，還在極力掩飾面上的不自然神態，但可惜，無論他如何掩飾，他面上不安的神態都逃不過衆人雪亮的眼睛，衆人都覺得，他心中必定隱瞞着一件秘密，雖然如此，但始終都沒有人開口過問半句。

衆人吃完了乾糧，方振南與韋振雲正想折除營帳預備上路，凌飛越見了，忽然道：「不要折營帳。」

衆人一愕，都面面相覷起來，更加感到事情的不對勁，龍巧珠終於忍不住道：「爲什麼？」

凌飛越避開衆人的眼光，道：「我們在這裡住多一晚吧。」

各人聽了，都沉默起來。

凌飛越又道：「我現在有點事要到鎭上走一趟，你們在這裡等我吧。」

裘雪恨行到他面前，幽怨的望着他，道：「你接了伊巴達的信後就變成這個樣子，到底那是一封什麼信？」

凌飛越以逃避的語氣道：「別問這許多了，你們在這裡等我吧。」說完便頭也不回的朝鎭上而去。

衆人滿眼詫異的目送他而行，但覺事情透着連串的古怪。

凌飛越行了不遠，忽然想起伊巴達武功達至登峯造極境界，今天一戰，也不知是否還有性命回來與衆人相見，想到此處，忽然回轉身來，向衆人高聲說道：「若果到傍晚時份仍不見我回來的話，你們先回五行山去吧，不要等我了。」

龍巧珠聞說，追前幾步，急道：「你不回來，誰人帶我大哥去療毒？」

凌飛越猛然想起，心頭不禁一震，心想：「不錯，若果我死了的話，誰人帶龍兄去找師父療毒？」心中正難以委决，但最後還是明白到，只要赴伊巴達的約，就算自己被伊巴達殺了，伊巴達也就不會殘殺鎭上人民了，想到以自己和龍振天兩條命可以換取鎭上三萬人命，這一仗就是非打不可了。

他想通此一節，雖然情知自己不是伊巴達對手，再也不理許多，便下定決心的向鎭上而去。

* * *

凌飛越來到平安鎭上，想起伊巴達信中聲稱昨夜在平安客棧殺了百多人，爲了查明是否伊巴達在恐嚇自己，便首先向平安客棧而去。

當他來到客棧時，只見客棧門前圍着不少人，仿似在看熱鬧一樣，而且有不少捕快在維持秩序，他心知不妙，便向人堆處行去，再向前一望，果見客棧門前排列了百多具屍體，這百多具屍體之所以還未被搬走，是爲了方便辦案捕快們工作，

凌飛越見了這百多具屍體，心下戚然，更知道伊巴達的信中內容不假，登時把他怒得五臟俱裂，怒得雙拳緊握，牙齦恨得「格格」作响，恨不得立時把伊巴達碎屍萬段，以替死者報仇。

他再也不忍心看下去，更恐怕自己把持不定而瘋狂起來，連忙回頭便走，然後向街上行人問明清溪河所在，便緊握雙手的逕自向清溪河而去。

* * *

伊巴達並沒有帶兵器在身，接近午時，便獨個兒向清溪河而去，貝津四師兄弟把師父送離客棧後，貝津奸詐一笑，對三人道：「凌飛越已去了應師父之約，要殺龍振天等人就易如反掌了。」

滿貴也得意一笑道：「大師兄這一着不止是借刀殺人，還是調虎離山。」

杜哲接口道：「只要把凌飛越引開，龍振天和他的師兄弟們就死定了。」

四人不禁發出得意的笑聲，然後，四人各自在房中取了兵器，便離開了客棧，打算到凌飛越等人扎營處殺龍振天等人。

* * *

伊花獨個兒在房中，她不知父親到底要去什麼地方，正自納悶不已，便打開房門，想到處逛逛，當她行出房門時，剛巧碰上貝津等人從房中行了出來，而且除貝津外，其餘三人都手執一柄鬼頭刀，又見他們神色詭秘，已然知道他們心懷不軌，便向他們作了個輕視的眼神。

貝津見了她，惱恨她向凌飛越通風報訊，也還以一個惡毒的眼神。

四人離開房間，滿貴行在最後，脚下無意在房內踼中一團廢紙，這紙團也就自房中滾了出來，貝津等人並不發覺，便逕自離開了房間。

伊花見了那一團被滿貴踼出來的紙團，待四人走後，不經意的把紙團拾起。

這團廢紙，原來正是昨晚伊巴達寫信給凌飛越的約戰書，後來原文被貝津改了，貝津便把原來的這信箋搓成一團，然後隨手丟在地上，也是事有湊巧，這紙團竟被滿貴踼了出來，還落在伊花手上。

伊花拾起紙團，打開一看，原來這是父親給凌飛越的約戰書，不禁嚇了一跳，知道父親出外是爲了與凌飛越決鬥，更加明白到，這一仗並非「以武會友」如此簡單，因爲這其中涉及兩個敵對的民族，說不定鬥將下去，必有死傷，到時無論死的是誰，都肯定會令她傷心欲絕。

她下意識覺得要阻止這一場生死決鬥，她有能力嗎？她沒有想到，只知道要立刻趕去清溪河。

* * *

清溪河是一條長年都有清澈溪水的河流，河畔是一片草原。

盛夏時節，草原上一片生氣，雖然陽光猛烈，但南風吹送，置身其中，不但不感到炎熱，還給人有一種清爽涼快的感覺，加上四週景色怡人，所以這裡實在是一個好去處。

刻下河畔只有一個人，就是凌飛越。

凌飛越心裡可曾領略到河畔的可愛？當然不會，因爲他將面對一場生死決鬥，更深信自己必敗無疑，敗了就會死在伊巴達手上。

對一個面臨死亡的人來說，就是面對如何美麗的事物，都只有灰暗的感覺，但凌飛越並不感到河畔的境色灰暗，因爲他不是一個怕死的人。

他只感到附近的景色平平無奇，就因爲他心中只有生死決鬥一回事，根本對其餘事物已忘掉，所以才感到附近景色平平無奇。

他目光灼灼的盯着來路，心中只盼望伊巴達快點出現，再也不想勝敗一回事。

過了不久，伊巴達果然向河畔行了過來。

凌飛越見了伊巴達，心中並不感到緊張，只有驅之不散的仇恨，目光如炬的盯着他。

伊巴達在他面前約五丈處停下來，也以精光四射的雙眼望着他。

二人對望了一會，伊巴達忽然開口道：「你就是楚十三的徒弟？」

凌飛越面上肌肉一跳，眼光透出殺氣的道：「不錯！」

伊巴達面容甚是威嚴，看神情似是想給年紀輕輕的凌飛越來一個下馬威，說道：「你師父爲什麼不找我報仇？」

凌飛越眼光怨毒的道：「二十年前，恩師與你一戰，結果身受重傷，後來躲在深山以內力療傷，但卻走火入魔，內力走錯了岔道，因而一雙腿變成了殘廢。」

「他雙腿殘廢，不能找我報仇，因此收你爲徒，然後命你找我報仇？」

「他老人家確有此意。」

「所以你就找我報仇了？」

「我從來沒有想過要替師父報仇。」

「哦？」

「因爲縱使他與任何人有任何仇恨，只是上一代的恩怨，我們做後輩的，根本不知當年誰是誰非，若果盲目報仇，豈非很無知？」

伊巴達聽他說了，感到有點詫異，說道：「既然如此，你何以找我？又爲何不斷在侮辱我？還侮辱我們滿洲全族人民？」

凌飛越不明他話中另有所指，强烈的仇恨驅使下，沉着面道：「滿洲韃子連年侵略我中原土地，殘殺我同胞，今天我凌飛越無論如何要替我無數同胞報仇。」

伊巴達也不明他話中另有所指，只道他恨滿洲人侵略中原，在民族大義下說出這些說話，他今天與凌飛越一戰，根本就撇開了民族意識，只是想教訓一下他的狂妄自大，聽凌飛越說了，正色道：「廢話少說，今天我就要看看楚十三的徒弟有多少份量。」

凌飛越道：「在動手之前，我有一個要求。」

「說吧！」

「今天一戰，我算是把一條性命送了給你，但你要答應我，從今天起，你別再殘害我國同胞。」

凌飛越的話，有點向敵人低頭的味道，但爲了無數無辜同胞着想，向敵人低頭又算是什麼一回事？

伊巴達聽了，還以爲他誤會自己縱容貝津濫殺漢人，嘴嚼一下他話中之意，又再仔細看清他的容貌，忽然感到凌飛越並非如貝津所說的欺人太甚之輩，此時猛然想起貝津爲人，覺得今天可能只是一場誤會，這其中極有可能是貝津在挑撥離間，來一着借刀殺人也未可料。

此時，凌飛越咬緊牙齦，慢慢向伊巴達行前，待行至伊巴達面前不遠處時停下來，朝伊巴達樣貌看個清楚，只覺伊巴達滿面威嚴，而且充滿正義，更似是一條光明磊落的好漢，說什麼也不似一個濫殺無反抗能力的人。

凌飛越覺得，單從外表看，伊巴達確給人有一種敬佩的感覺，但這一種感覺甫一湧現，想起他是民族大敵，登時被强烈的仇恨掩蓋住。

伊巴達也感到凌飛越是一個頂天立地的漢子，絕不似如貝津所形容一般。

二人站在對方面前，相距約莫一丈的互相對望着。

伊巴達眼光中對凌飛越充滿難以解釋的好感。

凌飛越眼光中却滿是仇恨。

雙方對望了一會，凌飛越忽然拉起架式，正想向伊巴達進招，伊巴達知道他武功不凡，也嚴陣以待。

雙方手中都無兵器，凌飛越正想發動搶攻，忽然自遠方傳來一陣急速的叫聲：「爹，凌公子，你們不要打……」

二人一愕，隨即認得這是伊花的叫聲，向聲音傳來處望去，果見伊花正氣急敗壞的趕了過來。

凌飛越乍聞伊花叫了一聲「爹」，以奇怪的目光望着伊巴達，道：「伊花姑娘是你千金？」

伊巴達聽他直呼出女兒名字，奇道：「你認識伊花？」

凌飛越點點頭，接着又朝伊花望了過去。

伊巴達見他竟與女兒相識，神色忽然變得有點古怪。

伊花走到二人對立之間，見父親與凌飛越顯然未動過手，才放下了心頭之石。

伊巴達望着女兒，以詫異的目光道：「妳怎知我在這裏的？」

伊花拿出在地上拾起的一張信箋，交到父親面前，說道：「我看了你給凌公子的戰書，所以才知你在這裏。」

伊巴達心下奇怪，自己給凌飛越的戰書不是已交到凌飛越手上了嗎？怎麼會落在伊花手上的？當下疑團滿腹的從伊花手上接過那張滿是皺紋的信箋，拿來一看，果然正是自己親筆寫給凌飛越的戰書，更感詫異萬分起來，登時覺得事有蹊蹺，忙抬起頭望着凌飛越，語氣顯得有點不尋常的道：「凌少俠，我給你的戰書收到了沒有？」

凌飛越見他神情忽然變了，也感到莫名其妙，只好說道：「收到了。」說着在懷中取出那一封從杜哲手上收到的戰書。

伊巴達連忙走到他面前，從他手中取過那一封信，然後把信箋抽了出來，細看信中內容一遍，這封信那裏是自己給凌飛越的一封？立時明白這是貝津從中攪鬼，他更認得這信的筆跡明顯是杜哲所寫，這種情形，只把凡事都講求光明正大的伊巴達氣得頂上冒煙，面上呈現赤紅之色。

凌飛越見了他憤怒的表情，一時間也不明所以。

伊巴達把信看完後，對凌飛越道：「凌少俠，我幾乎中了貝津那畜牲的借刀殺人之計，幸好小女伊花及時趕到，否則我們這一戰必定有所損傷，也被那畜牲玩弄了仍懵然不知。」

凌飛越見他說話忽然客氣起來，奇道：「晚輩不明前輩之意。」

伊花搶着道：「凌公子，貝津一直想殺你，但又怕不是你對手，想暗算你又撲了個空，所以在爹面前造謠生事，爹信以爲眞，便下戰書約你決鬥，想借助爹把你殺了，而且還把戰書的內容改了。」

凌飛越知道伊花說話非假，更知道她是站在自己一邊的，這一點，從昨晚她向自己通風報訊，才逃過貝津的暗算就足可以証明，同時更明白到貝津爲人陰險兇殘，貝津從中生事絕有可能，因此他聽了伊花的話後，登時對伊巴達去了敵意。

伊巴達好似恐怕凌飛越不相信一般，便把兩封眞假戰書交到他面前說道：「凌少俠，你把這兩封信看了自然明白了。」

凌飛越把兩封信拿在手中，把原本伊巴達所寫的戰書看過後，才猛然發覺，自己所收到的一封，筆跡與信封上的截然不同，登時明白到，貝津把信改後，用回原來的信封，而信封上的筆跡才是伊巴達的親筆，也深信此信是貝津偽造的了。

凌飛越把伊巴達的原信看完後，說道：「我明白了，前輩寫給晚輩的約戰書內容太溫和，貝津恐怕晚輩不敢應戰，因而把內容改以激將法寫成，說眞的，晚輩若果收到前輩的原信，晚輩是絕對不會來應戰的，但收了貝津所改的一封後，晚輩就非來不可了，只要晚輩前來應戰，前輩要殺晚輩根本易如反掌，這樣一來，貝津就詭計得呈了。」

伊巴達憤恨得咬牙切齒，怒道：「這個畜牲，昨晚在平安客棧殺了百多人，還嫁禍於我，實在大逆不道，我今天非要把他殺了不可。」

凌飛越也咬牙道：「我也要爲無數同胞報此大仇！他以百毒魔掌傷了我的朋友，我更要替他報一掌之仇。」

伊巴達微微一驚，道：「他以硃砂神掌傷了你的朋友？」

凌飛越此時才知道，原來中原武林人物所稱的「百毒魔掌」原名叫「硃砂神掌」，聽伊巴達一問，說道：「不錯！」

伊巴達急道：「你的朋友現在怎樣？」

凌飛越道：「他現在沒事，不過隨時有復發的可能。」

伊巴達長長嘆了口氣，道：「這畜牲，我千叮萬囑，叫他別胡亂使用硃砂神掌，他竟然不聽。」

凌飛越看得出伊巴達爲了貝津而感到痛心疾首。

伊巴達又道：「凌少俠放心，你朋友中了硃砂神掌，我可以救他。」

凌飛越喜道：「眞的？」

伊巴達道：「所謂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硃砂神掌可以殺人，同樣可以救人，既然你朋友爲硃砂神掌所傷，我當然有辦法救他了。」

凌飛越此時什麼憂慮也去了，忙道：「前輩既然肯出手相救，眞的太好了。」

「凌少俠的朋友雖爲貝津所傷，但貝津的武功是我教的，我實在感到有點慚愧，所以這個責任我一定要負的。」

「前輩深明大義。」

「別多說了，我們一起去找你的朋友吧。」

* * *

且說凌飛越離開龍振天及裘雪恨等人後，營帳處只餘下五人，龍振天等人見凌飛越顯得神秘兮兮的，又見他收了伊巴達的信，眾人不知伊巴達給凌飛越的是一封什麼信？感到以伊巴達的身份，而竟然與凌飛越通信，這事絕非尋常，待凌飛越去後，眾人不禁對此事議論紛紛起來，韋振雲說道：「昨晚伊巴達的徒弟說那封信很重要，這會不會是凌飛越與伊巴達之間有密約？」

眾人內心都是這樣想，只是無人開口提出，經韋振雲一說之下，話題便展開了，方振南接口道：「伊巴達是滿洲第一勇士，凌飛越一直對自己身份保持秘密，我也懷疑他與伊巴達之間有不尋常的關係，說不定這信涉及國家大事，凌飛越勾結滿洲人，做出對國家民族不利之事。」

龍振天也道：「方師弟是說凌飛越在出賣國家？」

方韋二人同時道：「這事極有可能。」

龍巧珠忽然叫道：「凌飛越太卑鄙了。」

裘雪恨對此事起了極大疑心，聽其餘人說了，更感此事大大不妙，她越想越可怕，甚至連話也說不出來。

方振南又說道：「他昨晚接了依巴達的信後，今天一早就去平安鎮，若果我沒有估計錯誤，他一定是去赴依巴達的約，向依巴達提供情報，實行賣國求榮，那時百姓就更慘了。」

裘雪恨一驚，忙道：「我現在就到鎮上去碰碰他，看他是不是約了依巴達。」

龍振天點頭道：「這樣也好，但妳要小心行藏，要暗中打聽，別打草驚蛇。」

裘雪恨道：「我馬上就去，你們在這裡等我消息吧。」說着行近馬匹，然後上了馬，便朝平安鎮而去。

* * *

裘雪恨離開營帳不久，此時忽然有四乘人馬向營帳處馳了過來。

龍振天見了這些人馬，先是不以爲意，但過了一會，發覺這四乘人馬卻是一直向營帳處奔了過來，心中微感到奇怪，待四乘人馬接近時，向前一望，登時面上變色，原來這四乘人馬當中，爲首一人竟是貝津。

龍振天見了，知道不妙，忙叫其餘人拿出兵器戒備着。

貝津四師兄弟來到四人面前不遠處勒停了馬匹，然後四人跳下馬來，惡毒的瞪着龍振天四人。

龍振天知道貝津此行來意不善，把手中長劍握得緊緊的，說道：「你們想怎樣？」

貝津發出一陣得意的怪笑聲，然後向身旁的杜哲道：「你告訴他們，說我們此行是凌飛越指使來殺他們的。」

杜哲詭秘一笑，便把貝津的說話向龍振天以漢語說了。

龍振天等人一聽，驚叫一聲，龍巧珠

破口叫道：「凌飛越這卑鄙的傢伙果然出賣了我們。」

貝津目不轉睛的盯着龍巧珠，咀角唾沫也流下來了，忽然對杜哲道：「留下那妞兒，讓我享受一下。」

杜哲曖昧一笑，點了點頭。

貝津面色一沉，叫道：「殺！」其餘三人便向龍振天等人衝殺上去。

龍振天早已恨透韃子，見他們衝前，也叫聲「殺」，其餘三人便迎向貝津的三名師弟，龍振天則向貝津衝了過去。

剎那間，兩方人馬便喊殺連天的廝殺起來。

貝津知道龍振天中了百毒魔掌後餘毒未清，不能動眞元，所以也不拿兵器，便掄着雙掌的迎了上去。

龍振天與貝津鬥了不久，震動了眞氣，百毒魔掌餘毒登時在體內發作，只覺全身熱力翻騰，甚是難受，再鬥一會已喪失戰鬥力，貝津尋得空隙，便在他胸前連擊三掌，登時把他打至口噴鮮血的飛出丈外，四腳朝天的倒在地上。

貝津見他倒地，再向前一撲，又在他胸前加上一掌，龍振天連中四掌，登時狂叫一聲死去。

貝津殺了龍振天後，顯得份外開心，回頭望向另一方，只見方振南、韋振雲及龍巧珠仍在頑鬥，他望着龍巧珠，忽然面露詭秘笑容，接着向龍巧珠欺身而前，口中向纏着龍巧珠的滿貴道：「你對付其餘兩人，這妞兒留給我。」

滿貴說聲「好」，便向着兩名師兄弟方向走去，改爲三人對付方、韋二人。

龍巧珠那裡是貝津對手？打了一會，又被貝津點了身上穴道，接着動也不動的站立着，她動彈不得，憤恨得面容也扭曲了，怒叫道：「臭番子，你殺了我吧！」

貝津的咀角已流下唾沫，走上前把她一抱入懷，在她面上親了幾下，接着把她身上衣服全都脫了下來。

龍巧珠不能動彈，被貝津脫得一絲不掛，這種感受，端的比死還要痛苦，當下只有呼天搶地的份兒。

方振南與韋振雲見大師兄遭貝津所殺，今番又見師妹受着前所未有的侮辱，眞有痛不欲生之感，澎湃的仇恨驅使下，令二人生出非殺此可惡的韃子不可之心，但可惜二人根本不是貝津師弟的對手。

貝津見師弟們已穩操勝劵，忽然叫道：「先別殺他們，我要在他們面前強姦那妞兒。」

三師兄弟聽了，齊叫聲「好」，便想着把二人擒了下來。

打了一會，方、韋二人根本不敵三人，雙雙被刀架在頸上擒了下來。

貝津見師弟們制住了方、韋二人，又發出一陣怪笑，然後飛快把身上的衣服脫下，再把龍巧珠作大字型的放在地上，接着便伏在龍巧珠身上，大肆蹂躪起來。

可憐龍巧珠在毫無反抗能力之下，遭遇到比死一百次還要痛苦的折磨。

方、韋二人目睹貝津在強姦師妹，目眥皆裂，五臟俱焚，二人不理會頸上利刀，便要向貝津撲前，但他們一動手，貝津三名師弟的三把刀立時向他們一劈，刀鋒過處，兩顆人頭登時自頸上飛脫下來，就這樣，方、韋二人就身首異處的死在貝津師弟手上。

杜哲看着三具屍體，狠狠的道：「你們隨心鬥殺了我們四師弟，今天就要你們償命。」

貝津在一邊飽嘗獸慾，其餘三人看得怦然心動，恨不得能分一杯羹。

不久，貝津把龍巧珠摧殘完畢後，離開了龍巧珠本來玉潔冰清的軀體，站起身來，說聲「痛快」，便向三人道：「現在輪到你們了。」

杜哲聞言，連忙丟下手中鬼頭刀，也飛快的脫去身上的衣服，便向龍巧珠撲去。

就這樣，龍巧珠便被貝津四師兄弟輪流人肆摧殘，可憐的她叫天不應，叫地不聞，身心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嚴重創傷。

* * *

裘雪恨爲了要到平安鎮找凌飛越下落，這一去，也可說逃過了大難，否則不難會遭到如龍巧珠的遭遇。

她來到鎮上後，正在猶豫，不知到何處找凌飛越，拉着馬兒在街上漫無目的的踱着步，但行了一會，在人來人往的街道上，忽然看見凌飛越正迎面而來，在他身旁的，還有昨晚見過的伊花，登時醋味大作，再看個清楚，身旁不但有伊花，還有另一個五十歲左右的中年人，這人看樣子並不似漢人，而是與傳說中的伊巴達甚是相似，這時也就不得不相信他果然到鎮上應伊巴達之約了。

她見了這個情形，恐怕被凌飛越發覺，連忙以馬身把自己掩護着，然後站在一旁等他們在自己身旁行過。

凌飛越與伊巴達父女當然不知道裘雪恨躲在暗處，只一邊前行一邊交談着。

裘雪恨見他們一路行來，一路交談，而且談得甚是投契，心中已認定凌飛越是出賣國家的無恥漢奸，又見伊花一路行走間，不時以含情脈脈的一雙眼在望着凌飛越，當眞又憤恨又心酸，若不是顧慮自己不是他們的對手，早就衝前把他們殺了。

過了一會，凌飛越已行到裘雪恨身邊，她連忙以高大的馬匹阻擋住他們視綫，然後暗中從後跟着，此時聽伊巴達說道：「凌少俠，你把他們千里迢迢的從石家莊帶去四川，也眞難爲你了。」

凌飛越則道：「幸好在此遇上你，否則晚輩也就枉費了不少路程。」

伊花柔情的道：「凌公子，現在爹出手幫你，事後你用什麼來報答爹？」

裘雪恨聽了，越覺事情不對勁，繼續跟了上去，只聽伊巴達笑道：「我和凌少俠已是朋友了，這舉手之勞又說什麼報答？」

伊花道：「我只是跟凌公子開玩笑而已。」

伊巴達道：「我們取了馬匹就趕去找他們吧。」

凌飛越道：「對，事不宜遲，我恐怕時間一長了會不利。」

裘雪恨聽到這裡，登時全身涼了下來，呆呆的站着：「他們要去找誰？從石家莊去四川的？不是我和龍師兄他們嗎？難道這卑鄙小人想對我們不利？」

想到這裡，就更感可怕，又喃喃的道

：「他要殺我和龍師兄一行人，不，我要立刻趕回去，叫大夥兒速速離去，免遭了這小人毒手。」連忙騎上馬背，掉轉馬頭，便飛快的趕回營帳處。

顛倒是非　禍害迭生

裘雪恨那裡知道凌飛越與伊巴達父女所談的，就是要替龍振天驅除體內餘毒？杯弓蛇影之下，就把這個誤會弄至比天還要大了。

她騎着馬一口氣的向營帳處馳去，心中只是想着叫衆人盡快離開，免遭毒手。

一路奔馳下，不久已奔近營帳處，離遠望去，眼底下只見數人都躺在地上，登時大吃一驚，嬌喝一聲，把馬兒催得更快，待來到營帳旁時，向地上一望，頓時晴天起了個巨大霹靂，只見龍振天口中滿是鮮血的躺在地上，一動也不動的，看面色已明顯死去，韋振雲與方振南則身首異處，龍巧珠則身體蜷曲着，一絲不掛的倒在地上。

她見了此等情景，不其然哇叫一聲，便跳下馬來，口中狂叫着：「龍師兄……」

這一聲叫聲，充滿淒慘味道，叫聲過後，龍巧珠忽然微動身子，轉過身來，面容悲慘的望着她。

原來龍巧珠還未死。

裘雪恨見她未死，淌着滿面淚水叫聲：「龍師妹！」便快步走了過去。

她來到龍巧珠身旁，赫然發覺龍巧珠下陰流出大量鮮血，已然明白發生何事，目睹師兄們死狀奇慘無比，又見師妹慘遭摧殘，只把她傷心、悲憤得呼天搶地起來，接着把龍巧珠抱着，語聲悽楚的道：「龍師妹，這是什麼一回事？」

龍巧珠撲向她懷中，悲嚎的大哭了一會，才咬牙道：「凌飛越那卑鄙傢伙命令貝津殺了大哥、方師兄和韋師兄，貝津一行四個還把我……把我……」說到這裡，已然說不下去。

裘雪恨全身都震了起來，雙眼發紅，頸上青筋賁起，悲憤之下令她神情變得十分可怖，她銀牙咬碎，狠狠的道：「凌飛越，你這個出賣國家，殘殺同胞的惡賊，天地所不能容，我要向全天下人揭發你的惡行。」

龍巧珠遭到如此不幸的事，以她一個本來玉潔冰清的少女來說，遭到此事後，那還有活下去的勇氣？她哭得甚是淒切，道：「裘師姐，我要對妳說的話都說了，我也不想活下去。」說完，飛快的拔出裘雪恨放在地上的長劍，然後一劍朝自己的心窩猛力插下，悶叫一聲，身子一軟，便倒在裘雪恨懷中死去。

裘雪恨見她一劍向自己插下，大吃一驚，已然來不及阻止，只有眼巴巴的看着她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裘雪恨傷心過度，只覺眼前一黑，身子搖晃了幾下，幾乎暈了過去。

這些情形，她只希望自己在作着一場惡夢，可是事實告訴她，這不是一場夢，這是活生生呈現在眼前的事實。

她萎頓的坐在地上，悲憤之下令她心力交瘁，五臟六腑有如被利刀宰割一樣痛苦。

此時她猛然想起，凌飛越與伊巴達即將趕到，只要他們一到，自己性命堪虞，忽然咬着牙齦，喃喃的道：「幸好皇天有眼，留下我一條性命，若果我也遭到毒手的話，這世上就無人知道凌飛越的惡行了，我要立刻離開，向全天下人揭發這卑鄙小人的惡行。」說到這裡便含淚替龍巧珠穿上衣服，免得她死後仍光着身子，然後，爲了能及時離開，也不理會衆人暴屍荒野，便騎馬離開了。

＊　＊　＊

且說凌飛越與伊巴達在鎮上取過馬匹後，便逕自向荒野而去。

當兩人來到營帳處時，赫然發現四人已死去，而且都死狀恐怖，凌飛越見了這個情形，登時全身冰冷起來，人也當場楞住了。

伊巴達見狀，也爲之愕然不已，望着凌飛越道：「他們就是你的朋友？」

凌飛越恨得咬牙切齒，雙拳握得「咯咯」作響，全身也顫抖起來，他眼光充滿恐憤怒的道：「貝津，一定是貝津的所爲，他趁着我應前輩的約，因而把他們全都殺了。」

伊巴達也立時明白過來，貝津擅改戰書，不單止想借刀殺人，還來一着調虎離山之計，只要把凌飛越調開，要殺他們就不難了，他也恨得面色赤紅，狠狠的道：「這畜牲果然兇殘得很。」

凌飛越看着方韋二人身首異處，龍巧珠衣衫不整，下體明顯流出大量鮮血，顯然死前遭到强暴，忽然對着曠野狂吼着：「貝津，我不把你碎屍萬段，誓不爲人……」這一聲叫得聲嘶力竭，就好似受了傷的猛獸在狂吼怒叫一般，叫聲過後，眼眶不禁流下滴滴眼淚。

伊巴達出了這個弟子，何嘗不是痛心疾首？他忽然覺得，單憑現場看，根本難以証實這是否貝津所爲，他看見四具屍體中，方韋二人身首異處，龍巧珠胸前明顯也遭受過利器所傷，只有一個龍振天無表面傷痕，爲了求証是否貝津所爲，便行到龍振天屍旁，把龍振天上衣打開，赫然發現龍振天胸前有四個黑色手印，這不正是硃砂神掌造成的嗎？他見了這個情形，赤紅着雙眼，回頭對凌飛越道：「果然是那畜牲所幹的。」

凌飛越抹去眼眶淚水，緊握着雙拳的道：「我現在就去找貝津報仇。」

伊巴達也道：「好，我們馬上去找他，一定要把他碎屍萬段。」

凌飛越滿腔悲憤的躍上馬背，正想離開，但忽然想起裘雪恨，驚叫一聲，向四周一望，但並不發覺裘雪恨影踪，向四周呼叫了一遍，仍無半點回應，心中猜想她亦已遭到了毒手，她去了什麼地方？若果她已被貝津殺了的話，屍體又在何處？他不知道，只知道她一定已凶多吉少了。

＊　＊　＊

凌飛越與伊巴達回到平安鎮，爲了找貝津，便先到安慶客棧。

二人來到各人入住的房間，卻不見貝津等人踪影，再向伊花房間而去。

伊巴達在女兒房間門前拍了拍門，但卻無人回應，只道她尚未回來，正想回房等貝津回來，卻發覺伊花房門並未鎖上，

不其然把門向內一推，當房門一打開，房中情形看得清楚，伊巴達向內一看，登時呆住了，全身也由脚下升起一股冰凉之意，凌飛越也呆住了。

原來伊花正全身赤裸的躺在床上，下體也流出大量鮮血，胸前插着一柄匕首。

伊巴達有如五雷轟頂，忙向女兒一個箭步衝前，抱起女兒就痛哭起來，接着他脫下上衣，蓋在女兒身上，再把那一柄匕首從女兒身上抽了出來。

他看着這柄匕首，認得是貝津專用的飛刀，登時五臟俱裂起來。

凌飛越知道貝津與伊巴達的關係，並沒有猜想到這也是貝津所爲，只以爲這是漢人太痛恨滿洲人而做出這些事，他行到伊巴達身旁，正想說話，忽然發覺案頭上放有一張信箋，這信上的文字凌飛越並不認識，但依稀認得這是滿洲文字，便把信箋拿起，交到伊巴達手上，伊巴達傷心欲絕的接過該信，一邊看，一邊淌淚，也看得咬牙切齒，待把信看完後，怒得把信揑得緊緊的。

凌飛越見了，過了一會才道：「這是誰寫的，內容說什麼？」

伊巴達顯然又痛心又悲憤，已泣不成聲，過了一會，才道：「這是貝津的所爲。」

凌飛越一愣道：「伊花是他師妹，他竟然……」

伊巴達愛女遭姦殺，當眞痛不欲生，震着身子的道：「貝津這畜牲，從伊花口中知道詭計被揭穿了，便先下手爲强，先把伊花姦殺，然後遠走高飛。」

凌飛越目露强烈仇恨，道：「這是他寫的？」

「不錯！」

「內容說什麼？」

「他在信中說，本來想借助我把你殺掉，但伊花回來對他說，他的詭計被我們識穿了，他和師弟們殺了你的朋友，恐怕我們不放過他，所以遠走高飛，在信中還直認伊花是他先姦後殺的，他還說，要回去盛京，向皇太極告發我勾結漢人，欲對國家不利……」

凌飛越對貝津實在恨到無以復加的地步，忙說：「前輩，我們馬上去找他，無論走到天涯海角，也要找到他。」

伊巴達甚是痛心，道：「他幹了這些事後，還敢留下來嗎？依我看來，這畜牲一定已回盛京去了！」

凌飛越道：「那麼我們就追到盛京去。」

伊巴達道：「若果這畜牲比我先回到盛京，只要我一回去，也就性命不保。」

「爲什麼？」

「貝津姦殺了伊花，恐怕我找他報仇，一定先下手爲强，在皇太極面前大造對我不利的謠言，由於這畜牲武功高强，皇太極對他十分看重，對他的說話一定深信不疑，若果我就此回去，豈非自投羅網？」

凌飛越也明白貝津爲人陰險毒辣，伊巴達的想法絕非多疑，只無奈的道：「這卑鄙的畜牲幹了這許多傷天害理的事，難道就任由他逍遙自在？」

「現在唯有希望快馬加鞭的從後追上去，希望能追上他。」

凌飛越忙道：「事不宜遲，我們立即動身吧。」

伊巴達道：「不，我們絕對不能在一起，你先上路吧。」

凌飛越道：「爲什麼我們不能在一起？」

「我是滿洲人，你是漢人，刻下滿洲人正與你們漢人不斷地作戰，你們漢人都極痛恨滿洲人，若果被漢人知道了你與滿洲第一勇士在一起，將會有什麼的後果？他們不把你當作漢奸，羣起攻之才怪。」

「這一點我可不必理會。」

「凌少俠，別意氣用事，聽我的話，還是速速離開，別和我在一起吧。」

凌飛越當然明白伊巴達並不想連累自己，更明白到漢人對漢奸都恨之刺骨，若果與伊巴達在一起的話，被看作漢奸是必然的事，到時眞的死得難以清白了。

他想通了這一點，只好依依不捨的離開伊巴達，帶着滿腔仇恨，希望能盡快找到貝津。

＊　＊　＊

且說裘雪恨一路馬不停蹄，披星戴月的趕回五行山。回到五行山後，把在道上的遭遇含淚向山上兄弟說了一遍。

衆人知道凌飛越原來勾結伊巴達，殘殺同胞，賣國求榮之後，整個山頭爲之震驚，登時出現羣情洶湧的情緒。

當晚，舵主龍英召集會中職司較高的兄弟在中軍帳中商議對策。

右副舵主羅森說道：「舵主，凌飛越這奸賊對咱們天地會的軍情知得很清楚，他一定也向韃子涯報了一切，到時天地會就危險了。」

龍英道：「你說得對，現在趁凌飛越還沒有把天地會的情報傳到盛京之前，先命人向他截殺吧。」

左副舵主傅東流忙道：「就由我帶領兄弟們去對付他吧。」

羅森道：「這樣不好，若果我們帶備大量人馬對付他的話，難免會打草驚蛇的。」

傅東流道：「然則你有何高見？」

羅森道：「我上五行山前也聯絡了近三千反明義士，昨天我接到他們的信，說要前來與我們會合，所以我打算明天就接他們上山，到時我可以因利乘便，打探凌飛越下落，再把他殺了。」

龍英道：「好，羅副舵主，你明天就出發吧，聯絡好各兄弟後，再聯手把凌飛越和伊巴達殺了，然後才帶兄弟們上山會合吧。」

＊　＊　＊

且說「闖王」李自成在與朝廷連年對抗之下，連場告捷，朝廷有見闖軍勢力日益坐大，且每次作戰都勢如破竹，朝廷不禁大大地慌張起來，因而派劊子手兵部侍郎洪承疇總督五省士兵，指揮討伐李自成的農民軍。

是年八月，農民軍在洪承疇的壓逼之下，李自成在潼關中了洪承疇的埋伏，農民軍大敗而逃，此役更傷亡慘重。

李自成帶領五千部下逃避洪承疇三萬大軍追殺，被追至魚腹山中。

洪承疇見李自成逃至山上，有見李自

成在山上佔據有利地位，也不追殺，就在山下圍困，這樣下去，李自成的殘餘部隊就不戰而亡了。

李自成與部下被圍困三天後，知道難以突圍而出，當下大急，立即召集牛金星、李岩、宋獻策、劉宗敏及常無悔等親信召開商討對策。

李自成是一個威風凜凜，身材健碩的三十來歲的人，單看外表，已給人有一種大將之風的感覺。

他居中的坐在山頭上的營帳處，與親信們商量如何突圍而出。

大家都明白到，以五千殘餘部隊，對付洪承疇的三萬雄兵，根本就有如以卵擊石，但大家都知道不能坐以待斃，最後軍師宋獻策道：「大王，現下情況，要突圍而出根本無可能，現在唯一只有一個辦法。」

李自成目光一閃，面上露出一點希望，道：「先生有何妙策？」

宋獻策道：「妙策倒沒有，但我主張還是向天地會借兵，以解今次的圍困。」

牛金星插口道：「不錯，以目前形勢，相信只有天地會才可以救得了我們。」

李自成面露為難之色，道：「天地會總舵主上官桐與本王意見相左轉而投向張獻忠，這樣貿然向他借兵，本王如何開口？再說上官桐也未必肯出手相助的。」

李岩道：「大王此言差矣，不錯，上官桐當日與大王意見相左而去，但大王與他到底也有過香火之緣，而且，上官桐後來也曾想與我們闖軍合勢，只是大王不答應，更何況為了國家，為了人民，我相信上官桐一定肯答應出兵相助的，大王大可放心。」

李自成沉思片刻，終於道：「為今之計，只好向天地會借兵對抗洪承疇了，但山下官兵數萬，我們的人如何離開山上前往借兵？」

常無悔道：「大王放心，這借兵的任務就交由末將去做吧，末將只要避過官兵耳目，就可以安然上路了。」

李自成道：「你自己一個人去？」

「這事不宜太多人，人多了反而不妙，所以末將和劉將軍去最好不過。」

李自成望着他，點頭道：「好，但你們一切要小心，莫被官兵發現。」

當晚，常無悔便與闖軍將領劉宗敏潛離魚腹山。

* * *

凌飛越在平安鎮別了伊巴達後，一路向東北而行，途中不斷向人打探貝津門師兄弟的下落，但都毫無結果，他不禁急了，因為若果貝津回到盛京的話，那血海深仇就難以得報，同時伊巴達留在盛京的家人性命也不保。

他四處奔走了一整天，仍無半點貝津四師兄弟的下落，當晚天也快黑了，來到距五行山大概一百里外的一個市鎮上，此市鎮名為四合市，由於天色入黑，便在市中找了家客棧住了下來。

當他在客棧辦完入住手續，正想進入房間之際，此時忽見一張熟悉的面孔從外行了進來。

這行進客棧內的人並非別人，正是天地會之五行山分舵右副舵主羅森

羅森並沒有發覺凌飛越。

凌飛越見羅森行了進來，正想上前打個招呼，但他發覺羅森面有不尋常之色，而且一雙眼在四週張望，凌飛越見他顯得有點神秘，覺得有點奇怪，也就打消了向他打招呼的念頭，當羅森的眼光向自己掃來之際，連忙別轉了面，躲開他的視綫，然後若無其事的登上在二樓的房間。

他進入房間後，回憶着剛才羅森的舉動與神情，他覺得，以羅森在天地會中的身份，而且在武林中名頭如此响亮，因何會顯得有點鬼祟

他越想，好奇心就越大，甫一進入房中，便再行了出來，此時他發覺羅森正登上二樓，他連忙閃身進入房中，然後探頭外望，只見羅森在一間房門前拍了拍門，不久，房內的人把門打開了，羅森見房內的人開了門，先目光謹慎的向四週張望了一會，然後才閃身進入房中。

凌飛越見羅森到處張望的一剎那，面容顯得有點緊張，心中更感覺詫異起來。

他忽然有着一個要把事情弄清楚的念頭。

* * *

天色已入黑。

凌飛越為了要弄清楚羅森葫蘆裡賣什麼藥？當下從房中的窗門爬了出去，沿着窗緣慢慢爬到羅森的房間窗外。

從窗紙望去，他見房中正燭光明亮，也不敢探頭內望，以免光線使自己影子投在窗紙上，當下躲在窗外，竪耳偷聽房中的對話。

此時，他忽然聽見房內傳來一陣「嘰嘰咕咕」的說話，一聽之下，暗吃一驚，幾乎就從窗緣掉了下來，原來他認得房中「嘰嘰咕咕」說話的，正是貝津的聲音，說的就是他聽不懂的滿洲話——原來羅森約了貝津？

貝津說完後，明顯傳來杜哲的聲音，但杜哲說的卻是漢人的官話，只聽杜哲道：「羅先生，你只要帶領我們預備的三千人上到五行山，這三千人混在天地會之中，天地會就非滅亡不可了，事成之後，我們絕不會待薄你的。」

杜哲顯然是在替貝津向羅森作翻譯，羅森聽了，笑道：「漢人江山岌岌可危，官兵已無能為也，李自成軍隊又潰不成軍，對大清大兵威脅最大的反而是天地會，只要天地會被清兵消滅了，滿洲人入主中國是遲早的事，事成之後，我希望貝津大爺在大清皇上面前替我講幾句好話。」

杜哲把羅森的話向貝津說了一遍，貝津笑着說了幾句話，杜哲向羅森翻譯貝津的話道：「羅先生是否想做官？」

羅森道：「不錯，只有做大清國的官員才能享盡榮華富貴。」

杜哲把羅森的話對貝津說了，然後貝津經杜哲口中向羅森道：「放心，皇上對我極之信任，只要你和我們合作，事成之後，對你有無數好處。」

羅森又說了一大堆對滿洲人阿諛奉承的肉麻說話，最後杜哲道：「羅先生，你先離開，三天後，我們就安排三千人馬給你帶上五行山。」

在窗外的凌飛越把說話聽了，只感到大大的震驚，心想，若不是適巧撞破其事

，天地會中兄弟就危險了。

他知道羅森在做出賣國求榮之事，當真怒不可遏，正想破窗衝入房間去把這漢奸殺掉，但立時抑制住這股衝動，因為他顧慮到房中共有五人，以自己一人力量根本難以應付，所以唯有讓羅森離開再說了。

待羅森走後，本想衝進房中找貝津算帳，但又覺得不宜因仇恨而誤了大事，所以還是忍了下去，只想着明天一早就上五行山向眾人揭發羅森的所為，當下便爬回自己房中。

* * *

第二天一早，凌飛越起了床後，略作梳洗，便決定吃過早點，就趕回五行山。

當他來到客棧酒樓找個座頭坐定後，忽然聽見鄰座有三人在交談，只聽其中一人道：「聽說那個凌飛越原來是個大漢奸，他還殺了隨心門的幾名弟子。」

凌飛越無意中聽了，頓時瞠目結舌起來，此時又聽另一人道：「幸好裘雪恨姑娘逃過毒手，否則就沒有人知道凌飛越的惡行了。」

另一人甚是憤怒的道：「這個卑鄙無恥的大漢奸，若教他碰在我手上，我準教他好看。」

凌飛越從三人口中知道裘雪恨原來無恙回到五行山，登時鬆了口氣，他心想：「會不會是裘姑娘誤會了我？」

正在沉思間，又聽另一人道：「現在五行山上羣情洶湧，人人恨不得把這凌飛越除掉。」

凌飛越被裘雪恨誤會出賣國家，若不是無意中聽此三人說了，還一直被蒙在鼓裡。

他知道這雖然是誤會，又或者是貝津從中造謠生事，但想着若果就此上五行山的話，將有什麼後果？

他更知道漢人都極之痛恨漢奸，若果貿然上五行山，說不定還未上到山上，就被羣情洶湧的羣眾所殺了，那還有機會解釋？和開口揭發羅森的好事？

他想了想，還是不理會自身安全，誓要上山揭發羅森，叫山上兄弟將計就計，等候羅森的三千人馬自投羅網。

當下草草吃了早點，便想離開客棧，但甫一離開座頭，便發覺貝津四師兄弟進入酒樓內，二人打了個照面，貝津見了凌飛越，微微吃了一驚，凌飛越見了他，正是仇人見面，份外眼紅，內心異常衝動，登時仇恨掩蓋了全身，狂吼一聲，便向貝津撲了上去。

貝津的三名師弟、杜哲、滿貴和另一人叫普倫的見他撲來，慌忙舉起手中鬼頭刀，便如狼似虎的殺了上去。

凌飛越赤手空拳，見三把刀砍了過來，先向旁一避，接着以空手招架三把鬼頭刀。

貝津見三名師弟纏上了凌飛越，交叉着雙手，咀角發出得意笑容的在一旁觀戰。

雙方二話不說的大打出手，這一個突如其來的變故，只把酒樓內一眾食客都嚇得鷄飛狗走，好不狼狽。

貝津的三名師弟中，若論武功，雖然有刀在手，但都與凌飛越相去甚遠，可是三人聯手，這一份力量就難以估計了，更何況凌飛越手無寸鐵？

但凌飛越想起龍振天，方振南和韋振雲的慘死，龍巧珠和伊花的慘遭姦殺，加上強烈的國仇家恨，民族的意識，凡此種種混在一起，就形成了有如波濤洶湧的仇恨，在此澎湃的仇恨驅使下，無形中也就成了一種奇大無比的力量。

孫子兵法有云！不激怒，不能勇敢殺敵。

孫子說過：「要使軍隊敢殺敵，就先要激怒士兵。」

面對敵人時，若對敵人有憤怒之心，無疑也是一種力量，往往也是令人難以置信的力量。

凌飛越刻下正有此種力量，所不同的，孫子所說的一種力量，是自己人設法激怒自己人的一種力量，但凌飛越這種憤恨是來自面前的敵人。

凌飛越滿腔悲憤之餘，發招有如受了傷的猛獸一般，交了二十來招，已從普倫手上搶過一柄鬼頭刀，便赤紅着雙眼向罪魁禍首的貝津攻去。

貝津見他有刀在手，不敢大意，忙撤出雙掌攻了過去。

杜哲知道凌飛越武功了得，見他手上多了一柄刀，見貝津並無武器，恐防貝津不是對手，尋得空隙時，便把手中鬼頭刀拋向貝津。

貝津見一刀拋來，便一躍而起把刀握在手中，然後便與凌飛越激鬥起來。

滿貴也不坐視，也提刀殺了上去，以二對一的攻打凌飛越。

凌飛越見貝津與滿貴刀法甚是精湛，登時感到有點吃力，但想着要替好友報仇，又使出了渾身解數。

酒樓內發生激烈打鬥，所有人嚇得走個清光，但此時忽然有一人走進酒樓內。

此人正是羅森，他見凌飛越與貝津大打出手，心下只感到奇怪。

凌飛越在激鬥中忽見羅森出現，眼中出現對漢奸的極度憤怒，口中暴喝道：「羅森，你這大漢奸，我要把你殺了！」正想撇下貝津二人向羅森撲去，但高手過招，豈是容易脫身？

他見被貝津二人纏着脫身不得，不能殺羅森，立時打得更勇猛起來。

羅森聽他忽然叫了一聲，頓時一愕，心想：「難道我與貝津的密約已被他知道了？」當下面露殺機，想着：「既然被他知道了我與滿洲人有密約，他就不能留在世上，否則被他揭發了，我羅森的繁華美夢豈非成了泡影？」

想到此節，立時一咬牙齦，一不做，二不休，連忙提槍殺了上去，與貝津兄弟一同圍攻凌飛越。

凌飛越見他竟然幫着韃子殺自己，怒叫一聲「卑鄙的賣國賊」，打得更加瘋狂起來。

凌飛越以一人之力，對抗三名高手，已漸感不支，心想：「難道今天就死在這些小人手上？」

再打一會，身上已然添了幾記傷痕，心知今天必死無疑，但想起五行山上五千多名兄弟性命操縱在羅森與貝津手上，若果自己一死，五行山上五千兄弟勢必被喪

心病狂的羅森所殺，想到衆多兄弟性命，同時也關乎國家興亡，又精神一振起來，鬥志又頑强了不少。

只可惜，他面對三大高手，已開始成爲强弩之末了。

正在凌飛越被攻至傷痕纍纍，隨時被殺之際，此時，忽有二人快步衝進酒樓之內。

這衝進酒樓內的兩人並非別人，正是闖軍將領常無悔與劉宗敏二人。

常、劉兩人冒險潛離魚腹山，一路向五行山而去，帶着李自成親筆書信，央求龍英向上官桐說項，出兵營救被困的闖軍。

二人來到四合市，聞得有韃子模樣的人正在圍攻一個中原青年，二人也恨透韃子，聞說後，問明方向，便趕來客棧酒樓。

常劉兩人來到客棧，果然見有兩個貌似滿洲人的正在圍攻一名漢族青年。

二人都不知道這些滿洲人就是貝津，但二人一看，與韃子聯手的，竟是中原武林中甚有名望，使一根鐵槍，綽號「萬夫莫敵」的羅森。

兩人對望一眼，見凌飛越顯然不是對手，齊喝一聲，不約而同殺了上去。

當下劉宗敏使一把戒刀，常無悔使一把長劍，便站在凌飛越一邊對抗三人。

二人一加入，凌飛越才有機會喘一口氣，此時他偷空望着二人，劉宗敏他並不認得，但看了看常無悔後，只覺他甚是面善，好似在什麼地方見過似的。

常劉二人一加入，形勢立時改變過來，凌飛越向二人叫道：「羅森勾結韃子，出賣國家，是個大漢奸，兩位兄台別放過他。」

羅森登時面上變色起來。

常無悔聽了，喝聲「當眞?」，便咬牙撲向羅森，劉宗敏則迎向滿貴與普倫，杜哲手中無兵器，見衆人鬥得甚激烈，不敢加入戰圈，只有站在一旁觀戰。

凌飛越纏上了大仇人貝津，他雖然已受了傷，單對單之下，甚有把握打敗貝津。

激鬥中，凌飛越又向常無悔望了一眼，這時方才猛然想起，原來他就是被朝廷到處張貼榜文通緝的欽犯常無悔，他知道常無悔是闖軍的一個將領，與劉宗敏非常要好，很自然的知道與他一起的就是劉宗敏了。

劉宗敏武功高强，在千軍萬馬中廝殺已是等閒之事，不消一刻，在兇悍的刀法下，已把普倫與滿貴殺了，接着衝到杜哲身前，只消幾招，也把杜哲殺了。

劉宗敏殺了貝津三名師弟後，便撲向貝津，凌飛越見了，叫道：「劉將軍，韃子交給我，你和常將軍對付漢奸吧。」

劉宗敏聽了漢奸二字，心頭火氣，便改爲攻向羅森。

在常無悔與劉宗敏合力之下，羅森很快被二人擒了下來。

常無悔爲了要証實羅森是否眞是漢奸，所以沒有殺他，免錯殺無辜。

羅森被擒後，知道做漢奸的下場，登時額上也滲出了汗珠。

貝津最是頑强，知道今天難逃一死了，只好苦戰下去。

常劉二人見凌飛越似是滿腔仇恨，出手又招招毒辣，只道他痛恨韃子，那料到二人之間存有深仇大恨?

二人見凌飛越佔了上風，所以沒有打算助一臂之力。

再打不久，貝津一招錯失，被凌飛越一刀指在喉頭上，登時不敢動彈。

凌飛越制住貝津後，先後收了他手上兵器，恐怕他出其不意地使出百毒魔掌，便飛快以刀尖割斷他雙手筋骨。

貝津雙手筋骨被割斷，一雙手已然廢了，凌飛越再狠狠的在他胸前踢了一脚，丢下手中鬼頭刀，便抓着貝津衣襟，在他身上瘋狂的打了二三十拳，以洩心頭之恨。

常劉二人冷眼旁觀，見貝津飽吃一頓强而有力的拳頭後，方才對凌飛越道：「這位兄台高姓大名?」

當下凌飛越行到二人面前，先自我介紹了，然後把一切向二人說了一遍。

二人聽了凌飛越之言，知道貝津的所作所爲後，都恨得咬牙切齒起來，劉宗敏說道：「凌少俠，這韃子如此喪心病狂，你如何處置他?」

凌飛越狠狠的道：「他殺了我們不少無辜者，實在死一萬次也報不了這個大仇，若果一刀把他殺了，實在太便宜了他了」

常無悔道：「我們要慢慢把他折磨致死。」

凌飛越目露殺氣的瞪了羅森一眼，道：「把漢奸和韃子先拉出荒野去吧。」

＊　＊　＊

當下，劉宗敏把羅森雙手反綁着，便連同貝津一起押到荒野之上。

中午時份，烈日當空。

凌飛越恨透貝津，來到荒野後，先把貝津推倒在地上，接着把他雙脚筋骨也挑斷。

貝津四肢筋骨被挑斷，已成廢人一名，胸前肋骨又被凌飛越一頓拳頭打至盡數折斷，面上之情痛苦得死去活來。

凌飛越爲了要替死者報仇，若果就此把貝津殺了，實在大大便宜了他，於是想出了一個惡毒的辦法，要貝津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讓他飽受折磨死去，只有這樣，死者在天之靈才能得到安息。

常無悔與劉宗敏知道他心意，也一致認爲對付兇殘的貝津要用此種手段。

凌飛越把貝津雙脚筋骨挑斷後，恐防他咬斷舌頭自盡，便割下他身上衣布，再把他的口塞住，這樣貝津要咬斷舌頭也不能了。

然後，凌飛越又把貝津身上衣服全脫了下來，只餘一條內袴，再與常劉二人合力把他抬到一塊光滑的大石上，接着凌飛越又在貝津身上割了數十刀，只把貝津身上割得棋盤似的。

羅森在旁見了，只嚇得魂不附體，他當然明白凌飛越要貝津嘗盡苦頭，還要在烈日當空之下受曝晒之苦，慢慢死去，他想到凌飛越若以此種酷刑對付自己的話，就嚇得面無人色了。

凌飛越對貝津施了酷刑之後，狠狠的盯着羅森道：「你這漢奸，昨晚你與韃子

的說話，全都被我聽到了，你不覺得無恥的嗎?」

羅森想起漢人對漢奸的痛恨，只嚇得渾身發抖。

劉宗敏怒目瞪着他，道：「想不到你竟是一個助紂爲虐，出賣國家的無恥之徒。」

羅森怕得連忙跪了下去，叩頭道：「我知錯了，你們放過我吧。」

凌飛越怒叫道：「放過你?若不是事有湊巧，被我撞破了你的好事，將會有多少人死在你的手上，你說我該不該放過你?」

羅森身子抖得更厲害。

凌飛越又道：「饒你一死也可以，但你要依我的話去做。」

羅森聞言，知道有一線生機，忙道：「凌少俠，你說吧。」

凌飛越道：「你只要依照原定計劃，把想殺害天地會兄弟的三千人馬帶去五行山就行了。」

羅森忙點頭道：「這個易辦。」

常無悔道：「凌少俠是要個將計就計，把這三千人馬帶到五行山後，讓天地會兄弟把他們一舉消滅?」

凌飛越道：「不錯!」

常無悔道：「妙計!」

劉宗敏道：「若果不是凌少俠撞破羅森好事的話，這三千人馬只要上到五行山，就眞的成了披着羊皮的豺狼混在羊羣中了，然後，他們再擴張勢力，再混在天地會總舵的數萬兄弟中，那時天地會不滅才怪。」

常無悔接口道：「只要天地會一滅亡，也就沒有人救得了李闖王，李闖王一死，百姓的莫大希望就幻滅，到時就更慘了。」

凌飛越知道常劉二人此行是爲了向天地會借兵，話題一轉說道：「劉將軍，待會小弟把漢奸的武功廢了來，你就押着他去接他的三千人馬上五行山，我和常將軍先回五行山，與舵主商量出兵營救李闖王，再安排人馬截殺漢奸的手下。」

劉宗敏道：「好，就依凌少俠的話去做吧。」

凌飛越說完，便行到羅森身旁，以內功心法把羅森的武功全部廢去。

對於一個苦練武功數十年才能成爲高手的人來說，刹那間全身武功被廢去，這當然是一件很痛苦的事，羅森也不例外，可是他已無選擇餘地，更明白到，性命總比武功來得重要。

凌飛越廢去羅森武功後，對劉宗敏道：「劉將軍，你現在先把漢奸帶回四合市，我和常將軍馬上動身上五行山。」

劉宗敏忽然道：「凌少俠，若果你就此上五行山，恐怕大大不妙。」

凌飛越明白劉宗敏話中之意，他當然明白，裘雪恨誤會自己勾結滿洲人出賣國家，此事在五行山上已傳得沸騰，山上兄弟正對自己恨之入骨，若果貿然上山，難免惹起衆怒。

他長長嘆息了一聲，道：「就因爲山上人都誤會我，所以我非向大家作個清楚交代不可，否則今後日子就難以做人了。」

劉宗敏道：「凌少俠何必冒這個險?」

「你不贊成我上山?」

「既然你知道山上正羣情洶湧，實在不適宜上山，倒不如就由小弟單獨上山，向衆人把事情解釋清楚豈非更好?」

凌飛越道：「不，我要親自向大家解釋，只有這樣才是誠意。」

劉宗敏插咀道：「凌少俠親自上山也是好的，因爲若果常將軍單獨前行的話，恐怕更加惹起疑雲陣陣，說不定會被人誤會常將軍與凌少俠同流合汚，那時事情就越弄越糟了。」

常無悔也甚同意劉宗敏的意見，決定與凌飛越一同下山，若果到時事情有什麼難以意料的變化，只好採取隨時應變了。

當下三人先把羅森押回四合市，然後凌、常二人騎着馬並肩向五行山而去。

＊　＊　＊

凌、常兩人爲了營救李自成，脚程毫不怠慢，一口氣直趕五行山。

來到山下不遠處，二人雙雙下了馬，便向上山的小徑走去。

山上守兵見了兩人，紛紛持着兵器走了過來，其中一名守兵見了凌飛越，忽然面露憤怒之色，脫口叫道：「是賣國賊凌飛越?」

凌飛越聽了這「賣國賊」三字加在自己頭上，內心眞有說不出的滋味。

常無悔向守兵說道：「兄弟們，請代爲向山上龍舵主通傳一聲，說闖軍常無悔有事求見。」

守兵們聽常無悔自道姓名，向他打量一番，認得他果然是被朝廷通緝的欽犯，百姓們視他爲大英雄的常無悔，見他與「賣國賊」在一起，顯得有點奇怪，聽他說有事要見舵主，沉思一會道：「常將軍要見敝會舵主什麼事?」

常無悔道：「常某有事要見龍舵主，就煩請各位兄弟代爲通傳一聲吧。」

其中一名守兵道：「那麼就請常將軍稍等一會吧。」說完，便命其中兩人上山通知舵主，其餘人等則仍站在凌、常二人面前，這些守兵們用充滿敵視的眼光直盯着凌飛越。

＊　＊　＊

凌飛越、常無悔二人在山下等着，此時見有人從山下而來，而且每人都手握兵器，凌飛越依稀認得這些人。

常無悔見了，喜道：「龍舵主來了。」

凌飛越面色微變，道：「不妙!」

常無悔望着他，道：「什麼事?」

凌飛越道：「龍舵主既然答允接見，理應叫我們上山相對才對，但他卻親自下山，而且帶了這許多人，看來他們會對在下不利。」

常無悔也察覺到事情不對，想了想，道：「凌兄放心，到時由小弟替你對龍舵主說話吧。」

凌飛越見衆人越行越近，而且人人神色憤怒，他道：「恐怕到時常兄沒有機會開口。」

衆人已接近凌、常二人，龍英行在前頭，常無悔雖未見過龍英，但見了他的風範，已知他就是天地會五行山分舵舵主龍英了，當下忙上前抱拳行禮道：「晚輩闖軍常無悔拜見龍舵主。」

龍英連望也沒有望常無悔一眼，就好似他根本不存在一樣，此舉並非看不起常無悔，只是把注意力都集中在凌飛越身上而已。

凌飛越見了龍英，雖見他滿面怒容，也道：「龍舵主別來無恙吧？」

龍英滿腔憤怒，咬牙道：「你這無恥之徒，居然還有膽上五行山，你也太目中無人了。」

常無悔見情形不妙，忙上前道：「龍舵主，請聽晚輩說句話。」

龍英正色道：「常將軍，這裏沒有你的事，你最好站在一邊。」

常無悔道：「龍舵主，請息怒……」

常無悔還未說完，龍英手一揮，叫道：「傅副舵主，給我殺了這無恥之徒！」

傅東流與原成衞接了命令，傅東流握着大刀，原成衞手持鑌鐵槍便雙雙向凌飛越躍了過去。

凌飛越見二人來勢兇猛，向後翻了幾個觔斗避了開去，站定了脚時，伸手一阻，道：「兩位前輩，這全部都是誤會，請先聽晚輩說幾句話。」

傅東流道：「我還以爲你是一條好漢，想不到你竟如此無恥，取你狗命。」說完便與原成衞合力殺了上去。

裘雪恨見了，芳心大亂，睜大了眼睛，看得一顆心在猛跳。

當下凌飛越被迫以空手接招，常無悔見了忙對龍英道：「龍舵主……」

龍英不讓他說下去，伸手一阻，道：「常將軍，你不必多說，這無恥之徒，我今天要看着他死無葬身之地。」

裘雪恨聽了，道：「師叔，常將軍似乎有很多話要說，你且先叫傅副舵主及原將軍停手，聽常將軍說幾句話吧。」

龍英道：「美雪，對這種卑鄙小人不能心軟的，若放他一條生路，以這傢伙的武功，將會後患無窮。」

裘雪恨登時如洩了氣般，只憂心忡忡的看着激戰中的凌飛越。

常無悔見凌飛越只招架不還手，恐怕他會死在傅原二人手上，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但又不知應如何對龍英說才好，若果說得不好聽的話，恐怕龍英誤會自己替凌飛越辯護，到時不但天地會會借兵無望，還會開罪了龍英，更何況龍英根本不給他機會開口。

以凌飛越的武功，當然不下於傅東流與原成衞，但凌飛越對於二人的進攻只招架不還手，是由於恐怕誤會加深，龍英見二人聯手也傷不了他，牙一咬，自己也飛身加入了戰圈，凌飛越見龍英加入，已知道事情沒有轉圜餘地，更感無可奈何。

裘雪恨見師叔加入，更吃了一驚。

龍英一躍入戰圈，便與傅原二人聯手對付凌飛越。

常無悔滿面無奈，心道：「若果我插手，必然破壞了閩軍與天地會的關係。」

龍英加入後，凌飛越已漸感吃力。

常無悔也急得手心滲出汗來。

龍英誤信謠言，以爲兒子龍振天及幾名弟子爲凌飛越所殺，於是立志報仇，手中長劍舞得銀光飛閃，凌飛越只有左右閃避，但說時遲，那時快，三種不同兵器向凌飛越飛來，凌飛越向上一跳，避了刀劍，但原成衞長槍向上一刺，凌飛越閃避不及，腹部被刺了一槍，在一旁的常無悔及裘雪恨見了，大吃一驚。

凌飛越中了一槍，傷口血如泉湧，此時，龍英與傅東流已刀劍齊施，欲取他性命。

凌飛越以動作快速見稱，雖然受了傷，但仍能側身避開，但原成衞一槍又向他當胸刺來，凌飛越忙以兩條橋手把刺來一槍夾在兩臂之中，接着施展擒拿手把原成衞的鐵槍抓得牢牢的，原成衞見武器被捉着，發力想擺脫，但他出盡全身之力也擺脫不了，此時龍英又一劍攔腰掃來，凌飛越以槍桿格了此一劍，接着馬步一踏，一拳攻向原成衞面門，原成衞雙手抓着槍桿，見凌飛越一拳擊來，忙用右手一擋，凌飛越趁此機會又踢出一脚，原成衞用左手一撥，撥開凌飛越踢來一脚。

凌飛越向他第一時間發出一拳一脚，目的是使他忙於招架而趁機搶奪他的一根鑌鐵槍，凌飛越果然成功了。原成衞見兵器被奪，羞耻猶在被擊敗之上。

武林中人，若在打鬥中被敵手擊敗，根本不算耻辱，但在打鬥中被對手搶去兵器就是耻辱了。凌飛越也明白到此一點，他當然不想原成衞蒙上耻辱，但目下情形若果手無寸鐵的話，必會命喪在三人手上。

原成衞兵器被搶，羞怒交加，挾着斗大拳頭向凌飛越衝去，凌飛越先用槍擋了龍英與傅東流的刀劍，然後用手接他的拳脚。

龍英見凌飛越有兵器在手，知道更難應付，說不定會有人傷亡，便大叫道：「賀氏兄弟，上！」

「雙劍合璧，未逢敵手」的賀氏兄弟聽了，忙拔出長劍，把劍鞘向旁一丟，便雙雙飛身而上。

裘雪恨見了，也按捺不住，向前一躍，先擋了賀氏兄弟雙劍，賀無憂見狀，一怔，道：「裘姑娘，妳幹什麼？」

裘雪恨以哀求的語氣道：「兩位將軍，請先停手。」

兩人望了望龍英一眼，果然停了下來，只餘下傅東流與原成衞力鬥凌飛越。

龍英見裘雪恨舉動，知她對凌飛越仍餘情未了，道：「美雪，妳瘋了？」

裘雪恨見凌飛越傷口源源流血！心如刀割，神情彷似要哭了，道：「師叔，你看他已受傷不輕，你還叫賀氏兄弟上去，你這樣做，就是把他殺了，也是勝之不武。」

「勝之不武？」龍英怒道：「對這種無耻小人，難道還要講武林道義不成？」

裘雪恨知師叔恨凌飛越，聽他說了，只有啞口無言起來。

此時，常無悔也向龍英走來，道：「龍舵主，凌兄他是被奸人所害的……」

龍英面上肌肉跳動，道：「常將軍，你不必多講，今天老夫要替兒子弟子報仇。」

常無悔正想開口，但龍英對賀氏兄弟一揮手，道：「上！」便又向凌飛越持劍殺了上去，凌飛越見狀，急道：「龍舵主……」

他還未說下去，龍英怒叫道：「住

口！」

凌飛越見他們已殺了上來，爲恐分神，也無暇說話了。

當下，龍英、傅東流、原成衞及賀氏兄弟五人聯手力戰凌飛越。原成衞兵器被搶，向守兵借了一根長槍，又提槍殺了上去。

五人都是獨當一面的武功高手，凌飛越縱有通天本領也是徒然，但是他能夠獨力抵擋五人的攻勢已是相當了不起了。

再打不久，傅東流已一刀劈中凌飛越背心，凌飛越中此一刀，登時倒了下去。

裘雪恨、常無悔見狀大驚，二人不約而同的向前一衝。

二人一衝前，忙架開五件向凌飛越攻卜的兵器。

龍英怒道：「你們幹什麼？」

二人面面相覷，此時凌飛越蹣跚的站了起身，龍英見了，牙一咬，右掌使勁向凌飛越疾撲過去，裘常二人欲想相救，但已來不及，二人正想相救之際，龍英此一掌已「砰」一聲打中凌飛越胸膛，凌飛越中此一掌，登時口吐鮮血，身子如斷線風箏般向後直飛，接着動也不動的躺在地上。

裘雪恨二人見凌飛越中掌，接着一點聲息也沒有，常無悔也看得目瞪口呆，裘雪恨掩面哭了起來。

龍英望着躺在地上的凌飛越，顯然餘怒未消。凌飛越倒地之同時，傅東流咬牙切齒，向前一撲，手中單刀向着倒地的凌飛越再加一刀，賀氏兄弟也雙雙握劍猛刺了他一劍，就這樣，凌飛越就死在激動憤怒的五人手上。

這個變故，只把裘雪恨看得掩面大聲驚叫起來，常無悔見了，身子一下震驚，整個人登時全身也冰冷得呆若木鷄起來。

裘雪恨目睹凌飛越慘死，驚叫一聲後，忍不住留下了眼淚。

五人殺了凌飛越後，顯然餘怒未消，傅東流在凌飛越屍體踢了重重一脚，狠狠的道：「這卑鄙的傢伙，這樣死法實在太便宜他了。」

常無悔悲痛難禁，連忙快步走到五人面前，狂呼着叫道：「龍舵主，你一世英明，但你今天卻做錯了一件不能原諒的錯事。」說着，面上肌肉不停跳動，神情極痛苦。

龍英知道常無悔的身份，知他此話並非無的放矢，聽他狂叫過後，下意感到事情有點不對勁，面色凝重的望着他道：「常將軍何出此言？」

常無悔有點激動的道：「你殺了凌少俠，就是你一生人最大的錯誤。」

龍英聽他說得嚴重，不禁一呆。

傅東流滿面錯愕的望着常無悔，正想說話，但話未開口，此時，忽聞一陣急速的馬匹悲嘶之聲從不遠處望去，眼底出現的，是一個人正騎着一匹馬急速的馳了過來。

待那人接近時，衆人面上立時又出現一陣既愕然又緊張的神色。

來者並非別人，正是滿洲第一勇士伊巴達。

在傳說中，伊巴達被視爲是一個濫殺無辜中原百姓的人，單就他的身份，就足可以成爲中原武林公敵，何況他還濫殺無辜？

伊巴達當然並非是傳說中那種人，但除了凌飛越外，還有誰明白？

原來伊巴達到處尋找貝津師兄弟下落，並誓要把貝津四師兄弟碎屍萬段，他騎着馬不經意地來到五行山下，卻發現有兩匹馬拴在附近，他認得其中一匹馬正是凌飛越的坐騎，心中本就掛念凌飛越，及後見有一人被人圍攻，從遠望去，一個情急，便策馬趕了過來。

常無悔在凌飛越口中知道伊巴達並非如傳說中的人，但很明白以他的身份，漢人都對他甚痛恨，更何況他是貝津的師父，見他乍然出現，知道龍英等人並不會放過他。

龍英等人見了伊巴達，果然眼光敵意濃烈的盯着他。

伊巴達馳近衆人後，向地上一望，赫然見了凌飛越死得悲慘，心中頓時泛起一陣難過，忍不住便向前一衝。

龍英等人並不知伊巴達與凌飛越的關係，見他向前一衝，以爲他欲想對衆人不利，一衆人等登時緊張起來，接着不約而同的緊握兵器的向他迎了上去，在一旁的徐可成及高入雲見韃子動手了，人人都敵愾同仇的向前衝殺上去。

伊巴達那料到有此一着？見七個人如狠似虎的躍了過來，他明白到以自己的身份在衆人心目中是一個公敵，但已成騎虎之勢，只好被逼以空手招架攻來的七件兵器。

利那間，七人便把伊巴達團團圍着，呼喝連聲的對抗韃子。

裘雪恨在平安鎮時見過伊巴達，忽見他在此時出現，脫口叫道：「是伊巴達？」

在一旁的數十人本來不知此人就是伊巴達，但聽裘雪恨叫了那聲，才知眼前出現的，正是人人得而誅之的大敵人。

不知道尤自可，當知道了之後，登時人人滿腔都是國仇家恨，民族大義，也不顧得什麼以多欺少，數十人發一聲喊，便握着兵器的如一窩傾巢蜜蜂般湧向伊巴達。

常無悔知道凌飛越與伊巴達之間曾被貝津挑撥離間，後來誤會冰釋，還做了好朋友，見龍英等人動手，本想加以阻止，免再錯殺好人，豈料話還未開口，徐可成等人已飛身殺上，接着數十人又陸續衝殺上去，這個情形，試問常無悔又怎能阻止得來？

伊巴達面對這個羣情洶湧的局面，端的是萬般無奈。

常無悔見伊巴達被數十人圍攻，連忙衝前，大叫道：「大家別打，且聽常某說一句話……」他雖然叫破了喉嚨，但數十人廝殺時發出的聲音比他還要大，那有人聽到他的叫聲？

伊巴達若果是被龍英等七大高手圍攻的話，就難以脫身，可是現下圍攻自己的卻有數十人，而這數十人之中，大部份都是武功平庸之輩，有的更不懂武功，所以情況十分混亂。

此際局面混亂，若果伊巴達狠心痛下殺手的話，也許還有機會殺出一條血路，突圍而出，可是他知道凌飛越是天地會中人，又是自己朋友，眼前圍攻自己的，全

都是淩飛越的朋友和兄弟，所以面對朋友的兄弟們，他就狠不下心，更何況他還答應過淩飛越，絕不會殺害任何一個漢人百姓，現在淩飛越已死，就更加要遵守他生前許下的諾言了。

難道他就這樣毫不還手被數十人圍攻而死？

任何人只要有一線生機，都不會坐以待斃，伊巴達會例外嗎？

他被數十人殺聲震天的圍攻者，以他登峯造極的武功，一時間，衆人仍舊傷害不了他，若果圍攻他的只有龍英等七大高手的話，說不定他早就被殺了，可是偏偏卻惹來一大批憤怒的人加入圍攻，而這數十人一加入，不但傷害不了他，反而制造了混亂場面，至令他才能苟延殘喘下去，但他明白到，若果不向衆人痛下殺手的話，時間一長，勢必會死在數十件不同的兵器之下。

然則他該如何是好？

常無悔眼見大局似是難以挽回，只有萬般無奈的退了下來，然後再也不忍心看上一眼。

伊巴達明白淩飛越被殺只是一個原因，就是被人誤爲賣國賊，他忽然覺得要替淩飛越洗脫這個莫大的罪名，想到這裡，忽然暴喝一聲，發起神威，運起深厚內功，先在其中一人手上搶過一柄長劍，再把攻來的數十件兵器以強大內功盡數震開。

衆人一湧而上之際，忽被一股無形的力量反彈開去，有的更站不住腳的倒在地上。

龍英知他使用殺着，微微一驚，喝令一衆人等退下，然後與傅東流等七人高手再次把他圍着。

伊巴達見七人圍着自己，好似毫不放在心上，只有如鐵塔般的屹立着，神情有說不出的威猛。

七人正待向他進招，他忽然大叫一聲：「慢着！」這一聲大叫，實在懾人，七人竟然身不由己的站定了腳步。

伊巴達神態威武的盯着龍英，說道：「龍舵主，淩少俠今天被你們所殺，實在死得太冤枉了。」

七人聞言，都面面相覷起來，龍英更下意識覺得他說得非假。

伊巴達又道：「淩少俠不是漢奸，也不是賣國賊，他是一個憂國憂民，頂天立地的大丈夫，所謂賣國賊，全是受人中傷之言，還有，我伊巴達雖是滿洲人，更貴爲滿洲第一勇士，但卻從來沒有殺過你們一個漢人。」

衆人傳說中知道伊巴達是一個濫殺無辜的人，這些傳說雖沒有得到証實，可是衆人對他濫殺無辜的想法早就根深柢固，所以對他的說話都不相信，只以爲他這樣說想息衆人之怒而放他一條生路。

伊巴達見了衆人神色，已知道自己說話難以令人相信，但他不在乎，他只一心要替淩飛越洗脫那賣國賊的不恥罪名，所以想以一死來換取淩飛越的清白，於是執着搶回來的一柄長劍，對準了自己的腹部，便一劍插下。

衆人實在料不到會伊巴達有此一着，登時全露出驚訝神色，有的更目瞪口呆起來。

龍英也感到大的錯愕。

原來，伊巴達見四處找貝津四師兄不着，心中早就認定貝津等人已回京去了。

只要貝津回到盛京，以他陰險的個性，爲了討好皇帝，以求順利向上爬，必定會在皇太極面前大造謠言，別的不說，單就一句「伊巴達勾結漢人，意圖對大清國不利」，這就可以令伊巴達家散人亡了。

他又怎料到貝津已被淩飛越處以酷刑？還以爲他已回到盛京去了，只要他回到盛京，家人那還有命在？想到被貝津害得家破人亡，而且自己一生一世不能回家鄉，留在中原又被視爲公敵，加上最痛愛的女兒又慘遭殺害，端的萬念俱灰，了無生趣，所以最後還是以自己的性命來換取淩飛越的清白了。

他一劍插在腹部後，並不能立時死去，仍舊如鐵塔般的屹立不倒，他突然仰天狂笑起來，笑得是那麼的悽慘，笑聲過後，神情極度痛苦的道：「我伊巴達身爲滿洲第一，堪稱打遍天下無敵手，一生中從未落敗過，想不到今天竟然死在自己手上，這實在是天大的諷刺。」

衆人見他引劍自盡，而且顯得有點大義凜然，忽然覺得他實在是一個血性男兒，也不由得不相信淩飛越並非賣國賊，也不得不相信他真的沒有殺過一個漢人了。

一個臨死之人的說話，難道還不夠眞誠？而且俗語有云：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衆人能不相信他的說話嗎？

此時衆人都鴉雀無聲起來，而且人人神色有點凝重。

空氣一片沉寂。

龍英想起伊巴達的說話，忽然感到有點汗顏無地。

伊巴達全身開始作出痛苦的顫抖，忽然仰天狂叫道：「打仗！打仗！爲什麼要打仗？」說得是那麼的痛苦，若果不打仗，自己就不會家破人亡，也不會客死異鄉。

他的說話，就好似向上天作出對戰爭的控訴。

他叫聲過後，驀地把插在腹部的長劍抽了出來，然後再朝自己的心窩狠狠插上一劍……

這個變故，又令衆人驚愕了一下。

伊巴達插了自己心窩一劍後，隨即向後倒了下去，但雙眼仍舊睜得大大的望着天空。

伊巴達死了，他至死還覺得淩飛越死得冤枉，而更令他心痛的，他竟然死在自己的手上。

伊巴達臨死前對自己有何感想？他認爲自己死得有價值嗎？

這一點就沒有人知道了。

衆人想起伊巴達臨死之言，又望了望死在一旁的淩飛越，只覺得今天確是錯殺了好人，每個人面色都異常沉重，龍英、傅東流及賀氏兄弟想起把淩飛越殺了，知他並非賣國賊，心裡的難受達到難以描述的地步，龍英額上更已滲出冷汗。

常無悔目睹淩飛越與伊巴達相繼死去，全身不由冰冷得呆呆站着。

龔雪恨知道淩飛越枉死後，躲在一旁偷偷飲泣着，神情極度痛苦，也不斷在自責不把事情弄清楚就胡亂冤枉好人，若果

當初冷靜一點，淩飛越與伊巴達會死嗎？

她覺得兩人之死實在是自己一手做成的，這能不令她痛苦萬分嗎？

空氣仍舊一片沉寂。

常無悔看着伊巴達死不瞑目的樣子，神情顯得甚是悽然，他忽然拖着極沉重的腳步慢慢朝伊巴達屍旁行去，再把伊巴達雙眼合上，看着淩飛越屍身的無數傷痕，以及那一身血跡，死狀之恐怖，幾乎令他流下淚來。

他回頭望着龍英，語氣有點哽咽的道：「龍舵主，淩少俠的確是一個憂國憂民的熱血男兒，他並非賣國賊，他只是受了那個狠心狗肺的貝津陷害而已，想不到你們竟然受小人愚弄，上了小人的當而把淩少俠殺了。」說到後來，已然有點激動。

龍英聽了，彷似一記當頭棒喝，也感到大大的震驚，張大了口，吐不出片言隻字。

常無悔又激動的道：「若果不是淩少俠，真正的賣國賊的詭計得逞了。」

此時龔雪恨帶着淚痕，越衆而前的走到常無悔身前，顫聲道：「常將軍，都是我不好，我把他們害死了，我見淩少俠收到伊巴達的信後，以爲他們之間有密約，所以才誤會了他。」

常無悔長長嘆了口氣道：「不錯，淩少俠確是收過伊巴達一封信，但妳知不知道那是一封什麼信？」

龔雪恨神色痛苦的搖了搖頭。

常無悔道：「那封信其實是伊巴達給淩少俠的約戰書。」

衆人聽了，不其然「哦」了一聲，龍英脫口道：「約戰書？」

「不錯！」常無悔道：「貝津一直想殺淩少俠，但又恐怕不是淩少俠對手，在平安鎮時，想乘夜暗算他，但幸而得到伊巴達女兒通風報訊才逃過大難，貝津設計不得逞，憤怒之餘把客棧內的百多人全部殺了，他爲了要殺淩少俠，便來一着借刀殺人，挑撥淩少俠與伊巴達，伊巴達不知是計，便毅然向淩少俠下戰書，淩少俠接到伊巴達戰書後，明知自己不是對手，本不想應戰，但伊巴達信中聲明，若不應戰，就把平安鎮上的三萬人士盡數殺了，淩少俠爲了那三萬人口性命着想，便豁出性命應伊巴達之約，想以自己一條命來換取那三萬無辜者！」

龔雪恨聽到這裡，急道：「他接到伊巴達的既然是一封戰書，爲什麼不向我們言明，而要顯得神秘兮兮的，致令我們誤會了他？」

常無悔反問道：「若果當初你們知道那是一封約戰書的話，你們會贊成他去應約嗎？」

龔雪恨登時無言以對。

常無悔又道：「淩少俠就因爲怕你們替他担心，所以才秘密赴約。」

龔雪恨道：「他既然明知不是對手，又爲什麼要應約？」

「還不是爲了平安鎮上三萬多條人命和民族大義？」

此時的龔雪恨才知道這個誤會來得眞在太大了，她越聽就內心越難過。

龍英插咀道：「淩少俠與伊巴達後來怎樣誤會冰釋的？」

當下常無悔把貝津如何擅改戰書，後來被伊花揭發，貝津趁着淩飛越赴約後，把龍振天等人殺了，全都一一向衆人說了一遍。

衆人聽他一句句道來，只聽得全都垂下了頭，神色甚是難過。

龔雪恨看着淩飛越的屍體，哭得死去活來。

龍英長長歎息一聲，低沉的道：「若果我們剛才冷靜一點，聽淩少俠解釋的話，事情也不會弄到這個地步了。」

常無悔見他滿面自責與內疚，說道：「龍舵主，不錯也錯了，目下我們唯有化悲憤爲力量，去做其餘大事吧。」

龍英黯然點點頭，話題一轉道：「常將軍，你剛才說什麼眞正的賣國賊詭計得逞，到底是何所指？」

常無悔所指的眞正賣國賊當然就是羅森，本想向他說個清楚，但見人多，恐防其中有羅森手下，因此建議上山再作詳談。

當下在龍英命人料理淩飛越與伊巴達屍體，便與常無悔登上山上。

＊　＊　＊

上到山上，龍英召集親信們，便在中軍帳與常無悔詳談起來。

於是，常無悔便把闖軍如何被圍困在魚腹山說起，說李自成欲向天地會借兵解圍，自己與劉宗敏乘夜冒險潛下魚腹山，途中碰上淩飛越，淩飛越如何撞破羅森好事，及後來如何向貝津施以酷刑，然後一路趕上五行山等事都一一向大家說了。

衆人聽了，不禁對羅森的行爲切齒痛恨，於是一方面安排人馬截殺羅森手下，另一方面派人向天地會總舵主稟報李自成被困，促上官桐火速起兵營救李自成，再約定大隊在潼關會合，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打擊洪承疇，以營救被困的李自成。

＊　＊　＊

一切已安排妥當，負責向總舵主稟報的原成衞亦已火速上路了。

三天後，龍英事先安排五千人馬在五行山下預先埋伏，等候羅森人馬開到。

接近午時，羅森果然由劉宗敏押着之下帶領三千人馬向五行山浩浩蕩蕩開來。

當這三千人馬來到包圍網之後，龍英一聲令下，五千人馬便從四方八面湧將出來，接着見了敵人便厮殺起來。

這個時候，這三千賣國人馬知道中了埋伏，更明白是被羅森出賣了，於是向羅森一湧而上，無數件兵器向着羅森劈下，只把羅森剁得血肉模糊，死狀奇慘無比。

賣國人馬並非人人都有兵器在手，被天地會兄弟殺了個手足無措，不消一刻，已被盡數消滅了。

這一仗，天地會有備而戰，且人多勢衆，加上人人都對賣國賊恨之刺骨，所以此一役大獲全勝，只損傷輕微而已。

＊　＊　＊

龍英消滅了三千賣國賊人馬之後，立刻下令拔營起程，火速與天地會總舵大隊會合。

山上兄弟乘着打勝一仗之餘勇，全都士氣如虹，想着不久後就開始正式與官兵來一場硬仗，人人都情緒更加激昂起來。

大隊人馬不分晝夜，浩浩蕩蕩的上路

，一路向西南進發。

＊ ＊ ＊

且說，天地會總舵主上官桐接到原成衛急報，也大爲緊張，他知道李自成在全國甚得百姓擁護，是一個出色的領導人，只有在他的領導之下才能接二連三的與官兵作戰，今番知他被洪承疇大軍圍困住，心下大急，決定馬上拔營起兵，而毫不怠慢。

於是，上官桐總動員總舵的十萬軍馬，打着天地會旗幟，便分批上路。

大軍一路上逢山開路，遇水搭橋，沿途上，百姓見了天地會旗號，莫不欣喜若狂，百姓對上官桐的擁護與李自成比有過之而無不及，一路上又招收了不少新軍加入，至今天地會實力更爲雄厚，聲威也更壯大。

不一日，先頭部隊已抵達潼關，然後大軍亦陸續開到，由於龍英所領導的五千軍馬尚未開到，上官桐便令一千人馬在潼關等候龍英部隊，然後又領軍向魚腹山開去。

大軍浩浩蕩蕩，聲勢震天的直趨魚腹山，待開到距魚腹山五十里外時，上官桐便命大軍先安營造飯，然後派出探子刺探官兵軍情。

＊ ＊ ＊

上官桐是一個大概四十歲左右的精壯漢子，雙眼烱烱有神，是一個不怒自威的勇夫，單憑他威武的外形，已給人有一種穩健而信心十足的感覺，所以由他領導的十多萬大軍，人人對他都心悅誠服。

他由幾名威猛的部將陪同下坐在中軍帳中，在商討如何攻打洪承疇三萬軍馬。

此時，前往刺探官兵軍情的探子向他回報，他見了探子回來，精神一振，但神色仍是那麼的鎮定，說道：「怎樣了？」

探子行着禮道：「回總舵主，官兵見李闖王被圍困，打算拖延下去，讓闖軍糧草耗盡，再攻上山頭攻打闖軍，官兵見穩操勝劵，所以顯得有點散漫。」

上官桐聽後，很滿意的點點頭，向探子道：「你退下吧！」

探子說聲「是」，便退出中軍帳中。

然後上官桐便與部將們商討如何出兵，他打算乘夜用拑形戰術把洪承疇軍隊包圍，來個攻其不備的把官兵消滅。

上官桐知道洪承疇勝算在握，已然顯得有點驕傲，他明白什麼叫做「驕兵必敗」，更何況天地會大軍是官兵的數倍？所以這一仗，穩操勝劵的是天地會才對。

＊ ＊ ＊

李自成被困在山上已有段時日，雖然他已派出常無悔與劉宗敏向天地會借兵，但一直仍是毫無音訊，糧草又已耗盡，五千士兵們已開始感到絕望，是以士氣極之低沉。

李自成知道繼續下去將是絕路一條，曾想着倒不如領軍與洪承疇來一個硬拚，希望能夠突圍而出，可是士兵們那有心戀戰？

當晚，山上闖軍正在極度絕望之餘，忽聞山下殺聲蓋天，只把山上五千人馬全都驚醒了。

數千人在睡夢中跳起身來，向山下望去，只見山下不遠處的官兵軍營中一片火海，火光映照中，只見一片人海，在作拚命廝殺。

李自成在山上見了這個情形，知道天地會的援兵殺到來了，登時精神一振，山上本來已絕望的闖軍見了也雀躍萬分，士氣頓時也壯了起來。

李自成見天地會軍馬不斷從四方八面湧向官兵，把官兵重重包圍住，當下在山上發施號令，命部隊衝山下去，與天地會軍馬共同作戰。

闖軍人馬鬥志高昂，打着闖軍戰旗，也殺聲震天的衝了下山。

原來，上官桐派出部下，先把官兵重重包圍，一聲令下，三萬部下便先向官兵軍營發放火箭，剎那間，軍營一片火海，營中軍隊在熟睡中，發覺營中火光熊熊之時，士兵們紛紛爭相逃命，但一逃出營中，天地會軍馬便蜂湧而至，把一衆官兵打了個措手不及。

官兵一片混亂，剎那間死傷無數，這些死去的官兵中，有的被烈火活活燒死，有等被爭相逃命的士兵踐踏而死，能逃出火場的，又都被天地會人馬盡數殺了。

李自成領着部下衝下山後，也加入了戰圈，不消一個時辰，在天地會的十萬大軍重重壓逼之下，官兵都一一被消滅了。

洪承疇眼見已方潰不成軍，且傷亡慘重，已然知道大勢已去，當下領着部份將領，乘着混亂，在黑夜中逃出了天地會大軍的包圍網，總算也保住了性命。

洪承疇又怎料到，山下守兵鬆弛，才被常無悔與劉宗敏潛離魚腹山向天地會借來十多萬大軍，才被攻了個措手不及？

天地會在人多勢衆之下打了一場勝仗，士兵們莫不狂呼叫好。

消滅了官兵之後，上官桐下令鳴金收兵，然後騎着馬向李自成奔了過去。

李自成雖得脫困，但想着上官桐是自己昔日的部下，當日由於與自己意見相左而去，今番竟由他來相救，心頭滋味委實有點難受，他見上官桐向自己馳了過來，神色顯得有點尷尬。

上官桐馳到他面前，在馬上一拱手，道：「李大王，別來無恙吧？」

李自成清楚上官桐是一個胸襟廣闊之人，絕不會記掛前嫌，否則今天也不會前來相救了，當下也一拱手道：「多謝上官總舵主拔刀相助，否則……」

他話還未說完，上官桐已微笑道：「今天我們打了一場勝仗，非好好慶祝不可，來，李大王，咱們先回去天地會軍帳中共謀一醉。」

李自成見他豪氣非常，也微笑道：「好，咱們要好好聚一聚舊了。」

＊ ＊ ＊

當下，闖軍隊伍便與天地會人馬混在一起，便向五十里外的天地會軍營而去。

當晚，十多萬人在軍營中慶祝，一直至天色大白。

兩天後，由龍英帶領的五千人馬亦已抵達與大隊會合。

天地會與官兵交戰，大獲全勝一事，很快到處傳了開去，人民百姓欣喜莫明，因而天地會總舵主上官桐的名字也大大壯了起來。

雖然天地會的聲威日比日壯，但上官

桐明白到，若果繼續與官兵作戰，打着闖軍的旗幟比天地會還要響亮，也更得百姓支持，於是把隊伍的名字正式改爲闖軍，而撤去天地會不用。然後再由李自成出任闖王，由他繼續領軍作戰，天地會兄弟對于上官桐的決定上下都無異議。

闖軍爲了要推翻明朝政權，一直與官兵作戰下去。

大軍一路由湖北推進，到達河南，那時適值河南西部一帶正鬧嚴重飢荒，絕望的飢民知李闖王來了，都紛紛投向闖軍隊伍，共同對抗朝廷，短短三個月之內，由於不斷有新軍加入，闖軍隊伍由原來的十多萬人，增到六七十萬人，使到聲威更加壯大起來。

闖軍一路推進，與官兵連場激戰，也連場告捷，隊伍所到之處，百姓見了，都夾道歡迎，「闖王闖王，是我爹娘，迎闖王，不納糧。」此等民歌更高唱入雲。

崇禎十五年，在李自成與上官桐領導下，闖軍攻下了河南、湖北、兩淮的大部份州縣，並且開始建立政權。

闖軍再攻下襄陽，在羣衆擁戴之下，李自成便在襄陽稱起帝來，稱新順王，並把襄陽改名爲襄京。

＊ ＊ ＊

闖軍一路與官兵作戰期間，李自成也着手建立了政權，但他明白到，眼前的成果，上官桐實在居功至偉，人民百姓對上官桐的擁護實在不下於自己，這一點，實在令他有點耿耿於懷。

這一天，李自成正在臨時皇宮書房中悶悶不樂，軍師宋獻策足智多謀，見了他的樣子，已然明白是什麼一回事，便說道：「大王，這些日子以來都顯得悶悶不樂，若果臣沒有猜錯，一定是爲了上官桐將軍，是嗎？」

李自成眼中透出一絲惡毒之意，點頭道：「不錯！」

宋獻策道：「所謂一山不能藏二虎，上官將軍表面上不想做皇帝，但他心裡想什麼，我們根本就不知道。」

李自成接口道：「更何況軍隊之中，有不少對他忠心耿耿的人，若果他想在本王手中搶去帝位的話，豈非易如反掌？」

宋獻策眼中透着殺氣，道：「大王，爲了日後能安心做皇帝，統治天下，一不做，二不休，把上官將軍殺了，就無後顧之憂。」

李自成道：「本王也有想過這樣做，但你想想，若果上官桐死了，他的部下追究起來，如何交待？」

宋獻策眉頭緊皺，道：「不錯，要殺他並不難，但若果做得不乾淨，就會弄巧反拙。」

李自成道：「更何況，若果上官桐一死，他的親信與部下們必定士氣大大低沉，如何面對日後的連場戰事？」

宋獻策似乎也難以獻策的說道：「防人之心不可無，難道大王你一直防下去？在防不勝防之下被上官桐所殺？」

李自成道：「所以本王才叫你來此，商量出一個萬全之策來。」

宋獻策背負着雙手，垂下頭在來回踱着方步。

這個情形，那是表示，他正在絞盡腦汁的想辦法。

李自成對他的腦袋很有信心，所以很有耐性的在等他想辦法。

李自成與宋獻策在書房中交談，卻無意中被常無悔把全部對話都聽到了。

常無悔躲在書房門外，句句聽得清楚，只把他聽他目瞪口呆起來。

大王爲了恐怕上官將軍與他爭奪帝位，竟把一個受千萬百姓擁護的人除去？

宋獻策在房中來回踱步了一會，忽然靈機一觸，說道：「有辦法了！」

李自成急道：「什麼辦法？」

「大王，現下奸閣會正人多勢衆，我們直想把他們消滅，但一直恐怕不是對手，因而沒有與他們正面交戰過。」

「不錯！奸閣會遺禍百姓，本王確想把他們消滅，但這事與殺上官桐有何關係？」

在房外的常無悔知道宋獻策似乎已想出一個殺上官桐的辦法來，便留心傾聽下去。

李自成說完後，宋獻策道：「當然有關係。」

李自成急問道：「到底什麼關係？」

宋獻策道：「我們只要把上官將軍殺了，嫁禍給奸閣會，向全軍宣佈，說上官將軍是被奸閣會的人殺的……」

他還未說完，李自成已充滿喜悅的替他說下去：「軍隊中，尤其是上官桐的部下知道了，必然羣情洶湧的要替上官桐報仇。」

宋獻策接口道：「那時，上官將軍的部下不但不會懷疑，還會激起了高昂士氣，直搗黃龍的殺向奸閣會，憑着這一股強烈的仇恨，把奸閣會攻個措手不及，那時奸閣會不但冰消瓦解，大王又去了一個勁敵了。」

李自成甚是高興的道：「借刀殺人，一石二鳥，果然好計。」

宋獻策道：「事不宜遲，臣立刻召牛承相等人前來商討大計。」

在房外的常無悔聽了，知道上官桐岌岌可危，登時呆了起來。

他能夠怎麼做？詐作懵然不知？任由他死在李自成手下？但上官桐是一個極得軍心與民心的人，更是自己極佩服的人，也是自己的親密戰友，如何忍心等着他的死訊傳到自己耳中？

叫上官桐防備！這樣一來，兩人部下豈非來個自相殘殺？百姓的莫大希望也隨即幻滅？

他呆呆的站着，正不知如何想出一個善法來，此時宋獻策把門打開了，見他呆呆的站立着，暗吃一驚，心想：「我與大王的話全被他聽到了？」隨即叫道：「常將軍，你站在這裡幹什麼？」

常無悔聽他一叫，仿似如夢初醒，望着宋獻策說不出話來。

李自成聽宋獻策一叫，也連忙走出房來，果然見了常無悔站在門外，面上肌肉微微一揪動，道：「常將軍，剛才我與宋先生的話你全部都聽到了？」

常無悔點頭道：「不錯！」

李自成面色有點難看。

常無悔又道：「我不怪你，若果是我的話，或許也會這樣做。」

宋獻策道：「常將軍深明大義，更明白到成大事者就一定要狠下心腸。」

常無悔知道自己無論如何也阻止不了李自成要殺上官桐的決心，端的萬般無奈，只好說道：「大王放心，剛才末將聽到的一切，末將一定會忘掉。」說完便轉身離開。

李自成望着他的背影，忽然面露强烈殺氣，握着隨身軍刀，面色一寒，把刀拔了出來，向前一衝，舉刀便向常無悔背心劈下。

常無悔在冷不防備之下，被重重劈了一刀，慘叫一聲，便倒了下去。

宋獻策看得瞪大了眼睛。

李自成看着倒在地上的常無悔，想起他跟着自己出生入死，立下不少汗馬功勞，又冒死前往天地會借兵替自己解圍，面上也顯得有點悔意，他見常無悔並未立時死去，只神色痛苦躺在地上，內心歉疚的道：「常將軍，你不要怪本王這樣做。」

常無悔異常痛苦的道：「末將不會……怪你……末將……只希望……大王將來做一個……愛民如子……的好皇帝……」一口氣還未嚥下，雙腿一伸，便死在血泊之中。

宋獻策呆望着李自成，過了一會，才道：「大王因何把常將軍殺了？」

李自成語氣有點無奈的道：「本王何嘗不想把他留在身邊？但他自從向天地會借兵後與上官桐關係異常密切，不怕一萬，最怕萬一，若果他日後把今天的事揭發，軍隊不兵變才怪，那時本王想做皇帝也難了。」

宋獻策似乎怕步常無悔後塵，慌忙搬出拍馬屁之言道：「大王英明果斷，果然是一個辦大事的人物。」

* * *

李自成與親信們商討把上官桐殺掉，坐言起行，當晚派人把上官桐殺了，再嫁禍給奸閹會。

軍隊知道上官將軍爲奸閹會所殺，那有想到此事另有別情？果然都羣情洶湧的嚷着要消滅奸閹會。

李自成暗中沾沾自喜，乘着軍隊的澎湃仇恨，便揮軍把奸閹會一舉消滅。

崇禎十七年，李自成軍隊已發展到過百萬，實力更加雄厚。

同年，李自成攻下西安，並在西安正式建立政權，改西安爲西京，改國號爲大順，制訂一切官制、法儀，並發行新幣。

定都西安後，李自成再統領大軍從陝西渡河攻打山西，軍隊長驅直進，佔領了太原，然後兵分二路直攻北京。

李自成親自率領一支精銳部隊，向北攻向大同、宣府，再取道居庸關攻進明朝首都北京。

十七年三月十七日，李自成攻破了北京外城，軍隊直搗黃龍攻至城中，明軍望風披靡。

崇禎皇帝見闖軍攻陷了北京，見國家已亡，第二天清早，便跑到皇宮後的煤山自吊殉國，至此，統治了中國二百七十六年的朱明皇朝便被李自成滅亡了。

* * *

李自成取得北京之後，便住在皇宮，明正言順的做了「大順國」的皇帝。

常無悔臨死時，盼望李自成做一個愛民如子的好皇帝，然則李自成是不是一個好皇帝？

不是！

李自成做了皇帝後，寄以莫大希望的百姓都舉國歡騰，但又有誰料到，李自成甫一登上帝位，北京城中居民的另一場更可怕惡夢隨即展開？

原來李自成住進皇宮後，生活開始極度腐化，窮奢極侈，更縱容部下在城中姦淫擄掠，同時領導集團之間逐漸爭權奪利，領導人與領導人之間不能和睦，致令百姓開始陷入另一惡夢之中。

李自成部下在北京城中任意姦淫婦女，無意中發現了有「天下第一美人」之稱的陳圓圓，部下們爲了討好皇帝，便把陳圓圓抓回皇宮獻給李自成。

李自成見了美艷絕倫的陳圓圓，驚爲天人，便據爲己有。

需知道，陳圓圓乃是山海關大將吳三桂的愛妾，吳三桂知道愛妾爲「闖賊」擄去，「怒髮衝冠爲紅顏」，決定搶回陳圓圓，但明白到自己軍隊非闖軍對手，竟向滿洲借兵，利慾薰心之下，大開山海關，引滿洲虎狼軍隊攻打北京。

清兵入關後，北京立刻陷入被包圍之下，闖軍不敵，李自成大敗，遂而率軍退出北京，欲想撤回西京根據地。

李自成只過了四十天皇帝癮，便被滿洲人攻陷了北京，其後，李自成與清兵作了幾場激戰，也打了幾次勝仗，本來軍隊又振奮士氣起來，但可惜，領導層之間爲了權力鬥爭，互不團結，李自成又輕信謠言，不分青紅皂白，把李岩殺掉，此舉就更令軍心動搖，羣衆離心，內部不攻自破，領導層解體，因而作戰力大大削弱。

次年，闖軍與清軍在西安再度會戰，李自成大敗，經湖北，終於在湖北城內的九宮山爲當地武裝地主所殺，那時李自成才卅九歲。

此至，滿洲人開始統治了中國，正式以「大清國」統治了漢人百姓。

（全文完）

小故事大道理

刻苦耐勞

領袖說：「每一個人每天都有困難、窮困、風寒、饑餓、疾病和危險，若能隨時克服，則一切困難，就沒有了。克服了這些本身內在的困難，然後才能克服外在的敵人。」

史可法守揚州的時候，他每天處理軍務，巡行防地，常常到了半夜以後，才能休息片刻，在冬天降霜下雪的天氣，他一樣的露宿野外，若無其事。左右每勸他稍爲保重一點，他就回答說：「在這國破家亡的時候，如果我們還不刻苦勤勞，那劫運就無可挽回了。」

我們做事打仗，是會隨時遇到困難的，但我們爲了挽救國家的危亡，祇有手足勤勞，不怕困苦，遇難克服，堅忍的奮鬥下去。（選自蔣總統經國先生所著「勝利之路」）

梁山泊英雄傳之十三

高石·編繪

黑旋風（一）

［水滸傳］是我國一部古典文學名著，此書描寫宋江等一百零八名好漢，他們各有不同的出身、背景和遭遇，有朝廷官員，有家財萬貫的富户，有普通老百姓，但在各種不同的原因之下，他們終於聚合在一起，構成一節又一節精彩動人的故事。



1　李逵因打死了人，逃走江湖上，多年沒有回家。他看到近來山上一班弟兄，有的接了父親上山，有的回家望娘。他也想起了自己的老娘來了，便向宋江要求回家把老娘接上山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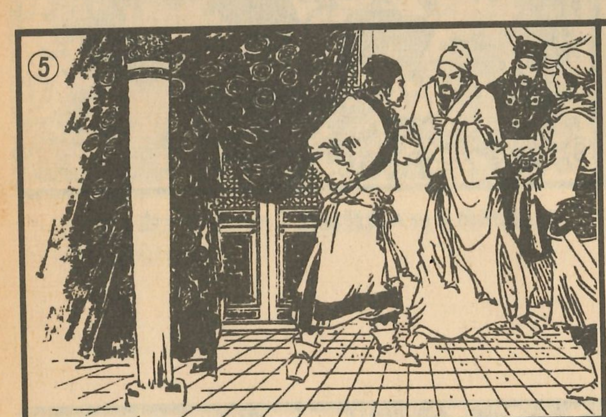
2　宋江覺得他性情急躁，容易出事，不久前又在江州殺過許多官家人馬，現在官府追捕得正緊，因此不許他去。可是李逵非要去不可。



3　宋江沒法，只好答應了。但是向他提出三個條件：一、在路上不准吃酒；二、接了娘就回來；三、平常用的兩把板斧不許帶去。李逵都依了。



4　當天，李逵挂了一把腰刀，提了一把朴刀，帶了一些銀子，別了衆兄弟，獨自下山去了。



5　李逵走後，宋江不放心，就差李逵的同鄉朱貴跟着他去，暗中照顧他。



6　李逵照着宋江吩咐，一路上不吃酒，不惹事，沒有幾天，來到沂水縣城。



7　李逵走到西門外，見一伙人圍着看榜，他就站在人群中，聽旁人在唸。



8　忽然背後一人攬腰抱住了他，李逵大吃一驚。



9　李逵一看，原來是朱貴，這才放下心。朱貴忙拉了李逵，到附近一個酒店裡坐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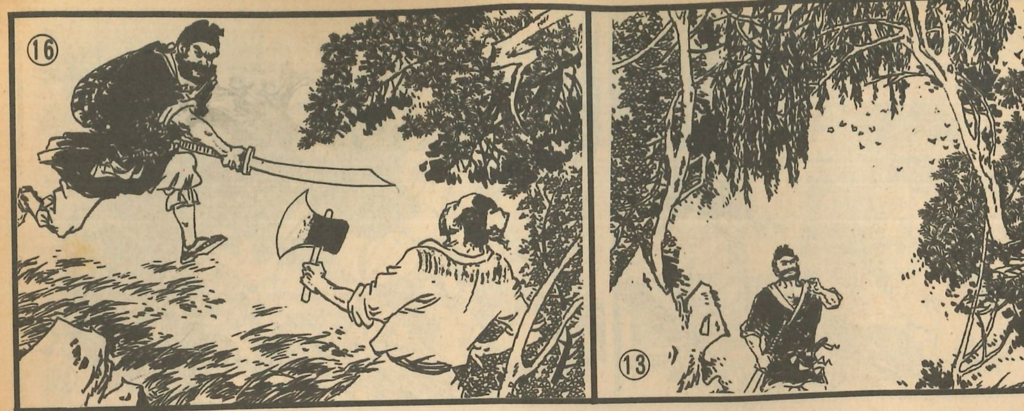
10　這個酒店是朱貴兄弟朱富開的。朱貴給他介紹以後，朱富便弄些菜飯給李逵吃了，當晚就在店裡歇了。次日，李逵要趁着五更天上路。朱貴勸他不要走小路，他那裏肯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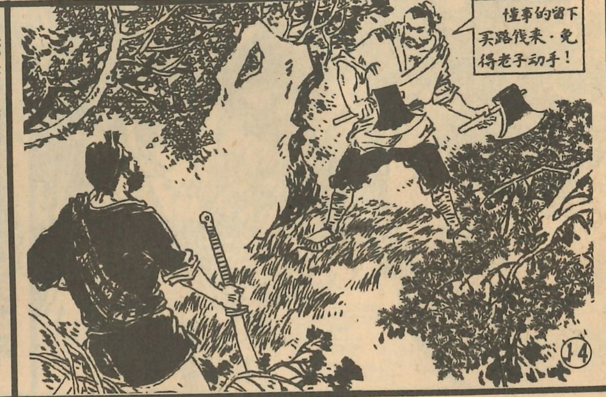
11　李逵別了朱貴、朱富，往他的家鄉百丈村去了。



12　大約走了十多里，天色漸亮，從青草裡忽然跳出一隻白兔來。李逵追了一陣，笑着說：“這畜牲倒引了我一段路程。”



13　再向前走，迎面出現一片樹林，這時正當初秋時節，樹葉變成金黃色，美景如畫。



14　李逵剛走到樹林邊，突然從裡面跳出一個大漢，臉上漆黑，手裏拿兩把板斧。



15　李逵一見大怒，奔向大漢，喝道：“哪裡來的混蛋，敢在這裏搶劫！”那大漢說：“要問我的名字，管叫你嚇碎心膽。老爺是黑旋風李逵！”

16　李逵不禁暗笑：眞見鬼，竟有人敢冒老子的名號，在這裡胡鬧！他愈想愈氣，挺起朴刀，撲向那漢子。



17　那人哪裡抵擋得住，正想逃走，腿上被李逵砍了一刀，跌倒在地。



18　李逵一腳踏住那人的胸口，說道：“老子就是黑旋風李逵！你這混蛋，糟蹋了我的名字。”



19　那漢子戰戰兢兢地央求說：“小子叫李鬼，住在前面村上，爲了爺爺在江湖有名氣，借爺爺大名，在這裏混口飯吃。”



20　李逵聽他一說，格外有氣，說道：“你這厮敗壞我的名聲，叫你吃我一斧！”劈手奪過一把斧頭就要砍。李鬼苦苦哀求：“殺了我一個，就是殺兩個，我家中有八十歲老娘，沒人照顧………”



21　李逵心中暗想：我自己是回家接娘的，如果殺了一個養娘的人，怎麼能算是好漢！算了，饒他一命吧！就把李鬼放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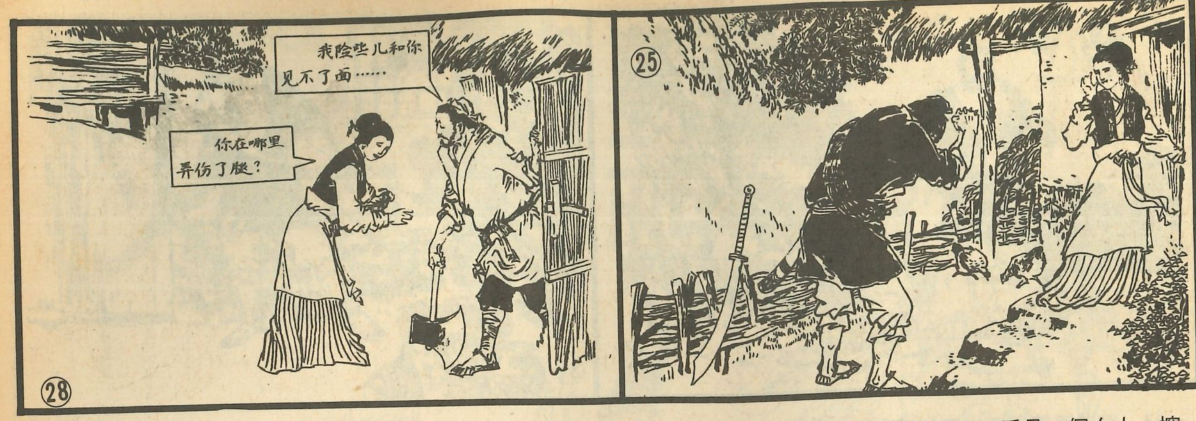
22　李鬼爬起來，一面磕頭，一面告饒。李逵想，這人還有些孝心，忙從身邊掏出十兩銀子給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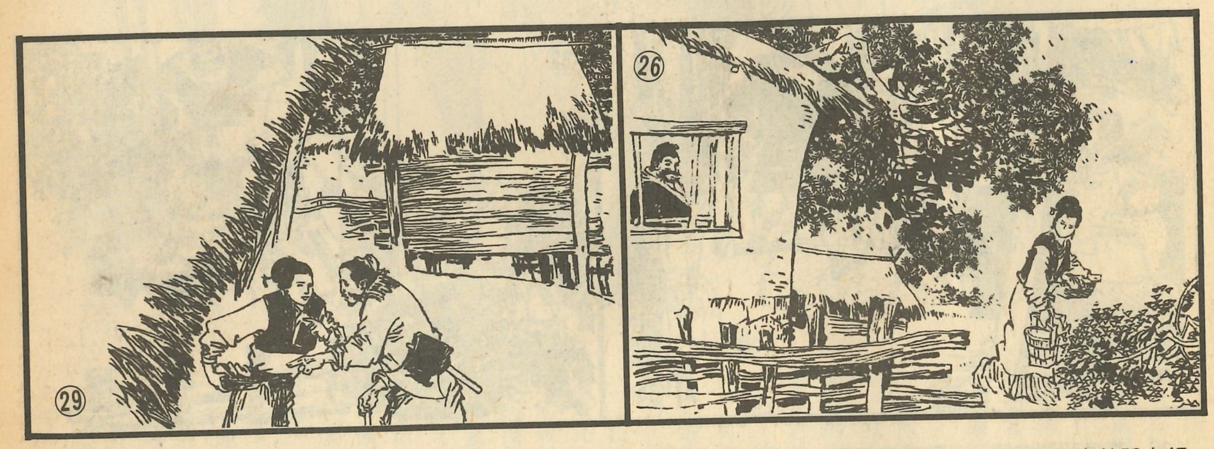
23　李鬼拜謝去了。李逵暗自笑道：這家伙眞巧撞到我手裡！不過他是有孝心的人，回去想必改業。他一步步朝山間小路走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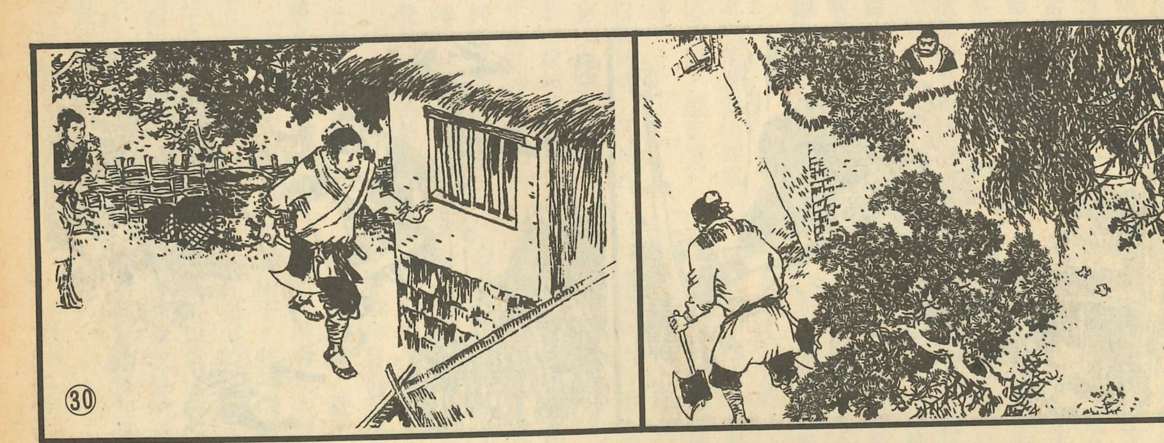
24　快到中午，李逵又餓又渴，看看四面都是山路，不見一家酒店飯店。再向前走了一會，遠遠看見山腰裡有幾間草屋。



25　不多時，李逵來到草屋門口，看見一個女人，擦了一臉胭脂鉛粉，從屋裡走出來。李逵放下朴刀說：“大嫂，我是過路客人，肚裏飢餓，找不到酒飯店，我給你幾錢銀子，換些酒飯給我吃吧！”



26　那女人看李逵模樣，不敢說沒有，答應他說有飯吃，可是沒酒，李逵要她多做些飯菜。那女人去爐裏生起火來，便去溪邊淘米做飯。



27　李逵出門轉到屋後邊小便，只見一個人，歪歪扭扭地走來，定睛一看，原來是李鬼。

28　李逵躲在一旁偷看，只見那女人開了後門洗菜去，一見李鬼回來，兩人便談起來了。

29　接着李鬼把遇到李逵那段事說了一遍。那女人便用手往屋裏一指說：“剛才有個黑大漢到這裡來，叫我做飯，如果是他，就用藥把他害死。”

30　李鬼點頭說好，忙躡手躡脚地向屋裡張望。

鬼魅江湖傳奇故事／江中萍・文　可飛・圖

火中女神



老實鐵牛　痴戀火神

鐵牛是眞的姓鐵，也是眞的叫阿牛，他可以說是完全沒有改錯姓名，因爲他天天與鐵爲伍，工作得像條牛的辛苦，而所過的生活，也是貧困清苦。

鐵牛是在打鐵店裡當學徒的，在數十年前當一名打鐵學徒的艱辛，是非一般人可想像的，若非鐵牛年輕力壯，而又非常勤力，加上鐵店那刻薄成性的老板錢可通，眞還不肯僱用他。

可通號打鐵店是該鎭上最大的鐵店，而它的生意非常之好，常鑄造打出來的利器及物品，非但在本鎭銷售，而且還運銷上海、杭州各地。

可通鐵店鑄造的，可不是普通的鐵器，它最重要的，就是鑄造利器，像匕首、短刀、劍、刀、戟等兵器。

打造這些利器，與打做日常工具的利器是完全不同的，鐵牛自十七歲進入可通鐵店做學徒時至如今已廿三歲，整整六年，還沒有滿師，所以鐵牛全部的希望，就是希望終有一天，能得到錢可通的垂青，把他升作大師傅，到那時候，收入多了，就可以成家立室、娶個貌美如花的妻子回家侍候娘親和自己。

要知道鐵牛自小就沒有爹，祇靠的他寡母，胼手胝足的歷盡艱辛，才將鐵牛養大的。

她眼看自己的年紀，一天比一天的老邁，於是牛母就盼望兒子早日成家立室，正如這一天，母子在吃飯的時候，牛母又不免對鐵牛的親事操心。

「阿牛，你是個遺腹子，我千辛萬苦才將你養大，現在，娘的年紀也老了，隨時隨地都會閉上眼睛，但在娘未死之前，最大的願望，就是看到你娶妻子！」

「娘，我明白妳的心願，但以目前環境，我們是怎可以多養一個人？」鐵牛嘆了口氣，又道：「像我這樣，一天到晚拉着風箱與煤炭爲伍的學徒，又有那個女人肯下嫁給我鐵牛？」

「話不可以這樣說，現在你雖然窮一點，但誰敢說你以後會沒出息？你別瞧不起你自己。」牛母就像每個母親的人一樣，對自己兒子都是永遠抱着極大的希望。

扒完最後一口飯，鐵牛連忙放下了碗，就道：「別說了，這件事遲一步再說，我好倦，娘！你也早點休息吧！」

像逃避什麼似的，鐵牛洗了澡，就匆匆忙忙的爬上床上，但這一夜，輾轉反側，總是無法入睡，母親的話，一次又一次的重現腦際。

「娘！不會了解的，我可不能現在討個人回來，目前二餐僅可以糊口，怎能娶個人回來增加負担？總有一天，等我當上鑄鐵大師傅時，娶個漂亮的妞兒，好！從明天開始，我必定會更加努力！」

鐵牛自從經過那晚決定之後，他在鐵店裡的表現，就更加勤奮了，甚至時時做到店裡所有的人都休息睡覺，鐵牛還是拿着鎚子，叮叮噹噹的還打個不停。

匆匆的又過了半年，鐵牛的手藝，其實是可以當一個鑄鐵的大師傅有餘，但是那個刻薄成性的老板錢可通完全是看不到的，甚至連半句嘉獎的話，亦未有對鐵牛說過。

在這半年裡，牛母不止一次的，向兒



31　李逵心想：這混蛋實在可惡，我饒了他性命，還給他銀子，他倒想害我。這次可不能放過他。他一轉身退回前屋去，守在通往後屋的門邊，



32　這時候，李鬼剛伸頭來看，被李逵一把抓住，那女人一看，忙從後門逃走了。



33　李逵把李鬼按倒在地上，抽出身邊腰刀，一刀把他殺了，又奔到後門來找那女人。那女人已經不知逃到哪裏去了。

34　李逵再回到房裏見鍋裏的飯已熟了，狠吞虎嚥地吃了個飽，這才繼續趕路。



35　李逵回到家門，太陽已經偏西。他推開門，走進裡面，看娘兩隻眼睛都瞎了，正坐在床上唸佛。



36　李逵進門就喊娘，老娘一聽孩子回來，十分歡喜，忙問長問短。（待續）

子舊事重提，，還給鐵牛的精神負担，是非常之重。

誰說一個年青力壯的兒子，會不盼望成親呢？在忍無可忍的情形下，鐵牛找了個機會，就向錢可通詢問了。

「錢……錢老板，我在店裡工作也有好幾年了，您……您老對我工作，是否感到滿意呢？」其實，這番話，存在於鐵牛的肚子裡已經很久了，可是，此刻說出來，還是結結巴巴。

錢可通顯然還是完全不明白鐵牛是有什麼企圖，咬着旱煙管，瞪着鐵牛就問：「你問這些幹什麼？」

「沒……沒什麼，」鐵牛暗是叫自己鎮靜，聲音却是顫抖得厲害：「我只是……是問問老板，以我目前的手藝，跟師傅們比較，會是怎樣呢？」

「噢！」錢可通將旱煙管裡的灰倒了出來，似乎是已經明白鐵牛的意思，冷冷的瞪着鐵牛一眼，聲音也像冰似的說道：「啊！原來你想當大師傅！」

鐵牛見錢可通已明白自己的意思，於是，滿懷希望地問：「老板，您……您的意思……」

「阿牛！」錢可通的腦袋動得很快，不待鐵牛把話說完，就搶着說：「你想成爲大師傅！這還不容易，我可通號的規矩，祇要你能煉鑄成一柄削鐵如泥、吹毛立斷的利器，不論匕首也好、短劍、短刀，祇要你能鑄造一柄爲此的這樣的利器，你就馬上可以成爲可通店的大師傅，而每月你可賺大洋三十個！」

「眞的？」鐵牛喜出望外的說。

「唔！我錢可通一向是守信用的，祇要你辦得到，我必守諾言。」錢可通轉視的看了鐵牛一眼，說道：「你就用心的去做吧！」

其實，錢可通沒安着好心，他的如意算盤打得很响，以鐵牛目前的手藝，本就是有資格當作鑄鐵大師傅，但一個大師傅的薪金，跟一個學徒的薪酬相差十倍也不止。况且，鐵牛目前在店裡的工作，跟一個薪優的大師傅並沒有分別。

錢可通答應，只消鐵牛能鑄出削鐵如泥的利器，就給他三十個大洋，這還不是個密底算盤，試想要眞的能有這般那麼高的手藝，大概全國的鐵店，也會爭相邀聘鐵牛，三十塊大洋到那時又算得是什麼回事！

只是，老實的鐵牛，一點也不曉得老奸巨滑的老板，正在打他的如意算盤，他得到了錢可通的許諾，就萬二分高興，彷佛自己的願望很快就會一一的實現。

從此以後，鐵牛的工作，比前更加努力及賣力，他不但白天在店裡工作，晚上回到自己家裡，草草用過飯後，就扯着風箱，全心全意，去鑄那柄可以讓自己變成大師傅的削鐵如泥匕首，要鑄造一柄鋒利的匕首，那塊鐵的質素極其重要的，而鐵牛從錢可通那兒得來的鐵，只是普普通通的一塊鐵。因爲錢可通並沒有將鐵牛當大師傅的事放在心裡。

然而，老實的鐵牛並不知道，他廢寢忘餐，努力的去工作，滿以爲匕首一日鑄成，自己就能一舉成名。

他的母親也知道鐵牛的心願，也不斷的鼓勵兒子，母子倆全心全意，等待那柄鋒利得削鐵如泥的匕首，能夠很快的完成。

鐵牛整整化了半年的時間和努力，一柄薄薄的匕首終於鑄成了，當鐵牛滿懷希望，並將這柄匕首，試驗其鋒利的程度，的確，匕首可以削斷一些堅硬的東西，然而，當它跟另一柄短刄相碰時，鋒利的匕首却斷爲兩截了。

半年的心血和努力，完全是白費了，鐵牛看着那斷成兩截的匕首，頹喪得幾乎要痛哭失聲。

偏是牛母這個時候，又再舊事重提。

「阿牛，你還是放棄了吧！我已經老了，你還不成親，娘就隨時都會去世的！」

「請您不要迫我，娘啊！我現在的心情好痛苦，要是我不能成爲一個大師傅，我今生今世，都不會快活，還談什麼成親之事？」鐵牛幾乎是力竭聲嘶的叫道。

＊　＊　＊

由於這次鑄造匕首失敗，鐵牛終於明白，錢可通是沒有安着什麼好心，因爲這次的失敗，主要原因，並非自己手藝不精，而是那塊鐵質素根本是不行的。

鐵牛再也沒有在錢可通的面前，提過鑄造削鐵如泥的利刄，可是，他要當大師傅的事還是不死心的。

在可通店裡，鐵牛的工作，仍然是極之努力，因爲他不能不向現實低頭，直到目前他仍然是個學徒，如不辛勤幹活，生活便會發生問題。

忠實的鐵牛太明白自己的處境，他知道自己如不努力，就永遠是像現在那副模樣，對鐵牛來說，成爲大師傅，就是唯一可以出人頭地的路徑。

鐵牛在工作之餘時，到處去找尋，希望能找到一塊好的鐵胚，若能找到，他再要鑄造一柄鋒利，吹毛立斷的匕首，那就很容易了，因爲上次的失敗，就是沒有好的鐵胚，鐵牛今回學乖了。

轉眼間，又過了大半年，鐵牛終於找尋到一塊上好的鐵，於是，鐵牛又再埋頭苦幹，希望能早日能煉成那柄匕首。

本來鐵牛的手藝，足以達到一名大師傅的條件，這些年來，他在店裡，也曾打造了不少上好的鐵器及利刄，或者是眞的是他命苦，竟會事事不如意。

首先令鐵牛的工作陷了困境，就是那塊經鐵牛整整煉了大半個月，無論鐵牛用多猛的火力，這塊鐵胚竟然像石頭似的，沒有半點溶化的跡像，甚至紋風不動的。

出盡了千方百計，燒了數不清的煤炭，化了更長的日子，在烘烘的烈火中，那塊該死的鐵胚，居然還是絲毫不變，跟找回來的時候一模一樣。多氣人也。

要是換上別人，要非鐵牛的堅忍和耐性都到家。眞的會把那塊可惡的東西扔掉了。

這夜，鐵牛自可通店收工回家中，吃過了飯，又把煤爐燃着，又去煉那塊鐵胚了。

要讓鐵胚能熔解，就得用猛烈的火勢，要火勢猛烈，除了加多燃料外，還要使勁的扯着風箱，讓爐裡有充足的空氣流通。

鐵牛强而有力的手臂，抓着風箱栓子，就拚命的拉着，火燄紅紅的，在爐裡跳躍不止，但架上的鐵胚，却靜靜的躺着，沒有半點兒變動的跡像。

＊　＊　＊

鐵牛自黃昏，煉到深夜，他實在幹得精疲力倦，然而，仍是半點成績也沒有。

「阿牛，你就歇歇吧！」牛母不知什麼時候，出現在鐵牛背後：「這塊鬼東西，已經化了你不少工夫，要是能夠煉得熔，早就熔掉了，平白費了幾担煤炭，還有你的精神和時間，唉！你就是這樣的死心眼，去睡吧！明兒還得一早爬起來去幹活的。」

「娘！你先睡吧！別理我了。」鐵牛頭也不回，仍然使勁的扯着風箱。

「唉！孩子，你這種脾氣，可眞的像條蠻牛，實在是太死心眼了。」做母親的嘆了口氣又道：「像你這樣的煉法，當你煉出那削鐵如泥的匕首，別說娘已經入土，就是你自己大概也變得白髮蒼蒼，老得像掉了牙的老頭子……」

「好啦！娘，你別再嚕囌我了，」鐵牛手拉風箱栓子，眼睛盯着那紋風不動的鐵胚，狠狠的說：「他媽的，要不將你煉熔，我就不叫鐵牛！」

看見自己的兒子就像那塊頑固的石頭，牛母除了搖頭嘆息之外，實在半點辦法沒有，也只好自己先去休息了。

被母親這樣一說，鐵牛的心事又被挑起了，盼望作大師傅的心意，策動他抖起精神，他用勁的拉着風箱，口中不停咒罵着那塊頑固的鐵胚。

鐵牛的個性，本就眞像蠻牛的倔强，加上他一直盼望能快點達成理想，所以，雖然疲倦，仍不肯浪費半分半秒的時間。

刹那間，又煉到深夜了。

鐵牛雖然姓鐵，個性也頑固如牛，但畢竟他並非鐵鑄的，而是像其他人一樣，只是血肉之軀。

特別是在這一連串的日子裡，白天要幹活，晚上回到家裡，亦完全沒有休息，立即又埋頭苦幹，所以在深夜裡，鐵牛拉風箱的動作，越來越慢，而眼皮像鉛般的重，情不自禁的又垂下來了。

「劈啪！」

夜深人靜，紅熱的炭火，忽然發出了一下的聲响，差不多已經入睡的鐵牛，像回復了一點精神，他努力把澀澀的眼睛睜開來，但覺爐裡的炭火，十分刺眼。

急忙將眼睛合起來，隔了一會兒，才再張開眼睛，不曉得怎地，在鐵牛的眼裡，那爐中烘烘的熱火，變得十分怪異，那是一種異乎尋常的，紅得可怕的光芒。

心裡驚跳了一下，什麼睡魔，在這一刻裡是完全被驅散了，鐵牛將扯着風箱的手放開，滿以爲不去拉風箱，爐火的燃燒火勢，會因此而減低下來。

然而，一切都是出乎意料之外，不再拉那風箱，爐中的火勢非但沒有減弱，相反地，竟然是越燒越烈，而發出的火光，也越來越亮，越來越刺眼。

突然，鐵牛瞧見，在紅紅烈燄裡，出現了一點形象，但那形象是十分模糊，一時間，鐵牛無法叫出那形象是什麼來的？

鐵牛揉了一下眼睛，再揍近爐子，看，這一回，他終於看清楚了爐裡的東西，也因爲這次他可以看清楚，他就不由自主的失聲叫了起來。

原來在紅紅的火燄裡，鐵牛看到的，竟然是張非常美麗漂亮的少女面孔，那雙秋水，又烏又亮，凝視着鐵牛，似乎流露出情深款款的神色來……

漸漸的，那張美麗的臉孔開始縮小了，而在熊熊的火燄裡却出現了一個整體的人身，人身所配的，依然是那張美得教人窒息的臉，不對的，火燄中的少女，向鐵牛展露出甜甜的淺笑。

鐵牛看得呆了，方才的驚恐，似已抛諸腦後，自從他活了這些年來，他從未見過那麼漂亮、動人的一個少女。他渾忘了那個少女是在火中出現的，鐵牛祇覺得他已經開始愛上了那個火中的少女。

只過了一會兒，那火燄中的少女，竟然漸漸的淡却，連面目也瞧不清楚。依稀只餘下模糊的影子，淡淡的，就像鐵牛開始時所看到的形象一樣。

心裡發急，於是，鐵牛就拚命的拉着風箱，企圖使火勢猛烈一點，果然，在爐火紅起來的時候，那個少女又出現於熊熊烈燄之中，她仍然向鐵牛流露着淺淺的甜笑。那對眼睛像是會說話一樣的。瞧着鐵牛一眨一霎的。

像喝醉了酒一樣，鐵牛的手像機械似的，不斷地拉着風箱的栓子，而他眼睛，却是貪婪的，完全留在紅紅的火燄中，甚至完全忘記，自己此時正在煉鐵呢……

可是，鐵牛畢竟是個血肉之軀的人，他那樣日而繼夜，不停工作，精力總要有用盡的時候，雖然，他極渴望多看看那火燄中的少女，然而眼睛終於不聽使喚，緩緩的閉起來。

＊　＊　＊

「阿牛！你醒醒，你醒醒！」

立即的，鐵牛看到眼前的一張臉，那並非火燄中令他神魂顚倒的處女，而是他娘親的那張滿佈皺紋的臉孔。

「娘！現在是什麼時候了？天亮了嗎？」

「唉！你也太拚命了，累了就該歇歇，怎麼會在爐邊睡着了的？」牛母心疼兒子，少不免又嚕囌起來。

沒理會娘親的話，鐵牛又轉過頭，朝爐子那邊看了一眼，爐中的火燄早就熄滅了，那裡還能看到火燄中的美女？

一種說不出的悵惘，自心頭湧起來。

「娘！快點燒火啊！妳看，爐中的火燄都熄滅了！」鐵牛簡直就是失魂落魄，一邊說着，一邊自己拉起風箱中的栓子，就忘記滿爐就祇剩下的炭灰。

「阿牛，天都快亮了，你還生什麼火，就不用回到店裏幹活嗎？」

抬頭往窗瞧瞧，果然，天色已呈現黎明時的灰白，鐵牛惘然的自語道：「是天亮了，這麼快就天亮了！」站了起來，仍然依依不捨的，目光流連在那滿爐的灰爐裏。

「老天！那不會是夢，不會是夢吧？」

看見鐵牛那種精神中恍惚的模樣，他的母親担憂的問：「你怎麼了？不是着了涼覺得不舒服吧！」

「沒……沒什麼，娘，我現在回店裏

工作，」鐵牛不想母親知道自己昨夜遇到的事情，於是，匆匆洗了臉，抓起外衣，就離開家門了。

* * *

這一天，鐵牛在店裏工作，一反常態，他不像以前那麼用心工作，整天的瞧着爐火，希望有奇蹟出現，可是爐子裏的火，雖然燒得熾烈，但那有什麼人影？」

「鐵牛，你怎麼啦？還不快點鎚？」

一個鑄鐵的大師傅，瞧見鐵牛那副獃相，就大聲喝道。

鐵牛被罵，勉强打起精神，可是才鎚了幾下，目光又溜回爐子裏，經過幾次被叱喝，鐵牛的神智，才被喝得恢復過來，他不禁向自己問道：「我這算是幹什麼？昨晚一定是個夢，何必失魂落魄的！」

儘管鐵牛向自己解釋，勉强提起精神工作，但在他的心中，仍是盼望早點回家去。

好不容易，才等到日落，鐵牛連工具也不收拾，就匆匆的趕回家裏去。

鐵牛一踏進家門，連鞋子也忘脫，便撲向爐子去，將炭火煽亮，拚命的拉着風箱了。

火已經燒得很熱，但那有人影，鐵牛不禁有點惘然若失，偏在此時，他的母親催他吃飯，迫不得已，祇好放下工作，匆匆扒了幾口飯，又返到爐火前邊去。

「阿牛，你不多吃點點嗎？」

「娘！你不要理我，我自己會照顧自己，你快點回到屋子裏休息吧！」

鐵牛母親瞧見兒子，這些日子來精神恍惚，心裏極之担憂，想詳細的向鐵牛問清楚，可是，兒子竟然發起脾氣來，阿牛的母親沒法，嘆了口氣，便回到自己的房子裏去。

鐵牛也不理會什麼？使勁地扯着風箱，將爐中火燒得更紅，同時，他的雙眼，再也沒有離開過爐火。

果然，一盞茶的時間過後，爐中火又泛起了淡淡的人影來，人影漸漸變清晰，仍然是昨夜見過的那個美女，今夜，似乎更是漂亮，在爐火中不斷地凝視着鐵牛，那個微笑，比昨夜更甜了。

「我還以爲再見不到妳？」

鐵牛一見那女出現，長吁了一口氣，不自覺地對火中少女說起話來。

火中美女並沒有回答鐵牛，不過，她眨一眨眼睛，像表示他已明白鐵牛的意思。

鐵牛的手沒有離開過風箱的栓子，所以爐中的火十分熾熱，而他根本就忘了自己是在煉鐵，他一邊扯着風箱，一邊不停的對火中美女說話。

* * *

就這樣的過了一個月，鐵牛每天都匆匆回家，一返到家中，就立刻工作，最近，連他的母親，亦知道他時時對着爐中自言自語。

這夜，鐵牛又在跟爐中火的美女話，突然，母親的聲音，在他的背後响起來。

「阿牛！你發什麼神經病？怎麼老是對着爐火說話？」

「娘！你來幹什麼？」鐵牛連頭也不回，眼睛仍然瞧着爐中火裏的美女。

「我問你？你發什麼神經病？天天晚上，對着這個鬼爐子自言自語？」牛母重複剛才那句話。

「娘！你沒有看到爐中的她嗎？」

鐵牛的母親，朝那爐火看了一眼，仍然什麼也看不到。

「阿牛！我看你快要瘋了，爐子裏會有什麼？我一點也看不到！」

「娘！妳看她多漂亮，要是我將來娶媳婦，我一定要娶她！」鐵牛仍然看着爐火，問非所答的說。

見到兒子這副模樣，牛母又傷心，又難過地叫道：「阿牛，我看你一定被鬼迷住了，你到底還認得娘嗎？」

「娘！你別傷心，我太高興了，瞧，我已經替你找到一個好媳婦。」

「在那裏？」

鐵牛用手指着爐火說：「喏！她就在裏面！」

牛母見兒子仍然像瘋子般的胡言亂語。不禁嚎啕大哭起來：「阿牛，阿牛，你別再發瘋了，妳娘祇有你這麼一個兒子，你再這麼樣，敎娘下半生倚賴什麼？」

就在這時候，「劈啪！」之聲不絕於耳，這些聲音不但令鐵牛的母親止住哭聲，也令鐵牛自迷惘的境界回到現實來。

抬起頭來一看，見爐中那塊鐵胚，開始溶解了。

「娘！妳看，這塊東西終於溶了，我可以開始鑄劍了！」鐵牛樂極忘形，連爐中之美女也忘了。

是的，那塊鐵胚，經過鐵牛日以繼夜的努力之下，終於溶解了，於是，鐵牛開始鑄煉他的匕首。

當匕首形狀鑄了出來，鐵牛開始在鎚子上用功夫了，可是，那鐵胚仍是那麼硬和堅固，他用很强的火力，也不能將它燒紅，整整過了三個晚上，他也不能在鎚子上下功夫。

自從鐵胚溶解後，火中之美女影子也消失了，在傷心失望之餘，他幾乎把鑄削鐵如泥匕首也放棄了。幸好，他的個性十分倔强，而且，他實在不甘這樣就跟那火中之女相見的時光放棄。

他更努力將爐火燒紅，因爲他存着一個希望，當爐火燒到最紅的時候，爐火中的美女，又會再出現。

也是鐵牛的毅力，當他日以繼夜，廢寢忘餐的努力下，在爐火中最熾熱之時，那匕首亦開始紅了，那火燄中的美女，又重現在火燄中。

鐵牛一邊看着火燄中美女，痴痴迷迷的，一邊拚命鎚那燒紅的匕首，漸漸，在鐵牛這樣忘形工作下，匕首越來越薄，那刀鋒開始也變得更銳利了。

時間過得很快，在鐵牛這樣瘋狂的，日以繼夜的不停工作，年半時間過去了，那匕首亦已打成了。

當鐵牛小心翼翼，自水盆中把匕首掏出來，扯一根頭髮，就向那劍鋒吹去，立時，他的頭髮斷爲二段？

這下子，鐵牛不由大喜若狂，高聲叫起來：「娘！我成功了，我終於煉成一柄削鐵如泥．吹毛可斷的匕首來了。」

鐵牛一邊笑着，叫着，一邊將匕首湊近自己眼睛前，準備看清楚一點，突然，眼前一黑，甚麼形象也消失了！

使勁的將眼睛睜到最大，可是，眼前仍然什麼也沒有，只有一片漆黑……

「孩子，你在說什麼？」

耳畔响起母親的聲音，鐵牛又驚又怕的大叫……

「娘！妳在那兒？爲什麼我見不到妳？」

正站在兒子面前的牛母，聽到鐵牛如此詢問自己，也不由失聲的叫起來：「你說什麼？我不是站在你的面前嗎？難道你竟然看不到我？」

鐵牛拚命的將眼睛睜大，可是，他的瞳孔已變成灰色的一片，他什麼也看不到。

「娘！爲什麼我看不到您？難道我眞的是瞎子了？」

眞的，就在鐵牛煉成一柄吹毛可斷，鋒利無比的匕首時，他的眼睛就瞎了。

就那麼的殘忍，那麼的殘酷，當他化了兩年的心血，匕首煉成後，就此匆匆看了一眼，就永遠活在黑暗裏！

現實是殘酷的，錢可通是不講人情的，當他知道鐵牛的眼睛瞎了的時候，他馬上把鐵牛開除了，可憐的鐵牛，不但失明，連母親和自己的生活，亦成問題了。

有人知道鐵牛煉成一柄削鐵如泥的匕首，想出重金的收購據爲己有，然而，無論對方出多高的價錢，鐵牛就是不肯將匕首出售，因爲，那匕首是他費了差不多兩年多心血的成果，而且爲了這柄匕首，他連眼睛也賠上了。

* * *

自從鐵牛的眼睛瞎了之後，家中生活陷於困境，就祇靠母親替人補衣服和織布，勉强維持生活，勉强的苦撐下去……

瞎了雙眼的鐵牛，整個人也變了，他是那麼沉默寡言，每日躲在家中，除了不時撫摸那柄匕首外，他甚至連半句說話也不說。

其實，鐵牛的心極是痛苦的，除了他自己之外，沒有人會了解他，在他心底的深處，一直懷念着那火燄中的美女，早在他頭一次在火燄中出現的時候，他就知道，自己已經愛上了她，但此刻一切都已成空，試想想，鐵牛的心情現在是多麼的痛苦！

鐵牛的母親，跟兒子一樣的難過，起初，滿以爲兒子的匕首煉成，鐵牛便可以娶媳婦回來，可是，如今兒子連眼睛都瞎了，再也不能工作，而他們一家人的生活都成問題，那裏有能力多養一人？況且，鐵牛口口聲聲，只惦念着火爐中的那個美女，就像着了魔的一般。

鐵牛確是極之痴情，雖然他也明白，自己的眼睛瞎了。也因整天看着爐火的關係，但他心中對那火燄中美女的愛念，却一點不減，然而，如今只有在夢中，才可能那火燄中美女相會了。

鐵牛人一天比一天的消瘦，心情亦一天比一天惡劣，這晚，鐵牛獨個兒在家中，嘆息和緬懷過去的一切，緩緩的進入夢中。

倒是做夢也想不到，那火燄中的美女，竟隱隱的浮現在鐵牛的眼前，而她竟哭得很傷心，很難過似的。

「妳爲什麼哭？」

那火燄中美女哭得更傷心，她抽泣着回答：「我對不起你，是我害你瞎了眼！」

鐵牛看到自己心愛的女人，哭得如梨花帶雨，心裏萬分疼痛，連忙就說：「不！這怎麼會跟妳有關係？妳千萬不要這樣說！」

「不！我是說眞的！」火燄中的美女又道：「鐵牛，我見你快要放棄煉劍，所以特地跑來見你，本來，我的原意是安慰你的，給你一種鼓勵，以免你因此而半途而廢，平白放棄了當一個鑄劍的師傅。」

鐵牛沒有作聲，他在細聲的聽着火燄中美女在說話。

只見那美女嘆了口氣，又繼續道：「沒想到，我眞的沒想到，反而因此而害你瞎了眼睛，鐵牛，請你相信我，我並不知道，你們凡人的眼睛，會那麼脆弱的，那麼容易就會瞎掉！」

鐵牛一顆心全繫在那火燄中美女身上，因爲自從瞎了眼睛之後，就只有夢裏才能見到那個美女，故此他把握機會就問道：「你叫什麼名字？」

「我是沒有名字！」火燄中美女答道。

「爲什麼沒有名字？」鐵牛沉吟着，忽然想起火燄中美女剛才那番話，吃驚的問：「妳……妳到底是人嗎？」

「不，我是火中之神。」那火燄中的美女回答：「我並不是凡人，但是我可以隨便幻化成人的模樣。」

鐵牛簡直聽得整個人呆住了。良久，他結巴巴的說：「我……我不管妳是……人還是神，我已經愛上了妳，我……我如今眼睛已經瞎了，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夠在夢裏，常常見到妳！」

那火燄中美女嘆了口氣，幽幽的道：「鐵牛，你別這樣，我們生活在不同世界裏，你對我的好意，我永遠都會記着，其實，今夜我走進你的夢裏，特別來見你，有件事想求求你！」

「哦！」鐵牛感到十分詫異，火中之神，無所不在，隨時都可以化幻成人，竟還有事求自己，立刻就道：「祇要你說，什麼事我都會答應。」

「其實，這件事亦與你有關，你還有一個白髮蒼蒼的母親，爲了她，你不能自暴自棄，她的希望要爲她完成！」火燄中美女誠懇的道。

「唉！我的眼睛瞎了，我像個殘廢人一樣，我還能做什麼？」鐵牛想到自己的處境，嘆息沉重的道。

「話可不是這樣說，你的眼睛雖然瞎了，可是，你的手藝還在，而且還是這麼高明，只要你有信心，你一定可以做個出色的鑄劍師傅！」火中女神道。

「會嗎？我眞的可以成功嗎？」鐵牛有點動心的問。

「當然可以，鐵牛，你得知道，你不能令你娘失望，况且，你成功的時候，也該娶一位媳婦，帮帮你娘親！」火燄中女神道。

「不！除妳之外，今生今世，我也不會娶任何的女子！」鐵牛頑固的說道。

「你不能這樣，我剛才不是跟你說過嗎？我並非凡人，我不能嫁給你！」

「那我終身不娶了！」鐵牛黯然道。

（以下轉入第74頁）

上文提要：

殭屍演變層出不窮，離不開茅山術治鬼，因此有茅山學堂出現，教人如何對付鬼，然而，番鬼佬不信鬼，本文說一個留洋學生阿歷山大・曹，因爲學的先進知識，回來當一個縣知事，官不大權大，接任履新，帶同女秘書蘇珊、副官老杜，來到治下的養屍地懸棺風葬墳地，滿腦子番鬼思想，準備上任後整治一番……

詭異奇情中篇故事／黃鷹・文　可飛・圖

中國第一具殭屍（二）

設立驅鬼學系　新創茅山學堂

阿麥自然是大樂，只顧笑，完全忘記了什麼回事，小三子却是很清醒，等掌聲停了，隨着又一句：「現在讓我們欣賞下大師兄一氣呵成，一筆揮就的本領。」

衆人齊聲叫好，接又一陣掌聲。

阿麥掌聲後一聲：「好，我這便表演給你們看。」

語聲甫落，連聲「師父」便從堂外傳來，衆人循聲望去，只見阿光氣喘喘的跑進來。

阿麥三步上前，把阿光截下，擺開大師兄的架子：「阿光，什麼事——」

「師父呢？」阿光喘着氣。

「師父正在飯後小睡，這兒一切由我指派，什麼事跟我說好了。」

「方才我在養屍地那邊推銷靈符桃木劍——」

「原來是那些雞毛蒜皮小事，等師父醒來處理好了。喏，現在先去替我拿筆來。」阿麥手接一指。

「拿筆來？」阿光呆一呆。

小三子馬上接上口：「大師兄正要表演畫符的高深技巧，叫你拿筆來你還不快快去！」

阿光只有應聲跑過去筆架那邊，阿麥目光及處，突然又一聲：「好，來得好。」

衆人循目光望去，原來小師妹阿嬌也來了。

這個阿嬌身材動人，樣子又甜又可愛，看見她出現，衆弟子對阿麥這位大師兄又平添了三分尊敬。

他們都知道阿嬌這位小師妹情有獨鍾，只喜歡大師兄一個。論家底相貌，很多人都在阿麥之上，阿嬌就是從來不假以詞色，他們又怎能不佩服。

來到阿麥面前，阿嬌隨即一句：「大師兄——」聲音又嬌又甜。

阿麥却不知有意無意，抑或眞的是那種「骨痺」的感受，竟然打一個冷顫，一會才回一句：「來得好，快快去替我準備硃砂。」

阿嬌也是聰明，一聽便知道什麼回事，走過去將一盅硃砂捧過來。

阿麥目光接落在小三子面上。「你呆在這裏幹什麼？拿紙來。」

小三子聳聳肩膀，三步併作兩步走過去拿起一卷白紙，拋向阿麥，他雖然出奇不意，阿麥的反應却是敏銳得出奇，伸手便接下，再一揮，那卷白紙靈蛇也似飛舞半天，正好掛在一條橫樑上。

「筆硃砂都準備好了？」阿麥接問。

阿光應聲將筆插進阿嬌手捧的硃砂盅內。接筆揮手，阿麥把身一提，凌空一個觔斗，脚落在阿光的肩膀上，筆一揮，靈符疾寫在橫樑倒掛下來的白紙上，果然是氣勢不凡。

到最後一筆，他也是存心賣弄，凌空再一個觔斗，脚再落在阿光的肩膀上，一筆再掃向白紙，却不知阿光以爲他已經完事，在他拔起身子同時亦轉身離開，他落脚雖快，到底趕不及阿光身形的移動，也就因爲落脚太快了，要收要改已經來不及。一脚踏空，他的身子便往下沉，最後一筆穿過符胆，再伸至紙外。

他也算是反應敏銳，身形着地一個

「烏龍擺尾」，總算穩立在地上，跟着轉身，瀟洒之極的來一個已經畫完了的姿勢。

衆弟子只看得眼花撩亂，看見表演完了，當然報以一陣熱烈的掌聲。

小三子也不例外，但目光往白布上一掃，隨即一句：「大師兄，胆穿了。」

符一般分做三個部分，一是符頭，通常都是三個勾字，其次是符胆，也就是內容所在，行內人一看符胆，幾乎便可以立即分辨得出那是什麼類型的符，最後是符脚，通常是兩筆直落，保護符胆，也令符勢更穩定。

阿麥當然知道符胆穿了，既然已經有心理準備，好像他這種聰明人，又怎會想不出應對的說話。

他先不理會小三子的問題，振吭先來一頓解釋：「師父教落，符頭要大，符脚要穩，符胆要壯，壯者大也，胆大包天，又怎用擔心穿？」

小三子聽來也實在有理，沒有作聲，阿麥隨即一個「哈哈」。「符畫完了，大師兄我跟着便教你們捉鬼。」

衆弟子立時大感興奮，他們練習畫的正是鬼符，乃用來治鬼，是否管用，他們當然很想知道。

他們之中見過鬼的也絕無僅有，對鬼這種東西既是恐懼又是好奇。

阿麥也不等他們多問，把手一揮，「大家到院子去。」

衆弟子一齊起身往外走，阿麥接往阿光小三子身上一推。「你們呆在這裏幹什麼？」

阿光小三子相望一眼，亦只好往外跑，目送他們走出了堂外，阿嬌連忙跑到阿麥身旁。「大師兄，符胆穿了，是沒用的了。」

「我知道，所以才問你。」

「畫過另一張好了。」

「不成，這讓他們看見，我豈非面上無光？」

「那如何是好？」

「唯今之計，是請一個胆小鬼，即請了上來，看見我們人多勢衆，已經面無鬼色，怕得要命。」

「也是辦法。」阿嬌其實也不清楚是不是，但話既然是大師兄說的，她覺得怎也有些道理的，除非那完全一些道理也沒有。

阿麥接問：「是了阿嬌，師父好像說過，什麼時日死的鬼胆子最小。」

「五月死的。」阿嬌毫不考慮的。「可是，三月死的千萬不要亂動，那可是最兇的。」

「記穩了。」阿麥立時輕鬆起來，快步往外走。

到了堂前石階，阿麥手一指，吩咐：「阿光，過去拿骨灰罎子。」

阿光又一呆。「怎麼又是我？」

「就是你平日最管用。」小三子不說話便不舒服的。「還不過去。」

阿光只好走過去骨灰罐架子那邊，阿麥不忘吩咐一句：「挑一個五月死的人，千萬不要拿三月死的人。」

「爲什麼？」阿光當然也有好奇心。

「三月死的鬼最兇，我雖然不怕，但令大家受驚總是不好，還是找一個五月死

的算了。」

阿光一聽這句話，當然只管往五月死的找，他這個人的胆子原就不太大。

留在這個學堂的骨灰罐子却是死於三月的多，那也是堅叔的一番苦心，免得那些惡鬼一下子溜出來，弄一個天翻地覆。

阿光橫移三步才找得一個五月死的，却是怎也想不到那個五字其實是三字，不過一個灰灰白白的壁虎黏附在三字上，尾巴一繞，令三字看起來像五字。

阿光原就是一個粗心大意的人，一看是五字便沒有細看，只顧雙掌合什往骨灰罐子上一拜再拜。「千怪萬怪，有怪莫怪，只怪大師兄吩咐，小子不能不做乖乖。」

然後他才將骨灰罐子捧起來，那條壁虎竟是什麼反應也沒有。

阿麥那邊隨即又來了一番話：「請鬼啊，先要拿一些鬼本身的東西，好像骨灰、頭髮、指甲諸如此類。」一頓再吩咐：「阿光，倒骨灰——」

阿光只好將骨灰倒在一個碟子內，這種工作在他已不是第一次。

阿麥話接上：「骨灰是藥，香爐灰是藥引子，還要兩個燈籠照明引路。」

阿光倒下了骨灰，便將骨灰罐子捧回去原位，那條壁虎還是不動。

阿麥隨即將碟子拿起來，先來一陣架式，右手劍指一并。大喝：「月光光，心慌慌，三昧眞火，喏喏喏……」

他劍指沒有錯，錯在劍指有很多種，請鬼的劍指並不是他那一種。

這劍指一錯，三昧眞火如何現出來。

眾弟子看在眼內，只是奇怪的瞪大了眼睛，阿嬌腦袋也漲了。

阿麥也知道出錯，目光很自然的瞟向阿嬌，這早已在阿嬌意料之內，暗中抬起手來，作好了一個正確的劍指姿態。

阿麥看見連忙又一陣架式，才再作劍指，這一次聽到他喝一聲，一股火焰便從他的中指指尖上冒出來，金紅色，雖然短小，但也已經令那些弟子羨慕得要命。

他中指三昧眞火接落於碟子的骨灰上，那撮骨灰立時「噗」的燃燒起來，然後他以骨灰燃燒的火燄燃着灑在地上的兩行香爐灰。

那兩行香爐灰立時「滋滋」作响，燃燒着迅速燒向灰路盡頭的兩盞燈籠內。

「起——」阿麥再喝一聲。

兩盞燈籠應聲升起來，眾弟子更就看得目定口呆。

「小三子，阿光，拿穩了！」阿麥跟着吩咐。

阿光小三子應聲左右齊上，人手一個，抓住了燈籠棒子，將燈籠再提高少許。

阿麥這才鬆了一口氣，到這個階段沒有再出錯，是不會再出錯的了，他架式再擺開，大喝：「開鬼門，照鬼路，請鬼出地府，一請、再請——」

「一請」出口，燈籠便開始震動，到他「再請」，震動得更厲害。

眾弟子眼睛瞪得更大，阿嬌看在眼內，却奇怪起來。「不可能這樣震動的。」

她目光隨即轉向那個骨灰罐子，一看之下，不由大嚇一跳。

那條壁虎正在這個時候遊離骨灰罈子，罈上的五字便變回三字。

「不要再請，這鬼是三月死的！」阿嬌脫口尖叫。

「三請——」阿麥話出口，才聽到阿嬌的話，面色一變，「什麼？請錯鬼？」

「是眞的——」阿嬌連語聲都變了。

阿麥隨即大叫：「你們兩個千萬不要放手，沒有燈籠引路，鬼是出不來的。」

語聲未已，燈籠已急劇的抖動起來，阿麥面色一變再變，連聲大叫：「拿穩、拿穩——」

小三子方待應話，手中燈籠猛一挑，那股力道其大無比，小三子一個不留神如何把握得住，燈籠「颼」的脫手飛出，疾射到骨灰罈架上的牆壁上。

「奪」地一下異响，燈籠棒子疾插進牆壁內，以牆壁的堅硬，這一插力道的强勁實在不可思議。

阿麥又嚇一跳，連忙大叫：「阿光，拿穩了——」

「放心好，我怎也不會放手的。」阿光應聲雙手抓穩了燈籠。

那個燈籠立時「砰劈拍拍」的抖動，彷彿附在燈籠上的什麼東西在瘋狂掙扎。

阿光雙手抓得更穩，一個身子被燈籠牽引着左搖右擺，他感覺到那股力道的强勁，也所以由心寒出來。

絕無疑問，那要出來的是一個惡鬼，他若是把持不住，燈籠脫手，後果不堪設想。

阿麥也是越看越心寒，連聲大叫：「千萬不要放手，拿穩，拿穩——」

阿光實在拿得很穩，所以燈籠往前移動，他的身子亦不由被拖得往前衝去。

他咬牙切齒，雙手青筋畢露，汗落淋漓，一雙脚分開力撐在地上。

那股力道實在太强勁，力拖着阿光往前，阿光雙脚甚至在地上撐出了兩條坑子，還是支持不住，被拖得繼續往前走。

一眾弟子自然看得心驚胆戰，不約而同隨聲附和，連連大叫：「拿穩，拿穩——」

阿光實在有苦難言，一雙手臂的青筋就像一條蚯蚓也似的。

那個燈籠震動了一會，再力拖向前，附在燈籠上的鬼魂顯然非獨兇，而且脾氣大得很，一拖再拖也拖不動，突然一旋。

阿光冷不提防，身子不由打一個旋子，後背猛撞在骨灰罈架上，「轟」地一聲，只撞得他五臟血氣翻騰，幾乎離位，可是他雙手仍然緊抓住燈籠棒子不放。

那個燈籠再一抖，往上拔起來，這拔的力道更强勁，阿光不由雙脚離地，凌空飛起。

人在半空，更無處着力，那個燈籠也就曳着他在半空中旋轉起來。

一眾弟子更吃驚，阿嬌阿麥亦脫口叫起來，以他們的經驗，到現在爲止，還是沒有見過一個這麼兇的鬼。

那個燈籠曳着阿光凌空連打了三個旋子，一個旋子比一個旋子大，最後一旋，將阿光曳向那個張天師的石刻。

阿光完全沒有反抗的餘地，身子不由自主撞在石刻上，只撞得他雙眼翻白，爛泥般撻於地上，雙手如何再把持得住，終

於鬆開了燈籠棒子。

那個燈籠立時「颼」地飛射出去，疾射在插在牆上那個燈籠的旁邊。

兩個燈籠也正好在那個骨灰罈子的左右。

阿光一骨碌爬起來，一個箭步正好來到小三子身旁，眼看拾回那個燈籠已是沒有可能的事，正好靜觀其變。

阿嬌阿麥亦只有乾瞪着眼的份兒，其他弟子更就惶然不知所措。

眼看着那兩個燈籠一暗一亮，再一暗，到再亮，已是亮得令人目眩。

然後一下更亮，照亮大地。

這亮光並非來自燈籠，乃是來自天際的一道電閃。

那道電閃銀蛇般在夜空中疾走，照亮大地，疾射在那個骨灰罈上，霹靂聲中，整個骨灰罈子爆開，一陣灼目的亮光暴閃。

眾人不由以手遮目，驚呼失聲。

亮光閃逝，濃烟暴起，整個院子幾乎都在濃烟迷漫中。

風很急很狂，也是突然而來，眨眼間吹走了迷漫的濃烟。

一個明朝將軍裝束的人同時在骨灰罈子前出現，一身盔甲，散髮披肩，滿面鬍子，臉色蒼白如紙，身上插着二三十支箭弩，有些斷折，流下來的血已乾枯。

這個將軍絕無疑問是死在戰場上的鬼雄，雖已爲鬼，仍然殺氣冲天。

眾人一陣森寒的感覺，不由齊齊打一個寒噤。

將軍脚步移動，雖然無聲，但緩慢得來令人有沉重的感覺，與他移動同時，那兩個燈籠從牆上脫出，在他雙肩之上晃動，隨着他脚步的向前移動飄盪向前。

阿光小三子不由走到阿麥身旁，脫口一聲：「大師兄……」

阿麥無可奈何挺身而出，一手抓着那穿了符胆，他親手所畫的鬼符，戟指鬼將軍大喝：「來鬼何人——」

鬼將軍一聲不發，脚步也不停。

阿麥無可奈何，大喝：「大胆惡鬼，看符——」手一揮，鬼符飛出，壓向鬼將軍。

鬼將軍冷笑，雙手一翻，鬼符倒飛而回，反捲向阿麥。

他的一雙鬼眼絕無疑問很銳利，一眼便看出飛來的鬼符一些法力也沒有。

這鬼符飛回的勢子更遠在來勢之上，阿麥完全沒有閃避的餘地，霍地被鬼符將身子裹起來。

阿麥拚命掙扎，一些作用也沒有，鬼將軍再把手一翻一揮，阿麥便隨勢凌空飛出，撞在那道牆壁上，立時昏迷過去。

阿嬌驚呼失聲，向阿麥撲去，鬼將軍沒有理會，踏着沉重的脚步迫向眾人。

眼看大師兄阿麥不堪一擊，其他人如何不怕，驚呼聲中，一齊回身奔回堂中。

鬼將軍帶着兩個鬼燈籠緊追在後。

眾人奔進堂中，不約而同一齊抓起了地上之前他們所畫的鬼符舉起來，吆喝一聲，以鬼符向着鬼將軍。

他們所畫的鬼符絕無疑問沒有出錯，可是本身到底初學，的確未能一氣呵成，法力加起來也沒有多少，當然對鬼將軍起不了作用。

鬼將軍悶哼聲中，上半身一挺，那插在身上的鬼箭曳着詭異的藍光疾射而出，都射在符紙上，那些符紙立時爆開，燃燒起來。

那燃燒的火焰又怪又急，一下子被燒到手部，眾弟子慌忙鬆開，一齊倒退到阿光小三子身後。

阿光小三子也不知什麼影響，不約而同挺身而出，緊握雙拳，迎向鬼將軍。

「大胆惡鬼！」他們的喝聲也很响亮。

鬼將軍雙手一翻，虛空一抓，那雙鬼爪離開阿光小三子足有三丈，可是兩人都像被一雙無形的大鬼手劈胸抓着，凌空抓起來，飛投向鬼將軍那邊。

他們不由面色大變，失聲驚呼。

快到鬼將軍身前，鬼將軍雙手突然一頓，與之同時，阿光小三子往前飛的身子亦停頓在半空。

鬼將軍接將雙手一轉，阿光小三子的身子亦隨着凌空一轉，到鬼將軍雙手往前疾推，他們的身子便倒飛而回，撞向後面的一眾弟子。

這一撞眾人便變成滾地葫蘆，亂成一片。

鬼將軍隨即追前，誰都不知道他將會採取什麼行動，不由得倒退開去。

他們的後面是一面照壁，中間一個月洞門，門漆黑，上書金漆大字，只是一個「茅」字。

這個月洞門前面也就是堅叔平日出入大堂的通道，前面就是講壇，相連着四級階梯，階梯下才是眾弟子學習的地方。

眾弟子退上了階梯，小三子一骨碌爬起來，雙手往月洞門上亂捶，一面大叫「師父——」

其他弟子亦不由放聲大叫，這樣叫，除非堅叔不在，又除非耳朵突然有問題，否則不可能聽不到。

月洞門內部毫無反應。

鬼將軍繼續迫近，在他雙肩之上凌空懸着的兩個燈籠也好像越來越亮。

小三子叫得更急，阿光也不由大叫「師父救命——」

語聲甫落，那個月洞門突然左右打開，一個鬢髮俱白，氣勢迫人的老頭兒在門後出現。

眾弟子一眼瞥見，大叫師父，這個老頭當然就是堅叔了。

阿光小三子立即左右上前，不等他們開口，堅叔已揮手叫他們住口，目光烱烱，瞪着那個鬼將軍。

看見他出現，鬼將軍亦一怔，既然是惡鬼，當然也有惡鬼的道行，又怎會看不出眼前這個老頭兒道行高深？

一會堅叔才開口：「你認識我嗎？」

鬼將軍當然搖頭。

「你不認識我不要緊，一定要認識這一張張天師的靈符——」堅叔從容不迫的從衣袋裏拿出了一張巴掌大小厚紙裁成的黃符。

這張黃符上面一個張天師的畫像，在畫像之下龍飛鳳舞的一道符籙。

在眾弟子眼中，這張靈符並沒有什麼特別，可是在鬼將軍眼中却是靈光畢射，千萬縷尖針般射來，不由驚呼一聲，慌忙

雙手一擋，隱身遁去。

他消失同時，那兩個燈籠亦一抖，箭矢也似射出了堂外。

堅叔意料中事，打了一個哈哈，將靈符收起來，放回衣袋裏。

衆弟子亦如夢初覺齊聲歡呼，小三子一句：「師父本領——」

阿光隨即大讚：「師父眞的了不起，眞的是一符傍身，四海通行。」

堅叔洋洋得意的打着「哈哈」，一面行前一面搖頭：「鬼怎能夠隨便請上來？」

小三子跟在後面，連忙解釋。「這個鬼可是與我們沒有關係，是大師兄請上來的。」

堅叔面色一沉，喝一聲：「阿麥——」

阿麥這時候已醒轉，在阿嬌的扶持下走向大堂，應聲苦笑：「師父——」

堅叔截住。「這個鬼死了這麼多年，難得安靜，又何必驚動他？」

阿麥尚未分辯，阿嬌已惶然告訴：「爹，那鬼是三月清明死的，兇得很。」

「什麼？」堅叔叫起來：「阿麥。」

阿嬌苦笑：「爹，那完全是誤會，大師兄也不知道的。」

「清明死的鬼最是厲害，一定要把他抓回來，否則後果不堪設想。」堅叔急步往外走。

衆弟子不由自主跟在後面。

堅叔來到了水池這邊，突然又停下，回身吩咐：「準備火把！」

衆弟子齊應一聲散開，阿麥連忙問：「師父，不怕他跑掉？」

堅叔冷笑。「我就知道厲害才用上師祖的靈符，他現在傷在靈符下，行動快不到那兒去。」

「他可是懂得隱身？」

「少担心。」堅叔探懷拿出了一個羅盤，轉頭往池面漫不經意的一吸氣，一股池水立時從池裏冒起來，射進了堅叔口內。

堅叔再將水噴在羅盤上，那羅盤的指針立時震動起來，指向東北。

「我們往東北追便是——」堅叔胸有成竹的說。

阿麥沒有懷疑堅叔的話，只是看着心癢，亦張口往池面一吸氣。

池面一樣有反應，只是湧起了一個水泡，堅叔看在眼內，又一聲冷笑。「還差得遠呢，這就是平日不用功，不盡力之過。」

「師父——」

堅叔又截住。「以你的進度，只怕十年後俯着身子也吸不了一口靈水，做人做事，一定要勤奮，只憑一點小聰明是沒用的。」

阿麥垂下頭，每當出事他總是後悔得很，但事過晴天，他便又故態復萌。

「你好好反省——」堅叔這句也是老話，每說這種話他總是老氣橫秋的，這一次也沒有例外。

＊　＊　＊

鬼將軍雖然隱去身子，那兩個燈籠並沒有，一左一右距離不變，夜空中飄前。

飄到了鎭外荒郊，燈籠終於停下，鬼將軍再次現身，回頭一看，後面火把一條火龍也似的湧來。

他當然知道是什麼事，嘆一口氣，往前看去，只想往那個方向逃走最好。

這一看被他看到了兩團光。

那兩團光在夜霧中就像是兩個燈籠的，一左一右，距離好一會也不變。

「啊，自己人。」鬼將軍立起興奮起來，在他的感覺，那應該是另一隻鬼。

只有鬼才會左右兩個燈籠引路，距離不變。

他當然不知道那並非兩個燈籠，乃是汽車前面的兩盞燈。

在那個時候，汽車這種東西除了大城市，一般地方並不多見，甚至可以說，大部份的鄉民都不知道汽車到底是什麼東西，何況一個死去數百年，現在才有機會在地面上活動的明朝將軍。

鬼將軍大霧中根本看不到那輛汽車，既然以爲是另一個鬼在前面，興奮之下，也沒有再理會自己那兩個引路的鬼燈籠，急急往那邊飄去。

那兩個燈籠立時落在地上，着火燃燒，不過片刻已燒成灰燼。

＊　＊　＊

阿歷山大也不知道鬼將軍飄來，也沒有什麼特別感覺，荒郊野外，原就有些森寒，那鬼將軍帶來的陰寒當然不會那麼顯著。

他與蘇姍左右靠在汽車旁邊，只看老杜如何將那輛汽車修理妥當。

汽車入夜前本來已經能夠行駛，開到那條兩邊插滿了棺材的峽谷，但駛不了多遠便又再出毛病，在這個地方停下來。

老杜只有再施展渾身本領，他原是一個滿腦子迷信的人，當然不想留在這種地方，却也無可奈何，那輛汽車就像是跟他作對的，一任他怎樣擺弄，總是一些反應也沒有。

蘇姍原是很冷靜，但等了一個小時，終於有些不耐煩，以她的思想先進，當然不畏懼鬼什麼，但身處這種環境，到底是有些不慣。

阿歷山大只是不耐煩，看看天，搖頭。「阿杜，你是否要等到天亮？」

阿杜喘着氣。「老闆，天亮前一定修好。」雙手抓着汽車前面的鐵棒再搖。

這一次汽車的引擎終於發出一陣「軋軋」的聲響。

阿杜喜出望外，脫口叫出來：「成了成了——」

鬼將軍也就在這時候飄到阿歷山大的後面，接近看清楚，不由停下脚步。

那輛汽車在他來說實在太特別了。

他看了好一會仍然看不出是什麼東西，不由再上前一步。

這一步跨出，在他的眼中，阿歷山大的雙肩頭頂突然一下子冒出了三股火焰來。

那三股火焰金紅色，半尺長短，在阿歷山大的頭頂雙肩上「突突」的跳躍。

據說男性，只要是正人君子，或者童身未破，頭頂雙肩上都有三點陽火，鬼怪辟易，不敢侵犯。

這個阿歷山大的却不是一般陽火，乃是官火，比陽火更要强勁。

所謂「新官上任三把火」也就是這種東西，對生人氣勢凌厲，在鬼怪來說更加霸道。

聰明鬼或者有經驗的看見這三把火都遠遠躲開，這個鬼將軍却非獨沒有經驗，而且有點傻氣，看見那三把火更覺得阿歷山不是活人，脫口大讚：「這個鬼兄弟可眞厲害啊——」

他的手才接觸阿歷山大的身子，那三股官火便「蓬」地爆開來，一股怒潮便倒捲，疾向鬼將軍捲去。

鬼將軍冷不提防如何閃避得來，剎那全身着火，鬼叫聲中，一團火球般彈飛丈外。

阿歷山大那剎那官火出體，難免一陣森寒的感覺，機零零打一個冷顫。

「怎麼陰風陣陣的？」他回頭望去，什麼也看不見，他那雙到底是常人的眼睛。

堅叔帶着阿光阿麥小三子等三十多個徒弟這時候亦已追到來，那個羅盤經靈水一噴，果然能夠指引出鬼將軍的去向。

霧仍然很大，那兩盞車頭燈在夜霧中仍然是燈籠那樣子。

汽車的引擎在「軋軋」作響，可是對堅叔他們來說，汽車到底是一種新奇的東西，他們有些聽說過有這種東西，但見過汽車的只有阿光一個，還是日間的事。

就是阿光，對這種汽車引擎的聲響也是陌生，他倒是眼利，彎路轉出便發覺，手一指：「師父，在那邊——」

堅叔目光往羅盤上落下，再抬起來，一聲冷笑：「好，先打碎燈籠，削減他的威力！」

他探手從懷中掏出兩枚銅錢，猛一抖，射向夜霧中發光的車頭燈。

暗器腕力眼力都要緊，這腕力眼力方面堅叔絲毫也未衰退，兩枚銅錢不偏不倚，正中兩盞車頭燈上。

玻璃碎聲中，兩盞車頭燈一齊熄滅，蹲在車前的阿杜嚇一跳，一下子跳起來。

阿歷山大蘇姍也沒有例外，抬頭望去，夜霧正好被急風吹散，視野大開，便看見堅叔等人拿着火把奔來。

蘇姍脫口嬌呼：「是什麼人？」

老杜連聲音也變了。「一定是山賊——」一下子跳到阿歷山大身後，接將手槍拔出。

「鎭定鎭定——」阿歷山大話是這樣說，一個身子也不由往後縮。

堅叔這時候亦已發覺銅錢打錯了目標，呆一呆。「那是什麼東西？」

阿光方要說阿歷山大三人就是那個怪物來的，小三子已嚷出來：「會不會是汽車？」

「甚麼汽車？」堅叔脚步加快。

阿歷山大老杜這時候亦認出阿光在來人中，老杜面色一變，脫口驚呼：「老闆，那個小子帶人來尋仇呢。」

「鎭定鎭定——」阿歷山大到底眼利，看出衆人的神態不是那回事，大着膽子挺身而出。

堅叔也就在阿歷山大面前停下，手中羅盤移動，奇怪的周圍一望，再往指尖所指的方向望去。

那邊是一個山坡，却並無任何特別之處，堅叔想想，奇怪：「沒有道理呆在那兒的，好，讓我黏柳葉，裝上鬼眼，再看清楚。」

他接在袋子裏拿出兩片柳葉，貼在左右眼蓋上。

這是小茅山的一種，那兩片柳葉當然不是一般的柳葉，據說黏在眼蓋上，鬼眼便會大開，能夠看見鬼魂的所在。

事實貼上了那兩柳葉，堅叔便清楚看見那倒在山坡下，被陽火快將燒盡的鬼將軍。

他不由又一呆，轉眼望向阿歷山大，也就因爲裝了鬼眼，他看見阿歷山大頭頂的三股火焰。

以他的經驗，當然明白鬼將軍是什麼回事，却奇怪眼前的阿歷山大，到底是什麼人，怎麼會有這麼厲害的陽火。

阿光即時上前。「師父，這個是阿歷山大・曹，是新來上任的官。」

堅叔一聽恍然大悟，點頭一笑。「新官上任三把火，這個鬼也算倒霉了。」

阿光當然不明白，其他人也是，阿歷山大呆呆的看着堅叔，到現在還看不明白，却再也忍不住。「你這個老頭兒是什麼人？」

阿光脫口叫出來。「他就是堅叔，茅山堅——」

「啊，你就是茅山堅。」阿歷山大「嘿嘿」的冷笑。

堅叔老氣橫秋的一摸鬍子，尚未開口，阿光已低聲說出：「師父，他是來對付你的。」

「什麼？」堅叔一怔。

「你這個茅山堅這一次痲煩了，這樣歡迎我們的曹大官人？」老杜及時上前來，打着「哈哈」，一面回向阿歷山大。「老闆，叫他賠償車頭燈。」

阿歷山大冷笑：「這個賬慢慢才跟他算，我們有的是時間。」

阿光馬上向堅叔：「師父，你聽到了。」

堅叔搖頭：「打壞了人家的東西，理當賠償。」

阿歷山大冷笑：「這是小事，明天正午，我們在祠堂再說話。」

「好的。」堅叔若無其事的，回身揮手：「沒事了，大家隨我回去。」

衆弟子也不待堅叔這樣說話，一齊散去。

阿歷山大看着他們，只是冷笑，肚子裏打什麼主意，當然只有他才明白。

＊　＊　＊

正午，祠堂前聚滿了鄉紳父老以及百姓，駐守的軍隊也來了，是隨阿歷山大來的，衆多士兵在旁邊，阿歷山大固然威風，老杜也洋洋得意起來。

鞭炮正午燃燒，煇煌耀目。

阿歷山大在衆士兵簇擁下傲然看着那燃燒着的鞭炮，的確官威十足。

蘇姍自然與有榮焉，老杜亦不由挺胸凸肚。

那邊一衆鄉親父老都露出必恭必敬的神色，鎭長楚大爺亦是一臉誠意，仰望着那燃燒着的鞭炮，倒是站在他身旁的堅叔若無其事，悠然自得。

阿光阿麥等徒弟看見師父這樣鎭定，當然亦放心不少。

鞭炮燃燒盡了，楚大爺率先鼓掌，一臉笑容：「好了好了，舊的去了，新的來，壞的去了，好的來。」　（未完・二）

上文提要：

自柳花花與朱媚離去後，青山鏢局內空有獨孤美在憂慮着那批黑衣蒙面殺手的侵襲，躭心着柳花花與朱媚的下落，但她面上仍强作鎮靜……岳光輝帶同一批殺手追殺柳花花與朱媚，趙屠則負責夷平青山鏢局，並要設法生擒獨孤美……柳花花雖面對情懷蕩漾的朱媚，心裏則懸念着武功不濟事的獨孤美……



江湖外史秘辛錄／傅紅雪・文　可飛・圖

快樂的毒藥

舌燦蓮花哄敵人　獨孤美功敗垂成

現在，有限的現在，爲什麼不好好「享受現在」？否則萬一一死，豈非什麼都沒有了？

朱媚現在的心態就是這樣。

柳花花又何嘗不是。

他們忘記了過去，忘記了將來，儘情恣意的享受著短暫的現在！

柳花花的手已伸進了朱媚的肚兜，溫柔而技巧的握住了朱媚那溫馨而充滿熱力的乳房……

朱媚戰慄……

她那豐滿的嬌軀已癱瘓……

當柳花花反轉壓身在她身上時，朱媚只覺得一刹那彷佛所有的血液都衝到了腦頂上，她幾乎要昏死過去！

柳花花已開始解她的衣扣……

第一個衣扣鬆開時，便看到了朱媚那雪白如玉的胸頸……

第二個衣扣解開時，朱媚那滑凝如脂的胸脯已赫然而現……

第三個衣扣……

媽的，扣子眞多！

噢，不，柳花花沒有伸手去解朱媚的第三個扣子，相反的，他突然以最快的速度扣回被解開的第一個和第二個衣扣！

朱媚有些迷茫，她想問。

但她却沒開口。

她已經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了。

——她聽到遠處有隱隱的脚步聲。

——追兵又來了！

朱媚理了理本已散亂不堪的髮髻，歎了口氣，苦笑：「看樣子，敵人是非置我們於死地不可，連我們想親熱一下都不行！」

柳花花苦笑著攙扶她而起，凝目向遠處望去，臉上一片肅穆，沈聲道：「聽脚步聲，敵人沒有三百，只怕也有兩百……事實已很明顯，敵人是絕不會放過我們，只要被我們逃回飛鷹堡，他們便整個完蛋了，因此他們說什麼都要置我們於死地，他們已無可選擇……」

朱媚彷佛仍忘不了方才甜蜜蜜的滋味，緊緊依偎著柳花花，「現在，咱怎麼辦？」

朱媚這句話是多餘的。

無論是誰對這種情形，除了逃之外難道還有其他更好的辦法？

柳花花沒有。

——他已拉著朱媚的手展開第二階段的逃亡。

* * *

獨孤美一看到趙屠時，立刻手脚冰冷，全身僵硬，差點沒昏過來。

他想不到對方竟會去而復返。

完了，這次肯定是完了！

但是她心裏雖然是怕得要死，臉上却不露任何痕跡，只是冷漠而又不屑的目光注視著趙屠……

趙屠站在屋墻下，手裏握著長鞭，火光照在他臉上時，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他緊抿的咀正含著一縷得意的笑容……

「獨孤美，」他斜睨著她：「我們又碰面了，妳是否覺得意外？」

獨孤美也睨著他眸光冷冷：「我爲什麼要感到意外？」

「因爲，」趙屠那撮微笑始終不會消失，而且越來越濃：「妳絕想不到我會算準妳武功不好，絕不可能跟著他們追殺我們，而我竟會抓住這個機會，蹺了一個圈子回來殺妳，妳有料到嗎？」

獨孤美忽然輕笑了起來。

「妳笑什麼？」趙屠瞪住她。

「你以爲我笑什麼？」獨孤美仍在笑，越笑越大聲：「我笑你不但是個粗魯而沒教養的男人，而且還是個笨男人！」

獨孤美顯然激怒了趙屠，只見他咬牙切齒，眼裏彷佛要噴出火來似的，但獨孤美却宛如未見，她繼續說：「告訴你，我早就料到你會再來，我是特別留下來等你來自投羅網！」

這句話，當然是謊話，天大的謊話！

——此時此刻，她身上沒有任何毒葯了，打又打不過對方，除了撒撒謊，唬唬人之外，她還能幹什麼？

撒謊，人人都會；而且肯定是人類的天性之一。你絕不敢否認，在你很小很小剛懂事的時候，便懂得如何撒謊了；甚至，如果你夠坦率的話，你可能天天在撒謊——遲歸，騙老婆有應酬；功課未做，騙老師身體不舒服；工作未完，騙老闆孩子發高燒；稿子交不出，騙老編有朋自遠方來；老板不加薪，騙職員業績不好；明明把武器賣給人家，硬是騙全天下人說不知道……。這世上，每一天，每一分鐘都有人在撒謊。

——什麼？你否認？嘻，你又在撒謊。

然而，雖然每個人都懂得撒謊，但並不表示每個人的撒謊，而並不表示每個人的撒謊技術都很好。

撒謊，有善意，有惡意的，也有無意識的……但，不管怎樣，其動機雖不同，目的則一——騙人。

是的，撒謊的最終目的就是騙人，騙不了人的撒謊，往往會對自己帶來痲煩。

——因此，撒謊是門很大的學問。

獨孤美是不是個有學問的人？

不知道。

不過，有一點是可以知道的——她的確是個撒謊的高手。

至少，趙屠就被她那句話騙得楞住了。

趙屠之所以會被獨孤美那句話騙住，除了因爲獨孤美那副鎮定如山的神態，一點都不像撒謊的樣子（謊言之所以能騙得了人，就因爲它看起來「比眞的還眞的」）之外，最主要的是，「冷星堡主姬重生事件」令獨孤美聲名大噪，江湖上人人皆知她是個既美麗又聰明的女人，要不然，大漢鏢局的「失鏢事件」，飛鷹堡也就不會派她出馬了。

既然她這麼聰明，那麼她能料到趙屠會轉回來殺她，那有什麼不可能呢？

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令趙屠不得不佩服她的聰明才智，那就是趙屠滿以爲不費吹灰之力便可踏平青山鏢局，豈知非但未能把青山鏢局夷平，反而弄得自己一塌糊塗，狼狽而逃，簡直可以說是全軍盡墨！

這，都是因爲有獨孤美在場的關係。

所以，他是眞的相信獨孤美那句「美麗的謊言」。

獨孤美察言觀色，知趙屠已入彀，心中竊喜，但却不動神色，冷冷的又道：「雖然我們只在大漠鏢局見過一次面，但是我看得出，你其實是個錙銖必報，器小易盈的男人，上次吃了我的虧，自然耿耿於懷，懷恨於心，恨不得能找機會報一箭之仇……」

趙屠更加說不出話來。

因爲他的確有這個心理。

「所以，」獨孤美繼續說：「我算準你絕不可能錯過這個殺我的大好機會，無論如何，拚死拚活，你一定會轉回來殺我……」

「好一個獨孤美，」趙屠色厲內荏的睜著眼：「妳果然奸狡過狐狸精，妳既然早已料到我會回來殺妳，那妳爲什麼一個人留在這裏？難道妳自認爲是我趙屠的對手？」

獨孤美忽然輕笑起來，笑聲鄙夷自大：「現在的江湖，講打講殺早已落伍了，一味靠武力打殺的人，實際上只是個次等人……趙屠，老實告訴你吧，我之所以一個人留在這裏，其實就是要引誘你出來，你以爲你殺得了我？難道你不知道你已經中了我的『蠶毒』？」

趙屠臉色大變！

本來，他一進來的時候，之所以不敢靠近獨孤美，甚至連火堆都不敢靠近，目的就是防止獨孤美下毒；趙屠嚴格說來是個頗有腦筋的人，他選擇站立的位置不但和獨孤美保持有相當距離，而且還是站在上風頭，無論如何獨孤美想毒倒他是相當困難的事。

而且，趙屠最聰明的地方是，他右手持長鞭，晃呀晃的，彷佛隨時要對獨孤美進攻似的，實則左手暗暗握著一把小飛鏢，打算出其不意請獨孤美吃鏢。

從這幾點來看，他不是莽莽撞撞，毫無準備便來想殺獨孤美的。

想不到，他竟還中了獨孤美的「蠶毒」。

他當然是大驚失色，立刻運功斂勁，氣走週身，但獨孤美却冷冷的說：「如果你夠聰明的話，我就奉勸你千萬別運功驅毒，如此一來，我保証你立刻毒發身死，不相信你就試試看！」

趙屠果然連大氣也不敢喘一口，粗大的鼻頭已沁出了顆粒大的汗珠子，面如死灰問：「什，什麼叫『蠶毒』？」

什麼叫「蠶毒」？

其實獨孤美也不知道。

世上根本沒這種毒，這只不過是她隨口瞎捏的。

她「捏」得有頭有脚，好像眞有那麼回事，她說：「其實我知道你之所以敢回頭再來，你一定認爲我一連對付你們兩撥人馬，毒葯肯定是用完，依常情判斷，任何人身上絕不可能攜帶著用不完的毒……趙屠，你是不是這樣認爲？」

「我的確是這樣認爲，」趙屠不由得嚥下口口沫，緊張得連聲音都發抖了：「妳還告訴我，什麼叫『蠶毒』？」

「蠶毒當然是一種厲害非凡的毒，」獨孤美心中一直在思索著措詞：「老實告訴你吧，這種毒全世界上只有我獨孤美一人才會使用，連我老頭都不會，這是我自己

研究多年才發明的……蠶毒者，顧名思義，毒發的時候，全身五臟六腑就好像被千百萬條蠶蟲噬咬，比滇貴的苗人所施之『蠱毒』還要厲害萬倍！趙屠，你現在是否覺得自己的心跳加速，呼吸也比平時快了一點？那就是中了我的蠶毒的緣故……」

趙屠果然覺得心跳加速，呼吸也加快。

——其實，人在緊張的時候，那個人不是心跳加速，呼吸加快？

這根本是生理上的正常現象。

趙屠却偏偏信以為眞。

他更緊張了。

當然，心跳與呼吸也更加的快了。

心理作用，這完全是心理作用。

記得，有人曾以一個死刑犯做實驗，將其眼睛蒙住，然後用刀片割破他的腕脉，告知他的血液已一滴一滴流在身旁的鐵桶裏，實則是用水一滴的滴在桶裏，然後那犯人聽到「滴嗒滴嗒」的滴水聲，誤以為自己血流不止，結果那名犯人最後眞的死了。

這則故事是眞是假，姑且不論，但是有一點却不能忽視：

——心死，往往能令人眞的斃命。

就好像你對一個人說：「哎呀，你臉色眞不好，印堂發黑，眼珠發黃，咀唇發白，肯定染上什麼大病，說不定就是『愛滋病』哪。」糟糕，那人如果信你，那麼這傢伙不死也殘了，勢必整天疑神疑鬼，每天東看病，西吃葯，南求佛、北吃「香灰」，不死也半條命了！

對不起，發下牢騷：

——媽的，至今還有人以「香灰」治病，而且吃的人還大有人在哪，這是否「發揚固有之優艮文化」，抑或發揚「炎黃子孫」、「龍傳的人」的「偉大精神」？

獨孤美當然不是在「復興文化」，她現在是保命哪，她打鐵趁熱，繼續「攻心」：「現在，你不但心跳與呼吸加快，而且喉嚨也有點乾澀是不？」

是，當然是，不是才有鬼，趙屠當然覺喉間有些乾渴，其實，不只是如此，他還覺得人有點昏，手有點痲，脚有點痺，連他本來屁股長暗瘡的疼痛，也以為是毒性蔓延到那裏去了。

現在，他眞的是中毒了。

——心中毒。

他直覺得連站立的力氣也沒有了。

獨孤美又來了：「我這個蠶毒是絕不輕易使用的，因為它太霸道了，中毒者每天早午晚會發作三次，每次發作有如萬蟻鑽心、千蟲噬骨，令你輾轉哀號，巴不得立刻死去，我是個信佛的人，蒼天有好生之德，所以除非我遇到生命危險，為了保護自己，否則絕不會施用這種慘無人道的蠶毒……」

媽媽的，她信佛、蒼天、人道都搬出來了，說的好像唱的，趙屠想不相信都不行了。

他已經驚得連話都說不出來了。

獨孤美還在說，她必須說，她還沒「收尾」哪：「當初我發明這種蠶毒的時候，家父『天毒子』曾大加反對，禁止我使用，我老頭的名字你一定聽過，而且你也一定知道他是個出了名的好好先生，因此我就在蠶毒內又加上了一種『蛾毒』……」

什麼叫「蛾毒」？

這當然是獨孤美鬼扯的：「蠶毒加上蛾毒，中毒之人除了會發作而痛苦之外，只要三個月工夫一過，毒性就會自行消失。但是，這期間絕不可運行功力，或是做粗重工作使用力氣，否則就會逆血攻心，毒發身死！」

趙屠呆呆的站著，面如死灰……

「老實說，」獨孤美「正式收尾」：「我知道你這個人雖然脾氣暴躁了點，但本性還不壞；我也知道你是被岳光輝用大痲控制而不得不聽命於他，甘心做他的車伕，甘心被他驅使賣命，嚴格說來，你也是個受害者，因此只要你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改過自新，自此脫離傷天害理的販毒集團，那麼我獨孤美就手下留情，網開一面，饒你不死。」

趙屠一聽，自然面露感激之色，連忙拱手抱拳，顫聲道：「多謝姑娘不殺之恩。」

獨孤美揮揮手，淡淡道：「不必多禮，你走吧。」

趙屠立刻轉身就走。

這一走，獨孤美的馬脚露出來了！

合該獨孤美倒霉，好死不死，趙屠正好立在牆沿下，一聽獨孤美放他一馬，自是心中大喜，唯恐獨孤美反悔，當然是趕快溜之大吉，他一轉身，首先正好面對一大扇圍牆，於是他出於本能習慣，當下展開輕功，縱身一跳，像箭般的射過牆頭！

展開輕功，當然他凝聚眞氣，運行內功。

趙屠一翻過牆頭，沒命的縱跳了兩步，這才省起不能運氣行功，立刻嚇得停下脚步，面青青的喃喃驚語：「糟了，這下完了，我竟忘却不能運氣行功，完了，完了，蠶毒一定發作了……」

可是，他等了等，居然覺得好端端的，那來蠶毒鬼毒的？

「媽的，」他終於醒悟過來：「那個賊女人居然敢騙我！」

他當然立刻轉身奔回院墻內！

* * *

獨孤美一看趙屠居然使用輕功越墻，差點嚇得昏過來，心中暗暗叫苦，當下連忙轉身想奔入內院屋裏，只可惜還是遲了一點。

——因為趙屠已像大鵬鳥般飛了回來。

她只好硬著頭皮，佯作鎮定，冷冷的瞪著趙屠說：「你怎麼又回來了？」

趙屠仍然立在墻脚下，他居然也裝出像方才那種懼怕驚慌的神情，他惶然說：「因為我突然想起了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獨孤美一顆心已掛在喉嚨口。

趙屠手掩胸口，臉上有痛苦之色：「方才我越墻的時候，心口噬痛，差點死過去……」

「那就是你中了蠶毒的緣故，」獨孤美强自鎮定：「我告訴過你，千萬不可運功行氣，否則……」

「不，」趙屠煞有介事的打斷她的話：「我覺得你好像下錯了毒……」

「下錯毒？」獨孤美呆了一呆。

「因為，我心口的疼痛，不似你說的蠶咬蟻噬，」趙屠一本正經：「我倒覺心中隱隱有一股臭味，為什麼會有這種情形？」

「臭味？」獨孤美被考住了。

「是的，有一股很奇怪的臭味，」趙屠忍笑：「我看，妳大概下的是屁毒吧。」

話說完，他已忍不住大笑起來了。

獨孤美沒有笑。

她笑不出來。

她幾乎想哭出來了呢。

想不到竟會在這緊要關頭露出馬脚，現在輪到她面如死灰，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了。

趙屠長長歎了一口氣：「獨孤美，說實在的，妳眞是個聰明的女人，想不到我這個老江湖竟會被妳騙得團團轉，只可惜人算不如天算，妳終究還是穿了崩，只怪妳運氣不夠好。」

趙屠心中雖是怕得要死，但還是努力的使自己鎮定下來，她靠著燃燒將近熄滅的火堆旁，「趙屠，你敢過來殺我嗎？」

「為什麼不敢？」趙屠望著她笑。

「你不怕火煙有毒？」

「怕，」趙屠笑著說：「所以我才不敢靠近妳哪，但是我現在不怕了。」

「為什麼？」

「為什麼？」趙屠咧咀大笑：「火堆燒了這麼久，毒必已燒完，否則妳不會提醒我火煙有毒，這不是此地無銀三百両，不打自招麼？」

是呀，眞蠢，居然會撒下這麼不高明的謊，豈非弄巧反拙？

獨孤美心中暗罵自己，咀上仍說：「我惟恐你不過來，所以我故意提醒你，其實是激將法。」

話說完，獨孤美發覺這一句比上一句更糟，簡直越描越黑！

「是嗎？」趙屠大笑著走向她：「既然妳這麼說，我就照妳的意思吧。」

「不，不！別過來！」獨孤美嚇得連聲搖手大叫：「你再過來，我便……」

「便要怎樣？」趙屠覺得很好玩，果然就將脚步停下。

獨孤美忽然面露喜色，大叫：「馬總鏢頭，你回來的正是時候，快來救我啊！」

趙屠動也不動，只是以非常奇怪的眼神睨著她，不發一言。

獨孤美眞的快哭出來了。

——方才，她那句話其實是想騙趙屠回過頭去，然後快速躲進內院去。

只可惜趙屠再也不肯上當。

他怪異的歎了一口氣：「獨孤美，別再白費心機了，妳應該知道，『狠來了』太多次，終究會失靈的，妳還是省省力氣吧。」

事已至此，獨孤美忽然不怕了，因為怕也沒用，反正是逃不了一死，為何不死得有骨氣些？

於是她揚了揚手中的刀，冷喝道：「來吧，趙屠，瞧瞧老娘的刀上功夫，快來受死！」

「不用，」趙屠搖搖頭：「看妳拿刀那副樣子，就好像波斯人拿筷子一樣，我不想領教妳的刀上功夫……」

「什麼意思？」獨孤美楞住。

「沒什麼意思，」趙屠瞇著眼瞧她：「我只想領教見識其他的功夫。」

「什麼功夫？」獨孤美不懂。

趙屠咀角含起一絲頗為曖昧的笑意，緩緩說了四個字：「床上功夫。」

「你！」獨孤美粉臉驟變，眼中噴出一股怒火，咬牙切齒：「原來你還是個卑鄙齷齪的男人！」

趙屠瞇了瞇眼，忽然緩緩走向她……

獨孤美不由自主的往後退……

她同時也不由自主的想起仇十洲的老婆被仇人姦殺的事情！

一想到這，她忍不住毛骨悚然，哭叫了起來：「你，你，你想幹什麼？」

「不幹什麼，」趙屠仍然瞇著眼，眼瞇縫裡透著一股不難看出的慾念，淫邪的慾念，即連聲音都有幾分陰陽怪氣：「獨孤美，妳別怕，我不會殺你，我捨不得殺妳，方才妳要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現在，也請妳把刀放下，我包準妳立地成『仙』，嗯，飄飄欲仙，那種滋味，妳嚐過沒有？」

獨孤美已經哭出來了，她哭著奔進內院裡，口中直呼：「柳花花！柳花花！賊花花！死花花！你在那裡？你為什麼還不來救我？……」

* * *

柳花花現在在那裡？

只怕連他自己也不知道。

他現在正拉著朱媚沒命的跑。

一直到聽不見敵人的衣袂聲與脚步聲之後，他倆才停下來喘氣。

朱媚用袖口擦汗，一面溜目四望，忽然聞聲說：「噫，賊花花，你看，那裡好像有個山洞：「看樣子，那是獵戶躲雨避風雪用的……」

「咱們到那裡去休息一下好吧？」朱媚說：「這口山洞隱密得很，好像是有人專用似的，如不仔細，還眞不容易發現呢。」

說著，便拉著柳花花往山洞跑去……

* * *

柳花花說的不錯，這口山洞果然是獵人避風躲雪用的，山洞雖不大，却很乾淨，洞裡不但舖有乾稻草，做為臨時床褥用，而且還有一個小土灶以及一個燒烤獵物木架。

他們現在當然沒有獵物可供燒烤，其實就算有，也不敢點燃火光，那只有更加快速讓敵人找到自己；他們所需要的就是那堆乾稻草，兩人一躺下去，只覺得這簡直是世上最舒適的床。

朱媚四平八穩的躺著，口中喃喃：「現在才體會出，原來每天睡的床才是世上最可愛的東西。」

柳花花閉目養神，口中隨便應著：「其實世上每樣東西，一米一飯，一針一線都是可愛而又可貴的，只不過是必需等到我們失去了它，才會體會得出……」

「說得是，」朱媚嘆了一口氣道：「現在面臨著生死關頭，我才體會出生命原來是這般可貴……」

她望住柳花花，忽然問：「你怕不怕死？」

「為什麼不怕？」柳花花笑了起來：

「我生平無所怕，最怕的就是死。」

朱媚翻身，依著他，輕捏了捏他挺直的鼻尖：「你看起來好像天不怕、地不怕似的，江湖上都說你是豪傑好漢，想不到你居然也怕死，你不怕我笑你胆小鬼？」

「我本來就是個胆小鬼，我幾時說過我是豪傑好漢？」柳花花把她攬入懷裡，睁眼望住她：「答應我，不管情況如何惡劣，妳千萬別做傻事，懂麼？」

朱媚甜蜜蜜的偎著他：「什麼傻事？」

柳花花輕吻著她的臉頰，「就是方才妳想自殺的傻事。」

「我只是不想拖累你。」朱媚把手伸入他衣裡，輕撫著他寬厚的胸膛。

「妳是個勇敢的女人，」柳花花用手愛憐的輕拭著她額角上的汚泥：「無論如何，妳應該活下來保護我這個胆小鬼，不是嗎？」

朱媚心中倏然湧起一股激動。

她終於知道他爲什麼總是能贏得女人的芳心了。

——他總是有辦法用不同的方式讓妳有被重視的感覺，而且絕不會用八股濫調，我是令人肉酸兼骨痹的肉麻方式讓妳感到做作。

——在他面前，妳會覺得妳是個眞正女人，被喜歡、被尊重的女人。

面對這種男人，只要妳跟他相處久了，妳或許不一定會喜歡他，但絕不會討厭他。

「花花公子，」朱媚語音喃喃：「你果然是世上獨一無二的花花公子，在我認識你之前，我總以爲你是個油頭粉臉，舉止輕浮，甚至是用色瞇瞇的眼光看女人，而且……」

「我本來就喜歡看女人，」柳花花笑著打斷她的話：「我不就是常常看妳麼？」

「你那種看，」朱媚把臉貼在他胸膛上，「你那種眼光，表情……我說不上來，我只覺得在你面前，我有一種『我是女人的感覺』……」

「你本來就是女人，難道妳是男人不成？」柳花花覺得好笑。

「不，」朱媚口語認眞：「在別的男人面前，我會把自己看得比男人還男人，我不是個輕易肯遷就男人的女人；可是，對你，我却唯恐自己『不夠女人』……我，我看這個感覺很難很口語表達出來，不如，我用行動表現給你看好不好？」

她沒有等柳花花回答。

她忽然整個人壓到柳花花身上去，然後，居然去解他的衣扣！

柳花花却溫柔的握住她的手，柔聲道：「當心，此時此地，敵人隨時會出現哪……」

「我不管。」朱媚面泛紅潮。

柳花花托住她的下巴，笑問：「妳做過『那種事』沒有？」

「沒有，」朱媚眼波蕩漾：「就是因爲沒有做過，所以我才想做哪……看這光景，要想生離青山鎮只怕如登天了，能在死前，讓我經驗那種事，讓我瞭解做眞正女人的滋味，那我就死而無憾了……」

——人在面臨死亡的時候，人的潛意識裡往往會有「豁出去的瘋狂」。

——所以，造物者雖賦予人類聰明智慧，但却不肯賦予人類有「預知死亡」的能力；而且，造物者還賦予了人類「貪生怕死」的天性，否則，世上若每個人都不怕死的話，那麼只怕什麼「大壞事」都敢做了！

——所以，「怕死」是你我的共通性，千萬別相信那又酸又臭的道學者所說的什麼「捨生取義」、「以死求仁」等一些屁話！

——「生與死」、「仁與義」，應該取決於個人的選擇取捨，自動自發的去做，絕不是任何「聖人」或「偉人」可以「鼓勵」或「命令」別人去做的。

——每天振臂高喊「捨生取義」，時刻張咀大呼「以死求仁」的「偉大聖人」，結果他們「捨生取義」了沒有？結果他們「以死求仁」了沒有？

柳花花怕死，朱媚也怕死，只因爲他們都是人，「正常的人」都是怕死的，不是嗎？

——人之所以「不怕死」，完全是取決於「一刹時的外來環境」所逼。

就像朱媚，當她和柳花花被重重敵人困住之時，明知勢必一死，而且又見柳花花因不願棄自己而逃，爲了不願拖累他，所以才會橫心一死，因爲當時的情況，逼得她不得不做出這個選擇。

現在，你要她死她才不幹哩。

她想幹什麼？

——她想「充實人生」。

人在面臨著死亡的威脅的時候，很自然的就會想去抓住、保有、得到、攫取你「現在而不曾享受過的東西」。

一個死刑犯被拉去砍頭的那一刹那，如果你問他此刻想什麼，他或許會告訴你：「我現在才知道陽光原來是這麼可愛，我只想多看幾眼太陽……」

人性，這就是人性。

那麼，朱媚現在意想和柳花花「辦那種事」，不也是人在死亡邊緣所流露出的人性麼？

——千萬別說她「淫蕩無恥」，否則你就和那「沒有人性的聖人」一樣令人可憎了。

朱媚是個女人，生理發育成熟而正常的女人，她有情有慾，就和你我一樣，你能想女人，難道她就不能想男人？哦，你要搬出「禮敎」來了？對不起，請回去跟你那包小脚的老祖母說吧！

總之，現在不管是什麼「聖人」，不管是什麼「禮敎」，對朱媚來說，她肯定只會回你四個字——去你媽的！

——她已經瘋狂的狂吻、狂擁柳花花了。

柳花花也已心猿意馬，幾乎就要克制不住了。

並不因爲他想當「聖人」，只因爲他淸楚此時此刻「辦那種事」，就好像是「油鍋裡洗澡」，不死也得剝層皮。

他適可而止的推開朱媚，吐氣道：「喂，妳先聽我一句話好不好？」

「什麼話？」朱媚的臉龐兒仍緊緊的偎在他寬厚的胸脯上。

「妳沒辦過那種事，妳不知道，」柳花花一本正經：「男人在『辦事』之後，會兩腿發軟，站都站不起來，妳知道麼？」

「眞的？」朱媚吃了一驚：「我只聽說

過女人第一次，有的會有這種情形……」

「妳怎麼知道？」柳花花暗笑。

「我，我看書嘛……」

「哦——妳居然看『春書』。」

「春書也是書，開卷有益嘛。」

「那好，那妳就會知道，男人辦那種事是很辛苦的，過後會兩腿發軟，四肢無力……」柳花花騙人的本領不輸獨孤美：「所以我們如果辦事，只怕會連劍都提不動，那敵人一來，豈非死定？」

朱媚瞪大了眼。

她半信半疑。

「妳不信？」柳花花索性信口胡吹到底：「妳看過公鷄和母雞辦事沒有？公雞在辦事前，是雄赳赳氣昂昂，辦完事之後，便垂頭喪氣，一蹶不振了……」

朱媚吃過雞，也看過鷄，就是沒看雞「辦過事」，當然也就信以爲眞了。

「書上怎麼沒這樣寫？」她還是有點不相信。

「唉呀，那種書都是男人寫的嘛！」柳花花說得好像是唱的：「妳知道囉，男人爲表示自己是大男人，當然也就不會把那有損自己『雄風』的事寫出來了，妳明白了沒有？」

朱媚還是半信半疑，不過畢竟她還是未經人道的黃花大閨女，不信也得信了。

「所以，」柳花花打鐵趁熱：「此時此刻，咱們應該適可而止，妳說是不？」

當然是，朱媚無論如何不願見到柳花花「兩腿發軟，渾身無力」，那豈不「害」了他？她溫柔的點點頭，靜靜的靠住他，面上浮起一絲滿足的笑容：「其實，能有這麼美妙而放浪的經驗，我也滿足了……」

她慢慢趨於平靜……

她閉下眼眸……

忽然，她又睁開了眼：「賊花花，我們這麼久沒回去，獨孤美他們……」

「現在，」柳花花突然冷冷打斷她的話：「從現在開始，我們什麼都不能想，誰也不能想，懂嗎？」

「不懂，」朱媚迷惘：「爲什麼不能想？難道，難道你一點也不關心獨孤美他們？」

「是的！」

柳花花只冷冷的說了兩個字，然後閉下眼，不再哼聲。

朱媚不由得呆了一呆。

然後，她心底泛起了一股憤怒！

她想不到柳花花竟然是這種人。

——一個冷血的人。

柳花花是不是冷血的人？

他現在居然不再管獨孤美的死活了，這種人難道不是冷血之人？

朱媚認爲是。

但是，在最危難的時候，他明明可以自己逃走，但他又不肯撇下自己獨自逃生。

爲什麼這麼矛盾？

朱媚或許腦筋不如獨孤美來得那般花俏，但她也絕不是笨女人。

——否則她就不會動腦筋去劫自己父親的鏢，而搞出這麼大件事了。

她很快就想出柳花花的意思。

——此時此刻，她和柳花花是泥菩薩過江，只怕是自身難保，遑論救獨孤美或其他任何人了。

——此時此刻，最迫切而又最眞實的，只是如何使自己生存下來，其他一概都是多餘而不切實際的！

——此時此刻，再分心去關心獨孤美他們，徒然使自己方寸大亂，更加加速自己的死亡吧！

當朱媚瞥見柳花花眸角有滴隱隱的淚光時，她忍不住把他的臉龐輕柔的攬入自己的懷裡，喃喃道：「你既然如此難過，那就在我懷裡痛哭一頓吧。」

柳花花偎著她，却沒有哭。

此刻此境，多流淚，就有可能多流血，無論如何現在絕不是哭的時候。

不過他還是難以制止的讓眼梢那顆淚水緩緩流下，滴濕了朱媚的胸脯。

只有一顆淚水，朱媚却能很眞確的感受出那是一顆熱淚。

熱熱的淚。

不知怎麼的，她忽然也覺得自己鼻尖酸酸的……

她終於瞭解到：

——人，不管是再堅强的人，在面臨死亡痛苦的時候，終究會掉淚的。

掉淚，不是儒弱，更不是胆怯；淚與笑，是一種感情的表達象徵，他們此時的淚，是强烈的表示了他們對生命的熱愛，而且，朱媚還能强烈的感受出，柳花花那顆淚，實際上還包含著對獨孤美濃濃的歉疚……

他是個多情的男人。

只不過他的表達方式和別人不同。

這一刻，朱媚發現自己已經很瞭解他了。

而且，也更加的深愛他了。

他的確是個值得令人喜歡的男人。

她相信，他此刻一定在深深想著獨孤美……

* * *

獨孤美，她現在怎樣了？

是否還活著？

獨孤美。

她現在正面臨著誰都想不到的噩運。

當她看到了趙屠那眼裡令人作嘔的淫邪眼光時，她知道她碰到的敵人不是個男人。

——而是一頭禽獸！

可怕的禽獸！

猙獰的禽獸！

那頭禽獸——趙屠，正以詭異如毒蛇的長鞭捲住了獨孤美的足踝！

獨孤美仆跌於地！

然後，她就像一頭可憐的小動物被那頭禽獸拖著地走！

趙屠狂笑。

獨孤美哭。

她緊握著手中的刀。

突然用力一揮。

却不是揮向趙屠。

她知道憑她的刀法無論如何殺不了趙屠。

但是，她知道有一個人她殺得了。

——那就是她自己。

所以她把刀揮向自己的腦袋！

是的，她要自殺！

向來，她認爲自殺是弱者的行爲。

現在，她却選擇這種行爲了。

只因爲，她承認自己現在是個弱者，可憐復可悲的弱者……

只因爲，她寧死也不讓那頭禽獸得逞……

只因爲，她還想保有那份尊嚴，女人的尊嚴，不容侮辱的尊嚴……

所以，她選擇死！

尊嚴的死！

可惜的是，她連這點卑微的願望也達不到。

——趙屠，那頭禽獸，已飛快的踢飛了她手中那把刀。

而且，他還快速的點了獨孤美的軟痳穴，獨孤美連想掙扎或是咬舌自盡的希望也沒有了。

她現在，就像是狼口下的羔羊，無論趙屠對她做出什麼，她都無法抗拒。

獨孤美腦海裡一片空白。

可怕的空白。

空白裡却又不自禁的漾起了柳花花的影子。

那傢伙，總是在自己最危難的時候挺身搭救，現在，他爲什麼還不來？

他現在在那裡？

他知不知道自己此刻正面臨著被强暴的屈辱？

她惡狠狠的，極其怨毒的瞪著趙屠！

她突然想起了仇十洲。

——他曾經用世上最殘酷的「凌遲」，花了五千三百八十五刀才殺死那個姦殺他老婆的兇手。

當時，她覺得太殘忍了。

現在，她覺得五千三百八十五刀太少了。

如果能夠，她願意對那種男人殺千刀、剁萬劍，然後餵給狗吃！

——只怕，這種肉，連狗都嫌髒，不肯吃吧！

趙屠那兩顆眼球，早已佈滿了可怕的紅絲，像血一樣的紅絲。

他現在，眞的像一頭禽獸，一頭猙獰、恐怖、冷血、殘暴的禽獸！

他顯得迫不及待，一手抓起獨孤美，淫笑著走向內院……

他隨便挑了間臥房，然後把獨孤美丟到床上……

獨孤美閉下了眼。

因爲趙屠已開始除下自己的衣服……

* * *

朱媚打了一個冷顫。

她突然想起在小溪邊的時候，敵人目露淫邪，想强暴自己的情景！

獨孤美會不會也遭到這種噩運？

她是個不折不扣的美人胚子。

殘暴兇狠的敵人肯放過她嗎？

她想問柳花花。

但是，她忽又把到了咀邊的話吞了回來。

——這個時候，說這種話，對柳花花來說，絕對是只有百害而無一益！

她也終於瞭解到柳花花爲何拒絕與自己「辦事」了，她也終於瞭解到他爲何不准自己提獨孤美了。

——他正在極力的忍受著極大的痛苦。

朱媚忍不住心裡暗暗嘆息。

他是個堅强的男人。

她想安慰他。

但却只嚅了嚅咀，她不知道該說什麼。

她只好沈默著。

只有洞外的風聲隱隱可聞。

朱媚無奈的聆聽著。

她覺得好難過。

她忽然巴不得敵人趕快來，乾脆戰死算了，再也不想捱這種痛苦的時刻。

眞矛盾。

她這時候才感覺到，人處在這時候，再單純的人都會變得複雜而不可測。

她茫然望著洞口外。

外面已有朦朧暮色。

可怕的黑夜，漫長的黑夜終於過去了。

但是，危機什麼時候才過去呢？

「妳在想什麼？」她忽然聽到柳花花的聲音在她耳畔响起。

「你說我在想什麼？」朱媚翻過臉去，愛憐的在他額角上吻了一下。

「想床，對不對？」

「記得妳說過，妳會認床，不是嗎？」柳花花把她攬入懷裡，輕撫著她柔軟的耳垂。

「不對，我已經不想床了。」

「爲什麼？」

「因爲，」朱媚把手伸進他衣懷裡，她喜歡撫摸他那結實的胸膛，「有你伴著我睡，即使是冷硬的地板我也覺得舒服。」

「那妳在想什麼？」

「我在想，」朱媚幽幽喃語：「我起先很後悔劫自己父親的鏢，如果不是這樣，那我姑姑和關山月也就不會死了，也不會害得大家面臨死亡的邊緣……但是，我現在又不後悔了……」

「爲什麼？」

「如果不是這樣，」朱媚瞇著眼：「我們怎有可能這麼親蜜的同躺在一起，你說是不？我忽然覺得，就算我這次逃不過敵人的毒手，我也不覺得遺憾，總算，我死的時候，還有你這樣的男人陪著我，我很滿足，眞的很滿足……而且也非常高興……」

柳花花心裡却沒有高興的意味。

因爲他忍不住又想起了獨孤美。

她是否還活著？

朱媚瞭解他的內心感受。

「抱我，」朱媚希望能使他忘却痛苦，她呢喃著：「你說過什麼都別想的，現在你只要抱緊我，想我……既使是一時一刻也好……」

柳花花果然緊緊的抱住她……

但，朱媚又想起什麼，仰首說：「對了，我忘記問你，方才那個救我的幪面人是誰？」

「不知道，」柳花花搖搖頭。

「我覺得，」朱媚眨著眼：「雖然她壓著喉嚨說話，但總覺得好熟悉……」

突然，她眸子一亮，興奮的叫了起來：「我知道那人是誰了，她……」

話落一半，倏然住口！

——她又聽到了敵人的脚步聲！

（未完・十八）

上文提要：

將軍等人都在傾耳細聽楚杏兒叙述沈虎禪是如何在兜玉進等叛徒手中救出自己，殺了叛徒，譚千蠢逃脫，齊九恨倒在血泊中，但當時是無法突圍走出五福鎮，沐浪花只好聽沈虎禪的部署，守在鎮長的舊院內嚴守，蛇鼠一窩圍上來，似乎是等萬人敵來才主攻，這邊沈虎禪伺機出擊，他下達「點火令」，因爲蛇鼠一窩怕「火」……

七大寇故事／溫瑞安・文 可飛・圖

將軍

橫眉對媚眼　怕邪着了邪

燕趙笑笑說：「每次他擊敗强大的對手之時，別人都以爲他盡了全力，可是俟他日後再遇上另一個更高强的對手的時候，才知道他上回他仍留存兩分力——同樣的，他對付新的對手，還是八分功力就解決了一切。」他補充道：「他曾擊敗過齊九恨，也只用了八分力。」

他極有趣的又問王龍溪：「張十文呢？你對張十文又有何觀感？」

王龍溪有點訕訕然的道：「他當然不會是只剩下十文錢了。」

「又錯了，他是只有十文錢，」燕趙說：「你知道唐多令不敢對譚千蠢和齊九恨出手的原因麼？」

王龍溪這回說什麼也得掙回個面子：「他們畏懼萬人敵。」

「那還不是主要理由，萬人敵有多厲害，唐多令沒有見過，也無從怕起，」燕趙諄諄善誘地道：「可是張十文手上『十文錢』有多厲害，當中唐門的人無不一清二楚，心驚膽顫，據說，能與張十文這手上暗器對抗到第七文錢不落敗的暗器高手，在唐門世家裏恐也不出九人。」

他笑了一笑，道：「其中當然不包括唐多令。」

王龍溪突然覺得很憤怒。

他明白了燕趙的笑意。

——那是奚落、揶揄、充滿輕蔑的笑意。

王龍溪的一張鐵面，突然脹紅。

舒映虹意會到要把緊張氣氛冲淡，即道：「幸好我們這邊也有杜園、狄麗君和侯小周。」

將軍搖首。

「既然來的是姚八分和張十文，他們就難以應付了，」他向楚杏兒吩咐道：「說下去。」

* * *

火光熊熊。

人在光中。

吔哨聲漸漸急促起來，活像羣鼠竊語，羣狠低嗥，但異聲總是離火光十七、八丈外，不敢近前。

奇怪的是，他們也沒有向火光中的人發射暗器，施加暗襲。

可是，火勢蔓延，再燒下去，就算敵人不發動攻擊，自己也得被燒成一堆炭灰。

沈虎禪下令：「拏起能燃燒的事物，跟我走出去。」

於是人人拿起着火焚燒的物件，旋舞出火龍一般的焰芒，跟隨沈虎禪，大步向前逼去。

「怎麼他們都不敢攻過來呢？」楚杏兒覺得很神秘，同時也感到異常興奮。「他們眞的都怕火？」

「他們是萬人敵親自訓練的一羣殺手，在黑暗中，他們可以殺死比他們强十倍的敵人，可是就是見不得光，」沈虎禪沉着臉沉住氣沉聲道，「他們可能是服了一種藥，能在全黑裏視物如晝，而且能把自己身體如同蜥蜴般變色，甚至化爲物體，時爲枯樹，時埋土中，時成波浪，時變爲石，倏忽莫測，據說修練之法，是把道家的煉丹術和東瀛忍術、奇門遁甲茅山術並行，但是，也因此畏見强光，光亮，便是

他們的罩門。」

「咱們這可算不算得上正義之光呢？」楚杏兒偏頭笑問。

難得她在此時還有心情說這種話。

「我算，」沈虎禪居然也有心情應和她。「你不算。」

「你是强盗，」楚杏兒笑嘻嘻的說：「你也算？」

「正義無分王寇，無涉成敗，」沈虎禪道：「正如忠奸不分男女一般。」

楚杏兒嚥咀一笑道：「我說不過你。」忽想起什麼似的。「你早就知道『蛇鼠一窩』怕光？」

「不知道，」沈虎禪道：「我只是猜的。」

楚杏兒不禁猶有餘悸起來。「你不肯定，就把火頭點得通亮，萬一弄錯了，咱們豈不是成了暗器靶子？」

沈虎禪反問道：「咱們現在有沒有成了暗器靶子？」

楚杏兒只好答：「沒有。」

沈虎禪一笑說：「那就對了。」

這時候，他們已走出二、三十丈地，那些鼠語狠聲都越來越遠，沐利華禁不住高興的道：「好啦，他們可是怕了咱們。」

他已熱得渾身是汗，正想丢棄手中的火把。

沈虎禪阻止道：「慢着。他們只是不敢上來，並不就說他們不會再上來。」

沐利華不服：「他們敢來？我們有火！」

沈虎禪冷冷地道：「火是會燒盡的。」

沐浪花接了一句：「有石頭就有火。」

「來了，」沈虎禪似喟息般的道：「不怕光的人終於來了。」

來的共有五個人。

一個和尚。

一個王孫公子模樣的年輕人。

一個美麗的少婦。

一個戲子一般舉止的人。

一個道士。

沐浪花緊張了起來，可是旁人看去，他完全沒有緊張的模樣，但沈虎禪卻一淸二楚，沐浪花甚至連鬍子都是緊張的，談話的語音乍聽似輕描淡寫，但其實已緊張到變了口音。

他正在沈虎禪的耳畔說：「那青年是侯小周，伶人是杜園，婦人是狄麗君。」

談到這裏，他頓了一頓。

他的用意很明顯，這三個，是自己人。

「道士便是姚八分，也就是八分道人。」他接下去說：「和尚你是見過的。」

和尚當然就是吃麵的和尚。

殺人的和尚──而且還是殺人不眨眼的和尚。

和尚殺人，道士呢──道士殺人眨不眨眼？

少婦正在跟沈虎禪眨眼。一個美麗如斯的少婦，向你眨眼，你會如何？

沈虎禪也不禁望向少婦。

一雙幽艷的眼睛。

沈虎禪的視線跌落少婦的眼波裏，忽然有一種人在吊橋上搖盪的感覺。

他只覺一陣昏眩。

──這少婦不是將軍的人嗎？

這意念經過他腦海，但已無暇細想。

少婦狄麗君的眼眸勾住了沈虎禪的魂，杜園已向沈虎禪竄了出去。

他手上的兵器，是兩根翎。

翎即是雉尾，戴在冠上，是柔軟靭性的長形條子，可是現在杜園雙手使來，直如兩柄銳槍。

雙翎搶攻拂擊沈虎禪的死穴。

一上來就是劇戰。甚至不曾發話。

狄麗君以一雙妙目，施展「眼兒媚」，吸住沈虎禪的心神，同時杜園已發動「雙翻翎」，急取沈虎禪要害。

楚杏兒見狄麗君一對妙目，瞟向沈虎禪，已知不妙。

杜園衝上來的時候楚杏兒也迎了上去。

以她手上的一管金釵，金釵短不及三寸，雙翎長約八尺，交戰起來，情形會是怎樣？

只怕這連楚杏兒也不知曉。

因爲沐浪花已抓住了她。沐浪花從後一把扣住了楚杏兒的脈門，然後回身就跑，一面向他的部下叱道：「撤！」

「撤」就是「撤退」的意思──全力、全身、全面撤走的意思。

沐浪花一把扣住楚杏兒的脉門，楚杏兒頓覺全身發軟，不得不跟着他走，沐浪花低聲道：「小姐，得罪了。」

楚杏兒尖聲呼道：「不許撤！」

沐浪花一揚手，索性連她啞穴也封住了。

其中一名青年高手忍不住道：「我們怎能在這時候撤走？」

沐浪花揚手就是一記耳光，罵道：「姓沈的正好困住來敵，要是萬人敵來了，看誰能活着走！」

衆皆不敢吭聲，唯獨是那濃眉劍手，曾爲沈虎禪所救，仍堅持道：「二爺，這──」

沐浪花疾吐出一個字：「多事！」掌力疾吐，按在他胸上。

濃眉青年悶哼一聲，萎然倒下。

沐浪花挽着楚杏兒，疾縱而去，沐利華和司馬兄弟緊躍而上，其他七名劍手，都不敢有違，尾隨而去。

楚杏兒雖不能動彈，但她仍關心戰局

她離開火光戰場的最後一眼，仍然看見：沈虎禪的視線仍爲狄麗君所吸住，怎麼都扳不過來，就像有隻無形的手，把他雙目縛上在那柔絲似的。

而杜園的雙翎，招招不離他的要害。

沈虎禪眼睛不能轉動，但人卻能閃動，他閃躲着杜園的凌厲攻擊。

──可是這樣豈不是等於一個瞎子在全面捱打？

＊　＊　＊

楚杏兒不知道答案。

她當然不知道答案，她已被抓走，身不由己。

──一個人身不由己的時候，自然就作不了主。

「沐老二這算什麼意思？」王龍溪怒叱：「他怎能在這時候把你拖走！」

「沐二大概是想以沈虎禪敵住來人，」

舒映虹爲沐浪花解釋道：「好讓他和楚姑娘等人逃命。」

王龍溪仍是不諒解：「只剩下沈虎禪一人，要對付杜園，狄麗君、侯小周、姚八分，譚千蠢，沈虎禪得要被剁成九百一十八塊！」

舒映虹仍有一綫希望：「你別忘了，狄麗君、侯小周、杜園這三人，都是我們的人。」

將軍忽然輕咳一聲。

燕趙忽道：「沒有用的。」

舒映虹不明所以：「怎麼？」

燕趙道：「將軍安排這三人好不容易才混了進去，沒有將軍的指令，不到重要關頭，這三人是決不會敗露行迹顯示身份的。」

舒映虹道：「你是說……他們不會爲了沈虎禪而……出手？」

「會出手，」燕趙堅定地道，「出手對付沈虎禪。」

舒映虹道：「這……這豈不是等於自相殘殺麼？」

「自古以來，能成爲『死間』的，是不是不惜犧牲代價，爲敵服務，鞠躬盡瘁，務求使對方信任，才能在生死關頭倒戈一擊，發生他最大的效用。」燕趙的眼色裏流露了一種哀傷之意，「所以，死士和『死間』都是一樣的人──他們只爲任務而死，爲主人而活。」

王龍溪見舒映虹說不出話來，他先前也領教過燕趙的揶揄，這下幸災樂禍地道：「這回你可是遇上先知了，這人假如要爲稻粱謀，可以改行去占卦問卜呢，包準包靈！」

燕趙彷似完全沒有聽到了說什麼，「何況，如果我猜的不錯，狄麗君、杜園、侯小周這三個人，彼此之間，也不知道沈虎禪是不是奸細。」

舒映虹和王龍溪都浮脫口道：「奸細？」

「誰知道沈虎禪是不是用苦肉計，來引出誰才是在萬人敵麾下臥底的人。換句話說，他們能把沈虎禪格殺於當場，便會獲得萬人敵進一步的信任，他們怎能失此良機？」燕趙道：「就算他們之間有人想救沈虎禪，也不得不怕『蛇鼠一窩』的陰毒狠絕了，就算他們也不怕『蛇鼠一窩』的暗殺手段，也不到他們不怕『壹捌玖拾仟』這五大高手……」

將軍咳了一聲，想開口，但沒說成話。

燕趙也不說話，等他說。

將軍這才發現大家在等他，用拳壓着唇，輕咳一聲，隨便抓了個話題隨意的說下去：「『一統劍客』李商一、『八分道長』姚八分、『九恨狂人』齊九恨、『拾文書生』張十文、『千蠢和尚』譚千蠢，這裏面沒有一個不是青龍頭上的人物，萬人敵有這些好幫手，就像我有你們。」他這幾句話無疑有些問非所答。

衆人靜了半晌，舒映虹咕噥道：「至少，我猜想侯小周一定很想出手救助沈虎禪的了，當日，他在沙獅壩遭金滿樓和金子來一伙弟兄的圍攻，還是沈虎禪替他解的圍呢！」

將軍微笑道：「我們何不聽杏兒說下去？」

楚杏兒似沒注意到大家在說什麼，她一直沉思在回憶中。

她本來就要說下去。猶有餘悸的說下去。

「沐二叔拉着我，一直沒命的奔逃，轉過一條街又一條街，轉入一條巷又一條巷……」

＊　＊　＊

那曾經是場恐怖的經驗。

路，越走越黯。路越走越黑。甚至沒有路了！

在四周任何一個角落，都聽到一些奇異的聲音。

起先，那你像鼠齒在咬嚼硬物，接着，變成了一只瘦骨嶙嶙的手在猛然撕裂布帛，然後，那彷似尖刄刮過瓷盤的尖响──

──幾近刷破耳膜的尖响！

濕的，路是濕漉漉的，牆也是濕漉漉的。

所有的火把，早已燃盡，剩下的火種，早已被厲風吹熄。誰都怕再點火，怕照見活着的人所不能見的事物。

──可是風從何來？那麼寒冽。那麼陰森。

那不像風，而像一塊濕布，往人臉上直撲過來。

沐浪花把手指上沾的水漬放到鼻端一嗅，失聲道：「血！」

衆人還不及失聲，就聽到心跳。

彷彿是在長方形的黑暗中，傳來的心跳。

是誰的心跳？是誰的心？

有一個突然倒了下去。他的心跳已停。他的心忽被挖空。他的背後開了一個洞。

血洞。他的心已不見。他已沒有心。

有人扶着牆，踽踽前行。

忽然，這人發現他已「沒有了」那隻手。

他的手仍留在牆上

他的人仍往前走。

他的手當然不會自已脫離軀體。

他的手是給人割斷的──他正想狂喊出這一點的時候，他的聲音已離開了他的喉嚨。當然，他的頭亦在同時離開了他的頭。

一下子，七名青年劍手，只剩下五個人。

兩名同伴已無聲無息地死亡。

鼠聲竊竊，夾雜着各種古怪核突至極的異聲，此起彼落，像是自體內的五臟之腑傳來，體內似有一隻逐漸壯大的怪物，正要破腔而出！

她被點了啞穴，不能呼喊。

可是沐利華忍不住，他再也忍耐不住。

他連同大恐大懼一齊撕心裂肺的喊了出來。

「天啊！蛇鼠一窩！」

＊　＊　＊

誰都看得出楚杏兒的眼色。

懼！

恐懼到了極點，便是這種眼色。

大家都沒有說話。

楚杏兒靜了下來，他們也都靜了下來。

將軍以不帶一絲驚訝的手，不揚片塵的搭在楚杏兒柔肩上，不一會，楚杏兒蒼白的雙頰才逐漸地恢復了血色。

大家都不敢馬上要楚杏兒說下去。

「好敵手，」將軍眼光發着熱，看向燕趙，「蛇鼠一窩不愧是萬人敵親身調練，果然是勁敵。」每次他說這種話的時候，總會向着燕趙說。

「可惜，」燕趙的神色也很奇特：「可惜他們也有弱點。」

「怕光？」

「有弱點就不是勁敵。」

「誰都有弱點。」

「但勁敵的弱點是不會讓你知道的。」

「你聽說過雷損這個人麼？」

「『六分半堂』的總堂主。」

「他的弱點便是他怕死。結果他死了，就死在他隨身的棺材裡，然後在敵人以爲頭號勁敵已除，在大意疏神下，幾乎讓他一夜間毀了個連根拔起。」

「是有這個傳說。」

「你聽說過蘇夢枕嗎？」

「『金風細雨樓』樓主。」

「他的罩門便是在他的病。他一身患十七、八種病，其中有三、四樣是絕症，人人都以爲他病得七七八八，所以放手對他攻擊，但結果是──」

「人人都死了，他還沒死。」

「對，所以對一個好手而言，把弱點暴露在對方眼前，很可能反而是他高明處。你見過王慕之這個少年劍客嗎？」

「他向人人哭訴，說他爲女人所騙，其實，只有他騙女人，天底下沒女人能騙得着他的心。」

「正如世上有一種人，常常跟你說他心中的秘密，只告訴你一個人知道……」

「其實連他這句話，都可以說第一百次了。」

「不過，『蛇鼠一窩』總算是眞的怕火，而這世上黑暗的時候實在太多。」

「萬人敵卻連個破綻也沒有。」

「我們甚至還不知道他的模樣。」

「也不知道他是誰。」

「這樣的勁敵也眞難找。」

「朋友隨便交，無關宏旨，知己二三人，不傷大雅，只有勁敵，務要精挑細選，如果一個人，敵人不像樣，不像話，實也不足觀、無足論了。」

「兄弟也一樣，一個人的結義兄弟沒有看頭，他自己也不外如是。」

「故此，老婆可以錯娶，知交、兄弟、勁敵不能選錯，寧缺勿濫。」

兩人都是一笑。

「不過也有些人，相交遍天下，敵人滿江湖。」

「這種人實在有福氣。」

「好了，」將軍向楚杏兒說：「我們在等你把後來的情形說下去……」

「後來，」楚杏兒的心神仍被當日的恐怖情形一口咬住，就好像是給一頭巨大的蒼蠅互攫着，擺脫不了，掙扎不得，可是厭惡與恐懼如海濤般把人淹沒，「後來……」

* * *

「嘿聲！」沐浪花如此向他兒子疾喝。

但一件事物──在場的人之所以知道有這件「事物」，大概是因爲那一點點細微的、好像蜻蜓在磨牠的翅膀、芽虫在嚙咬着嫩葉的輕响，因爲漆黑不見五指，而那「事物」恐怕比黑色更黑，要不是這些高手聽覺特別靈敏，根本不可能從肉眼中看見──那「事物」就在沐利華叫了那一聲的時候，已鑽入他咀裏。

別人看不見。沐利華卻感覺得到。

──那「東西」竟竄進他的咀裏！那「東西」會動的！

──那「東西」現在已鑽入他的胃裏！

──那「東西」已到了他肚子裏！

──那東西究竟是什麼「東西」？

沐利華恐懼已極。

沐浪花已晃亮一片火摺子。

他不敢亮火，因爲怕敵人發現他們的行踪──大多數人總以爲人在黯中比較安全。

他不是不信沈虎禪的話，而是決沒有胆子跟「蛇鼠一窩」硬撞硬。

──沈虎禪是沈虎禪。

──沐浪花是沐浪花。

（所以沈虎禪可能現在已魂歸離恨天，可是他沐浪花仍然活着。）

沐浪花這樣想。

他現在點火，不是不怕了。

而是他更怕的是失去這個兒子，這個獨子。

火摺子一亮，衆人都看見了：

沐利華那張死色的臉。

一時間，衆人都靜到極點。

連蛇行鼠語之聲也靜歇了下來。

一點星火，晃動不已，照出人影幢幢，人人雙瞳，都被一點火光點起無盡的驚慄。

靜得連衆人呼息聲音都清晰可聞。

人人都看着沐利華。

沐利華張大着口，想說什麼，又什麼都沒說，張着手，膝蓋抖得似要滾下地來，他指着自己的肚子，手指抖得像風中的瘦竹，眼裏流露出極其畏懼和慌張的神色。

沐浪花努力的想擠出一面安慰的笑顏，突然間，沐利華叫了一聲。

聲音很低，很沉。

但在場這些人，當然包括楚杏兒，都在江湖上混過，什麼場面都見過，殺人不眨一下眉的人物，卻都沒有聽過，比這聲低叫更恐怖的了，那充滿了：絕望、痛苦、悲憤、悽慘……而且每一樣都是被扭曲了的。

大家都看得見，沐利華的臉肌似有千百條蚯蚓在扭動，彷彿隨時都要破土而出。

沐浪花畢竟是見過大風大浪的人物，勉强斂定心神，說：「你……」

陡地，沐利華又大叫一聲。這次是尖呼，凄厲的尖叫，這下子誰都看見他的肚子。

他的肚子突然脹大了，而且，凹凸不平，裏面像困住了一條毒龍，正在張牙舞爪，儘情恣虐着。

沐浪花說不出話來了。

半句話都說不出。

他完全感受到縱是親如父子也不能代受其苦的滋味。

然後沐利華又大叫一聲──慘叫。

突然，一蓬黑水自沐利華的胸腹間噴濺了過來，火熄了。

火摺子再度燃起的時候，沐利華已「不見了」。只剩下一灘血肉模糊。甚至連血肉都分不清的那種模糊。

──是狼藉，而不只是模糊。

五名劍手，已有三名在嘔吐。

一名感覺到暈眩，另一名則拔劍，狂呼揮舞，往黑暗裏直衝了過去，還可以聽到他吶喊的聲音，但突然之間，他的頭顱掩在一個布袋的裏面，發出微弱掙扎的聲息。

未幾，有東西拋了回來，司馬不可一手接住，那是一個人的臀部。

司馬發較審愼，他閃開，那是一個人的眼瞼和脚脛骨。

然後──就沒有了。

一個年輕人，就只剩下這幾件東西了──眼瞼、臀部、脚脛骨。

* * *

楚杏兒記得自己沒有嘔吐，那是因爲沐浪花封了她的穴道之故。

她嘔不出來。

這是她想來有點感謝沐浪花。

可是當她說到這裏的時候，幾乎便要吐了出來──

假使沒有將軍的手，正在暗動功力，助她寧靜紊亂的呼息的話。

「然後，」楚杏兒一向都是伶俐活潑、飛揚踢跳的，可是現在她的樣子，如同墜入萬丈深淵裏──正掙扎於回憶的深淵之中。

連燕趙也有點不忍心：如果叫楚杏兒說下去，就等於是讓她墮入怖慄的回憶中，不能超昇。

他奇怪將軍狠心只待楚杏兒說下去。

「然後，大家都要崩潰了……」

這個自然。

遇到那種情形，鐵打銅人也都禁受不住。

楚杏兒繼續說下去：「幸好，沐二叔……」

將軍目光亮了亮。

他正是要聽這個。

楚杏兒已安然無恙，不然怎能在他跟前說話？

他好奇的是：以當時的局勢，楚杏兒等人如何逃生？

──沐浪花怎樣應付這個危局？

朋友多幾個少幾個無所謂，敵人要夠份量，兄弟必定要精采──這都是將軍的原則。

──敵人夠份量，對自己才有激發。

──結義兄弟姊妹要精采，才反映出自己的格局來。

身邊老是一班豬朋狗友、酒肉朋友、阿諛奉迎，不學無術之徒，此人格調再高，也好打有限，故此，不管「長風、須彌、鐵將軍」還是「將軍麾下、三面令旗」：王龍溪、舒映虹、宓近秋、楚杏兒、沐浪花，連同「敵人」燕趙，無一不是高明之士。

將軍就是要看沐浪花如何應付危艱。

* * *

情形太過恐怖。

衆人意志散亂。戰志動搖。

大家都好像走入地獄裏，眼前盡是種種怵目驚心的景象，別說反抗，甚至連逃命的勇氣都被摧毀了。

看得見的敵人還好應付，看不見的敵人，卻連「應付」都談不上。

他們在恐怖中，又不能逃。

只能等。等什麼？

──等死亡一寸寸、一步步的到來？

──等待奇蹟的出現？等候救星？

那奇異的聲响更近了，山雨欲來風滿懷，汗透衣衫，誰都透不過氣來。

聽過芽虫在嚙咬葉子的聲音嗎？當這種聲音放大了一千倍，而又有幾萬條虫兒同時噬咬，那會是怎麼一種聲音？

那仍是嚙噬的聲音。只不過這嚙噬是咬在你的心中？

司馬發與司馬不可都望向沐浪花。

司馬發在顫抖。

司馬不可不顫不抖。他從十四歲已出來跑江湖，知道「怕」是最不實用的一件事。

如果你怕一個人，那個人就要以爲你怕了他了。

正如你怕死，結果，往往不是不死，而是死得更快。

面對一件事情，要是不怕，總會比怕來得好辦一些。

所以他在三十四歲以後，總結了受到無數的教訓，決定了一件事：不怕！

──無論遇上什麼事情，第一件要做到的就是：不許怕！不要怕！不能怕！

他發現他的兄弟在怕。怕得要命。

他唯有寄望在沐浪花。

可是在他失望之後，接踵而來的是絕望。

──沐浪花不是怕。──他是在悲痛。──喪子之痛已幾乎擊潰了他：這個保養得像一把名劍的中年漢子！

司馬不可立刻昇起了一種恐懼。

──敵人再强大，有沐浪花在，也許還可以頑抗，但沐浪花已接近崩潰，憑他們的力量，已不足以突圍、反擊、甚或自保！

楚杏兒也在此時，感到這一點隱憂。

他望着那一灘血跡。

──那想必是他兒子的骨血罷？

楚杏兒看看他劇烈顫抖着的手，覺得深永的悲哀：你怎麼能叫這樣一隻劇抖着的手去拔劍？出劍……亮起劍影飛聲的絕技？

正在這時候，楚杏兒却聽到一種聲音，清越的嘯聲。

* * *

楚杏兒說到這裏，將軍笑了。「老二，」他說：「好個老二。」

「飛聲劍影，」他彷彿爲沐浪花沒有令他失望而感到很欣慰，「他果然沒有被擊毀。」

* * *

這時候，又發生了一件事情。

劍氣。

楚杏兒先感覺到劍氣。然後是劍影。

劍影一晃即逝，在極黯中爆出一道虹

，直刺入黑暗的心臟。

最後才是劍風。劍風响起時，人已回到場中。

司馬不可即晃亮了火摺子。

火光中，沐浪花的劍在滴着血。

沐浪花鐵青着臉，火光一映之下，森寒得煞氣逼人。

他平時的優雅已完全消失。換上了煞氣嚴霜。

「三個人。」沐浪花的語音如同金鐵交鳴，「他們殺我三人，我也殺他三人。」

司馬不可忽然昇起一種寬慰的感覺——沐二爺戰志未死。

他也感覺到司馬發不這麼害怕了。

那咬嚙的聲音也減弱了許多，是膻下一些悉悉嗦嗦的微响。

沐浪花劍訣一捏、劍尖一指，把楚杏兒交給一名劍手摻扶，叱道：「我們闖出去！」

說到這裏，楚杏兒突然哼了一聲

這正是沐浪花力挽危艱，反守爲攻的情節當口兒上，楚杏兒這一聲哼，衆人爲之一愕。

燕趙即說：「不對。」

王龍溪沒好氣的說：「又有什麼不對了？」

燕趙道：「那劍手有問題。」

楚杏兒委屈地咬着銀牙，恨聲道：「那兔崽子……還敢趁人之危，他……」

燕趙道：「輕薄妳？」

王龍溪大怒：「王八蛋，是那一堂轄下的，叫慕小蝦由香主起一律腰斬！」

「那廝當然不是自己人！」燕趙淡淡地道：「將軍麾下，還沒有這種人。」

舒映虹也道：「想必已在黑暗裏掉了包。」

「故此，敵人已潛了一名進來，就在老二身後，空門已賣了給人，」將軍臉有憂色，似頗爲感慨，「這種情形，進退失據，防不勝防。」

燕趙忽然反問將軍：「這人能潛至沐老二背後，殺人掉包，武功自是甚高，依你所見？」

將軍即道：「萬人敵門下，有這樣功力來混水摸魚的，不少過十人，但在這等危急關頭仍圖輕薄的，卻只有一個。」

「是他？」

「是他。」

舒映虹奇道：「誰是他？」

「且別管他是誰，沐老二可眞是笨驢！」王龍溪急不及待，催促楚杏兒：「我的好侄女，你還不說下去？」

* * *

被王龍溪罵爲笨驢的沐浪花，奮起精神，連殺三名「蛇鼠一窩」，精神大振，就在這時，暗處人影一閃。

這人影相當怪異，猶似從地面上緩緩曲起，然後像一塊薄片般撐立起來。

也就是說，這人不像是「人」，而似一道「影子」。薄薄的影子。

司馬兄弟同時出手。

司馬發看來怕得像隻驚弓之鳥，但他的身形一旦展開，才是眞正的驚弓急鳥！

他右手五指，如五隻錐針，直戳過去，左手如鈎，扣殺逼進！

他的右手雖曾爲唐寶牛所傷，但似乎並不曾影响他「達摩鐵指功」的指勁！

司馬不可這才發現了一件事。原來他這個兄弟並不是「眞正怕」而是「裝怕」。

——「裝怕」恐怕要比自己「不怕」還要更勝一籌。

——因爲「不怕」只令人知道他强大，而「裝怕」則讓人低估。

——有的時候低估對方，就等於是毀滅自己。

司馬不可正想出手，司馬發已搶先一步。

他要趁着沐浪花出襲得手的聲勢，先毀滅掉眼前這名敵人。

可是他們毀滅掉的人卻正是：他自己。

人恆常在做毀滅自己的事。

如果問：世上有什麼事物最適合作毀滅人的工作？

答案是：人。

——還有什麼東西，比人毀滅起人來更興味盎然、千方百計、出盡法寶、樂此不疲？不但要把人殺死，還處心積慮、挖空心思，用千奇百怪、極盡殘虐的法子，來把人整得死去活來，生不如死，而最終又難免一死，還要斬草除根、趕盡殺絕。

試想：除了「人」，誰有這份「雅興」來作這樣的工作？誰有這種人性來做這種事？

* * *

司馬發當然不想毀滅自己。

他就是爲了毀滅敵人，以俾敵人無法毀滅自己才出手的。

可是他才出手，就發現那影子原來是一個「人」。

——敵人當然是「人」，這點絕不出奇。

但是這人不是尋常人。甚至也不是其他的人。

這人竟是熟人——沐利華！

沐浪花的獨子沐利華！

* * *

司馬發就算碰見再强大的敵人，他也一定下手。因爲他只有下手一途。

——他不殺敵人，敵人就要殺他。

在江湖上的人，常常只有在「殺人與被殺」間作出選擇。

而今司馬發卻不能出手。因爲眼前的不是敵人。而是自己的人。

——是幽靈一般的沐利華。

司馬發强把招數猛然收住。不過，結果還是一樣。

——他不殺人，人就殺他。

只不知這樣殺害自己人的人，還能不能多算是個「人」。

* * *

沐利華一言不發，就在司馬發在驚喜中收招之際，「須彌金厲手」全扎入了司馬發的腹裏，然後一把抓住他的心臟，用力一捏一扭。

司馬發發出一聲誰聽了都會一輩子都忘不掉的慘呼。

沐利華又逼了近來。

他的身子奇異地薄了起來，五官臉容都一樣，但卻似被抽空了腦髓的，整個人都有一種說不出的詭異，完全不同了個人一般。

他向司馬不可走去。

司馬不可大叫一聲，目覩自己的兄弟死在沐利華手裏，他也不知道該怎麼做是好。

他情急地望向沐浪花。

等待指示。

沐利華卻在這時候忽然撫着額頭，雙腿一軟，就要栽倒於地。

一名劍手連忙上前扶着。

可是他的遭遇比司馬發更可怖。

沐利華一把攫住了他，一口就咬在他的咽喉上。

那劍手清清楚楚地聽見，並且清清晰晰的感覺得到，自己頭側大動脉血液全被吸到沐利華咀裏的聲音。

沐利華不但咬吮，還一面低着，一面咀嚼着喉管的碎肉和血塊。

三名劍手驚、怒、要出手、又不敢。

沐浪花忽道：「華兒。」

沐利華還在猛吸着劍手的血。

沐浪花平氣又叫：「華兒，放手。」

沐利華怔了怔，又舐了舐臉上的血污——他的舌頭竟長得可以倒舐自己的眉心！

然後他竟一口咬下那血乾死去的劍手的左耳，大口大口的咀嚼起來。

沐浪花長吸一口氣，又道：「華兒，我是你爹爹！」

沐利華放了劍手的屍體，忽然大力拍着自己的胸膛，然後仰天長嗥起來，那情狀，使任何人都不可能再感覺到他是一個人。

眼見的沐利華，如果硬要跟「人」沾上關係，那只有三樣事物：一是殭屍：一種死了又復活來害人的「人」。一是人狼：是狼而不是人的「人」。一是人猿：像人其實是獸的「人」。

沐浪花眼中泛起淚光。他走前去。

* * *

舒映虹失聲道：「啊，不行。」

王龍溪也道：「危險！老二怎能感情用事！」

楚杏兒這次並沒有停下來。

她說了下去：

* * *

沐浪花離他的兒子已非常之近。

沐利華也「發現」了他。

他的眼裏發出一種光芒。綠色的厲芒。

沐浪花眼裏卻充滿了慈愛。

一種父子的親情。

沐利華笑了，他的白牙沾着鮮血。

他張開了手，誰也不知道他接着下來要幹什麼——一道劍光，已在他能幹任何事之前刺中了他，自頸喉到腹間全剖了開來。

沐利華尖嘶。

那是野獸的呼號。

然後他分開、分裂成兩半。

和着血腥倒地。

沐浪花一劍指天，悲嘶道：「張十文，我知道是你，沒有你的『十石五麻針』，我的孩子就不會死。」

只聽一個人陰陰地道：「你的兒子是你殺的，我還想認他作乾兒子呢，這又關我何事！」

* * *

聽到這裏，舒映虹不覺「啊」了一聲。

楚杏兒的轉述停了一停。

燕趙向將軍道：「沐二俠，當斷立斷，陣上斬子，這是非常手段，非常人不能爲也。」

將軍撚髯，愁容未展：「可是，眼下這情節，恐怕萬人敵旗下第二員猛將張十文已經到了。」

衆人又轉望向楚杏兒，楚杏兒點點頭，抿着下唇，好一會兒才說：「是……」

* * *

先行出來是一名道人。

一個滿臉不懷好意地笑着的紅臉。

楚杏兒一見到他，心就沉了下來。

——八分道人。

——姚八分既然來了，沈虎禪還活得了嗎？

沐浪花居然可以强抑喪子之痛，看姚八分現身，點點頭道：「很好，張十文呢？」

姚八分笑道：「你很想見他？」

沐浪花轉身先替楚杏兒解穴，邊道：「杏兒，這種局面，誰都再顧不了誰了，能不能活命，就得看自己的本領。」

他口裏與楚杏兒說着話，可是陡然間，他已向待在楚杏兒背後的青年劍手，發動了他有生以來最凌厲的攻擊。

——大須彌金厲重手法。

——飛聲劍法。

同、時、出、手。

同時、出手！

同時出手——

（未完・七）

火中女神
本文承自第54頁

「這怎麼可以呢？你是鐵家的獨子，難道你不爲你的母親着想？難道你不想傳宗接代？」

鐵牛被火中女神說得啞口無言。

* * *

當鐵牛夢醒之時，思前想後，他終於接納了火中女神的勸告，又再打起精神來，重操故業。

正如火燄中美女提示，鐵牛的眼雖然瞎了，但那火燄中美女的印象是永遠忘不了，在他的心坎上，每當鐵牛扯着風箱時，雖然他的眼睛看不見，但他感受到爐火的熾熱時，就像看到那火中女神，火燄中的美女一樣。

由於鐵牛手藝精明，他終於成爲一個極出色的鑄劍師傅。

過了不久，鐵牛的母親，替兒子娶了個很漂亮賢淑的女子回來，雖然，鐵牛不知道自己妻子的模樣是怎樣的？但他對妻子極好，在他的心目中，他的妻子是極漂亮的，因爲他將愛那火中女神的心轉移到自己妻子的身上。

他經常在人背後都誇讚自己的妻子漂亮，當別人反問他時，一個瞎子怎會看到？鐵牛就用火中女神的容貌，形容出來，因爲火中女神的容貌，已長存在鐵牛的心底中。

——完——

上文提要：

武功門名宿丁南屏第三兒子丁季友和祝秋雲成婚那天，遭遇青袍人攔劫花轎不逞，婚宴再遭騷擾，看來新娘子身份不明，雖然得一老道士解厄，但懷孕期卒被人擄去，新娘子房中遺下銀牌，暗器黃蜂針筒，經過追查亦不知是何門派之物。青袍人擄走祝秋雲時，叫她名字香珠，手上出示金牌，香珠下跪拜見令主，隨即被擄走……



新派俠義奇情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護花門（二）

送回孩子歸宗　學得怪道奇功

丁季友眼睛一亮，急急問道：「三師叔有什麼辦法，可以查得出來？」

況南强道：「明天愚叔和伯超一起前去南昌，找丐幫南昌分舵白分舵主，他對江湖黑白兩道人物較熟，問他可能會知道的。」

丁老爺子微微搖頭道：「這是咱們私事，怎好去麻煩丐幫？」

況南强道：「二師兄，如果這塊銀牌確是某一幫派的信物，季友的媳婦確是這幫人擄去的，那就不是私事，他們眼中如果還有咱們武功門，應該找二師兄說，他們從武功山脈擄走丁家媳婦，就沒把咱們武功門放在眼裡，咱們又不是找丐幫助拳，只要白分舵主把知道的告訴我們，這也是江湖道義，並沒有麻煩丐幫。」

丁伯超也道：「爹，三師叔說得極是，孩兒和白分舵主極熟，他只要知道，一定會說的，就算他不知道，丐幫弟子遍天下，託他查一下，也未嘗不可。」

丁老爺子眼見老三愁眉苦臉的模樣，心中大是不忍，何況況南强說的也是，這幫人夤夜侵入丁家莊，擄走丁家莊媳婦，江湖上講究的面子，對方這樣做，對丁家莊，對武功門確實極爲難堪，想到這裡，不覺點點頭道：「好，伯超，明天你就陪三師叔去一趟丐幫分舵，把爲父的名帖也帶去，順便替爲父問候他們李幫主。」

丁伯超應了聲「是」。

丁季友道：「爹，孩兒也去。」

＊　＊　＊

丐幫在大江南北，有十八處分舵，一個分舵主在幫中地位並不算很高，但南昌分舵的蒼鷹白仰高，就是幫中八大護法長老，論輩份，還比他低了一級。

他薄長老而不爲，偏偏要當一個分舵主，是因爲他捨不得離開佛頭塔。

他在佛頭塔第七層上，已經整整住了四十年之久，爲什麼他捨不得離去呢？江湖上傳說他年輕的時候，愛上了一個女子，他住在佛頭塔，就是爲了等候他的愛人，這一等，就痴痴的等了四十年之久，從二十幾歲的小伙子，等到了將近古稀之年，他還是在等！

這是一個相當寧靜的夜晚，一鈎新月，斜掛在天空！

佛頭塔第七層，蒼鷹白仰高科頭赤膊，仰卧看天，一雙脚高高擱在石欄杆上，身邊還放着黝黑的大葫蘆，這是他唯一的享受，沒人干擾的夏夜，正好涼快涼快！

七層高塔上，自然是接天近風先得，地遠蚊不飛，有風，沒有蚊子，你說是不是很愜意？

但就在這時候，正有一條人影飄然行來，漸漸接近佛頭塔！

這裡只有佛頭塔，這人不用說是到佛頭塔來的了！

白仰高雖是雙手枕頭，仰臥在石砌的走廊上，但他一雙耳朵可是靈敏得很，塔下有人走近，他聽得清清楚楚，驀地翻身坐起，這一瞬間，竟然失去了他的蹤影！

不，他已經站在走近塔下的那人面前！

兩人相距，不到五尺，雙方自然都可以看清對方面貌。

飄然行來的是一個身穿青紗長衫的中年漢子，神情冷峻，除了雙目神光炯炯，臉上沒有一絲表情，就是他面前突然多了一個人，他也沒有流露出一絲驚異之色！

在青衫人面前的是一個頭髮蓬鬆，赤着膊的清瘦老頭，臉貌清癯，頦下留了一把蒼鬚，左手還提着一個黝黑的大葫蘆，同樣目光炯炯，望着青衫人問道：「朋友深夜到佛頭塔來，有什麼事？」

青衫人冷冷的道「你就是白仰高？」

白仰高道：「你是找我來的？」

青衫人嘿然道：「這裡有第二個人嗎？」

「很好。」白仰高道：「你先說說你是誰。」

青衫人道：「在下是誰並不重要。」

白仰高目中閃過一絲異色，說道：「這麼說，朋友是有重要事來找我的了，但你認爲重要的，白某也許認爲並不重要，白某也並不想和一個藏頭縮尾的人說話，你可以走了。」

話聲一落，正待轉身。

「站住！」青衫人冷喝一聲，續道：「在下不管你認爲重要不重要，只有一句話，說完就走。」

白仰高乾笑道：「你認爲白某非聽不可？」

「不錯！」青衫人冷聲道：「你確是非聽不可。」

白仰高又重新打量了青衫人一眼，似乎有些好奇，嘿然道：「這樣和白某說話的人倒是不多，看來朋友好像有點來歷，好吧，你說出來聽聽。」

青衫人道：「明天有人來找你，不論你知不知道，最好的回答就是不知道，好了，在下話已說完，朋友大概也聽清楚了。」他轉身欲走。

這回輪到白仰高冷喝一聲：「站住！」

青衫人冷聲道：「你還有什麼事？」

白仰高道：「你最好把話說清楚。」

青衫人微哂道：「在下不是已經說得很清楚了嗎？」

白仰高雙眉掀動，哼道：「那麼朋友亮個萬兒再走。」

青衫人道：「白朋友總該知道明哲保身，只要照我說的話告訴來找你的人，就沒你的事。」

「哈哈！」白仰高大笑一聲，雙目精光暴射，沉聲道：「朋友話帶威脅，可惜白某並不吃這一套，朋友既然找上白某，不但姓名來歷都諱莫如深，而且臉上還戴了面具而來，行動如此鬼祟，你說的話，教白某如何能信？至少也該取下面具來，讓白某瞧瞧你的本來面目。」

青衫人冷聲道：「聽不聽，悉聽尊便，在下話已傳到，不想和你多說！」

他後退了一步，似有抽身之意。

「哈哈！」白仰高又是一聲大笑，豈容他說走就走？隨着笑聲，一步欺了上去，喝道：「是朋友來找白某的，你不把面具取下來，讓我瞧瞧，就想走嗎？」

右手一探，閃電般朝青衫人臉上抓去。

青衫人左手迅疾一格，右手倏出，朝白仰高當胸推來。

白仰高抓去的右手被他格住，對方右手豎立如刀，當胸推來，只得左手一提，把酒葫蘆朝前迎着推出。

這一下，對方手掌推在酒葫蘆上，白仰高立時感到不對，只覺一股巨大的力道，像暗潮洶湧，朝身前捲撞過來，推力之强，逼得自己身不由己的後退了兩步！

那青衫人却借着這一推之力，迅疾向後退出去，縱身掠起，去勢如箭，瞬息之間，已掠出去數十丈外，消失在這夜色之中！

白仰高望着他後影，微微攢眉，自言自語的道：「這小子會是什麼路數，一身功力，分明不在自己之下，那麼他何以要退得如此匆忙呢？」

他搖搖頭，正待回轉，忽然間，目光落到自己左手提着的酒葫蘆上，這下看得不覺驀地一怔！

原來酒葫蘆上清晰的留下了一個掌印！這手印足有三分來深，是一隻右掌，正是方才青衫人向自己胸口推來的右手，自己用葫蘆迎出時留下來的！

自己這酒葫蘆，乃是純鋼所鑄，也是自己的隨身兵器，足有五十斤重，普通刀刄只要被它砸上，不捲鋒才怪，這小子拍了一掌，居然就在葫蘆上留下一個掌印，難道他練的會是「鑠金掌」？

這是第二天的午前，佛頭塔前果然來了三個人，那是從大行山來的況南强，和丁伯超、丁季友兄弟。

佛頭塔下層是一個佛堂，這時靜悄悄的不聞一點人聲。況南强剛跨進佛堂，就有一個廟祝迎了出來，連連陪笑道：「三位大施主是進香還是隨喜來的？」

況南强含笑道：「在下三人是找白大俠來的，不知白大俠在不在？」

那廟祝忙道：「在、在，只是他……這時候還沒睡醒。」

只聽一個宏大而沙啞的聲音從門外傳了進來：「誰說我老化子還沒睡醒？」

走進來的正是蒼鷹白仰高，手提着一個黝黑的大葫蘆。

你縱然不認識蒼鷹白仰高，但這個黝黑的大葫蘆，可是他獨一無二的註册商標，只此一家，並無分店。

況南强看到白仰高，連忙抱拳道：「白老哥請了，希望咱們沒有打擾了你的睡興。」

「哈，原來是況老弟、丁總鏢頭。」

白仰高連連抱拳還禮，說道：「今天吹的是什麼風，把兩位忙人都吹來了，哦，這位是……」

丁季友很少在江湖走動，他自然不認識了。

丁伯超忙道：「他是舍弟季友。」

丁季友連忙拱着手道：「在下久聞白大俠盛名，無緣識荊，今天總算見到白大俠了。」

白仰高大笑道：「什麼大俠，白某只是一個老化子而已，來、來，這佛堂裡有櫈可坐，有茶可喝，快請坐下來再說。」

四人圍着一張板桌坐下，那廟祝已經端着茶盤，送上一壺泡好了茶的白瓷茶壺和四個茶盅，放到板桌上，說道：「四位請用茶。」

白仰高取過茶壺，給三人倒了三盅茶，然後又給自己倒了一盅，說道「三位喝

了茶，臨走時可別忘了香油錢，那麼以後老化子的朋友來了，都會有茶可喝。」

那廟祝道：「白大俠說話可要憑頁心，你的朋友來了，我那一次不泡了茶送上來過？」

白仰高笑道：「所以我要他們別忘了香油錢。」

接着舉起茶盅，朝三人含笑道：「來，請用茶，老化子和這位孔大方孔老哥說笑慣了，三位不用介意。」

他喝了口茶，又道：「三位連袂而來，必有見教，這裡沒有外人，但說無妨。」

那廟祝果然不知何時，已經走了出去。

況南强也喝了口茶，放下茶盅，抱抱拳道：「白老哥垂詢，兄弟那就直說了。」

他從丁季友成親那晚，南首屋脊出現四道人影說起，如何被一個灰衣老道把四人一個個的摔了出去，那知三個月之後的前天晚上，丁家莊又出了事，丁季友夫婦在房中乘涼，一個青衣中年人如何闖入，以截脉手法制住丁季友，擄走他新婚的妻子。

丁老爺子如何要大媳婦在房中仔細搜索，終於在衣箱底發現一個藍布小包，裏面包着一個黃蜂針筒和一塊銀牌，丁老爺子特地命自己專程走訪，想請教白老哥，知不知道這塊銀牌的來歷，詳詳細細的說了一遍。

丁季友把一個藍布包放到桌上，打了開來。

「哈哈，果然來了！」

白仰高雖是打着哈哈，但臉上不禁有着激憤之色，只朝藍布包瞥了一眼，就問道：「見過這個青衣人的，只有丁三少一人？」

丁伯超道：「舍弟成親那晚，在下也見過他。」

白仰高道：「是不是中等身材，臉色蒼白，神情冷峭的中年人？」

丁伯超、丁季友同聲應着「是」。

況南强奇道：「白老哥怎麼會知道的？」

「他昨晚來找過我老化子。」

白仰高一手把酒葫蘆推了過去，說道：「你看看這個，他竟然還威脅老化子，在我酒葫蘆上留下了掌印！」

況南强聽得一怔，說道：「他來找過白老哥，白老哥和他認識？」

「不認識。」白仰高就把昨晚青衫人找上自己的事，說了出來。

況南强取過酒葫蘆，仔細察看了一陣，才朝丁伯超、丁季友兩人推去，一面問道：「這是什麼功夫，竟然能夠在堅厚的鐵葫蘆上，留下三分深的掌印？」

「極似南海離火門的『鑠金掌』，只是老化子也無法確定。」

白仰高隨手取起那塊銀牌，反覆看着，搖搖頭道：「老化子從不受人威脅，但實在抱歉，對這塊銀牌的來歷，老化子一點印象也沒有，不過有一點老化子是可以確定的，就是這塊銀牌，是江湖上某一幫派的信物，應該不會錯的了。」

丁季友道：「白大俠認爲此人戴了面具嗎？」

白仰高微微一笑道：「老化子在江湖上混了多年，這點眼力，自信還不至於看錯了。」

況南强看了丁氏兄弟一眼，說道：「連白老哥這樣見多識廣的人，都不知道這塊銀牌的來歷，江湖上只怕很少人說得出他們的來歷了！」

丁季友憤然道：「他們既然在江湖上出現，我不相信會查不出他們的來歷。」

況南强站起身，拱拱手道：「打擾白老哥，咱們告辭。」

白仰高跟着站起，歉然道：「三位遠來，老化子不能提供一點線索，實在抱歉之至，不過他在老化子酒葫蘆上留下這個掌印，對老化子來說，這是相當難堪的事，老化子除非不想在江湖混了，否則非把此人找出來不可，蒙況老弟三位瞧得起我老化子，只要老化子一有消息，自會通知你況老弟的。」

況南强拱手道：「多謝白老哥。」

三人別過白仰高，趕回丁家莊，向丁老爺子覆命。

丁老爺子聽說連丐幫的蒼鷹白仰高都說不出所以然來，只好溫言安慰着老三，白仰高既然肯定的說這塊銀牌確是江湖某一幫派的信物，他雖然並不知道，那是因爲江湖上每一幫派都行蹤隱祕，外人不得而知，但只要有這個幫派，他們不會從此絕迹江湖，相信假以時日，總可以查得出來，要他不可急躁，丁家莊不會因查不出眉目，就此罷休。

況南强、丁伯超也在旁多方解勸。但丁季友嬌妻被人擄去，連一點線索都找不到，心情如何能夠平靜得下來？當天晚上，留了一封書信，就悄悄離家。

直到第二天，丁老爺子才得到消息，心頭自然十分着急。本來他對老三的機智武功，還可以放得下心，但從況南强三人去找了蒼鷹白仰高回來，得知對方（青袍人）身手極高，還精擅「鑠金掌」，老三這點武功，和人家相比，簡直是雞蛋碰石頭，並通知況南强、丁伯超派人協助，分頭尋找，但丁季友離家之後，再也沒有人找得到他的下落。

一晃眼就已夏去秋來，臘盡春回，一年過去了！

不但被人擄走的三少夫人——祝秋雲沒有一點消息，就是爲了愛妻失蹤，離家出走，到天涯海角去找尋的丁季友，同樣一去杳如黃鶴，再也沒有回來過。

丁家莊就像一泓潭水，在一年前，三少夫人被擄失蹤和丁季友的離家出走，譬如潭水中投入了兩顆石子，引起過一陣漣漪，但這一年來，已經漸漸平靜下來，沒有再發生過什麼事故。

除了丁老爺子心裡一直惦掛着兒子媳婦，丁家莊可說已經平靜如昔！

這是四月初頭，傍晚時光，初夏天氣，日子漸漸長了，如果是冬天，此刻天早已黑了，但現在還不到上燈時候！

大少夫人姚淑鳳一手携着四歲的女兒小鳳，剛下樓來，跨進第二進堂屋，春花，春蘭早已伺候着，準備開晚飯，只是丁老爺子還沒進來。

一陣輕穩的脚步聲，剛到門口，小鳳一下掙脫了娘拉着的手，叫道：「爺爺來了，爺爺！」奔着迎了出去。

丁老爺子呵呵一笑，雙手接住了小鳳，低着頭含笑道：「小鳳眞乖，但以後不可跑得這樣快。」

小鳳眨着一雙烏黑的眼睛，說道：「爺爺，我還會跳呢，要不要跳給你看？」

丁老爺子忙道：「快吃飯了，不用跳了。」

姚淑鳳道：「小鳳，不許在爺爺面前頑皮。」

丁老爺子在上首坐下，姚淑鳳母女也跟着在下面落座。春花就裝了三碗飯送上。

就在此時，忽然傳來一聲嬰兒啼哭的聲音了！

丁家莊已有好幾年，沒有這種嬰兒啼哭的聲音了，如今忽然聽到嬰兒的啼聲，自然聽得大家不期一怔！

丁老爺子剛拿起牙箸，隨即停得一停，只聽第二聲嬰兒的啼聲又傳了過來，不覺咦了一聲，抬頭道：「好像是從樓上傳來的！」

姚淑鳳也聽出來了，叫道：「春花，妳快上去看看！」

春花答應一聲，轉身朝屏後走去。

這時，那嬰兒啼哭的聲音，連續不斷的傳來！

只見春花臉色蒼白，三脚兩步的奔了進來，說道：「回……大少……夫人，那孩子的哭聲是從三少夫人房裡傳出來的，三……少夫人房裡，小婢……每天都……去收拾，明明……沒有人，那……來的小孩……」

姚淑鳳問道：「妳進去看了沒有？」

春花囁嚅的道：「沒……有，小……小婢一個人不敢……進去……」

嬰兒的啼聲，越哭越響，還在不斷的傳來。姚淑鳳很快站起身子，道：「沒用的東西，還不跟我一起進去。」

春花、春蘭連忙「嗯」了一聲，跟着就走。

姚淑鳳回頭道：「小鳳，妳陪着爺爺，不用來了。」

丁老爺子含笑道：「對，小鳳要陪爺爺，讓媽媽和春花、春蘭上去就好了。」

小鳳走到爺爺身邊，問道：「爺爺，是不是媽媽生弟弟了？」

丁老爺子道：「等媽媽下來，就知道了。」

小鳳眨眨眼，問道：「爺爺也不知道嗎？」

丁老爺子笑道：「爺爺沒有上去，怎麼會知道呢？」

小鳳道：「爺爺在這裡等着，我去看了再來告訴爺爺好不好？」

丁老爺子忙道：「小鳳，媽媽不是要妳在這裡陪爺爺的嗎？媽媽很快就會下來，妳不用去了。」

正說之間，只見姚淑鳳很快從屏後走出，春蘭跟在她身後，手裡還抱了一個大紅襁褓裹着的嬰兒，邊走邊抖着雙手。

丁老爺子望着大媳婦，問道：「這嬰兒……」

姚淑鳳道：「是三弟的骨肉……」

她把手中拿着的一個信封，雙手遞給了丁老爺子，說道：「這是放在嬰兒身邊的一封信，公公看了就會明白。」

丁老爺子接過信封，隨手抽出一張箋紙，上面只有一行字：「丁季友之子，正月十二日午時生」。

丁老爺子拿着信箋的雙手一陣顫抖，含着眼淚，激動的道：「果然是老三的孩子，這是什麼人送來的？」

姚淑鳳道：「兒媳上去之時，嬰兒就放在弟妹的牀上，啼哭得很響，孩子身上，還有一片金鎖，正是弟妹之物。」

小鳳抬着頭問道：「他是新嬸嬸生的嗎？新嬸嬸怎麼不回來呢？」

姚淑鳳從春蘭手中抱過孩子，送到公公面前，說道：「公公，你瞧，這孩子算起來還只有三個月，身子挺茁壯的，兩顆小眼睛烏黑有光，眞逗人喜歡！」

丁老爺子看着才三個月的孫兒，心裡有着說不出的欣喜，點着頭含笑道：「不知是什麼人把他送來的，方才啼哭得很響，大概是肚子餓了，妳得趕快着人去找個健壯的奶媽，餵他奶才行。」

姚淑鳳道：「公公不用操心，兒媳記得半個月前，咱們莊管理穀倉的王長林，曾來預支了半個月薪工，說是他媳婦兒生產了，王長林的媳婦平日身體甚是壯健，奶水一定很多，兒媳方才已打發春花去叫她了，先讓她餵小孩吃一頓奶再說。」

丁老爺子連連點頭道：「如此甚好。」

姚淑鳳道：「公公請用飯吧，飯後還得替小孫子取個名字呢！」

正說之間，春花已經領着王長林的媳婦走了進來。

姚淑鳳站起身，朝春蘭道：「妳抱着小少爺，咱們到裡面去。」

春蘭答應一聲，抱着嬰兒，春花領着王長林的媳婦，一起往屏後而去。

小鳳道：「爺爺，你給小弟弟取好名字了嗎？我叫小鳳，他叫什麼呢？」

丁老爺子靈機一動，忖道：「小鳳的媽，叫做淑鳳，才取了小鳳之名，老三叫季友，如果取少季、少友，都不好聽……唔，他娘叫秋雲，就叫少秋好了！」

想到這裡，不覺掀鬚笑道：「唔，少秋，這名字不錯！」

只見姚淑鳳已從屏後退了出來，說道：「兒媳看王大嫂奶水很多，已和她說好了，孩子就由她來帶。」

丁老爺子道：「很好，這孩子以後要妳多費點心。」

姚淑鳳道：「這還用說，弟妹不在，就是兒媳的事，公公不用操心。」

小鳳叫道：「媽媽，媽媽，爺爺已經給小弟弟取了一個名字，叫做小秋。」

丁老爺子含笑道：「少秋。」

小鳳抬起頭問道：「爲什麼不叫小秋呢？」

姚淑鳳道：「少秋這名字很好，唉，三弟不知到那裡去了？一年了，還不回來。」

「哦！」丁老爺子問道：「這送小孩來的人，不知是誰？」

姚淑鳳道：「他是從後窗進去的，兒媳上去的時候，看到後窗只是虛掩着，而這人對咱們這裡的習慣，也都調查得極爲熟悉，只有吃晚飯的時間，樓上才沒有人。」

丁老爺子點點頭，站起身道：「老夫已經吃飽了，妳還沒有吃，快些吃吧！」說完，舉步往外走去，但走了幾步，又回頭道：「明天妳還要叫他們給小孩子做幾套洗換的衣衫。」

姚淑鳳答道：「這些兒媳都會叫他們做的。」

丁老爺子才含着笑往外行去。

丁老爺子有三個兒子，老大伯超，只生了一個女兒小鳳，如今已經四歲，媳婦姚淑鳳的肚子就一直沒有消息。

老二仲謀，十四歲那年就無故失蹤，下落不明。

老三季友，是丁老爺子最鍾愛的小兒子，偏偏一年前又因嬌妻被人擄去，悄悄離家出走，一年多沒有消息了。

丁老爺子老伴去世多年，他多麼希望含飴弄孫，有個孫子抱抱。本來這是極稀鬆平常的事，三個兒子，討了三房媳婦，三個兒媳不互相比賽誰生得多才怪！

偏偏丁老爺子的三個兒子，走失了兩個，連普通人家極平常的含飴弄孫，在他身上却變成了奢望，這是丁老爺子心裡最難過的一件事，却又有說不出來的苦衷。

如今忽然有人把老三的骨肉送回家來，這對丁老爺子來說，比憑空從天上掉下寶貝來還要使他開心，就是連做夢也想不到居然一下就有孫子，對方居然會把孫子送還給丁家莊來！

「少秋」，自己給孩子取這個名字，也含有要孩子紀念他母親的意義！

丁老爺子滿懷高興的回轉書房，這和二十五年前老妻生下老三時差不多，自己給老三取了名字之後，在回轉書房的路上，就盤算着將來如何教導孩子練武，要使孩子成爲丁家最傑出的人……所不同的，是自己現在盤算的，已是孫子了！

姚淑鳳生性嫺淑，對三弟、弟妹的遭遇，深表同情，是以對少秋也就特別疼愛，不但視如己出，而且還勝過疼愛小鳳。

那是因爲小鳳已經四歲，比較懂事了，少秋才三個月，還在襁褓之中，更需要照顧，自然而然的把愛心多分了一點給少秋。

連奶媽也說：「大少夫人，少秋好像是妳親生的兒子，比小鳳還要疼愛得多。」

媽媽疼小弟弟，小鳳只好去找爺爺，整天纏着爺爺教她拳法。

* * *

天色已經全黑，望高山下，海神廟大殿前面的石級上，坐着一個一身天藍長衫，神情落寞的漢子，看他年齡最多也不過二十六七歲，但臉頰上長滿了髭鬚，也不加修飾，敢情是個不修邊幅的人。這時獨坐空庭，仰首向天，似在想着心事！

海神廟一年只有一次廟會，平常沒有香客上門，就因爲沒有香火，連廟祝也待不下去。這藍衫青年當然不是廟祝，他只是路過此地，暫宿一宵的。

現在大半輪明月，已經緩緩升起，階前石板上，就像鋪了一層淡淡的清光，那青年雙手托着下巴，這個姿勢，已有大半天沒有動過。

突然，一聲冷冷的輕「嘿」，從他身後傳來！

藍衫青年驀地一驚，左手一下抓起長劍，迅速站起，轉身往後看去。只見大殿廊下，負手站着一個身穿青紗長衫的漢子，臉情冷峭，雙目神光炯炯看着自己！

藍衫青年驟覩此人，身軀不由得一陣顫動，目中神光凝聚，愈縮愈小，冷然道：「是你！很好！我正在到處找你，你倒自己送上來了！」

這幾句話，說得咬牙切齒，斬釘截鐵，從他口氣中可以聽得出對方是他長久以來，欲得之而甘心的仇家無疑。

青衫人目光冷峭，面情更冷，嘿然道：「但今晚並不是你找到我，而是我來找你的。」

藍衫青年鏘的一聲長劍出鞘，朝前一指，喝道：「誰找誰都是一樣，咱們不用多說，你亮兵刃。」

青衫人道：「不一樣，我找你是有一句話……」

「我不要聽。」藍衫青年雙目快要噴出火來，切齒道：「你再不亮兵刃，我一樣要出手了。」

青衫人微哂道：「就算你不要聽，我也非說不可……」

「看劍！」藍衫青年暴喝一聲，長劍隨手一抖，就像毒蛇般刺出，出手辛辣，恨不得把對方一劍穿胸，才洩胸頭之恨！

青衫人毫不把這一劍放在眼裡，只是身軀一個飛旋，從右手衣袖中飛出一柄兩尺長的鐵骨摺扇，也不打開，只是隨手朝前一壓，就「嗒」的一聲，壓在藍衫青年刺去的長劍之上，冷然道：「丁季友，你父年事已高，你離家出走，一年沒有回去，而且音訊全無，你對得起你的老父嗎？」

原來這藍衫青年正是天涯海角找尋愛妻的丁季友，這青衫人，就是去年擄走祝秋雲的那人。

仇人相見，份外眼紅，丁季友在心頭積壓了一年之久的仇怒之火，此刻再也按捺不住，聞言不覺厲笑一聲道：「丁某要找的就是你，殺了你，我就回去了。」

話聲中，長劍倏地一抽，緊接着手腕連搖，洒出一片密集的流芒，像狂風驟雨般急襲過去。

青衫人身形一側，鐵扇一翻，再次斜壓而下，又是「嗒」的一聲，把丁季友的長劍壓了下去，冷聲道：「丁季友，憑你這點能耐，在我扇下，未必走得出三招，我來找你，就是要你趕快回去，不用再找祝秋雲了，何況身爲人父，該當盡你做父親的責任，好了，艮言盡此，聽不聽由你！」

壓着長劍的摺扇一下收了回去，回身往外就走。

丁季友聽他說出「身爲人父」這句話，心頭驀然一動，急急問道：「你說什麼？」

青衫人連頭也不回，只是冷冷的道：「你已經聽清楚了，何用再問？不信回家去看看就知道了。」

丁季友急忙追了出去，大聲喝道：「你……站住……」

青衫人理也不理，只是飄然行去，他沒有施展輕功，但去勢之快，有如行雲流水，眨眼就走出二三十丈！

丁季友追出廟門，所能看到的只是糢糊的黑影了！

收劍入匣，他又回到石階上坐了下來，思索着青衫人說過的每一句話，心中感到一分疑惑，忖道：「這人會是誰呢？」

「唉，他說得不錯，以自己這點武功，在他扇下，確實很難走得出三招！」

自己經過一年時間的探聽，雖然仍未查出這幫人的底細，但總算給自己探聽到「鑠金掌」只有北海玄溟上人的「玄冰掌」可破，自己不遠千里來至北海，正是想找玄溟上人懇求收錄學藝，如今快到地頭，豈能憑他一句眞假難分的話，就放棄初衷？

心念這一想，頓覺疑慮盡去，決定明天一早，繼續上路。

* * *

丁少秋今年十二歲了，十二年來，丁季友一直沒有回來過。

丁老爺子眞把這個小孫子視作丁家的寶貝，從丁少秋五歲起，就教他拳架子，先打好基礎，隨着逐年教他練習拳掌劍法。

丁少秋眞是天生練武的材料，只教他一遍，他就記住，最複雜的手法，他都一學就會。

如今雖然還只有十二歲，你別看他年紀小，武功門的拳掌劍法，他都練會了。

丁老爺子有他的想法，本門在三百年前，原叫「武功派」，後來分爲道俗兩個門戶，俗家仍叫武功門，道家的開山宗白鶴道長，因觀看白鶴和蛇相鬥，領悟了許多招式，因名白鶴門。

這兩個門戶，拳劍武功，實出同源，因此招式也大同小異，但白鶴門的變化，就比武功門多。

丁老爺子和白鶴觀主素稱莫逆，他有意把丁少秋拜在松陽子門下學藝。

白鶴門下都是玄門弟子，但歷代相傳，並沒有不准收俗家弟子的明文規定。

松陽子一則碍於丁老爺子的面子，二來他看丁少秋長大的，覺得此子資質過人，將來定可光大門戶，自然不肯錯過，也就送了丁老爺子一個順水人情，答應收丁少秋爲徒，但必須前去白鶴觀，三年之內，不准下山，丁老爺子也一口答應了。當下就選了個黃道吉日，準備親自陪着丁少秋上白鶴觀去。

姚淑鳳只生了一個女兒小鳳，比少秋大了三歲，此後就一直沒有懷過孕。丁少秋是她一手帶大的，十二年來，她一直視如己出，如今公公要送少秋上白鶴觀去學藝，姚淑鳳眞是捨不得，摟着少秋，一面拭淚，一會兒叮囑這，一會兒叮囑那，無非要他自己小心，不要着了涼。

丁少秋自小把伯母當作母親，自然也傍着伯母，戀戀不捨。

小鳳嗤的笑道：「娘，瞧你哭得這麼傷心，弟弟去了白鶴觀，娘如果想他，幾時女兒陪妳上白鶴觀去看弟弟好了。」

說到這裏，忽然哦了一聲道：「女兒今天就跟爺爺一起去，下次就可以給娘領路了，我和爺爺說去。」一陣風般往外跑去。

第二天一早，丁老爺子果然帶着小鳳、少秋姐弟，和丁福一起上白鶴觀去。

白鶴觀在白鶴峯的半山腰上，碧瓦黃牆，氣勢巍峨！觀中有一百二十名道士，個個精通掌、劍；但白鶴門嚴禁門人涉足江湖，練武只是爲了修眞強身而已！

丁老爺子剛走近觀前，松陽子已經急步迎了出來，稽首道：「無量壽佛！老施主恕貧道有失遠迎。」

丁老爺子連忙還禮道：「道兄好說，咱們相交數十年，道兄何用客氣？」

一面朝小鳳、少秋道：「你們還不拜見老道長？」

小鳳、少秋依言恭敬的行了一禮。小鳳問道：「爺爺，這位老道長就是弟弟的師父嗎？」

丁老爺子含笑道：「妳弟弟就是來拜老道長爲師的。」

小鳳道：「那麼弟弟怎麼不叫師父呢？」

丁老爺子笑道：「師父要拜了師父才能叫。」

進入大殿，丁福在三清神龕前面點起香燭，丁老爺子率同小鳳、少秋姐弟行了禮，才由松陽子陪同，到第二進的觀主室奉茶。

不多一回，只聽觀中連續响起悠長的雲板之聲！

又過了一回，松陽子站起身，抬抬手道：「丁老施主，咱們可以去了。」

丁老爺子站起身，一手一個拉着小鳳、少秋兩人的小手，隨着松陽子跨出觀主室，穿行長廊，來至第三進祖師殿。

只見殿上兩邊站着數十名灰衣道人，神情虔敬，目不斜視。供案上紅燭高燒，香煙繚繞。

松陽子走近殿門，腳下一停，回身朝丁老爺子稽首一禮，說道：「老施主請留步，不是敝觀弟子，不能進入敝觀祖師殿，這一點還請施主原諒，只好在殿外觀禮了。」

丁老爺子忙道：「道兄好說，既是貴觀有此規定，兄弟就站在這裏好了。」

松陽子又打了個稽首，說道：「那就簡慢了。」說到這裏朝丁少秋道：「丁少秋，你跟我進去。」

丁老爺子忙道：「少秋，你跟隨老道長進去，行了拜師禮，就要叫老道長師父了。」

丁少秋點着頭道：「孫兒知道，爺爺昨天就和孫兒說過。」

丁老爺子頷首笑道：「那你就隨老道長身後進去吧！」

松陽子走在前面，丁少秋跟在他身後，亦步亦趨的朝祖師殿走去。

小鳳看着弟弟進去，仰起小臉問道：「爺爺，我們爲什麼不能進去呢？」

丁老爺子道：「因爲我們不是白鶴觀的人，所以不能進去。」

小鳳又道：「那麼弟弟呢，他也不是白鶴觀的人呀！」

丁老爺子笑道：「他拜了師父，就是白鶴觀的人。」

這時祖師殿上已經奏起絲竹絃管和敲打鐃鈸清磬之聲！

松陽子走到神案前面，上香行禮，拜過祖師，然後退開一步，朝站在身後的丁少秋道：「丁少秋，你來叩拜祖師。」

丁少秋依言走上，在蒲團上跪拜下去，等他站起，一名青衣道人在神案左首，放好一把繡披椅子。松陽子就在椅上坐

下。

那青衣道人走到丁少秋身邊，低聲道：「現在是你行拜師禮了，上去給師父磕八個頭。」

丁少秋依言走上兩步，恭敬的道：「師父在上，弟子丁少秋給你老人家磕頭。」然後跪到地上，恭恭敬敬的磕了八個頭。

松陽子才含笑道：「徒兒可以起來了，白鶴門三百年來，從未收過俗家弟子，爲師和你爺爺是數十年方外至交，今天才破例收你爲俗家弟子，今後你要好好用功，不負爲師一番苦心才好。」

丁少秋站起身，恭敬的道：「弟子知道，弟子會把師父說的話，牢記在心。」

松陽子聽得很高興，站起身，用手朝站在神案左右的兩邊灰衣道人一指，說道：「徒兒來拜見二師叔、四師叔。」

那兩個灰衣道人也在此時走了過來，仍然一左一右站到神案前面。

丁少秋昨天就聽爺爺說過，這時趕緊朝兩人跪了下去，說道：「弟子少秋給二師叔、四師叔磕頭。」

他只磕了四個頭，就被右首的四師叔拉了起來，含笑道：「可以了，你起來吧！」

丁少秋站起身，松陽子又朝站在左右兩旁的百餘名道人一指，說道：「他們都是你的師兄，一時你也記不清楚，和大家見個禮就好。」

丁少秋早經爺爺教過，對這些師兄要作個羅圈揖就好，這就朝左右兩邊作了個長揖，說道：「小弟丁少秋見過諸位師兄。」

兩旁的灰衣道人也一起和他稽首答禮。

拜師典禮就這樣結束，松陽子携着丁少秋的手從祖師殿走出。

丁老爺子趨前一步，拱着手道：「多蒙道兄成全小孫，兄弟感激不盡。」

松陽子稽首道：「貧道和老施主數十年方外至交，何用客氣，請到後進坐吧！」

丁老爺子隨同松陽子回到觀主室休息，一名道童捧上茶來。

小鳳望着弟弟，抬頭朝爺爺問道：「爺爺，弟弟拜了師父，是不是不回去了？」

丁老爺子笑道：「妳弟弟如今是白鶴門的人了，自然要住在這裏。」

丁少秋道：「爺爺，孫兒那要什麼時候才能回家呢？」

丁老爺子道：「你要跟師父學藝，平日自然不能回家，但過年過節師父會讓你回家的。」

小鳳道：「爺爺，我不要拜師父，我要在家裏和媽媽在一起。」

丁老爺子含笑道：「好，好，妳不拜師父就是了。」

松陽子吩咐香火道人，在觀主室開上一席素齋，欵待丁老爺子祖孫三人。用過素齋，丁老爺子拉着丁少秋的小手，再三叮囑，住在白鶴觀，要聽師父的話，要用功練武。

丁少秋知道爺爺和姐姐要走了，他忍着眼淚，只是點着頭。

松陽子携了徒兒的手，陪同丁老爺子從觀主室一直送到白鶴觀門前，才藹然道：「徒兒，你該跟爺爺叩別了。」

丁少秋從小到大，從沒離開過家，早晨和一手扶養他長大的伯母叩別，已是一直想哭，但還有爺爺和姐姐福老爹一路，現在爺爺、姐姐、福老爹三人要回去了，只剩下自己一個人要留在舉目無親的白鶴觀，一時如何還忍得住，口中叫了聲：「爺爺……」一把抱住爺爺身子，哇的哭出聲來。

丁老爺子一手撫摸着他的頭頂，含笑道：「少秋，爺爺不是和你說，男孩子要堅强嗎？方才你師父說過，白鶴門三百年來，你還是第一個俗家弟子，白鶴門和咱們武功門原是一家人，你能拜在松陽子道長門下，乃是你的造化，拜師學藝，是爲了將來能夠做一個頂天立地的人，有許多人離家千里去求名師，白鶴觀離咱們不過半天路程，同在武功山脉，這是最近了，過幾天爺爺自會帶着姐姐、福老爹來看你的。」

丁少秋拭拭淚水，說道：「爺爺過幾天一定要來看孫兒。」

丁老爺子笑道：「爺爺幾時騙過你了，乖，你隨師父進去吧！」

小鳳道：「弟弟，我和爺爺一定會來看你的。」

丁福也道：「過幾天福老爹會給你把最喜歡吃的綠豆糕帶來。」

丁老爺子朝松陽子再三道謝，拱手作別，丁少秋依依不捨的目送爺爺、姐姐、福老爹三人下山，才跟着師父回進觀去。

從此丁少秋就住在白鶴觀，跟師父練武。松陽子規定他上午練拳劍，下午讀書，晚上練功，功課排得很緊湊，除了一日三餐，根本沒有太多空閒的時間。

丁少秋從小由爺爺給他打好根基，人又聰明，又肯用功，因此師父教什麼，他都能很快領悟。

一晃眼三年過去了，這三年之中，爺爺經常帶着姐姐小鳳和福老爹上白鶴觀來看他，但師父沒教他回家去，他也不敢跟師父提出來。

三年工夫，丁少秋人也長高了，十五歲年紀，看去就像十七八歲，只是並沒有長胖，依然瘦瘦的，斯斯文文的模樣，簡直像讀書相公，有誰相信他居然身兼兩家之長，不但從小練會武功門的武學，連白鶴門的拳掌劍法，也已練得相當純熟了。只是限於年紀，內功只有三成火候光景，但松陽子已經甚是滿意，把他視作練武的奇才，認爲將來一定可以光大門戶。

丁少秋這幾天很想家，三年來，他沒有回去過一次，爺爺曾經說過，送自己到白鶴觀拜師學藝，滿了三年就可以回的。

自己是三年前四月初一那天上白鶴觀來的，到今天已經是四月半了，半個月過去了，爺爺沒有來，連福老爹也沒有來接自己。

這半個月他天天都盼望着爺爺、福老爹來接自己。最使他想念的還是伯母了，從小像慈母一樣，把自己扶養長大，記得自己上山來的前一天，伯母還把自己抱在懷裏，流着淚囑咐自己。

想起伯母，也就會想起娘……從自己懂事起，就沒見過娘，還有爹。

自己不止一次問過伯母，也問過爺爺，所得到的答覆是爹和娘出門在外，爹在北方一家鏢局當總鏢頭，娘跟爹一起住在北方，很少回來，所以把自己送回來，是讓自己來跟爺爺作伴的。

這話他自然相信，伯父就在南昌鏢局裏，離家最近了，還不是一年難得回來一次……

他一個人坐在白鶴峯頂一方大石上，仰望着疎朗朗的松樹，和銀盤似的月亮，怔怔出神！

天風徐來，吹在身上，有點涼颼颼的感覺！丁少秋不覺站起身，從身邊抽出長劍，正身納氣，擺開架勢，練起「白鶴劍法」來！

這趟劍法，他已經練了一年，劍法展開，指東劃西，劍光連閃，一柄劍使得嘶嘶有聲，剛使到「畫龍點睛」！左手劍訣齊眉，右手劍尖朝右前方斜點出去！

忽聽有人嗤的笑出聲來，說道：「這是畫龍點睛？」

丁少秋聽得一怔，急忙收勢，回頭看去，只見離自己身後不遠，站着一個身穿灰布道袍的枯瘦老道人，這老道人一臉病容，又黃又瘦，連兩個眼眶也凹了下去，右手握着一柄灰白色的木柄拂塵，含笑望着自己。

丁少秋不期又是一怔，說道：「老道人也是白鶴觀的人吧，在下怎麼從沒見過你老？」

枯瘦老道微笑道：「老道並不住在白鶴觀，哦，小施主是白鶴觀的弟子？方才練的那是『白鶴劍法』了？但這招『畫龍點睛』並不是這樣練法的。」

丁少秋聽他說不是白鶴觀的人，那麼怎知道「白鶴劍法」「畫龍點睛」不是這樣練的呢？師父明明教自己這樣練的。心中想着，一面說道：「那麼依道長說，該怎樣練法呢？」

枯瘦老道「哈」的笑出聲來道：「看來老道和小施主果然有緣，來，小施主把方才練的這招『畫龍點睛』再練一遍給老道看看。」

丁少秋不相信自己練錯了，依言左手劍訣上揚齊眉斜指，右手長劍朝前方點出。

枯瘦老道叫道：「好，小施主就這樣站着別動！」

隨着話聲走到丁少秋身邊，右手在丁少秋肩頭輕輕捏了一把，說道：「使這招劍法之際，你心裏就想着把全身勁氣聚集到這裏，」他的手捏的是「肩髃穴」，接着順勢從肩頭朝手臂一路捏了下去，隨着說道：「再把勁氣運到手臂，手腕、從這裏透到劍身，這時劍尖要點得輕，朝前射出，對了，就是這樣！」

丁少秋只覺得他手指輕輕捏動，果然有一股熱氣從「肩髃」、「五里」、「肘髎」、「曲池」、「合骨」、「商陽」傳到劍身，「嘶」的一聲，從劍尖直射出去。

這一情形，自己練劍一年，從未有過，心中不禁大奇！

枯瘦老道沒待他開口，笑了笑問道：「小施主記住了？」

丁少秋點點頭。

枯瘦老道又道：「你練過『白鶴掌法』嗎？」

丁少秋道：「練過。」

枯瘦老道點點頭道：「好，你練一遍給老道看看。」

他好像有意考考丁少秋的武功，丁少秋聽了他的話，也好像非練給他看不可，就放下長劍，拉開架勢，把一套「白鶴掌法」從頭練起，一直練到第十七式「鶴舞空庭」。

枯瘦老道口中叫道：「停，你就這樣停着！」

他又走到丁少秋身邊，說道：「這一式『鶴舞空庭』，你左手朝外揚起的時候，要使得渾然輕揚，意在引敵，右手前劈，就要氣蘊掌心，直到劈出之時，才能吐勁。你師父大概沒有給你詳細說，哈，光是這一招，就夠你練上十年……」

說到這裏，接着又道：「來，小施主，今晚咱們在這裏遇上，總是有緣，咱們坐下來，老道慢慢的解釋給你聽。」

丁少秋跟着他走到大石下坐下。

枯瘦老道果然不嫌其詳給丁少秋解說左手要如何使用「引」字訣，右手要如何使用「劈」字訣，解釋了好一回工夫，才算解說清楚。

丁少秋聽得暗暗驚奇，「白鶴掌法」共有七十二式之多，光是這一式「鶴舞空庭」，就有如此精要之處，自己果然從沒聽師父說過，自然牢牢記在心裏。

枯瘦老道看他聽得十分用心，大爲高興，拍拍丁少秋肩膀，笑道：「好了，小施主莫要小覷了這兩式手法，好自爲之！」他站起身就走。

丁少秋看他指點自己的招式，如此熱心，還給自己講解了半天，自己竟然連人家道號都沒請教，這就慌忙跟着站起，叫道：「老道長……」

那知就在這轉眼之間，那裏還有枯瘦老道人的影子？

心中覺得大奇，再運目四顧，山頂上總共也只有十來畝方圓，除了十幾棵老松，吟聲細細，此時月光在天，照得甚是清澈，那有老道人的蹤影？心想：「這老道長好快的身法，不知他是什麼人？」

當下提着長劍，回轉觀中。他的房間是在觀主室左首，兩間較小的靜室之中，那是松陽子因他年紀還小，便於照顧，另外一間是伺候觀主的小道童清風的臥室。丁少秋回到房中，放下長劍，就脫下長衫，在牀上坐好，運功調息。

一晚過去，第二天清晨，丁少秋盥洗完畢，吃過早餐，本來是他練拳劍的時候，但他因昨晚遇上枯瘦老道，要向師父稟報，就匆匆朝觀主室行來。

剛走到門口，看到清風從師父靜室中走出，這就迎着低聲問道：「師弟，師父起來了嗎？」

清風點點頭，還沒開口，只聽師父的聲音問道：「少秋，你有事嗎？」

丁少秋慌忙應了聲「是。」

松陽子道：「好，你進來。」

丁少秋跨進靜室，只見師父盤膝坐在雲牀之上，急忙趨上幾步，走到榻前，恭敬的叫了聲「師父。」

（未完．二）

上文提要：

衆裸女將南宮白帶到莊院見一蒙面少女，此女原來是朱麗葉，父母遇害，家傳「天魔傘」被劫，天魔傘共九式，她只學得三式，並將三式口訣圖樣贈南宮白，他婉拒她的婚事暗中離去，來到「武林八絕正名大會」較技台前，座位編上「三窮四富一家當舖」，神手狀元席位無人，南宮白喬裝冒充，用三式解除柳浩然垂敗之險……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東方白・文　可飛・圖

魔傘風雲（四）

當舖可押人頭　賽會各顯身手

「裙帶風」緩緩爬起，以傳音之術向南宮白道：「小妹非你不嫁，你若再以這種冷酷的手段對付我，我就和你同歸於盡！」

說畢，飄起身形，沒入台後。

南宮白不由一愣，心道：「又多了一件令人頭痛的事！」

突然，南宮白見周茜茜站了起來，向周至剛低聲說了幾句話，周至剛起初不同意，以後終於點頭默許了。

南宮白一看不好，心道：「她可能要上台，此刻若被她認出來，實有不便！」

他不假思索，故作未見，一掠下台，回到座位之上。

倏地，自人羣中走出一位身著藍布大掛，白襪青履的老儒士，步下如行雲流水，邁著悠然的步伐，懸空踱到台上。

台下一片驚噫之聲，南宮白激動得熱淚盈眶，差點失聲呼喊。

周至剛驚得沉聲道：「啊！他是『逍遙先生』呂逸民？」

此言一出，南宮白又是一震，「逍遙先生」呂逸民乃是他的授業恩師，而他自幼入山與師父相依爲命，情同父子。

但他師父早已遇害之事，「神手狀元」尚鳳池曾親眼見過他的屍體，即武林中人亦無所不知，然而「逍遙先生」却活生生出現大會，而且音容如昔，且功力似又比以前陡增數倍。

「逍遙先生」微微抱拳，朗聲道：「在下呂逸民，本來不在『三窮四富一家當舖』八奇之中，今夜到會，也無爭奇鬥勝之意，只是心儀周大俠已久，借機討敎而已！」

他說至此處，又向兩位公證人朗聲道：「區區自知此舉不合大會規定，所以特別向公證人申明，如公證人認爲不可，區區即收回前言，作爲罷論！」

兩位公證人早已風聞「逍遙先生」呂逸民爲人正派，不求聞達，武功尤在三窮之上，俠名久著，兩人互視一眼，微微點頭，龍僧宏聲對周至剛道：「此舉不受會章約束，因大會規章並無此項規定，當然也無此項限制，如果周施主願意接受，就請表示意見！」

周至剛不由暗自嘀咕，沒想到今日大會中竟節外生枝，出現了恁多高手，且都出乎意料之外。

以「逍遙先生」的爲人，似乎不會甘冒這個大不韙，與自己較技，況且武林中人無不知他已經被害身死。

周至剛滿腹狐疑，沉聲道：「尊駕不是已經被害了嗎？」

「逍遙先生」微微一笑，道：「武林中之事不可盡信，有時捕風捉影，飛短流長的蜚言，往往會傳虛成實，久疑成眞，周大俠何必多疑！」

南宮白目不稍瞬，絕不放棄「逍遙先生」任何一個細微的動作，但他失望了，除了這人的身軀比師父稍高一點外，看不出面前的師父會是別人冒充的。

周至剛考慮了一下，劍眉微挑，顯然自持一身絕學，沒有把「逍遙先生」放在心上。

周至剛即道：「本人鄭重聲明，接受呂大俠的挑戰。」

＊　＊　＊

「梆梆梆」！又是三聲木魚音響，兩人對面而立，雖然夜風陣陣拂來，但兩人的衣角却動也不動一下。

全場的空氣有如結了冰，但數百顆心却如沸騰的油鍋一般。

「呂大俠請！」

「周大俠請！」

周至剛本是自負之人，這樣一來，心中已經不耐，冷峻地道：「周某站在地主的立場，先讓呂大俠一招！」

「逍遙先生」向兩位公證人一抱拳道：「兩位公證人請注意了——」

了字未畢，只聞一陣細微的「刷刷」之聲，就在衆人心念電轉之時，只見呂逸民兩臂一撩，一式「脫袍讓位」的普通招式，竟將一件藍布大掛脫了下來。

原來剛才「刷刷」之聲，乃是以玄奧的眞力，自動解除了鈕扣。

一件藍布大掛好像通靈似的，竟脫手冉冉飛起，有如一朶烏雲，停在周至剛頭頂之上靜止不動。

「啊！『烏雲掛』！」

一般武林人士都風聞「逍遙先生」呂逸民的成名絕學最厲害的一招是「烏雲掛」，但親眼見過的却少之又少，連南宮白也未見過。

周至剛雖然微微一震，但他並未放在心上，正待閃出藍布大褂的籠罩，那知一件大褂突然抖動了一下，發出震人心魂的鋼板之聲。

說時遲那時快，一件大褂像一塊沉重的鋼板，挾着倒山移海之力，當頭壓下。

周至剛陡然一震，全力一閃，剛剛飄出大褂的範圍以外，那知呂逸民不知用何種手法，已欺身到他的面前。

周至剛這才知道自己低估了對方，這一驚眞是非同小可，聚平生功力於兩手之上，五縷黑氣電射而出，五縷逕奔「烏雲褂」，十縷疾奔呂逸民的面門。

眨眼工夫，呂逸民疾閃一步，那「烏雲褂」又向周至剛頭上電罩而下。

周至剛正要再次閃避，突然呂逸民一式「怒投天梭」，立掌如刀，直劈而來。

這正是「逍遙先生」的「天梭手」絕學中的最後一招。

周至剛哂意未畢，驟感一股螺旋形的暗勁穿過自己「無極黑風爪」驟向胸前壓到。

就在千鈞一髮之時，那電罩而下的「烏雲褂」，突然一偏，側在空中，挾著震耳風聲，有如一張鋼板，猛斫而下。

周至剛心胆皆裂，集畢生功力，一式「力劃鴻溝」，抽身暴退一丈。

只聞「卡喳」一聲，那「烏雲褂」戳入台板之中，發出鋼鐵般的「錚錚」之聲，而呂逸民的一式「怒海天梭」，竟將周至剛震得踉蹌了三步才拿穩步站在台邊。

「烏雲褂」「錚錚」之聲良久始停，但立即又變成柔軟的藍衣布褂堆在台上。

全場之人好像已經痲木，沒人喝采，也沒有驚呼，又好像在夢境之中，似眞似幻，如假如眞。

直待周夫人如夢初醒，怒氣沖沖地站了起來，觀衆才爆起瘋狂的吶喊和喝采之聲，一直繼續了半盞茶的工夫才告停止。

呂逸民收起藍布大褂，正待下台，只見黑影一閃厲喝一聲「且慢」，南宮白已掠上台去。

原來南宮白已識破此人，絕非「逍遙先生」，拱手道：「呂兄這一向在那裡，小弟想得好苦啊！」

呂逸民微微一嘆，道：「說來話長，一言難盡，還是有機會再說吧！」

「咳！」南宮白嘆了口氣道：「呂兄能安然無恙，小弟也放下了心，但不知令徒現在何處，爲何沒有帶來？」

呂逸民微微一愣，道：「孺子不可敎也，前些日子負氣出走，迄今尚未返回！」

他說著話，一看天色，似乎頗爲焦急，南宮白得知他看天色即將黎明，恐怕露出馬脚。

倏然，「絕戶神偷」站起身來，扯著嗓子道：「呂老兒，咱們也好久沒見了，想不到你老數年不見，竟練成一身絕活，一鳴驚人，老偷兒有個建議，你可別見怪……」

呂逸民一抱拳道：「百里兄你好，有話請說無妨！」

「絕戶神偷」大聲道：「老偷兒建議，你們兩位印證一下，讓我們開開眼界——」

此言一出，全場掌聲雷動，因爲這兩人對手一搏，才是百年難得一見的壯舉。

南宮白正中下懷，因爲出手之下，即可試出對方的「天梭手」到底有幾成火候？

他不敢糟蹋機會，立即微微一笑道：「老偷兒還是這份德行，不過他的話也有道理，咱哥們印證一下也不妨！」

呂逸民深深地看了南宮白一眼，道：「咱們兩人已是數十年生死之交，萬一失手，這……」

「無妨！小弟最近也研出幾手粗淺工夫，自信還過得去，你儘管全力施爲就是！」

呂逸民顯然對南宮白莫測高深，如果不動手，準知道無法離開，順口答道：「既然如此，小弟遵命！」

兩人凝神以待，場中氣氛再度拉緊。

「尚兄請！」

「呂兄先請！」

兩人相距三步開了一個不倫不類的門戶。

南宮白道聲「有僭」，以八成眞力拍出「連中三元」掌法。

呂逸民似乎感到對方內力雄渾無儔，立即施出「天梭手」。

南宮白一面打一面看，此人除了左眉之中缺了一個黑痣外，無論是音容和武功，都可以亂眞，而且「天梭手」已被他練絕了。

「蓬、蓬、蓬」兩人接了三掌，各退了一步。

於是「蓬蓬」之聲不絕於耳，台下所有之人一齊站起身來，目不稍瞬。

百十招過去，兩人誰也未退半步。

兩百招過去，仍是軒輊未分。

三百招一到，兩人都打得興起，呂逸民沉喝一聲推出一招「怒投天梭」。

一股螺旋暗勁山壓而至。

南宮白也施出「連中三元」最後一招

「狀元及第」。

「砰」地一聲，兩人各退了三步。

南宮白沉聲道：「彼此，彼此，尊駕不是『逍遙先生』呂逸民！」

呂逸民也曖昧一笑道：「彼此，彼此，尊駕也不是『神手狀元』尚鳳池！」

雙方揭開對方的底牌之後，一齊暗納神功，蓄勢以待。

突然，呂逸民故技重施，手中的藍布大褂錚地一聲，脫手飛出，有如一張鋼板，飄懸在南宮白頭頂上空。

南宮白不避不閃，左手五指箕張，射出五道傘狀綠芒，將「烏雲褂」托住。右手作抓物狀，向對方胸前罩去。

這正是「魔傘三式」第一式「鍾旭開傘」。

呂逸民伸手向「烏雲褂」一招，竟紋風未動，不由大吃一驚，心知遇上了平生大敵，怒極之下，發出一聲懾人心魂的脆笑。

這一聲脆笑，和他原先的聲音完全不同，不但帶有童音，而且在周茜茜聽來極為耳熟。

就在這剎那之間，呂逸民大喝一聲道：「你再試試這一招！」

只聞一陣碎金截鐵之聲中，那件「烏雲褂」褂身未動，衣領和兩袖同時卸下，離開褂身，自南宮白三大要穴猛戳而下。

南宮白心中顫駭之情，眞是難於形容，因爲這一手是他授業恩師的「烏雲褂」絕招中的煞着，不到生死關頭，絕不施展，南宮白只是耳聞，卻未見過。

剎那間罡風呼嘯而下，如山壓到。

他再也不敢大意，大喝一聲，招式驟變，雙目中射出赤紅光芒，兩掌一搓，數十道赤紅氣燄變成無數火傘，向呂逸民電罩而去。

只聞一聲天崩地裂之聲，整個木台柱斷樑折，轟然倒塌。

呂逸民的「烏雲褂」中救命絕招「天孫裂錦」，畢竟略遜「魔傘三式」第二式「火傘大張」一籌，一件藍布大褂竟冒起一陣濃烟，化爲灰燼，呂逸民也悶哼了一聲，被震出五步之外。

南宮白早已成竹在胸，人隨招至，出手逾電，向呂逸民臉上一抹，立即露出了本來面目。

「啊！」

台下一片驚呼之聲，尤其是周茜茜倏然站起，呆若木雞，半天才有如夢囈一般叫了一聲「表哥！」

「表哥？」

一點不錯，南宮白一看此人劍眉星目，英氣逼人，年紀不過二十出頭，就知道此人必是爲周茜茜畫像的「辣手書生」司馬英。

南宮白心底昇起一股無比的妒意，雖然自己的人品並不輸他，但心中總是不是滋味，重重地哼了一聲道：「尊駕就是『辣手書生』司馬英？」

「不錯！」

「不知尊駕冒充『逍遙先生』呂逸民是何居心？」

「哼！誠如尊駕所言，不知尊駕冒充『神手狀元』尚鳳池又是何居心？」

「至少本人與『神手狀元』尚鳳池有密切的關係，而且居心至善！」

「你敢說本人與『逍遙先生』呂逸民就沒有密切關係？你敢說本人冒充來此居心不善？」

南宮白爲之語塞，想不到這「辣手書生」司馬英口齒如此犀利。

「尊駕怎會『逍遙先生』的絕學？」

「哼！尊駕怎會『神手狀元』的絕學？」

周至剛此時怒不可遏，他沒想到使自己一世威名毀於一旦的竟是自己的妻姪，他見女兒要想上前招呼，不禁厲聲道：「茜兒，別理他，他此番現身大會，可能負有重大的使命！」

「爹！不會的！」

「不會？那麼他爲什麼要冒充『逍遙先生』之名？」

「我想……我想……」周茜茜吶吶半天，卻答不上話來。

南宮白本來就有醋意，繼見周茜茜又爲「辣手書生」司馬英辯護，肺都氣炸，冷峻地道：「我替妳說了吧！他是想借『逍遙先生』之名，擾亂此次大會，嫁禍於人，破壞呂大俠的英名！」

周茜茜急得熱淚盈眶道：「白哥哥，你……」

南宮白厲聲道：「妳想想看，他冒充『逍遙先生』之名使令尊當場受挫，他居心還用再說麼？」

「辣手書生」一聽兩人的稱呼，似乎比自己還親暱，不由冷笑一聲，向周茜茜道：「你們認識？」

「嗯……」

「好！咱們走著瞧！」說畢就要離去。

南宮白大喝一聲「且慢！」續道：「以本人猜想，尊駕可能與當鋪主人有點關連！」

「是又怎樣？」

南宮白冷笑一聲道：「你能否代當鋪主人衞晃？」

「哈哈哈——」「辣手書生」司馬英狂笑一陣，道：「你自問能行麼？」

「既來之，則安之，不行也得試試看！」

「辣手書生」厲聲道：「你以爲本人眞是怕你？」

「本人從未那樣托大！」

「好！」「辣手書生」脆笑一聲，續道：「本人除了代表當鋪主人衞晃以外，還要和你賭一賭。」

「賭甚麼？」

「辣手書生」向周茜茜道：「茜妹，不是小兄拿妳當賭注，而是被事實所迫，不得不如此，我倆再見個高低，敗者不但放棄妳，而且名列八奇之首的排名也同時放棄！」

此言一出，台下觀衆又爲之一震，因爲這個英氣勃勃的年輕人既然說得如此決絕，可能他深藏不露。

周茜茜大感爲難，她與「辣手書生」司馬英已有口頭上的婚約，雖然這是她媽媽主持之事，她自已尚未同意，但周茜茜以前對司馬英確實不錯。

如今他已投靠了當鋪主人，而且在衆目睽睽之下將自已的爹爹挫敗，顯然他已不顧往日的情意，況且她自與南宮白見面之後，覺得南宮白才是她的理想對象。

正當她正在左右爲難之際，周至剛突然沉聲道：「他算是甚麼東西，竟敢以我的女兒作賭注！」

南宮白一看周茜茜左右爲難之態，不由哼了一聲，道：「本人旨在競爭八奇第一名位，關於這一件事本人當衆宣佈放棄競爭。」

此言一出，周茜茜嬌軀猛顫，一頭鑽入周夫人懷中抽泣不已。

南宮白朗聲對二位公證人道：「在下尚鳳池，現在鄭重宣佈，競爭八奇之首的排名，請兩位公證人問明，司馬英是否夠資格，代表當鋪主人衞晃！」

此言一出，弛緩的氣氛又再次提高，因爲這一戰關係整個武林的興衰。

龍僧和虎道同時站起，龍僧肅容道：「司馬施主神功蓋世，老衲心折不已，不知司馬施主是否能代表當鋪主人衞晃？」

司馬英朗聲道：「當然可以！但兩位公證人必須揭開他的眞面目讓在下一看，不論勝敗，回去也有個交代！」

南宮白冷笑道：「大會沒有此項規定，如果尊駕有本領，可以自已揭開！」

兩位公證人低聲交換了幾句話，龍僧道：「司馬施主自稱可以代表當鋪主人，可有信物證明？」

司馬英正待答話，驀然一陣低沉得有如刮竹之聲，也不知來自何方，道：「司馬英可以代表本人，兩位公證人不要見疑！」

陰風乍起，場中捲起冷颷，在場衆人，不由同時打一冷顫。

驀然——

奇事出現了，那個較技的大木台，本來已被震倒，此刻在一陣狂颷之下，忽然悠悠地豎立起來，狂颷立即停止。南宮白和司馬英站在台上不由面色微變。

這是甚麼武功？難道當鋪主人會邪法不成？

南宮白大喝一聲道：「當鋪主人既然在會場附近，何不現身一見！」

驀然又是一陣陰森森的低沉之聲道：「你能贏得司馬英再說！」

南宮白厲聲道：「司馬英已是本人的手下敗將！」

又是一陣低沉之聲道：「再試試看！」

南宮白不敢大意，立將玄功流佈全身，蓄勢以待。

突然兩位公證人肅然起立，同聲道：「大會最後一次較技開始——」

「梆——梆——梆——梆——」

南宮白向司馬英道：「請！」

司馬英陰笑一聲，身形一挫，緩緩向南宮白推出一掌。

南宮白絕對不敢輕視他這一掌，所以早將功力貫於兩臂。

此刻突見對方掌中射出碧綠光芒，成傘狀向自已罩來，不由心頭大震，暗叫一聲：「魔傘三式」。

南宮白這時的心情，可謂憂喜參半，憂的是對方也會「魔傘三式」不知比自已的造詣如何？喜的是朱麗葉臨行所囑之事，終有了頭緒。

這僅是眨眼工夫之事，南宮白集十成功力，身形飄起五六尺高，施出一式「鍾馗開傘」。

兩篷綠傘一接，只聞「刷」地一聲，台上兩人紋風未動，但台下一般觀衆的衣衫却被無儔的暗勁吹得「獵獵」作響。

兩人誰也不敢有絲毫大意，蓄力凝神而待。

東方，已露出魚肚白色。

南宮白沉喝一聲「看招！」「魔傘三式」第二式，已告出手，只見他雙目射出火紅的光芒。

這正是第二式「火傘大張」。

此時，司馬英也推出一招怪異之學。

兩人各自退了三大步，身形搖搖欲倒。

台下觀衆的衣衫又發出「卜卜」之聲，大家緊張得都站了起來！

驀地——兩人同時大喝一聲，各自施出一招怪異絕學。

南宮白兩手射出十道紫色光芒，且眼中也變爲深紫之色，這正是第三式「萬傘朝天」。

司馬英兩手作攫物狀，向紫芒迎去。

「轟隆」一聲，木台被震得粉碎，激濺橫飛，全場陷入一個大風暴中，一干武功略差的人，都被無儔的狂颷漩渦，帶著原地打轉。

黃塵瀰漫了整個峯頭，但當黃塵落定之後，南宮白支撐著搖搖欲倒身子，游目一看，木台已失去蹤跡，地上留下一個深坑。

所有的觀衆身上都罩著一層黃塵，呆若木鷄。「辣手書生」司馬英却已失去蹤影。

這個眞是千古難得一見的一搏，連南宮白自己也不知道剛才是怎麼被對方震傷。當然，對方於何時離去，他也未看清楚。

「梆梆梆梆梆」木魚又敲了五下，龍僧虎道同時離座，走到南宮白身邊，宏聲道：「尚施主技蓋八荒，天下獨步，本公證人鄭重宣佈，尚施主已名列八奇之首——」

突然，周茜茜和百里香同時離座，向南宮白奔來。

南宮白一腔妒火始終未能發洩，不願再爲女人誤了復仇大事，他向兩位公證人抱拳道：「尚某旨在印證武功，至於八奇之首的排名，則無所謂，本人尚有俗務待辦，就此別過——」

說畢，長身一掠十五六丈，沒於峯下。

他一路疾馳，一口氣奔了五六個時辰，不覺到了金陵。

他先在隱秘之處脫下怪衣包好，大搖大擺的進入一家酒樓。

這家酒樓規模頗大，在金陵來說，也算是數一數二的大酒樓，前後三進，都是兩層樓房。

此刻正是午牌剛過，但樓上的食客却不多，僅三五個商賈市民，食罷相繼下樓而去。

南宮白叫了一壺酒和幾個菜，揀了個臨窗座位，自斟自飲起來。

他一面飲酒一面想：「辣手書生」司馬英既是周茜茜的表哥，爲甚麼竟能在大會之上使周至剛當場現眼？他爲甚麼又能代表當鋪主人？而且當鋪主人還在暗中聲明

，他可以作全權代表。

如果司馬英所施展的三招奇學果然是「魔傘九式」中三招的話，可能是當鋪主人傳給他的，那麼當鋪主人是否僅會三式，傾囊傳了他，抑是九招都會，僅傳了三招？

當鋪主人爲甚麼甘冒失去八奇之首名位之險，自已却不現身，却讓司馬英代替？

蹬、蹬、蹬……樓梯口一陣步履之聲，立即走上兩個人來。

這兩個人都是商賈打扮，一個身材奇高，猶如一根竹竿，身著葛布長衫，漿洗得一塵不染，有稜有角，肩上搭著一個雙口錢袋，前面袋口之外，又有兩個小布袋，其中一個小布袋中放著一方青硯和一塊龍鳳巨墨，另一個小布袋中插著三枝毛筆，一枝大楷兩枝小楷。

後面大袋中放著一架黑黝黝的大算盤，算盤伸出袋外，高可齊頂。

另一人生得如南瓜，人家往高處長，他却往橫裡長，腰可兩圍，高僅五尺，臉上五官奇小，好像一張白板，却穿著一身花緞大袍。

南宮白與這兩人一照面，立即看出絕非泛泛之輩，因爲這兩人神光內斂，顯然是內家高手。

兩人看了南宮白一眼，找了一張桌子對面坐下，不言不動。

高的腰幹筆直，坐在那裡也比那個矮的高出一個頭，矮的背駝得很厲害，坐下好像一團肉球。

兩人坐了一會，你看我，我看你，好像在較勁，你不叫菜，我也絕不先開口。

店小二走了上來，一看兩人這份德性，立即向身著花緞的矮老頭道：「大爺是喝酒還是吃飯？」

矮的白板臉一抬，沉聲道：「大爺在對面，你小子怎地這點風水都看不出來？」

店小二喏喏連聲，又向高的道：「大爺是——」

高的似乎胸有成竹，立即打斷小二的話，道：「有二爺在，難道這些小事還要麻煩大爺麼？」

店小二爲人機警，深知這是兩個慳吝鬼，遇上這種人，只有不參加意見，讓他們自已決定。

兩人乾咳了一會，高的終於忍耐不住，道：「這一次咱們換換花樣，你叫菜我付錢！」

矮的一怔，白板臉上抽搐了一下，道：「其實就是二爺我付錢也算不得甚麼，既然你大爺一定要——」

高的反應夠快，立即接道：「既然二爺有這份意思，大爺我却之不恭，只有生受了——」

高的向小二一揮手，道：「醋溜活魚，紅燒肘子，燻鷄，一鴨三吃，紅燒海參，酥炸田鷄，爆三樣，酒肉和尙，外加五斤花雕。」

他一口氣說完，好像早已背熟了似的。

矮的白板臉上變了顏色，正待說話，那店小二却問道：「大爺所說的『酒肉和尙』那一道菜，是不是新鮮蘑菇加上老酒和五花肉紅燒？」

高的道：「你眞聰明，正是這樣，菜要快，爺們還要趕路！」

店小二立即下樓而去。

矮的小眼珠疾轉了一下，道：「大爺你有所不知，二爺我確有誠意請你，不過……」

「不過怎樣？」

「咳，你是知道的，我身上的銀兩都用光了——」

高的微微一笑，好像他早已猜到這一著棋，立即自布袋中掏出一個小賬簿，道：「大爺早就想到這一層，先給你記帳，酒資由公款暫墊。」

說著，抽出一枝毛筆，在帳簿上記了一筆。

矮的處處都落了下風，小眼睛疾轉了一陣，微微嘆了口氣。

「二爺，爲何嘆氣？」

「大爺有所不知，有一件事對大爺萬分重要，但二爺我却不便說出來！」

「有話就說吧！咱爺們情同手足，有甚麼話不能說？」

矮的鄭重其事地問道：「此番咱哥們的任務是……」

「收帳！」

「幾筆？」

「三筆！」

「那三筆？」

高的向樓上掃了一眼，只見南宮白臨窗遠眺，搖頭晃腦地吟道：「江雨霏霏江草霽，六朝如夢鳥空啼，無情最是台城柳，依舊煙籠十里堤！」

矮的道：「大爺別多心，這是個書呆子！」

高的道：「第一筆是『絕戶神偸』百里空，他的人頭已被大羅山莊主周至剛押了一萬五千両銀子，當票上的限期僅一月不到了！」

矮的道：「第二筆呢？」

「『七嫁寡婦』方君！」

「是那一個把她的人頭當了？」

「『血手財神』吳興！」

「他？當了多少？」

「一萬両！」

「第三筆呢？」

「飛熊堡『玉面韋陀』柳浩然和『毒手貂蟬』柳飛燕！」

「誰當的？」

「大羅山莊莊主周至剛！」

「當了多少？」

「四萬両！」

矮的一張白板臉上驚愕萬分，道：「這四個人物，雖然未看在咱爺們眼中，如果四人聯手——」

高的冷笑哂一聲道：「他們四人勢同冰炭，怎能聯手？一個一個的來，難道咱爺們還不能達成任務！」

「對！大爺還是你成！」

南宮白暗暗偸聽兩人交談，不由心頭大震，原來這兩魔頭是當舖主人手下之人，聽他們的口氣，還沒有把四富等人看在眼裏，其身手之高不問可知。

高的道：「二爺，你剛才說有一件事與大爺我萬分重要，不知是那一件事？」

矮的小眼珠一轉，道：「二爺我是說

『七嫁寡婦』方君！」

高的微微一震，沒有搭腔。

矮的斜睨了高的一眼，道：「其實這件事不談也罷！」

高的道：「二爺你一向爽直，怎的談了一半就不談了？」

矮的道：「咱爺們『海天雙醜』，在未投奔主人之前，也敢說是一號人物，所以雖然『七嫁寡婦』那蕩婦對大爺你無微不至，但自咱爺們在江湖中銷聲匿跡之後，那浪貨馬上就有人了……」

高的不由一震，道：「說下去呀！」

矮的道：「其實大爺你對她已經倒了胃口，不談也罷！」

高的似乎被他吊起了胃口，道：「好！今天的酒資全數由大爺我付，你快說吧！」

矮的小眼睛中發了光，嘻嘻一笑，道：「大爺，你我都是幹帳房的出身，手續可不能不清楚呀！」

高的不由一怔，道：「還有甚麼手續？」

矮的挾了一塊紅燒海參，半途又掉了，挾了三四下，始終未挾上一塊，他索性端起盤子送到口邊，只聞「呼嚕」一聲，一大盤紅燒海參已經去了一半。

他放下盤子道：「大爺你想想看，還有甚麼手續未清——」

他話音未了，挾起大半條醋溜活鯉，連嚼也沒嚼一下，連刺吞了下去。

「唔！大爺我差點忘了，原來你是說記帳的事！」

他說著掏出小帳簿，將那筆帳勾去，道：「這樣總該成了吧？」

他的目光向桌上一掃，不禁哼了一聲，道：「二爺，你這是那一門子吃法？」

南宮白差點噴飯，原來矮的趁高的拿出帳簿銷帳一會工夫，有如風捲殘雲一般，將桌上的菜餚吃了大半。

其速度之快，就是以「狼吞虎嚥」「鯨吸牛飲」也無法形容萬一。

矮的一連又灌了三杯酒，摸摸肚皮，道：「大爺，你快吃呀！想不到你倒和我客氣起來了！」

高的又重重地哼了一聲，道：「大爺我除了臭規距之外，還有個臭脾氣，一旦翻臉，六親不認，諒二爺你也知道！」

他的臉色沉下來，活像一根冰棒。

矮的微微一楞，道：「咱爺們這份德性都夠瞧的！大爺你綽號『生死簿』，武林中人聞名喪膽，至於二爺我——」

南宮白不必再聽下去，已知道兩個魔頭的身份，不由心頭大震，這兩個魔頭早在三十年前即兇名大噪，即三窮四富中人，也要讓他們幾分。

高的名叫白武，綽號「生死簿」。矮的名叫祝新，綽號「黑心員外」。武林中人只要被這兩個魔頭纏上，永無寧日。

「生死簿」陰聲道：「快說吧！」

「黑心員外」不敢再吊他的胃口，嘻嘻一笑，道：「據二爺所知，『七嫁寡婦』方君對大爺你念念不忘，所以『血手財神』吳興百般糾纏，勢迫力誘，均遭峻拒，以致惱羞成怒，就把她的人頭當了！」

「生死簿」大感受用，道：「二爺你怎知此事？」

「黑心員外」道：「我曾親眼看到『血手財神』向她糾纏，但她不爲所動，我說大爺，方君這浪貨，眞有資格立個貞節牌坊呢！」

南宮白心中暗暗叫絕，從「黑心員外」表面看來，處處仰人鼻息，唯「生死簿」的馬首是瞻，但事實上他却處處佔了上風。

突然，南宮白耳邊傳來一陣陌生之聲音，道：「娃兒，跟著這兩個怪物，一刻也不要放鬆，最後就可以到他們的老巢！」

南宮白悚然回頭，只見一位身著藍布褲褂，土頭土腦的老人，不知何時已坐在他的對面，拏起他的筷子，挾著菜就往口裡送，且對他皆牙一笑。

南宮白正待站起問話，老人立即示意他不必多禮。

此刻「海天雙醜」突然發現了老人，「黑心員外」微微一怔，對「生死簿」道：「大爺，你說這不是邪門麼？憑咱爺們竟未——」

「二爺，上去掂掂他的斤兩！」

「黑心員外」提著肉缸似的身子，向老頭走去。

老頭連眼皮子也沒撩一下，却對南宮白道：「小伙子，這家酒樓乍看倒還清爽，怎的恁多蒼蠅？」

他說著話，衣袖輕輕一撩，突然自窗外飛進數百隻紅頭蒼蠅，這些大蒼蠅來勢奇快，好像被一股奇勁所吸引，身軀失去了控制，逕奔「黑心員外」的面門。

數百隻大蒼蠅集成一堆，有如一團黑球，帶著無儔罡風，電射而至。

「黑心員外」也不是易與之輩，肉缸似的身軀電閃三步，向那一團蒼蠅拂出一掌。

這一掌力道何等驚人，不要說是一團蒼蠅，就是一蓬鐵砂，也將化爲一蓬鐵粉，只聞「卜」地一聲，汚漬四濺。

但奇怪的是，這一蓬臭氣四溢的汚漬，非但沒有濺到南宮白這邊來，反而加快了速度，全部濺在「黑心員外」的花緞錦袍之上和臉上。

這種虛空擲物的絕技，名叫「殊途同歸」。「海天雙醜」當然也有耳聞，此刻「黑心員外」尷尬地楞在當地，直想嘔吐，却又吐不出來。

「生死簿」霍然站了起來，道：「敢請是眞人不露相，尊駕既然衝著『海天雙醜』來的，又何必藏頭露尾，故弄玄虛！」

老人充耳不聞，端起酒壺，向南宮白道：「小伙子！咱們乾！反正老夫今天吃定你了，你總不會給我記上帳吧！」說著仰著頭「咕嚕咕嚕」地灌起酒來。

「生死簿」雖知道老頭大有來歷，但他一生從未服人，除了當舖主人外，連四富中之人都沒放在心上，如今被人戲弄，不禁暴怒，在錢袋上拔下一枝毛筆，運腕疾揮。

只聽「刷刷」之聲不絕於耳，南宮白閃目一看，不由心中一震，原來自已的桌面上已顯出「尊駕」四個入木三分的大字，而且筆劃深淺如一，頗見功力，尤其可以看出，此人對於書法一道，造詣極佳。

老人連灌了幾口酒，好像根本就未發現桌上有字，對南宮白道：「小伙子，你

別和老夫客氣，咱們也不必勾心鬥角，坦白地說，老夫身上沒帶錢，來來來！乾呀！」

說著，又嘴對壺口，仰脖猛灌。

「生死簿」獰笑一聲，身形陡然向前一躬，狀似行禮，只聞「克察」一聲，身軀齊腰折斷，兩足柱地不動，而上半段身子竟如脫弦之箭，向老頭疾射而出。

南宮白大吃一驚，心道：「這不會是旁門邪術吧！」

老頭不慌不忙，根本不理飛來的上半截身子，對著壺嘴一吹，只聞「呼」一聲，一個錫壺蓋竟脫壺而出，逕奔「生死簿」的下半截身子。

兩人一來一往，都快得出奇，南宮白尚未看清，只見那上半截身子突然飛回，疾退五步，而一個酒壺蓋也同時飛了回來。

老頭始終端坐未動，手中仍然拿著酒壺嘿嘿冷笑，道：「憑一口眞氣，將肝五臟上下分開，使腰部空無一物，然後再以脫骨功將皮肉拉長，出奇制勝，雖然用心艮苦，仍算是雕蟲小技！回去對你們主人說，如果人數不夠，老夫倒可湊一湊數！」

「生死簿」知道遇上了絕世高手，不由色厲內荏，道：「就憑尊駕這一手，決非乏乏之輩，可否賜告大名？」

老頭微微一哂，道：「只要把老夫的衣著打扮告訴你家主人，他就知道了，至於你們兩個怪物，還不夠資格知道老夫的身份！」

「尊駕剛才曾說『如果人數不夠性老夫倒願湊一湊數』這句話是甚麼意思？」

「回去對你主人一說，他就知道了！」

這時「黑心員外」已將臉上的蒼蠅污漬揩去，沉聲道：「大爺，咱們走！」

兩人又看了老頭一眼，留下了一塊銀子下樓而去。

南宮白心中大爲驚駭，想不到這個土頭土腦的老頭，竟大有來歷，而且聽口氣，即當舖主人也沒放在他心上。

南宮白站起身來，兜頭一揖，道：「前輩神技蓋世，晚輩欽佩不已，可否賜告大名？」

老頭道：「時機未至，你也只好暫時悶一會兒，不過老夫有一句話要問你，你的『魔傘三式』學自何人？」

南宮白不由一震，道：「難道排名大會上一切情形，前輩已經看到了？」

「那還用問麼？」

「不知晚輩與『辣手書生』司馬英爭那八奇之首的排名到底是誰贏了？」

「你贏了司馬英，却輸給當舖主人！」

「晚輩不懂！」

「這有甚麼不懂的！如果你不能贏得司馬英，當舖主人怎能將八奇之首的排名讓你奪去？然而，如果不是當舖主人將他救去，放眼當今武林之中，誰能現身救人而不露行跡？」

「啊！原來如此！」南宮白道：「以當舖主人的陰險，他怎能眼看著令譽不保而不向晚輩下手？」

「如果老夫不在附近，誰敢担保你小子還能活著！」

南宮白兜頭又是一揖，道：「晚輩再謝前輩救命之恩！」

土老頭道：「你還沒有回答老夫的問題呢！」

南宮白立即將身陷火山口內因禍得福，以及朱麗葉傳授「魔傘三式」之事說出，但却把私定終身之事瞞起。

老頭凝視著南宮白艮久才面色肅然，微微一嘆道：「她爲甚麼要傳你『魔傘三式』？你知道她的用意麼？」

南宮白羞得玉面通紅，吶吶又止。

老人瞇著眼睛道：「她喜歡你麼？」

「晚輩也……不……知道！」

「年輕人說話要老實！你可知道，你這樣說話，已經辜負了她的一片眞情。」

「前輩與她認識？」

「老夫怎會認識她！不過是揣測而已！難道你們之間沒有盟約，或者——」

「有……她說……她要等我！」

土老頭微微一怔，道：「她等你……她等你做甚麼？」

南宮白玉面發燒地道：「她說……她非晚輩不嫁！」

「啊！原來如此！那麼你呢？」

「晚輩當然不會辜負她的好意！」

「這樣才是做人的道理，不過你說可能有點不大老實！」

「晚輩不敢欺騙前輩！」

土老頭道：「你和周至剛的女兒又是什麼關係？」

南宮白不由大窘，但醜媳婦終要見公婆，他立即又將喬裝進入大羅山莊以及入箱中又被「絕戶神偷」攜出遇見百里香之事再詳細說了一遍。

土老頭壽眉連軒，道：「原來如此，這也怪不得你，不過三個已經夠了，以後可不要到處留情！」

南宮白道：「前輩何出此言，晚輩絕對沒有——」

土老頭一擺手，道：「老夫說的是實話，這三個少女丟下那一個都不行，只要你不辜負她們，三個也沒有關係，不過你對朱麗葉能更好一點，老夫就十分感激了，看！那邊是誰來了？」說著向樓梯口一指。

南宮白回頭一看，梯口空無一人，再一回頭，老人已失去踪跡，不由怔在那裏。

他在默默地想：這老頭是一位白道奇人絕無問題，他好像對自已的事十分清楚，此人到底是誰？

突然他的目光落在桌上，只見桌上又多了一行字，道：「速往正南石臼湖，可得『魔傘九式』線索。」

南宮白知道是土老頭所留，立即運功抹去，抛下一塊銀子，下樓而去。

他略一打聽，已知正南百里之遙，正有一個石臼湖，與丹陽湖相連，位於蘇皖交界之處，立即向南疾奔。

他雖然不知這位奇人的來歷，但却十分信任他，尤其「魔傘九式」對他的誘惑極大，因爲他的師門血仇以及朱麗葉的父仇都與「魔傘九式」有關。

況且，他僅憑「魔傘三式」就能在排名大會上所向無敵，如果能獲得「魔傘九式」全部絕學，毫無疑問地將能獨步天下，號令武林。

天黑了下來，已經奔了七八十里，來到一片沙灘之中。

這一片沙灘，佔地頗廣，灌木叢叢，高僅齊頂，顯然相距石臼湖已近。

驀地，一陣蕩笑之聲傳來，有如夜梟悲鳴，接著又傳來得意的陰笑之聲。

南宮白感覺聲音很熟，立即向發聲處掠去。

聲音越來越近，他立即閃在一叢灌木之中，向外望去。

只見一個身高五尺，身似肉缸，身著錦袍之人面對著「七嫁寡婦」方君，嘿嘿冷笑。

「七嫁寡婦」在排名大會上本已身中「六月雪」唐飛數種暗器，雖然劇毒已解，但大傷初癒，雙顴聳得更高，且面色蒼白。

「相好的，只要妳答應吳某的要求，不但一生享用不盡，而且……」

「住口！」「七嫁寡婦」掃帚眉一挑，道：「別作夢了，老娘要嫁人也輪不到你！」

「血手財神」道：「妳且聽著，吳某有兩顆碗口大的貓兒眼，三棵兩丈五尺長的珊瑚樹，一塊重逾五十斤零十一兩的墨玉，和數十塊大逾茶盤的瑪瑙……」

「七嫁寡婦」的臉色隨著吳興的話而轉變，那是：驚奇、羨慕和憬憧的綜合所表現的神態。

「血手財神」看了她一眼，聲音突然提高，續道：「這些還不足爲奇，本人最珍貴的一樣東西是一株萬年成形龍鬚參——」

「七嫁寡婦」道：「萬年成形龍鬚參？」

「不錯，大概妳也聽說過吧！但妳對此參的好處却未必清楚！」

「聽說此參能延年益壽，起死回生——」

「嘿嘿！延年益壽，起死回生那又算得什麼，它最珍貴之處，是能使人返老還童，紅顏永駐……」

「你胡說！」

「胡說？不是吳某吹牛，只要妳服用三次後，包妳變成一個十八九歲的妙齡少女！」

「七嫁寡婦」是風流成性之人，但紅顏將逝，自己也有自知之明，由於她有一身媚術，所以尚能彌補年齡和容貌之不足，正因爲如此，她才連嫁了七個丈夫……

「自古美人如名將，怕在人間見白頭」。這個誘惑，對「七嫁寡婦」來說可太大了。

她正待答話，突然一陣嘻嘻笑聲，來自兩人五丈之外，原來是「絕戶神偷」百里空向兩人走近，道：「吳老雜碎，你看老夫這份德性能不能返老還童？」

「血手財神」吳興剛剛有了一點噱頭，又被百里空攪散，不由陰笑一聲，道：「當然可以，老夫送你上西天，然後再回爐重造，比服萬年成形龍鬚更加有效！」

「絕戶神偷」嘻嘻一笑，道：「那敢情好，老夫常以這份姥姥不親，舅舅不愛的德行，而到現在還是孤家寡人一個，所以只得數數家珍，以博——」

「老賊住口，你再不走，可莫怪老夫手下無情！」

百里空猴眼一瞪，道：「你早就手下無情了，連『七嫁寡婦』項上人頭你都能當掉，還有甚麼下流事你做不出來的！」

「甚麼？」「七嫁寡婦」不由一怔，續道：「老賊，你別危言聳聽，須知老娘不是初出茅廬的雛兒——」

「當然，妳若是初出篷門的大姑娘，恐怕吳老雜碎早就跪下了！」

「七嫁寡婦」厲聲道：「此話當眞？」

「不錯！」

聲如九幽鬼哭，荒山夜梟悲鳴，令人寒氣直冒，而這一聲「不錯」却來自五丈以外。

三人同時悚然回頭，只見兩個怪狀之人，不知何時已到三人身後的一丈之地。

來人乃是「海天雙醜」——「生死簿」白武和「黑心員外」祝新。

「七嫁寡婦」沉聲道：「尊駕何人？」

「生死簿」道：「你等若不是浪得虛名，就看看爺們這份德性，也應該知道我倆是誰了！」

「血手財神」吳興驚呼一聲，暴退一步，道：「兩位可是『海天……』？」

「生死簿」獰笑一聲道：「不必害怕，咱爺們正是『海天雙醜』，今天特地出來收帳！」

百里空嘻嘻一笑，對「七嫁寡婦」道：「聽見了沒有，老騷貨，人家來取妳的吃飯傢伙了！」

「七嫁寡婦」疾退一步，向「生死簿」道：「此話當眞？」

「生死簿」竹桿似的身子連動也沒動一下，他直著身子邁上一步，竟有一丈七、八，道：「難道爺們是來哄著妳玩的！」

「七嫁寡婦」怒視了「血手財神」一眼，冷笑道：「能勝得了老娘的『落英甲』，項上人頭自已拿去！」

「生死簿」陰笑一聲道：「豈但妳的人頭，即百里空的人頭今夜也要一併帶回！」

「血手財神」吳興這時也不再裝佯，立即向「海天雙醜」諂媚地一笑，抱拳道：「兩位諒是奉命而來，吳某有個不情之請，不知——」

「快說！」

「黑心員外」白板臉上毫無表情，兩眼望天冷冷地說。

「血手財神」吳興道：「如果『七嫁寡婦』能答應嫁給吳興，吳某願出一萬兩，取消這張當票——」

「哈哈哈哈……」「海天雙醜」同時狂笑一陣。

「生死簿」向「黑心員外」遞了一個眼色，立即向吳興乾笑一陣，道：「吳當家的，你現在雖是債權人，但她的人頭既然已經當了，萬把兩銀子就想毀了當票，可沒有那麼簡單……」

「血手財神」嘻嘻一笑，道：「白當家的，咱們也都不是外人，如果數目嫌少，吳某再加上五千如何？」

「黑心員外」向「生死簿」道：「大爺，一萬再加一萬五，共計兩萬五千兩，大概差不多了——」

「生死簿」又向「黑心員外」遞了一個眼色，那意思好像在說：小廟的鬼，見不得大香火，這老雜碎既然能出兩萬五千兩，又何差另外兩萬五千兩。（未完・四）

上文提要：

風五娘與鬼秀才率領統一盟攻打昆仲幫，極力游說他們歸順，萬鵬程及其幫衆誓死與敵週旋到底；統一盟聲勢浩大，人强馬壯，昆仲幫雖勇猛抗敵，但多是平庸之輩，終究不敵，此時，海天三劍遠道而至，加以援手……蒲環與萬鵬程被葛丹丹與鄒必勝打致重傷，雙雙氣絕身亡……一個衣衫襤褸、神情落寞的漢子在店內討酒……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簫劍情仇

情場落敗棄用劍　改變初衷另拜師

可惜他依然慢了半步，只見葛丹丹圓月劍過處，「嗤」的一聲響，魯英胸前已多了一道血糟，鮮血立即染紅了前襟，但他落地之後，仍奮不顧死，向葛丹丹滾去，雙手亂抓！

這種打法形同市井之徒，葛丹丹未曾見過，一時之間反而束手無策，連連後退，林啓之左掌在凌雪蓮肩上一推，道：「師妹快逃，咱們在前面見面！」

凌雪蓮略一猶疑，終於咬咬銀牙，轉身向一個窗子冲去，司馬彤倏地發出一哨，林啓之又叫道：「小師妹小心！」

葛丹丹冷笑道：「今日若讓你們逃掉，姑奶奶還能在江湖混麼？」

凌雪蓮剛跳出窗子，猛見迎面奔來兩個大漢，一個持刀，一個使銅鐧，也不打話，手上的傢伙便向她身上招呼，凌雪蓮跑不掉，只好揮劍抵擋。

不料那兩個大漢的武功雖然不如司馬彤及葛丹丹艮多，但以二敵一，仍然綽綽有餘，是以雖在大寒天裏，不一陣，凌雪蓮便已累得香汗淋漓。

正在危急間，背後突冒出一個人來，正是剛才那個破衣青年，只聽他沉聲道：「兩個大男人打一個女子，算得什麼？快住手！」

那個使鐧的大漢霍地一鐧向破衣青年腰上掃去：「小子，你自顧不暇，還敢多管閑事？」

破衣青年迅速拔出洞簫，輕輕一撥，竟將那銅鐧撥開，手腕一翻，簫管反擊對方手腕！

這招使來恰到好處，那大漢顯然料不到一個落魄青年，如同叫化子，竟然有兩下子，幾乎着了道兒，忙不迭撤手，破衣青年順勢飛起一脚，將他踢個狗吃屎！

此人一走，破衣青年洞簫一圈一直，刺向那個持刀漢的後背，道：「姑娘快走，此處有我！」

凌雪蓮顯然也想不到破衣青年竟然有一身武功，而且尚在自己之上，略一猶疑，閃開兩步，道：「你……你犯不着……還是由你走吧！」

忽然背後又傳來葛丹丹的聲音：「你們兩個都給姑奶奶留下來吧！」

凌雪蓮一回頭，便見到葛丹丹和兩個壯漢已站在旁邊，她又驚又怒，叱道：「妖女，你有本事的，儘管使出來吧！」

那持刀漢子也忙跳開，破衣青年面對葛丹丹，毫不畏懼，道：「你們已殺了她父親，還要趕盡殺絕，艮心何在？」

葛丹丹大笑。「艮心一斤値多少銀子？常言道斬草不除根，春風吹又生，殺了老的，還能不殺少的麼？不但是她，連你的命，姑奶奶也要！」

凌雪蓮低聲道：「你跟他們有理也說不清，不用管我，你快走吧……我，很感激你的好意！」

破衣青年聽而不聞，仍對葛丹丹道：「倚多爲勝，人心難服！」

猛聽司馬彤大喝一聲：「斗胆，待某家來會你！」他像一陣風般，自酒家裏冲了出來。

葛丹丹手臂一直，圓月劍直指破衣少年道：「不必你，小子！你趁早出招吧，姑奶奶一個人會你！」

破衣青年目光倏地一亮，道：「那在下便不客氣了！」他洞簫倏地當作小花槍向對方胸膛指去！

「哈，原來還有兩下子！」葛丹丹纖腰一扭，回了一劍，她劍法刁鑽狠毒，招招均指向破衣青年的要害，破衣青年手中的洞簫，也不知是何寶物，竟然不畏刀劍，不過他招式看來甚是生硬，起初尚能掙到幾成攻勢，但三十招過後，葛丹丹已大佔上風。

司馬彤不屑地道：「牛皮吹得漲，却原來也是一名飯桶！」

破衣青年臉上閃過一絲痛苦的神色，依然咬牙苦鬥，凌雪蓮見他越來越難抵擋，一聲不吭，揮劍助他，雙雙合鬥葛丹丹。

不料她才使了幾招，便發覺破衣青年竟然配合自己的劍法，心中詫異，忍不住問道：「你是何派弟子？」

破衣青年道：「快跑，你不跑我也跑不了！」

凌雪蓮倔强地道：「你先跑我才跑！」

司馬彤也揮叉加入戰場，道：「你們不必爭了，讓某家成全你倆，讓你們同年同月同日死吧！」

他一加入戰圈，形勢更是急轉直下，只十多招，凌雪蓮手中長劍便爲司馬彤的鋼叉絞脫，破衣青年急忙來救，不料反讓葛丹丹反手用劍柄，在他後腰撞了一記！

破衣青年只覺身子一麻，登時撲倒地上，司馬彤喝道：「都給我拿下！」凌雪蓮見逃不掉，索性放棄抵擋。

半晌，破衣青年及凌雪蓮已被縛住了手脚，被拋進酒店裏，只見店裏椅桌東歪西倒，地上滿是血跡，八個華山弟子竟然死了四個，剩下的林啓之、祝家雄和另‧弟子尤典亦都被人縛住，坐在地上，衆人互望一眼，心頭都是一片悲涼，閉日等死。

＊　＊　＊

臘月之北風，利如刀刃，北風迎面吹來，連帶刮起地上的積雪，前路一片白茫茫，視野模糊，更添幾分寒意。

破衣青年、凌雪蓮和其他華山派弟子，雙手反縛，脚上也縛着麻繩，每步只能跨出尺餘，在雪地艱辛地前進着，司馬彤與葛丹丹和另外三個統一盟的人則騎着馬，趕着他們向北行。

那破衣青年便是秦君燕，自從他的長劍在「昆仲幫」裏被展劭震斷後，便返回洞宮山，從此不再用劍，終日在山上苦研以簫代劍作兵刃的招式，可惜時間短促，不足與葛丹丹爲敵，落在「統一盟」手中，只能聽天由命。

葛丹丹本來要將他們殺死，但一發現秦君燕的身份，便改變了主意。司馬彤不時埋怨葛丹丹「仁慈」，累他多受風霜之苦。

冬日白晝甚短，不久天便暗了下來，但司馬彤仍無休息之意。凌雪蓮就走在秦君燕之後，忍不住低聲道：「秦師兄，是咱連累了你！」括蒼派的祖師本是華山派弟子，是故凌雪蓮稱他師兄。

秦君燕道：「你既然稱我一聲師兄，便不該說這種話！」

「但……咱們根本不認識，你也不必爲咱們……」

秦君燕輕嘆一聲，垂首不語。不錯，他根本不認識任何一個華山弟子，而且括蒼派和華山派表面上和好，骨子裏大家心中都有疙瘩。括蒼的祖師因爲受華山派師父之冷落，師祖事後離開華山，跑到江南，另闢蹊徑，創立括蒼派。事後華山派雖然不滿，但一來已既成事實，二來此舉對華山派亦無壞處，只好裝出笑臉，而括蒼派也因爲人丁單薄，不曾出現過出類拔萃的弟子，欲借華山這棵大樹遮蔭，所以不時向華山派送秋波。

秦君燕隱居之後，便決心不理世事，但求在武學上有所突破，那天秦君燕到雲和鎮，因何會去而復返，爲救凌雪蓮而不顧洩露身份及自身危險，他自己也想不透。

走在凌雪蓮背後的是尤典，因順風的原因，凌雲蓮的話，他句句都聽進耳，當下冷笑一聲：「小師妹，你眞的不知道秦師兄的心意？」

凌雪蓮粉臉微微一熱，嗔道：「你怎不把話說清楚？」

「秦師兄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凌雪蓮斥道：「三師兄，你胡說甚麼？人家爲了救咱們而被擄，你不但不感激，還冷言冷語，難怪爹爹生氣……」凌北風後來也發現門下幾個徒弟對自己的女兒有意，無心學業，且多非成大器之材，因而生了很大的氣，不過這些話，一到嘴邊，凌雪蓮又嚥回去了。

尤典忙道：「小師妹你說錯了，他只爲救紅顏，不是爲了救咱們！」

凌雪蓮又羞又怒，又恐人笑話，不敢答她，只覺滿懷委屈，眼淚在眼眶中轉來轉去。

秦君燕隱約聽見，却不作解釋，自從他知道小師妹莫紫薇愛的是展劭，而非自己時，世上已沒有幾件事可以令他起反應。

不料葛丹丹在旁聽見，忽然哈哈笑道：「我本來也不明白，聽了你這句話才知道原因！」

尤典冷然道：「你知道甚麼？」

「你這個醋呷得好沒來由，你以爲秦君燕瞧上你的小師妹？嘿嘿，憑她還不配。」

尤典怒道：「小師妹不配，難道你配？」

「你找死？」司馬彤一皮鞭抽在他肩上，衣衫登時裂開，尤典怒目以示。

凌雪蓮却被葛丹丹撩起好奇心，輕聲道：「我……自然不配，我不敢……但你又怎知道他的心意？」

秦君燕沉聲道：「不要聽她胡說！」

葛丹丹自顧自說下去：「那是因爲你是小師妹，他心中只有小師妹一個人，哈哈，這個叫做愛屋及烏吧？」

秦君燕臉色蒼白，只覺心頭一陣絞痛，先前他也不明白，給葛丹丹一語道破後方了然。葛丹丹得意洋洋地道：「我沒說錯吧？」

凌雪蓮心中暗道：「秦師兄眞痴情！」

尤典冷笑道：「只可惜襄王有意，神女無情，嘿嘿，沒一絲男兒氣慨，我若是莫紫薇也不會愛你！」

秦君燕倏地轉過身來，雙眼似欲噴出火來，瞪着尤典。尤典心頭有點害怕，色厲內荏地道：「你受了女人的氣，要在男人身上發洩？」

凌雪蓮叱道：「三師兄，你給我閉嘴！」

尤典臉色一變，澀聲道：「小師妹，您……您從來未用過這種語氣對我說話！」

「誰叫你……胡說八道！」

秦君燕目光一黯，轉過頭去，默默走路。葛丹丹道：「尤典的話未嘗無理，大丈夫何患無妻？我若是你，便會幹一番事業。」

司馬彤接道：「不錯，只要你加入本盟，兩三年後，保證你能坐上堂主之位！」葛丹丹見他依然不語，繼續游說，倒是司馬彤看出兆頭，道：「丹妹，他是個木頭人，你不必再費唇舌了，依愚兄之見，倒不如一刀殺了，落得省事！」

葛丹丹哈哈笑道：「你又非不知我的脾氣，他越是鐵石心腸，我越要跟他鬥，看到底誰厲害！」

司馬彤道：「他連生死都不放在心上，又怎會看上區區一個堂主之位？」

秦君燕淡淡地道：「如今只有你最能了解秦某了！」

司馬彤皮鞭突然抽在秦君燕身上，他衣衫單薄，立即抽裂皮肉，鮮血沁了出來，但秦君燕眉頭連皺也不皺一下。

司馬彤道：「老子就是不信邪！」第二鞭落在秦君燕的前胸，一連三鞭又往他頭上抽下，不料旁邊遞來一柄長劍，將皮鞭格開，司馬彤一轉頭，不悅地道：「丹妹，我就不明白為何你處處護着他！」

葛丹丹道：「他的事不用你管，姑奶奶終有一日叫他貼貼服服！」

葛丹丹是風五娘的乾女兒兼徒弟，本領高强，地位顯赫，且具姿色，因此追求在其石榴裙下的，不計其數，且對她都是言聽計從，奉承唯恐不周，見多了反不覺稀罕。聞說秦君燕對莫紫薇死心塌地，為她神魂顛倒，連生死也不放在心上，不由對他另眼相看，希望他能將目標轉移到自己身上，如此亦可證明自己的魅力，是故不斷阻撓司馬彤打他。

司馬彤冷冷地道：「丹妹，你的心意莫讓我猜到！」

葛丹丹到底是個黃花閨女，聞言粉臉生暈，怒道：「司馬彤，你敢再胡說，姑奶奶便給你好看！」

「我是不是胡說，你心裏清楚得很！」

葛丹丹臉罩寒霜，冷冷地道：「你清楚又如何？你是我什麼人？姑奶奶的事你管得着！」

司馬彤一時下不了台，道：「好，那我就不管，咱們在杭州分舵見！」他雙腳用力一挾馬腹，胯下坐騎如飛馳去！

葛丹丹冷冷地道：「告訴你，沒有你姑奶奶也能帶他們去到杭州！」可是她也知道司馬彤是在呷乾醋，心中不由泛上幾絲得意。

走了一程，葛丹丹忽然道：「秦君燕！你給姑奶奶笑一笑！」

秦君燕冷冷地道：「妖女，天還未全黑，別作夢太早！」

葛丹丹忽然一皮鞭抽在凌雪蓮身上，凌雪蓮冷不防，痛得她哼了出來，「你再不笑，我便打你這位小師妹！啊，姑奶奶忘記你只懂得愛師妹！嘻嘻，你到底笑不笑？」

凌雪蓮忙道：「秦師兄，你，你別理我！」

葛丹丹又在她身上抽了一鞭，尤典嚷道：「妖女，你的樣貌及不上我師妹漂亮，就拿她出氣！」

葛丹丹手臂連動，在他頭臉上抽了兩鞭，罵道：「姑奶奶看你嘴硬還是我的馬鞭硬！」說着又舉起了馬鞭。

尤典罵道：「臭婆娘，你有本事便打死老子吧！」

葛丹丹忽然收了馬鞭，微微一哂，道：「姑奶奶若跟你鬥氣，不是抬舉了你？你說你師妹比我漂亮是不是？現在也許是，但以後便不是了！」說着收起馬鞭，抽出長劍。

尤典又驚又怒，急道：「臭婆娘，就算我師妹的臉被你劃花，也比你好看！」

葛丹丹笑容更加燦爛，「那姑奶奶便成全你吧！」她將劍移到凌雪蓮面前，問道：「凌小姐，你要姑奶奶在你臉上劃個什麼圖案？嗯，你已人比花嬌，劃花顯得太自負，劃隻小烏龜反倒好看！」

凌雪蓮緊咬牙齦，淚水在眼睛中滾動，葛丹丹嘴裏「嘖嘖」作聲：「你千萬別哭，一哭就不好看了，說不定我心腸一軟，連劍也拿不穩，雕的烏龜便不像了！」

秦君燕喝道：「你待怎地？」

「你捨不得她變成醜八怪？這也難說，失之東隅，只好收之桑榆了！」葛丹丹言畢發出一陣狂笑。

秦君燕道：「廢話！」

尤典咬牙道：「妖女，你有本事的便劃花我的臉！」

「好，只要你加入本盟，對我笑一笑，再叫我一聲姑奶奶，我便放過她！」

這條件十分苛刻，尤典不由閉上了嘴，凌雪蓮忙道：「三師兄，不許你加入統一盟！」

「姑奶奶不耐煩再等你！」

「好，算你狠，尤典便將命賣給你們統一盟！」

秦君燕心中暗嘆：「想不到此人也是痴情人！」不由對他生了好感。

那知葛丹丹又道：「算啦，像你這種飯桶若加入本盟，只會浪費糧食，姑奶奶才不要！秦君燕，看你的了，姑奶奶的條件還沒有改變。」

秦君燕如何笑得出來？只見他胸膛不斷起伏着。葛丹丹道：「你再不答應，姑奶奶又要改變主意啦！」

尤典忽然叫道：「秦師兄，一切都是小弟不對，請你……免為其難笑一笑……小弟以後……願意替你做任何事，千萬不要讓小師妹……」

秦君燕心底湧上一股熱血，忽然仰頭放聲大笑起來，他聲如夜梟啼叫，比哭還難聽，葛丹丹反而被他嚇了一跳。秦君燕喘着氣問道：「你滿意了沒有？」

葛丹丹本還想為難他，但見他神色痛苦，不知為何竟不忍再迫他，收劍道：「雖然笑得比哭還難聽，但你到底還是遵從姑奶奶，今次便賣你一個人情！」她翻身上馬，示意繼續前進。

凌雪蓮感動地道：「多謝你……秦師兄，小妹又欠你一個人情了……」

葛丹丹心頭倏地一沉，心想秦君燕竟肯為一個剛認識的女子，如此委屈自己，心中頗不是味道，忍不住譏道：「秦君燕，想不到你這般多情！」欲得到他之意更加强烈。

凌雪蓮被她說得滿臉通紅，但秦君燕卻似沒受傷般，抬步而行，可是有誰了解他此際的心情？凌雪蓮心頭一酸，忍不住落下兩行熱淚。

入黑之後，天氣更為寒冷，速度更慢，葛丹丹沒辦法，只好叫他們進樹林過夜。林中生了幾堆火，衆人圍着火堆而坐，秦君燕一進林，便閉目養神，絕不開口說一句話。

* * *

道路艱險，加上葛丹丹不斷想些古靈精怪的辦法折磨凌雪蓮，消遣秦君燕，幾日間衆人臉上雙頰深深陷了下去。但儘管如此，他們終於來到臨海，那是葛丹丹計算行程，沒法在新春前趕到杭州，因此臨時決定乘船，由水路去杭州。

臨海靠括蒼派，臨永寧溪，前面又是台州灣，地處要衝，所以地方雖小，商業倒頗為繁盛，酒樓客棧林立，設備和規模甚有水準。

由於進鎮時，天已向晚，葛丹丹便決定在那裏過夜，同時派出手下去聯絡船家。

晚上晚飯時，葛丹丹着人派給凌雪蓮等人，每人兩個饅頭，一點咸菜，唯獨不給秦君燕。秦君燕又飢又寒，也不肯求她施捨。

過了頓飯工夫，葛丹丹忽然解了他與凌雪蓮之間的繩索，將他推向自己的卧室，秦君燕夷然不懼，大步而行。

房中桌上放了三個精美小菜，還有一壺酒，葛丹丹坐下道：「秦君燕，只要你對姑奶奶說幾句好聽的話，便讓你坐下享受佳餚美酒，否則你今晚便別想吃飯！」

秦君燕冷笑一聲：「你這種技倆對秦某來說就簡直不值一哂……對不起，秦某沒有胃口，你自己享用吧！」言畢轉身以背對住她。

葛丹丹怒道：「好，今日你嘴硬，再餓你幾天，看你求不求我！」她眼珠子一轉，又高聲呼喚小二。

一個店小二進來，與秦君燕打了個照面，問道：「姑娘有何吩咐？」秦君燕向小二眨眨眼。

葛丹丹道：「再來一壺陳年高粱！」她那天見秦君燕背着一壺高粱酒，是以故意以酒來引誘他。

小二走後不久又進來，將酒放在桌上，反身在秦君燕腰上輕輕捏了一下，葛丹丹只顧斟酒，道：「沒事了，你出去吧！」

房裏酒香四溢，葛丹丹故意道：「好酒，秦君燕你是硬漢的便轉頭望着姑奶奶，眞不識抬舉，江湖上也不知有多少英雄好漢，欲與姑奶奶共桌進食哩！」

「只怕那些都是狗熊！姑娘要人奉承，何不去找他們？」

葛丹丹怒道：「姑奶奶偏要你來奉承我！」

「恐怕要令你失望！」

葛丹丹倏地站了起來，就在此刻，遠處忽然傳來一陣琴聲，琴曲悲傷凄怨，令人柔腸百結，秦君燕忽然側頭而聽，臉上滿是詫異之色，原來此竟是「斷腸曲」，他忍不住低聲跟着哼起來，全不將葛丹丹放在眼內。

葛丹丹冷笑一聲：「你以為奏琴的是你小師妹麼？」

秦君燕似乎沒聽到她在說什麼，雙眼突然滾下兩行眼淚，葛丹丹道：「姑奶奶跟你說話，你沒聽見麼？」

不料秦君燕淚如雨下，到後來竟嗚咽起來，葛丹丹興趣索然，又捨不得一劍殺了他，最後忽然惡狠狠地道：「你別得意，姑奶奶把她抓來，慢慢消遣她！」言畢推窗躍了出去。

葛丹丹起初以為奏琴者就在店裏，但到了走廊才發現琴聲來自窗外，她猶疑了一下，越牆出去。

那店小二一直匿在柱後，見她離開，立即竄進房裡，問道：「你可是秦相公麼？」

秦君燕道：「正是，小三子，快替我解開繩索！」

店小二用匕首替他割斷繩索，秦君燕邊舒展四肢，邊道：「小三子，你快離開這裡，那女魔頭回來，不會放過你的。」他見自己的紫玉簫就放在床上，連忙取之於手。

小三子道：「恩公保重，小的走了。」他探頭向外看了一下，急急逃跑，原來此處最近括蒼山，秦君燕以前曾救過他，如今他來報恩。

秦君燕拾起小三子留下的匕首，走到鄰房，割斷凌雪蓮手腳上的繩索，扔下匕首，道：「凌師妹，你快走吧。」

凌雪蓮見他臉上有淚痕，問道：「秦師兄，是她放了你嗎？」秦君燕冷嗤之聲，快步至房門，飛躍出牆，恰好葛丹丹回來，見狀連忙追出去。

「秦君燕，你給姑奶奶站住。」

秦君燕本想回身挑戰，又怕她那兩個手下發現，會不利凌雪蓮，當下發足狂奔。「你有本事的便將秦某截住。」他棄劍用簫，威力大減，但對輕功却無絲毫影響。

一男一女，一前一後，如星丸彈躍，眨眼間已至括蒼山下，兩人始終保持丈二的距離，秦君燕固然沒法將她甩掉，葛丹丹亦不能反先。

秦君燕忖道：「想不到這妖女竟有此長力！」他連日飽受折磨，體力有所影响，幸好進入山區可憑地利避過她，葛丹丹咬一咬牙，跟着秦君燕進山。

她追了一陣見秦君燕仍無停下來的意思，便叫道：「秦君燕，你若還是男子漢的，便停下來跟姑奶奶大戰三百回合。」

秦君燕腹如雷鳴，暗道：「我今日還未吃過東西，只怕鬥不過她，也罷，且忍了這口氣，他日再思報復。」當下充耳不聞，向小路跑去，他自小在括蒼山長大，幾乎閉着眼也找到路。

葛丹丹被他拉開距離，不斷叫喊，但秦君燕全無停步之意，眼看天色已全黑，

不由暗暗心驚：「不好，他若匿在暗處，姑奶奶豈非要吃虧。」怯意一生，便悄悄下山。

秦君燕在石後見她下山，這才鬆了一口氣，再跑了十餘丈，只覺雙脚酸軟無力，跌坐地上休息，歇了一陣，氣息稍定，再找了個背風的地方，運功調息。

他內功運行了三個大周天，精神稍振，想起適才的情況，暗叫僥倖，但心頭隨即浮上一個問題來：「是誰彈琴引開葛丹丹的？莫非是乾娘？」

一想到此，秦君燕連忙探頭回望，因不見人影，頗感失望。自從他返回洞宮山到今已近年，終日借酒消愁，絕跡江湖，本以為可與乾娘相依為命，誰知至今不見「斷腸人」虞雪練之面。

料不到是次下山沽酒，巧遇華山弟子，又與武林中人搭上關係，並幾乎引起殺身之禍。適才若非虞雪練以琴聲引開葛丹丹，後果實在不堪設想。

他胡思亂想了一陣，又累又餓，終於迷迷糊糊睡去。當他醒來時，天已矇矇亮。秦君燕又餓又渴，四肢無力，不敢下山，便沿山向南慢慢走着。

走了一程，太陽出來，天氣比較和暖，一雙山兔自洞穴中鑽出來覓食，秦君燕大喜，暗道：「眞是天助我也。」他拾起幾塊石頭，瞄準抛出，其中一塊正中山兔的腦袋，那山兔登時倒臥地上。

秦君燕拾起野兔，找到一道山溪，將兔子洗淨，再生火將它煮熟。山風吹來，香氣四溢，秦君燕飢不擇食，雖然沒有鹽，依然吃得津津有味。

飽餐之後，精神大振，便繼續上路。走了半天，已遠遠望見師門，心中忖道：「此處離師門不遠，我何不拐過去看看？我身為括蒼派弟子，也該去拜師祭祖一番。」

主意打定，便加快脚步，不久已至山洞外，但是洞門打開着，不見有人，乃大聲呼道：「松兒鶴兒！」裡面沒有兩個童子的應聲，估計他們已下山討活去了，只好翻上後山。

到那裡，秦君燕忽然怔住，只見莫宣武墳墓後面，多了一座土墳，走過去一看，墳前插着一根木牌，上書括蒼派第十代弟子萬鵬程夫婦之墓。

秦君燕心頭一跳：「莫非小師妹逃過大難？」當下脫口呼道：「師妹，小師妹，你在那裡？」他邊跑邊叫，可是空山寂寂，山谷中不時傳來他叫聲的迴音，却無人應他。

秦君燕在附近找尋了一陣，都不見有人影，剛升起之希望又再幻滅。他頹然坐在地上，暗道：「此處不安全，也許小師妹安葬了大師兄後，便到別處去了！對，一定是如此，她一定還未死，一定未死！」

半晌，回心一想，又忖道：「師妹不在這裡，還有何處可去？」

刹那間，腦海中又浮出展劭的影子來，接着莫紫微的影子又浮現，兩個影子疊在一起，心頭又酸又苦：「小師妹跟他住在一起……嗯，是住在四劍島麼？」

他患得患失，最後又想到一個問題：展劭留在「昆仲幫」中，說不定已被「統一盟」殺了，那麼小師妹只有自己照顧自己了。如此一想，又高興起來，生機盎然，覺得自己應該重新振作，幹一番事業，重獲美人垂青。

此念一生，秦君燕只覺靈台清如明鏡，當下在師父和師兄墳前跪下，禱告一番，然後離開。

秦君燕準備在洞宮山隱居一段時間，是故下山之後，到附近一條大村裡，走了一匝。括蒼山附近的情況，他瞭如指掌，晚上他潛進一個為富不仁的家裡，偷了幾錠銀子，這才離開，直赴雲和鎮。

秦君燕到鎮上，先到「不醉無歸」酒店清了賬，再在酒店吃了一大碗湯麵，那小二見錢開眼，上前哈哈道：「萬爺，您來一壺高粱吧？」

秦君燕道：「在下喝不起。」那店小二灰溜溜退開。他只吃了幾口，便被一陣熟悉的笑聲驚醒，轉頭循聲望去，這才發現最裏面一張桌子坐着四個人，其中一個赫然是二師兄楊興家。

正想過去，忽然心頭一動，暗道：「二師兄素來勢利，又有朋友在場，我一身襤褸，就這樣走過去，沒的自討沒趣。」當下繼續吃麵，偷眼望他。

楊興家身旁還坐着一個少女，看樣子是正經人家的女兒，與楊興家之態度十分親暱，秦君燕又是一怔：「二師兄另結新歡？」

忖思間，店外走進一條凶猛的大漢，人未至，聲音已先响了起來：「原來楊堂主在這裡享盡溫柔，却累得小弟到處找你。」

楊興家哈哈笑道：「辛苦邱香主了，快請坐下喝杯暖酒。」

楊堂主三個字一入耳，秦君燕如胸中刄，心中叫道：「二師兄加入什麼組織？不會是統一盟吧！」

豈料其中一個漢子道：「自從楊堂主棄暗投明，加入本盟之後，本盟縱橫武林所向無敵。」

楊興家說道：「此乃盟主及諸位副盟主之功，與楊某何等關係，賢弟說話可得小心，免得替本座引來殺身之禍。」

那漢子吐吐舌頭，楊興家舉杯道：「來，為統一盟早日統一武林乾杯！」此話一入秦君燕之耳，幾乎使他暈厥，他做夢也想不到二師兄竟是這樣的人，簡直可耻，他覺得括蒼派的顏面被他丟光了。

楊興家意氣風發，酒到杯乾，談笑風生，根本沒發現秦君燕，不過即使見到他亦認不出。

秦君燕不想再逗留下去，還未吃飽便抛下銀子走了。他在鎮上買了好些糧米食物，趁日頭還未下山，匆匆進山。

到了竹林裡，依稀見到屋頂上的烟囱冒着烟，他心頭大喜，快步奔前，叫道：「乾娘，孩兒回來了！」

只見虞雪練自內奔了出來，喜孜孜地道：「燕兒，乾娘還以為你死在『昆仲幫』內哩，天見可憐，咱倆還能見面！」

秦君燕放下手上的東西，道：「娘，你去了何處，怎地到如今方回來？」

虞雪練臉上仍蒙着一塊紗布，淡淡一笑。「乾娘四處走走，還有什麼地方好走？你不是去昆仲幫麼？」

秦君燕臉色一黯，道：「孩兒去了……後來又離開了……您傷已痊癒了？」

「不痊癒還能下山麼？」虞雪練把他帶來的食物，全部拿進灶房。

秦君燕跟着進去，結結巴巴地道：「乾娘……孩兒已改變主意……決定學郭前輩的武功。」

虞雪練目光閃過一抹詫異之色，但隨即笑道：「乾娘早將郭郎那本秘笈送給你，原意也希望你能繼承他的衣砵，不過乾娘可以問問原因麼？」

秦君燕透了一口氣：「此事說來話長，是次孩兒下山，方知形勢不許我慢慢研創新招，何況我已發誓不再用劍……」

虞雪練見他似有難言之隱，也不再問：「好吧，你明天便開始學習，乾娘留在山上指點你，你肚子餓了吧？乾娘先盛一碗讓你先吃。」

「不，孩兒已吃過麵。」秦君燕忙問：「乾娘，孩兒有一件事問你，我前幾天在臨海鎮一家客棧裡，居然聽到一個琴音，奏的赫然就是您的『斷腸曲』，是否乾娘到那裏引開敵人救孩兒？」

虞雪練沉着臉道：「乾娘沒去過臨海鎮。」

「這就奇了？」秦君燕突然興奮地說：「莫非那是郭前輩？」

「那曲子是他走了之後，我才譜寫的，他怎麼會彈奏？」

「乾娘是否曾將此曲傳授過別人？」

「此事休再提起。」虞雪練見他還要問，冷冷地道：「你再問，我便不認你這個乾兒子，還有，以後見到她，便得遠遠避開。」

秦君燕滿腹疑雲，見乾娘生氣，不敢再問，點頭稱是，心中却忖道：「莫非奏琴的是個女子，是乾娘的情敵？」雖然不得要領，他却肯定虞雪練與那人必有關係，只是想不通那人為何要引開葛丹丹。

當下秦君燕盛了一桶水，匆匆洗澡，換了一套乾淨的衣褲，便回自己房中，取出郭丹青的秘笈閱讀。

只見扉頁上書：「郭丹青震世武功盡錄於此。」秦君燕心中暗道：「此人好大的口氣，只怕名過於實。」當下收拾雜念，揭書細讀。

這本秘笈分成三個部分，第一部分錄的是內功，稱為「神龍心法」；第二部分為輕功，稱為「飛鳳身法」；等三部分最厚，包括拳、掌、腿、簫等神奇招式，稱為「無敵神功」。

秦君燕起初並不在意，粗略瀏覽一下，心中頗有不服，但再仔細看了一遍，已佩服到五體投地，脫口讚道：「天下竟有此神功，簡直匪夷所思！難怪他口氣這般大。」

虞雪練突然推門進來，道：「燕兒，千萬不可急快，先由內功心法開始，打好基礎，再循序漸進，三日之內，你自己研究，不可强求。首先第一步須將口訣記熟、理解，然後才開始練習。過了三日，乾娘再過來和你研究。」

* * *

一連三日，秦君燕在房內記口訣。「神龍心法」口訣雖然艱深，但所謂世上無難事，只怕有心人。秦君燕終於把口訣記熟，只是其中有許多關節未能理解。

虞雪練在吃過早飯之後，果然便進來指點他運氣之道，並不時以自身之內功，協助他運氣歸元，如此一來，進步果然快了許多。秦君燕自開始練習「神龍心法」之後，內氣沛然，脅下時有生風之感，他得到甜頭之後，更加苦練不綴。

虞雪練不准他分神，只准他習內功，直到三個月後才開始讓他抽時間習「飛鳳身法」。

「飛鳳身法」絕非只是提氣輕身縱跳之術，還包括複雜巧妙的身法和掌法，尤其在重重圍困之中，更能顯出其威力。

虞雪練以前也曾習過「神龍心法」，其他的則未習過，不過她曾與郭丹青日夕相處，閑時兩人免不了切磋武功，是故「飛鳳身法」之入門及姿勢，她仍可作秦君燕的半個師傅。

秦君燕本就聰明，又好學，只是未遇明師，是故成就有限。如今他得到甜頭，便練得更狠了，何況他自小便有振興師門的念頭。日間練「飛鳳身法」，晚上仍習「神龍心法」。只是郭丹青之武功博大精湛，短短時間豈能大成。

虞雪練喜見情郎有了傳人，因此留在山上，為秦君燕負責飲食，使他心無二用。

由於「飛鳳身法」既複雜又玄妙，因此秦君燕習了六個月，才掌握了基礎，而他則越學越佩服郭丹青。

光陰荏苒，眨眼已到次年之冬。至此虞雪練方肯讓秦君燕開始習「無敵神功」，這一部分，虞雪練不曾練過，對秦君燕幫助不大，是以這天她便到秦君燕房中。

「燕兒，如今以你的武功，雖仍不足以名震江湖，但料已能自保，盼你繼續練習，千萬不可鬆懈。」

秦君燕一怔，問道：「乾娘，你要下山麼？」

「我要去閩北走走，順便去一趟武夷山，你自己照顧自己。」

「未知乾娘幾時回來？」

「快則回來過年，慢則夏日回來，屆時希望你有長足的進步。」

秦君燕忙道：「乾娘，如今豺狠當道，你可得小心。」頓了一頓又問：「乾娘，以目前孩兒之進度，未知還要多久方可大功告成？」

「大功告成就難以預料。」虞雪練沉吟道：「這還得看你的天賦，若果基本掌握，料還須三年。」

秦君燕難以置信地道：「還要三年時間？」

「不錯，三年時間已很快，若想有郭郎當年的七成功力，則非再練十年八年不可，尤其是內功，更不能急進。」

秦君燕道：「孩兒還以為再過一、二年就可大功告成。」

「你未免將郭郎的武功看得太簡單了。」

秦君燕雖然佩服郭丹青的武功，但至今仍有疑問，更認為虞雪練因感情的關係，故意誇大郭丹青之能，是故忍不住問道：「既然郭前輩武功如此高，為何晚輩不曾聽過他的名望？」

虞雪練忽然哈哈大笑起來，秦君燕道：「乾娘因何發笑？」

「莫說是你，就是莫宣武也不配認識郭郎。」

秦君燕沉着氣問：「如此要什麼人才配認識他？」

「當今武林之少林、武當少數人、丏幫幫主、七大魔星，也許展劭的師父亦認識他：郭郎武功雖高，但他很少炫耀，更不好出鋒頭，許多黑道高手與他搏鬥，沒有一個生還，所以他的名望反而不响，你莫不相信，如今武林中名望最响的也非少林和武當的掌門人，嘿嘿，但什麼一谷二寨三苑却幾乎人人知是，道理便在這裡。」

秦君燕這才頷首，但仍問道：「乾娘，昔年你跟郭前輩必然印證過，你能在他簫下走多少招？」

虞雪練厲聲道：「什麼郭前輩，你學了他幾個月武功，連師父也不稱，是不是認爲他辱沒了你？」

秦君燕赧然道：「乾娘息怒，孩兒只是叫習慣了吧，以後必改，孩兒能習他的武功，實乃三生有幸！」

虞雪練臉上神情稍霽，道：「我從未在他手下走滿五十招，說不定他還暗中讓我的！」

秦君燕這才眞的吃起驚來，須知他以前一直以爲自己的開山師父莫宣武武功已經深不可測，可是與虞雪練一比，已有小巫見大巫之感，如此說來，莫宣武若遇到郭丹青，豈非不堪一擊？

虞雪練正容道：「燕兒，你莫以爲已學會了『飛鳳身法』，其實那只是入門基礎而已，許多輕微的變化和奧妙，你尚未領略！他的一身武功，足夠你鑽研一生！你沒有說錯，能學到他的武功，的確是你的福氣！」

秦君燕又驚又喜，恍似在夢中，虞雪練又道：「郭郎天賦奇材，少林已故掌門，曾譽他爲百年難得一見之人材！」她見秦君燕有點喪氣，忙又加以安慰：「只要你專心練習，三年後大概也可縱橫江湖了，不過要想勝過唯四海，則恐怕還要多費些時日！」

秦君燕沉聲道：「乾娘放心，孩兒必定專心學習，絕不辜負你之苦心和期望，更不會弱了師父的名頭！」

虞雪練這才高高興興地下山，秦君燕送她到雲和鎮，順便買了好些糧食，儲藏在山上，決心再苦練幾年，將來重出江湖，好幹一番事業！

他言出必行，每天苦練不輟，幾乎目不交睫，而且練得精，絕不貪多貪快。日月如梭，眨眼年關將屆，秦君燕以爲虞雪練會回來過年，豈料竟不見踪跡，不過他亦沒放在心上，繼續苦練。

＊　＊　＊

且說葛丹丹當日返回客棧，連華山派的弟子也跑得一個不見，不由大發雷霆，不由分說，便將兩個手下殺死，那掌櫃見狀心生一計，詐稱來了一批蒙面人，將華山弟子救走，他們都是些無拳無勇之輩，阻擋不及！

葛丹丹雖然疲累，但要她一個人住在這丬不知底蘊的客棧裏，到底有點驚慌，最後連飯也不吃，便轉投到另一家客棧。

次日，葛丹丹懷着一肚子氣，策馬去杭州。司馬彤早在杭州分舵候她，見她一個人來，詫聲問道：「咦，那些人呢？」

葛丹丹撇撇小嘴，道：「姑奶奶見他們一路奉承我，一時高興，放他們回家過年！」

「放他們回家過年？」司馬彤哈哈一笑：「算他們識時務，懂得奉迎之道！」其實他深藏不露，早料到事情不會這般簡單，又恐追問下去，反惹葛丹丹生氣，是以索性不理。「丹妹，你風塵僕僕，先去換件衣服，愚兄叫他們準備爲你接風！」

葛丹丹微微一笑：「你也識時務得很！」言畢快步走進內堂。

司馬彤臉上一陣發熱，心中狠狠地道：「小騷蹄子，且讓你一下，待盟主答應替我主持婚事，屆時，哼哼，要你百倍償還！」

葛丹丹自然知道司馬彤看中自己，以前他是司馬長勝的兒子，自己是風五娘的乾女兒，倒也門當戶對，只是司馬長勝與劍心在昆仲幫那一役，同歸於盡，司馬彤已失去了後台，葛丹丹對他的態度開始轉變，在她心目中，司馬彤娶自己是高攀，遂不稀罕！

司馬彤刻意奉承，叫廚子把杭州最好的廚師請來，專門燒了幾個地道的杭州菜，也將杭州最負盛名的歌伎請來席前助興。

葛丹丹在路上積下來的氣，消得七七八八，與司馬彤有說有笑，正在興頭上，忽然一個手下匆匆奔進來通報：「啓稟兩位堂主，總舵飛鴿傳書與兩位堂主！」

司馬彤雙掌一合，示意歌伎避席，然後道：「把信遞上來！」

手下雙手奉上，司馬彤將信轉交給葛丹丹，讓她先看。葛丹丹看後，喜道：「又有熱鬧了！」說着將信遞回給司馬彤。

司馬彤看後，亦喜形於色，將信燒掉，回頭道：「替咱們準備馬匹、水囊和乾糧，明早要！」手下退後，司馬彤又令歌伎出來獻藝，直至三更才散席。

次日一早，司馬彤和葛丹丹便策馬出杭州，向西急馳。他倆胯下坐騎，都是千里良駒，經得起長途跋涉，是故中午也不進鎮打尖，只停在路旁進食乾糧，又繼續前進。

原來他倆接到總舵的命令，限他們在大年夜前，趕到襄陽分舵報到。由杭州到襄陽千里迢迢，時間急迫，兩人曉行夜宿，這一段路趕下來，也眞夠瞧的！

至臘月卅日下午，襄陽城已遠遠在望，兩人才鬆了一口氣，司馬彤道：「看來盟主已經開關，咱們統一武林的日子就快到了！」

葛丹丹道：「咱們早已統一武林了！」

「不，少林武當未滅，咱們還不能完全號令天下！」司馬彤興高采烈地問：「丹妹，你說咱們這次攻打武當，要多少天工夫？」

「不知盟主來不來？也不知總舵派了些什麼人來，我怎猜測？」

「武當是武林泰山北斗，非同小可，即使盟主不親自出馬，總舵高手亦會傾巢而出！」

葛丹丹拍馬當先馳出。「我才不把腦筋花在這種無謂的事上面！」

統一盟在襄陽沒有正式分舵，將聯絡點設在猛虎莊裏，莊主「過山猛虎」周仁美是統一盟的一位聯絡香主，當司馬彤和葛丹丹到達時，已有幾位堂主從遠處趕到。

周仁美道：「兩位堂主風塵僕僕，請先到裏面歇息一下！來人，帶兩位堂主到客房去！」

司馬彤問道：「周香主，盟主和副盟主來不來？」

周仁美道：「屬下只接到風副盟主的消息，說她今晚會到，其他的屬下也不知道，不過一有消息會向兩位堂主稟告！」

葛丹丹道：「乾娘到後，請通知我！」

「屬下遵命！」

當晚飯開上來時，風五娘帶着幾個親信，及時趕到。司馬彤與葛丹丹連忙迎上去。「乾娘，你怎地現在才到？哎，乾娘你又瘦了，等消滅了少林武當後，可得好好休息一下！」

風五娘笑罵道：「你少賣口乖，這次出去玩得開心麼？彤侄可有沒有欺侮你？」

葛丹丹瞄了司馬彤一眼，道：「他就是吃了豹子胆，也不敢！」

司馬彤連忙上前問好，風五娘問道：「你們這趟可有沒有收穫？」

司馬彤剛答上了一聲沒有，周仁美已迎前道：「屬下參見副盟主！」

「免禮！」

「酒菜早已備好，請副盟主上座，讓屬下替你洗塵！」

風五娘笑嘻嘻地道：「你很能辦事，將來襄陽分舵主看來非你莫屬！」言畢老實不客氣，坐在首座。

周仁美親自替她斟酒，「還得請副盟主多多提携！」

風五娘輕咳一聲，舉杯道：「預祝本盟今次勢如破竹，早日完成大業，乾杯！」

酒席設在內廳，能夠與風五娘同座的，都是統一盟香主級以上的人員，他們都知道要攻打武當，是故轟應一聲，將酒喝乾。

葛丹丹問道：「乾娘，咱們什麼時候動手？」

「快了，總不會叫你等得太久！」

葛丹丹撒嬌道：「乾娘，你不疼我了，這又不是什麼秘密，偏不告訴我！」

風五娘正色道：「不是乾娘要瞞你，實際上連本座也不知道！」最後一句是對着大家說的。

周仁美道：「莫非日期尚未確定？」

「還是周香主聰明，確是如此！」

葛丹丹道：「既然連日期也未定，爲何要女兒急急趕來，你可知道，這幾天女兒沒一覺好睡！」

風五娘沉聲道：「丹兒，你今晚怎樣啦？老是問些不該問的事！盟主英明神武，他自有妥善的安排！」

周仁美忙打圓場。「副盟主，天寒地凍，菜快涼啦，咱們還是邊吃邊談吧！請諸位舉箸！」

風五娘邊吃邊問在座之人，有關武林最新形勢，衆人把統一盟吹捧上天，自認統一盟今日在武林中之地位，簡直前無古人。

風五娘笑道：「何止前無古人？簡直後無來者！只怕再過幾年，連皇帝老子也要來進貢！」

衆人都大笑起來，乾杯之聲不絕於耳，就在此刻，一個莊丁忽然匆匆跑進來，周仁美喝道：「副盟主在此，你慌慌張張成何體統？」

那莊丁在他耳旁輕語一陣，周仁美幾乎跳了起來。脫口問道：「可是眞的？」

風五娘眉頭一皺，道：「周香主，天塌下來麼？」

周仁美道：「啓稟副盟主，屬下家人發現娘娘的轎子在城外出現！」

風五娘一怔，道：「本座可沒得到她要來此的消息啊？再去打探，隨時準備迎接！」

莊丁離開後，司馬彤道：「副盟主，咱們還是到大廳吧，免得措手不及！」

風五娘頷首道：「還是彤侄仔細，你們都跟本座出廳吧！」衆人紛紛離座，隨風五娘到大廳，周仁美就更加忙碌了。

葛丹丹道：「乾娘，娘娘既然沒說要來，咱們又何必緊張？也許有人假冒也未定！」

風五娘冷笑一聲：「放眼天下，有誰胆敢假冒本盟要人？今後你還得多向彤侄學習！」葛丹丹多少有點忌憚風五娘，不敢再說，只好用目光狠狠的瞪了司馬彤一眼，司馬彤却裝作沒看見。

衆人到大廳不久，又有莊丁報稱娘娘之「鳳轎」已至莊外，風五娘連忙帶人到大門迎接。所謂娘娘其實是七大魔星排名緊次於「魔星」唯四海之下的「銀月娘娘」！風五娘第一個忌憚的不是唯四海，而是「銀月娘娘」，乃因她脾氣古怪，喜怒無常，最難伺候。

果然不久，便見一乘八人大轎如飛而至，轎頂上雕一隻彩鳳，背後還有一塊圓形木牌，代表月亮，此是「銀月娘娘」的轎子。轎帘低垂，雖看不到裏面的人，但風五娘態度仍甚恭敬，上前行禮，道：「屬下風五娘，恭迎娘娘大駕！」她背後的人全部跪在地上。

轎內傳出一個嬌滴滴的聲音：「是五娘？免禮，把轎子抬進去！」

轎夫立即把轎子扛到內廳，這才放下，風五娘早示意衆人分列兩排站着。內廳之人，除了風五娘、司馬彤和葛丹丹三人之外，全未見到這位聞名已久的娘娘！

俄頃，轎帘掀開，衆人首先聞到一股中人欲醉的香氣，接着才見一位身穿銀衣銀裙、臉籠銀紗布的女人自轎內走出來，羣醜雖然只能見到其眉目，但却覺得她是個絕色美人！

令人料不到的是觀其體態，纖腰一束，分明似個少女，可是她却是年逾花甲的第二魔星！

風五娘臉上亦甚緊張，又向她行了一禮。「屬下不知娘娘鳳駕突至，有失遠迎，請娘娘恕罪！」

「算啦，我又沒有怪你！」

周仁美忙又上前獻殷勤：「請娘娘稍候，屬下已着人另備酒菜，稍候便可完成！」

（未完・十三）

俠情風趣小說／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賭命浪子

前文提要：浪子劉三與鹵蛋等人巧施妙計，以毒藥加在奶茶酒與鹵鷄蛋中，將老鷹隊長及鐵血敢死隊的一衆番兵毒死，並拯救了常勝將軍等三人，隨卽展開追殺沙漠之虎林沐兒及塞外神龍達木拜耳的行動……布魯圖鎭的來喜客棧內，劉三等人與商人巴斯拉洽談買賣茶葉與鹽巴的生意，劉三存心以高價出售，雙方爭持不下，繼而動武，適巧達木拜耳將軍路經此地，瞥見浪子身上懷有天香公主的箭，遂起疑竇，展開査問；後天香公主甫至，始替浪子一一解圍了……是夜，浪子與鹵蛋返回客棧中，只見屋內傢具一片狼藉，一具揷有利刀的血淋淋的屍體躺在地上……

韃靼駙馬　竟遭軟禁

浪子劉三道：「咱家無罪，不會向官府報到，也不會束手就擒，就憑你們四個狗東西的一面之詞，還奈何不了你家劉二爺。」

塞外神龍道：「人證之外，還有物證，你推也推不掉。」

「什麼物證？」

「兇刀！屍體！」

「哼，有物證又怎樣，殺人總得有個動機，咱家與死者素不相識，沒有行兇的理由。」

「有！」

「有？理由安在？」

「謀財害命！」

「謀財害命？財在何處？」

「就在你的床頭上。」

劉三猛一個急轉身，撲往床邊，立見床頭上放着一個黃綾小包，打開來裏面有數十條黃澄澄的金條，不由的嚇得他渾身打顫。

這些技倆，劉三耳熟能詳，可以運用自如，百戰百勝，却萬萬沒有想到，今天掉進陷阱裏的，居然是他自己。

浪子劉三捧着小包，恨聲道：「你們好狠毒，是咱家小看了你們。」

達木拜耳道：「量小非君子。」

巴斯拉接道：「無毒不丈夫！」

一名地痞補充道：「現在又多了一樣證據，金條黃綾上皆留下你小子自己的指印。」

人證物證俱在，又有贓金指印，鐵證如山，看來天王老子也救不了他們，鹵蛋驚得雙眼發直，透體生寒，暗道：「慘啦，慘啦，這一下可能眞正災情慘重，小命休矣。」

浪子劉三却不甘心伸出脖子來給人砍，急切間忽生一計，大聲吆喝道：「天理昭彰，公道自在人心，你們的惡行，相信必有目擊者，咱家現在鄭重宣佈，要是誰能證明我們是清白的，願致重酬白銀一千兩！」

這話聲音很大，係以內家眞力發出，

整個來喜客棧內的人均可清楚聽到。

原以爲，重賞之下，必會有人挺身作證，結果却是一場空，大家懾於巴斯拉，達木拜耳的淫威，沒有一個人敢強出頭。

突聞頭頂之上，有一個洪鐘也似的聲音道：「老子可以爲你作證！」

大家抬頭一看，果見屋樑之上，四平八穩的坐着一個人。

還是一位年輕的將軍。

可惜，長相實在很醜，令人不敢恭維，朝天鼻，兜風耳，再配上一張大麻臉，與達木拜耳頗有異曲同工之妙，堪稱是一對醜兄醜弟。

人已一躍而下，巴斯拉驚呼道：「是林沐兒將軍。」

浪子劉三一怔神，心說：「奶奶的，到處找你不到，原來窩到咱家房裏來了，韃靼王可能是個近視眼，看人不清，或者是此地正當醜人行大運，一代名將，怎麼都是醜八怪！」

達木拜耳怒容滿面的道：「林將軍，你來此作甚？怎會藏在客棧屋樑？」

沙漠之虎林沐兒不疾不徐的道：「是好奇，也是巧合，因見巴斯拉他們扛着一個人，鬼鬼祟祟的潛入此屋，在床頭放下一包東西，行兇殺人後，便即匆匆離去，本將軍的原意只是想進來看一看死者何人？包中何物？那知入門未久，連燈都來不及點，主人便同來了，只好權充樑上君子，無意中却看到一場絕妙好戲，想不到以達木將軍的身份，竟自甘墮落，與地痞爲伍，實在叫人齒冷，一旦傳到公主耳中，不知作何感想？」

「哼！」

達木拜耳冷哼一聲，轉身就走，多一個字也沒說。

實則他也無話可說，多言無益，只有越描越黑。

事情已經清清楚楚的攤開來，證人又是名重大漠的沙漠之虎林沐兒，巴斯拉縱有一百張利口，也不敢再吭半聲，緊跟在達木拜耳的身後離開。

浪子劉三喝道：「慢一點走，把你的贓金屍體帶走，咱家可不願意跟死人同屋而眠！」

巴斯拉無可選擇，只好從命，取回金條，命手下抬着屍體，出門而去。

沙漠之虎林沐兒叮囑道：「巴斯拉，你們最好自行到衙門去自首，這樣或許可以逃得一死！」

浪子劉三言而有信，取出一張一千兩銀票，道：「區區之數，請將軍笑納。」

林沐兒瞄了一眼，並沒有收，道：「朋友開什麼玩笑，這是南邊的票子，在此地如同廢紙。」

劉三呆了一下，道：「糟糕，湊巧咱家手邊的銀子不多，貨物又未脫手，以茶葉及鹽巴來抵帳如何？」

「不必，記着好了，等你貨物脫手後再付不遲。」

「那麼，明日中午，先請將軍吃一頓飯好啦，謝恩之外，也正可藉此連絡一下感情。」

「謝了，沒有這個必要，告辭！」

林沐兒的表現相當冷傲，根本沒將浪子劉三放在眼內，話一出口，便頭也不回的走了。

× × ×

來到布魯圖已經是第四天，劉三一直困坐愁城，既未尋到驍騎將軍劉文龍，亦未能籌得一個將林沐兒、達木拜耳格殺的萬全之計。

問題的關鍵在於，達木拜耳對他懷恨頗深，林沐兒又拒人於千里之外，使他沒有任何接近的機會，空有滿腹的鬼主意，却無用武之地。

這日午後，鹵蛋與劉三正在屋裏喝酒解悶，忽然來了兩位嬌客，正是天香公主身邊的青衣、紫衣二婢。

天香公主樹不開花沒有來。

二女的神色亦顯得甚是惶急、焦慮。

浪子劉三愕然一楞，道：「咦，番婆怎麼沒有來？」

鹵蛋玩笑道：「是不是害相思病病倒了？」

青衣女婢幽幽一歎，道：「比害病更嚴重。」

這下可把劉三弄糊塗了，有什麼事會比害病更嚴重，忙道：「莫非是韃靼王朝發生動亂，有人叛變？」

紫衣女婢道：「哎呀，公子想到那裏去了，是我們公主自己的事。」

浪子劉三道：「番婆怎麼啦？」

青衣女婢：「遇上麻煩。」

「公主也會有麻煩？什麼事？」

「那位達木拜耳將軍，還記得吧？」

「記得，見過兩次面，印象深刻。」

「還有一位林沐兒將軍，公子可曾知曉？」

「曾有一面之緣。」

「對這兩位將軍，公子對他們的看法如何？」

「不錯呀，慓悍勇敢，武藝高強，壯得像一條牛，聽說是韃靼王心目中的兩員愛將，也是兩員猛將。」

「婢子是問這兩位將軍的相貌長得如何？」

這一問，可把浪子劉三給問笑了，道：「可能是天下最醜的美男子。」

鹵蛋的形容更妙：「不是豬八戒的遠親，就是近鄰。」

紫衣女婢接道：「依兩位公子看，達木拜耳和林沐兒將軍，能否配得上我們公主？」

浪子劉三道：「不配，這是烏鴉配鳳凰。」

鹵蛋冷笑道：「不配，這是蝦蟆配天鵝。」

青衣女婢幽幽怨怨的道：「是不配，這是大家一致的看法，可是，如今我們公主似乎非要嫁給他們不可。」

鹵蛋道：「亂來，這樣漂亮的一個大美人，怎麼可以嫁給豬八戒，尤其是兩個，我看他們都是標準的豬哥，番婆如何招架得住？」

紫衣女婢道：「不是嫁兩個，是嫁其中的一個。」

浪子劉三道：「嫁給那一個？」

青衣女婢道：「現在還不知道。」

鹵蛋道：「番婆喜歡那一個？」

紫衣女婢道：「兩個都不喜歡。」

劉三道：「不喜歡就別嫁，這也不是

什麼大了的事。」

青衣女婢道：「事情那有這麼簡單，大王對這兩位將軍特別寵愛，一定要公主嫁給其中的一人。」

鹵蛋道：「糟了，父命難違，這一來番婆當眞是遇上了麻煩。」

紫衣女婢道：「還是大麻煩，事關終身大事，不得已才來請求劉公子帮忙。」

浪子劉三愕然道：「咱家能帮得上忙嗎？」

青衣女婢道：「能！」

劉三追問道：「怎樣帮忙？」

紫衣女婢道：「此處解說費時，請隨我們到現場一看便知。」

× × ×

現場在一座古堡之內。

古堡的歷史似乎已經很久遠，到處可以看出它蒼老的歷史痕跡。

但仍氣勢磅礴，雄壯宏偉。

在大漠之地，是一棟難得一見的漂亮建築。

廣場上人潮洶湧，千目所視，全部將注意力集中在一個高高的擂台上。

擂台上正有兩個人在龍爭虎鬥，作殊死戰。

一個是沙漠之虎林沐兒。

一個是塞外神龍達木拜耳。

稍後，高一些，古堡正面大樓的陽台上，端端正正的坐着一位年約四十五六，身穿黃袍，生得虎背熊腰，甚是威嚴偉岸的老者。

坐在左邊的是一個二十上下的年輕人，貌相與坐在中間的老者十分酷似。

天香公主就坐在右邊，衣着華麗，神情肅穆，一雙翦水眸子，不時向四處掃視，顯然在尋人。

劉三、鹵蛋已到，就停在人牆的後面，由青衣女婢陪着，紫衣女婢則逕自向天香公主報告去了。

浪子劉三目注陽台，道：「坐在中間的那位黃袍老者，想必就是韃靼王阿不都森吧？」

青衣女婢頷首道：「對了，正是我們大王。」

鹵蛋道：「左邊那個小伙子又是何人呢？」

青衣女婢正容道：「那是太子烏不拉斯。」

劉三笑說：「烏不拉屎？你們大王眞有趣，兒子叫烏不拉屎，女兒叫樹不開花，妳叫什麼？該不會是鷄不生蛋，狗不看家吧？」

青衣女婢傻笑一下，道：「公主給我取個名字叫傻妞。」

「傻妞？妳不傻呀。」

「公主說，傻人有福。」

「對，傻人有福，能够認識咱家，就是你們的福氣，那一位紫衣小妞料想不是叫呆妹，就是笨妮，是不是？」

「哇啦，公子了不起，眞是天才，」傻妞喜得直跳脚，道：「一猜就中，大羅神仙也不過如此。」

「傻妞，妳還沒有說，到底是笨妮？還是呆妹？」

「是呆妹。」

「公主的意思是——」

「劉公子不妨猜猜看。」

「聰明容易，糊塗難，番婆大概是希望她能够大智若愚。」

「對極了，完全正確，絲毫不差，劉公子眞是我家公主的知心人，可謂天造的一對，地設的一雙。」

劉三心裏暗道：「媽的，什麼玩意兒，咱家已是死會，拒絕往來戶，少打歪主意。」

轉念一想，爲了撲殺林沐兒與達木拜耳，可不能得罪天香公主主僕，甚且需要她們的大力帮忙，何不將計就計，跟傻妞、呆妹玩一場愛情遊戲，給鹵蛋牽牽紅綫，拉拉皮條，遂朗聲道：「傻妞，妳今年多大？」

青衣女婢傻妞道：「十五。」

「呆妹呢？」

「與我同年。」

「巧，巧極了，鹵蛋也是十五，而且聰明伶俐，多才多藝，愛情專一，熱情如火，跟兩位番姑娘倒挺適合的，咱家現在就給你們鄭重介紹，不妨先做個普通朋友，彼此溝通一下，其他的事你們在私下解決。」

二人搭擋已久，彼此默契絕佳，劉三放一個屁，鹵蛋就會知道風向，而且，對這個番妞，也蠻有那麼點意思，當即抓住了傻妞的小手，笑嘻嘻的道：「請傻妞姑娘多多指敎。」

這話太嚴肅，事情的本身又極敏感，青衣女婢傻妞眞的傻了眼，彷若中電般全身一顫，支支吾吾的道：「這樣比較沒有好意思啦。」

此刻，紫衣女婢呆妹已去而復返，聞言呆了一下，道：「什麼事不好意思？」

傻妞咬着她的耳根子，將事情的原委告訴她，呆妹馬上漲紅了臉，含情脈脈的瞄了鹵蛋一眼。

當下鹵蛋立即如法泡製，重演一遍，握住呆妹的手，道：「請呆妹姑娘多多指敎。」

呆妹聽得一呆，啐道：「討厭！」

語音一頓，繼又說道：「什麼時候了，還開玩笑，公主的事十萬火急，咱們辦正事要緊。」

浪子劉三朝陽台上望一眼，道：「是呀，番婆究竟是惹上什麼麻煩？咱家有看沒有懂。」

紫衣女婢呆妹道：「公子可知林沐兒和達木拜耳將軍在做什麼？」

「可能是在比武？」

「比武不會如此慘烈。」

「那是決鬥？」

「也不是決鬥，而是打擂台。」

「打擂台？幹嘛？」

「爲爭奪娶公主，當駙馬爺之權。」

鹵蛋一怔神，道：「拚死拚活的，這多麻煩，公主喜歡誰就嫁給誰好了，萬一少了一條胳膊，斷了一條腿，嫁一個殘廢的，豈不冤哉枉也。」

青衣女婢傻妞道：「事實是，我家公主兩個都不喜歡。」

「父母之命也可以，嫁一個你們大王喜歡的人。」

「很不巧，對兩位將軍，我們大王都中意。」

「這兩個醜八怪，對公主的感情，總該有輕重之分吧？」

「半斤對八兩，都愛得要死要活，互不相讓。」

鹵蛋搖頭晃腦，咬文嚼字的道：「這也難怪，美人者，人人都愛也，富貴者，人人皆求之不得也，換成我鹵蛋，也會拚了老命去爭。」

浪子劉三道：「其實這也沒有什麼大不了的，讓他們兩個去決鬥，勝者生，娶公主，當駙馬爺，敗者亡，只好到陰曹地府去找閻王爺做媒人。」

紫衣女婢呆妹道：「我們大王的意思也是要他們決鬥。」

「那怎會打起擂台來？」

「是公主的主意。」

「番婆的意思是——」

「是希望韃靼國的年輕人，能有人打敗這兩個豬八戒，免得一朵好花插在牛糞上。」

「結果怎樣？」

「很糟，沒有一個人是他們的對手，最後還是二人對決的局面。」

青衣女婢傻妞道：「所以，萬般無奈之下，我們不得已求助於公子。」

浪子劉三面容凝重的道：「要咱家如何帮忙？」

「上去將他倆打敗，趕下擂台來。」

「開玩笑，這兩個小子都不是省油的燈，咱家還想多活幾天。」

紫衣女婢呆妹道：「我家公主也知道公子不是他們的對手，所以，剛才會面授機宜。」

鹵蛋很會利用機會吃豆腐：「親愛的好妹子，不知番婆公主是怎麼說的？」

呆妹道：「當他們精疲力盡的時候，公子一躍而上，便可馬到成功。」

劉三笑道：「等死了一個，豈不是更好？」

「這種場面可能不會出現。」

「爲什麼？」

「因爲他二人勢均力敵，三天三夜也分不出一個高下來。」

「這樣更好，分不出高下，公主就不必嫁給醜八怪。」

「事情可沒有這麼簡單，大王有言在先，天黑之前若未分出勝負來，就抽籤決定。」

「糊塗，糊塗，女兒的終身大事，怎可由抽籤來決定，簡直是一個超級大糊塗蛋。」

達木拜耳與林沐兒，在擂台上各展所學，打得難分難解，看那樣子，皆欲置對手於死地而後已，縱是仇人相見，也不過如此。

鹵蛋道：「兩個豬哥打得好兇，似乎不單單是爲了求勝娶老婆，還眞想要對方的命。」

青衣女婢傻妞道：「沒錯，爲了爭風吃醋，他二人早已水火難容，不論何時何事，只要有機會皆不忘互別苗頭。」

浪子劉三道：「這話不差，咱家就有一次實際的經驗，但不論如何，這件事恐怕愛莫能助。」

紫衣女婢呆妹惶急的說：「公子不答應？」

劉三單刀直入的道：「咱家已經有老婆。」

傻妞疑雲滿面的道：「公子年紀這麼小，就有了妻室？」

劉三一點也不懂得謙虛，胡謅八扯道：「沒有辦法，家裏有幾個臭錢，人又長得很有女人緣，推也推不掉。」

鹵蛋不放過這個吹牛的好機會，口沫橫飛的道：「我的情形差不多也是這個樣子啦，追求我鹵蛋的女孩子多得不得了，目前雖仍『待字閨中』，隨時準備『待價而估』，有興趣的人最好『欲購從速』，否則來不及呢。」

呆妹噘着小嘴道：「臭鹵蛋，別吹牛，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頭腦簡單，四肢發達，有人要就不錯啦，還想挑肥揀瘦，別再扯你自己的事，我們公主的事最重要，請劉公子速作定奪。」

浪子劉三道：「只要公主不強迫嫁給在下，咱家願效犬馬之勞。」

傻妞道：「哎呀，你這人眞是死腦筋，多一個老婆不好嗎？」

「不好，一個老婆平安無事，兩個老婆可能會打架。」

「傻瓜，只要一切皆『平均分配』，就不會有事的。」

「不見得，必然會有大小之事。」

「我們公主身份不同，那自然是大老婆。」

「可是，那一位『交易』在先，絕不甘屈居人下。」

「好啦，馬馬虎虎，勉爲其難，相信只要免於跟豬八戒同床共枕，我家公主會認命的。」

呆妹焦灼不已的道：「別想得太多太遠，公子並非我韃靼子民，我們大王不一定願將公主嫁到外國去，一切待將那兩個醜八怪趕下擂台後再說不遲。」

話至此處，浪子劉三再也沒有推辭的理由，同時也不願意放過這個公開場合，以合法的手段，修理甚至撲殺強敵的機會，當即一口答應下來。

× × ×

黃昏時分。

晚霞燒天。

大漠的烏鴉特別多，也特別黑，吱吱喳喳的聒噪不止。

擂台上的情況已有了顯著的變化，從晨至暮，達木拜耳與林沐兒已大戰近千合，兩個人皆大口大口的在喘氣，豆大的汗珠滾滾而下。

相反的，步伐慢了，招式緩了，也不再似先前那樣辛辣猛銳，虎虎生威。

看情形，隨時隨地都有人可能會被對方趕下擂台去，分出勝負。

但，彼此功力相當，俱已瀕精疲力竭之境，也有可能就這樣拖死狗，繼續耗下去，永遠分不出輸贏來。

「殺！」

「殺！」

猛可間，擂台之上響起一片殺聲，林沐兒與達木拜耳硬碰硬的對了一掌。

「蓬！」一撞之力，非同一可，似炸彈開花，似冰裂地崩，兩個人齊皆向後一仰，四腳朝天，倒在擂台的邊緣。

場中爆出一陣驚叫，大家的眸光皆凝

注在他們二人的身上，看先爬起來的人是誰。

毫無疑問，先爬起來的人必然勝面較大。

塞外神龍達木拜耳沒有爬起來。

沙漠之虎林沐兒也沒有爬起來。

人羣之中，却突然冒出一個人來，「一鶴冲天」而起，從大家的頭上一掠而過，輕飄飄的落在擂台正當中。

是浪子劉三。

勝負未分，輸贏未決，劉三出現得太突兀，在場之人莫不大吃一驚，韃靼王阿不都森，太子鳥不拉斯（鳥不拉屎），皆一齊站起來。

顯然，韃靼王父子頗爲不悅，經天香公主一番詳盡解說後，始坐回原位，靜觀其變。

沙漠之虎和塞外神龍也感覺到事態的嚴重性，相繼翻身站起，林沐兒怒目而視的道：「小子，這是公主招親的擂台大賽，你來幹什麼？」

浪子劉三爽朗的聲音道：「自然是來打擂台。」

達木拜耳臉色一沉，道：「媽的，你憑什麼？」

劉三的答覆好坦率：「憑咱家是個男人，生理上沒有毛病的男子漢。」

林沐兒怒溢雙眉的道：「小子，我們勝負未決，輸贏未分，一邊涼快去。」

劉三大言不慚的道：「你們倆一塊兒上好啦，將你們兩個醜八怪打得稀哩嘩啦，屁滾尿流的滾下擂台去，才算是眞英雄，也才配得上天香公主。」

達木拜耳怒道：「好狂的雛兒，你這是自尋死路！」

林沐兒吼道：「小雜種，你大概是看中這裏的風水啦。」

二人同時發話，同時出手，分從左右兩側，瘋狂的攻上來。

浪子劉三毫不退讓，奮勇迎戰二人，存心想掂一下他們的內力究竟耗損到何種程度，以便謀而後動，給他們一個迎頭痛擊。

龍騰虎躍，兔起鶻落，分分合合，合合分分，霎時間已對拆三十餘合，達木拜耳與林沐兒的體力內力差不多俱已耗光。

驀然，浪子劉三大叫一聲：「滾！」

暗中運足了十二成的功力，雙掌齊出，分別迎戰二人，與林沐兒、達木拜耳的掌招撞在一起。

蓬！蓬！震聲如雷，震得人雙耳嗡嗡作響。

「哎喲！」

「哇呀！」

悶哼聲中，兩個人一齊離開擂台飛出去。

場中馬上掀起一陣驚呼，爲劉三的驚人表現駭異不已，韃靼王阿不都森，太子鳥不拉斯，天香公主皆屁股發燒，一齊站起來。

憑天地良心，林沐兒與達木拜耳乃是韃靼國的第一號勇將，單憑劉三一己之力，又是以一對二，儘管他二人已是精疲力盡，依然不可能一擊奏功，主要的原因是，急切間，劉三神鬼不覺的施出了「移花接木」功力。

自己加上達木拜耳的力道，全力攻向林沐兒。

林沐兒的力道與自己合而爲一，全力攻向達木拜耳。

猝然無防之下，鐵打的金剛也吃不消，兩個人口吐鮮血，斜飛出三丈多。

可是，百足之蟲，死而不僵，林沐兒猛打「千斤墜」又倒飛回來，式行「五雷貫頂」，頭下脚上的墜擊而下。

「找死！」

劉三牙一咬，一記劈空掌破空而出，可憐的林沐兒立如斷綫風箏般飄到擂台外去。

「回姥姥家去吧。」

打發走一個姓林的，達木拜耳又到，劉三重施故技，只好也請他走路。

然而，林沐兒並未滾到台下去，雙手攀着擂台邊緣，兩脚亂蹬，駙馬爺的美夢未醒，還想上來一決雌雄。

「媽的，寡婦死兒子，你沒有指望了，去吧。」

劉三雙脚一踩，踩得林沐兒十指血流如注，再飛起一脚，踢在他那一張豬八戒臉上，當場被踢飛到台下，一個大馬趴趴下了。

却給了達木拜耳一絲喘息的機會，已從另一邊爬上來，冒出來半個身子，劉三一點也不客氣，當胸給了他一脚，仰面朝天翻到台下去了。

鹵蛋看在眼裏，樂在心裏，喃喃自語道：「妙！妙！」眞他媽的妙極了，老大一戰成名，已經名聞國際，只可惜還有一點點美中不足。」

傻妞道：「什麼美中不足？」

鹵蛋道：「沒有打死那兩個醜八怪，也沒有獎金。」

呆妹笑道：「我們公主就是最好的獎勵，當上了駙馬爺，那還怕沒有金子銀子了。」

鹵蛋搖搖頭道：「這還是不够盡善盡美。」

傻妞道：「要怎樣才算盡善盡美？」

鹵蛋雙手攀在二女的肩上，嘻嘻笑道：「買一送二。」

呆妹啐了他一口，道：「哼！討厭，貪心。」

忽見韃靼太子鳥不拉屎行至陽台邊，朗聲說道：「還有沒有人願意上台一顯身手。」

用漢語及番語各說一遍。

台下寂然，無人敢再挺身一試。

半晌，鳥不拉斯又道：「如果無人敢再上台挑戰，那麼，擂台大賽就要宣佈結束。」

台下報以一陣熱烈的掌聲，可能因爲劉三是漢人的關係，有不少人亦以漢語狂聲大叫。

「結束好啦，這個小伙子挺俊的。」

「只有這樣的美男子，才配得上我們公主。」

「堪稱男才女貌，珠聯璧合。」

「簡直就是天造的一對，地設的一雙啊。」

「擂台結束啦。」

「不必再選啦。」

「郎才女貌。」

「珠聯璧合。」

「好啊！」

「棒啊。」

「妙啊。」

七嘴八舌，說至最後，竟不少小韃子也跟着瞎起鬨，亂喊亂叫，一場擂台大賽，幾乎要演變成浪子劉三的個人表演節目了。

浪子劉三自己却志在挫林沐兒與達木拜耳的銳氣，並無貪圖公主美色的意思，眼見擂賽業已結束，當即放步離去。

太子鳥不拉屎看得一楞，道：「你要到那兒去！」

劉三道：「擂台大賽已畢，也是該咱家下台一鞠躬的時候了。」

太子道：「慢着，你現在身份不同，已經是公主的駙馬，小王的妹夫，大王的乘龍快婿，不能隨便亂走。」

浪子劉三的眸光從天香公主臉上掃過，落在韃靼王的身上，道：「咱家是從南邊來的，並非韃靼子民，是個唯利是圖的生意人，亦無一官半職，相信大王不會將公主嫁給我劉三。」

韃靼王的臉色陰沉沉的，沒有一絲表情，語冷如冰的道：「不錯——」

就只說了這兩個字，便被天香公主打斷，道：「父王，君無戲言，今日的擂台大賽，就是爲了女兒的婚姻大事舉辦，誰在擂台上稱雄，誰就是我的夫婿，希望父王要說話算話，不要失信於天下。」

韃靼王阿不都森遲疑道：「但是，他並非我韃靼子民。」

天香公主據理力爭道：「開賽之初，父王並沒有說，非我子民，不得參加。」

韃靼王沉吟少頃後道：「事關重大，本王不能輕率行事，最低限度，也該調查一下他的身家之後，才能作最後定奪。」

天香公主想了想，道：「可以，父王儘管派人調查就是，但可不准故意刁難，眞金不怕火煉，我相信劉三哥是一個清清白白的人。」

樹不開花熱情如火，硬是要霸王強上弓，使浪子劉三好不焦急，心道：「臭番婆，騷娘們，不要臉的女光棍，咱家好心好意帮妳的忙，妳他媽的却賴上了，眞騷啊，爛啊！」

但身在番邦，高興也好，不情願也罷，根本沒有選擇的自由，只好聽天由命，或見機行事，在韃靼王的要求下，當着大家的面，將自己的姓名年籍，身家背景，作了一番表白。

不但如此，第二天一早，還將他這位準駙馬，連同鹵蛋，二十名老少兵，駱駝隊，以及尚未脫手的茶葉、鹽巴等，一齊遣送出布魯圖。

×　×　×

這是一個十分荒凉的地方，目力所及之處，不是岩石，便是砂粒，沒有樹，也沒有草。

三面都有高山圍繞，只有北邊是一片望不盡的平原，朔風凜冽，滿目風砂。

整個地形，像是一面缺了一個口子的大臉盆。

那盆地的中央，有一棟殘破不堪的農舍。

這就是他們的臨時「賓館」。

房舍雖差，日用所需却一樣不缺，由韃靼王派有專人負責供應。

當然，浪子劉三心裏明白，服務的人員皆負有監視的任務。

換言之，十之八九，他們是被韃靼王給軟禁起來了。

爲了證實是否確已被人軟禁，睡了一夜，養足了精神，吃過早飯後，浪子劉三與鹵蛋偷偷的離開農舍，循來時的原路，朝布魯圖的方向奔去。

不久，便到達了一個兩山對峙的隘路口。

事出意外，路口空空的，無人把守。

鹵蛋邊走邊說：「怪事，可能是疑心生暗鬼，咱們多心啦。」

浪子劉三道：「別得意的太早，出了這個鬼門關才……」

一語未畢，還剩下最後的三步路，眼前人頭鑽動，從兩側一下子竄出來五個韃靼兵。

爲首之人，赫然正是怨家對頭塞外神龍達木拜耳。

浪子劉三一怔，笑着說：「達木將軍的傷這麼快就好啦，恭喜，恭喜！」

「哼！」

達木拜耳報以一聲冷哼，沒有說話。

鹵蛋見他一臉煞氣，心知苗頭不對，冷言冷語的道：「怎麼，一個人打不過我們老大，帶一羣韃靼兵來，想打羣架，以多爲勝。」

達木拜耳怒視着劉三，吐字如刀，「君子報仇，十年不晚，這個仇是一定要報，但不是現在。」

浪子劉三道：「那將軍來此作甚？」

「執行公務。」

「什麼公務？」

「封鎖這一道山谷。」

「不准咱家出去？」

「應該說是你們全體。」

鹵蛋怒氣冲天的道：「大胆，我們老大現在是天香公主的老公，韃靼國的駙馬爺，是那一個混蛋吃了熊心豹子胆，敢將韃靼國的嬌客軟禁在此？」

達木拜耳一字一句的道：「是我們大王。」

鹵蛋破口大罵，說道：「老狐狸，神經病，莫名其妙，眞個豈有此理，高興就嫁，不高興就吹，幹嘛來這一套，成心折騰人。」

塞外神龍陰惻惻的冷笑道：「臭小子，小心禍從口出，割掉你的舌頭。」

浪子劉三一直在苦思，如何在神鬼不覺的情況下，將達木拜耳格殺，這時已思得一計，道：「達木將軍，你是不是很喜歡天香公主？」

塞外神龍聽得一呆，道：「廢話！」

「如果咱家肯棄權，那你能否得到公主？」

「很難說。」

「有何困難？」

「一來勢必得與林沐兒再一爭高下，二來，也是問題的關鍵所在，公主好像很討厭老子的這一張臉。」

浪子劉三詭笑道：「沒有關係，咱家有一計在此，可以瞞天過海。」

一談到天香公主，達木拜耳就精神百

倍，無形中對劉三的敵意也減輕了不少，迫不及待的追問道：「有何妙計？」

劉三神秘兮兮的道：「這件事需要很大的胆識，也有不少風險，你最好先考慮一下。」

達木拜耳拍着胸脯說：「老子別的沒有，就是胆子大，只要能得到公主，殺頭的事也敢幹。」

劉三將他叫至一旁，壓低了聲音道：「洞房花燭夜，你可以冒充咱家去入洞房，當新郎官。」

鹵蛋的話是更清楚不過：「只要將公主給睡啦、騎啦，生米煮成熟飯，她不愛也得愛，你這個駙馬爺，馬上就可以走馬上任。」

達木拜耳聞言精神大振，喜得他嘴都合不攏來，道：「的確是絕妙好計，造成既成的事實，她不嫁也得嫁。」

但轉念一想，又籠上一臉的疑雲，繼道：「小子，這事透着古怪，你不喜歡公主，幹嘛拚死拚活的去打擂台？」

劉三撒謊的本領眞大，反應又快，道：「咱家是被人收買，拿了別人的一大把銀子，才上去拚命的。」

「是誰？」

「很抱歉，彼此有約在先，必須保密的。」

「此人僱用你的目的何在？」

「大概是你的仇家，不喜歡將軍當駙馬爺。」

「你現在將公主讓給本將軍，想必也是想得到一筆銀子？」

「咱家不要銀子，只有一個小小的條件。」

「什麼條件？」

「希望你為我殺一個人。」

「誰？」

「林沐兒！」

「林沐兒？你跟他有仇？」

「姓林的敲竹槓，吃了咱家十萬兩銀子。」

「好，這件事就包在本將軍身上了，為了你小子，也為了老子自己，非除去他不可，林沐兒一日不死，我的駙馬爺寶座一日不得安寧。」

×　×　×

峯迴路轉，跟達木拜耳化敵為友，連帶的也影响了浪子劉三對天香公主的態度，為了從速將林沐兒撲殺，劉三一反常態，恨不能立刻與樹个開花結為夫妻，好將自己精心設計的瞞天過海之計付諸實行。

解決掉沙漠之虎，剩下一個塞外神龍，對付起來就容易多了，可以借公主之刀殺人，也可以自己動手。

是以，當日下午，當天香公主領着傻妞、呆妹，來到農舍看望他們時，表現的甚是親切、熱情，有如久別重逢的情侶一般。

浪子劉三採取攻勢，首先說道：「番婆，是不是帶來了好消息，大王已經答應我們的婚事？」

天香公主緊鎖着黛眉道：「好事多磨，那有那麼順利，父王堅持要將二哥的身家調查清楚才肯點頭。」

「需要多少時間？」

「可能要一月以上。」

「要這麼久啊？」

「往返北京，自然費時甚久。」

「什麼？要去北京調查？」

「你既然住在北京，當然要到那裏去調查。」

「糟啦！糟啦！這下非要出漏子不可了。」

「怎麼？難道二哥向父王說的都是假話？」

「實話實說，沒有半句虛假。」

「那你還怕什麼？」

「咱家是怕派去的人人生地不熟的，查不清楚，回來亂說一通，或者所詢非人，湊巧問到咱家的仇人，破壞我劉二的清純形象。」

「放心，這種事絕對不會發生，保證客觀公正，好事壞事都漏不掉。」

「公主何敢如此自信？」

「因為我們在那邊有人！」

浪子劉三大吃一驚，道：「難道是間諜吧？」

天香公主肅穆鄭重的道：「沒錯，是間諜。」

「不知是漢人，還是韃靼人？」

「都有。」

「人數多不多？」

「不少。」

「各行各業都有嗎？」

「差不多。」

「了不起，你們的本事眞大。」

「兩國交戰，必須要有內應，方可得心應手。」

浪子劉三聞言駭異不已，沒料到韃子在北京城裏竟擁有大量奸細，朝廷上下亦有叛徒存在，心忖：「乖乖楞地冬，韮菜炒大葱，咱家得快刀斬亂蔴，趕快結束這裏的事，火速回京去肅奸，否則，夜長夢多，準會鬧出大亂子。」

鹵蛋及時說道：「番婆，妳太不夠意思啦，我們老大冒着生命危險，為妳打跑那兩個豬八戒，不但未曾即刻拜堂成親，反而將我們軟禁在這個鬼地方，實在令人寒心哪。」

天香公主歉然一笑，道：「這事絕非父王的本意，而是受了林沐兒、達木拜耳兩位將軍的蠱惑，他一口咬定，你們是南邊派來的間諜，故而將諸位移來此地，以便監管。」

浪子劉三不悅道：「番婆，妳我名份已定，為何不為老公我力爭到底！」

天香公主道：「二哥，我爭過，怎奈父王不允，那也是無可奈何的事。」

鹵蛋道：「韃靼王打算將我們軟禁到什麼時候？」

天香公主一揚柳眉兒，道：「到派去北京的人回來為止。」

浪子劉三道：「妳是說只要咱家沒有說瞎話，那人回來後證明無誤，就可以立即恢復自由，與公主結為夫妻，當上駙馬爺？」

天香公主道：「恢復自由是絕無問題，能否成親得由父王來下決定。」

盯着劉三，極其嫵媚嬌嗔的笑笑，接着又說：「咦，奇怪，以前若即若離的，忽冷忽熱的，好像沒有娶本番婆為妻的意思，現在怎麼突然變了樣兒？」

浪子劉三自圓其說道：「以前是咱家鬼迷心竅，瞎了眼，現在大夢初醒，睜開了眼，有驚人發現。」

「發現什麼？」

「發現番婆原來是一個美得一塌糊塗的大美人。」

「眞的嗎？」

「當然是眞的，騙妳天打雷劈。」

「願意跟本公主拜堂成親？」

「恨不能馬上入洞房！」

「你那位大老婆反對怎麼辦？」

「不管，今朝有酒今朝醉，今朝有樂今朝樂。」

「可是，本番婆貴為韃靼公主，却不能屈居人下，當人家的小老婆。」

「媽的，這倒是一件痲煩事。」

「希望二哥能給本公主一個明確的交代。」

「這好辦，咱家寫一張休書，把她休掉就可以了。」

天香公主含情脈脈的瞅着他，嬌滴滴的道：「嗯，這還差不多。」

浪子劉三抓起她的小手，親了一下，猴急的道：「希望派出去的人快馬加鞭，能夠早日回來，不然，咱家的日子可不好過。」

天主香公主笑盈盈的道：「怎麼不好過？」

「恰似度日如年，今天晚上一定會睡不着。」

「討厭，厚臉皮，派去的人回來以後，還得父王許可才能成親。」

「親愛的，妳一定要全力爭取，咱家只能等一個月，多等一天就會發瘋。」

劉三唱做俱佳，雙目含情，一臉焦灼，表現出一副恨不能立刻將她抱上床的模樣兒，直將天香公主撩撥的慾火中燒，春心大動，情不自禁的偎在劉三寬厚的臂膀裏，一位叱咤大漠的女英雄，霎時柔得像一灘水，軟得像一團泥，乖得像一隻小貓咪。

鹵蛋不甘寂寞，也在一旁跟傻妞、呆妹猛打情賣俏，緊緊握住二女的手，一本正經的道：「咱們馬上結婚。」

青衣女婢傻妞白了他一眼，道：「急色鬼，那有這麼快。」

鹵蛋色瞇瞇的道：「打鐵趁熱，愈快愈好，拖久了我一定會得相思病。」

紫衣女婢呆妹道：「再快也得等公主成親以後。」

鹵蛋道：「等什麼等，大王也沒有說要調查我的身家背景。」

傻妞道：「尊卑有別，主僕有別，不調查也不能搶在公主的前面呀。」

鹵蛋惡狠狠的瞪了劉三一眼，大聲罵道：「衰，眞是衰透了，想討個老婆也不自由！」

呆妹揚眉道：「喂，說了半天，你到底準備娶那一個？」

鹵蛋雙手一緊，將二女一齊摟在懷中，朗聲道：「我兩個都要。」

傻妞一嘟小嘴，中口道：「哼，貪心鬼！」

鹵蛋戲謔道：「是為了你們好，免得一個喝酒，一個吃醋，一個在愛河裏洗澡，另一個却在黃蓮樹下吃香蕉皮，害單相思。」

「哼，你臭美！」

「你自作多情！」

「你不害臊！」

「你不要臉！」

二女大發嬌嗔，就在屋子裏，追打起鹵蛋來。

鹵蛋童心大發，跟他們戲耍逗弄起來，趁機猛揩油，猛吃豆腐，東抓一下，西摸一把，上下其手，玩得不亦樂乎。

兩相對照，浪子劉三與天香公主那邊，倒反而顯得甚是單調嚴肅，兩人緊緊的偎依在一起，一切盡在不言中，也靜在不言中！

大家快快樂樂的歡聚一個下午，共同用過晚餐後，始依依而別。

「請為我保重。」

「請為我珍惜。」

「拜拜！」

「再見！」

「親妳！」

「吻妳！」

「抱妳！」

「……」

「……」

大家熱情洋溢，胡說一通，直至彼此皆看不見人影時，方始閉上嘴！

×　×　×

被人軟禁在此，雖然覺得很窩囊，却也極其難得的偷得浮生一日閒。

送走了公主主僕，浪子劉三心裏面已有打算，喃喃自語道：「也好，咱家就好好利用一下這一個月的寶貴時間。」

鹵蛋仍陶醉在男歡女愛之中，傻呼呼的道：「是啊，人生苦短，當及時行樂，是該好好的利用一下。」

劉三追問：「如何利用？」

鹵蛋道：「去獵番妞，釣凱子，尋落翅的單身女郎，都好。」

「你娘，已經有傻妞、呆妹，還嫌不够？」

「男人嘛，愈多愈好，可以常常換換口味。」

「你不怕吃不了撐死？」

「吃不了留着慢慢吃。」

「哼，吃你自已的呆頭吧，咱家所說的利用時間，可不是這樣利用。」

「那是怎樣利用？」

「痛下苦功練功夫。」

「老大，你饒了我吧，我鹵蛋的本事雖非一流二流，三流四流也許可以勉強擠進去，我這個人生平無大志，既不想當武林盟主，也不想幹駙馬老爺，活得爽，活得樂就可以了。」

浪子劉三却堅持己見，道：「不行，你非練不可，鐵牛，小猴子他們，在張老頭的調教下，必然功力大進，你他媽的若不及時迎頭趕上，回到北京時，小心連降三級，到再來賭坊去當保鏢，或者在五福樓抹地板，擦桌子，幹店小二。」

這一着還眞靈，鹵蛋眞的被唬住了，忙道：「好，我練，我練，但有一句話我要聲明在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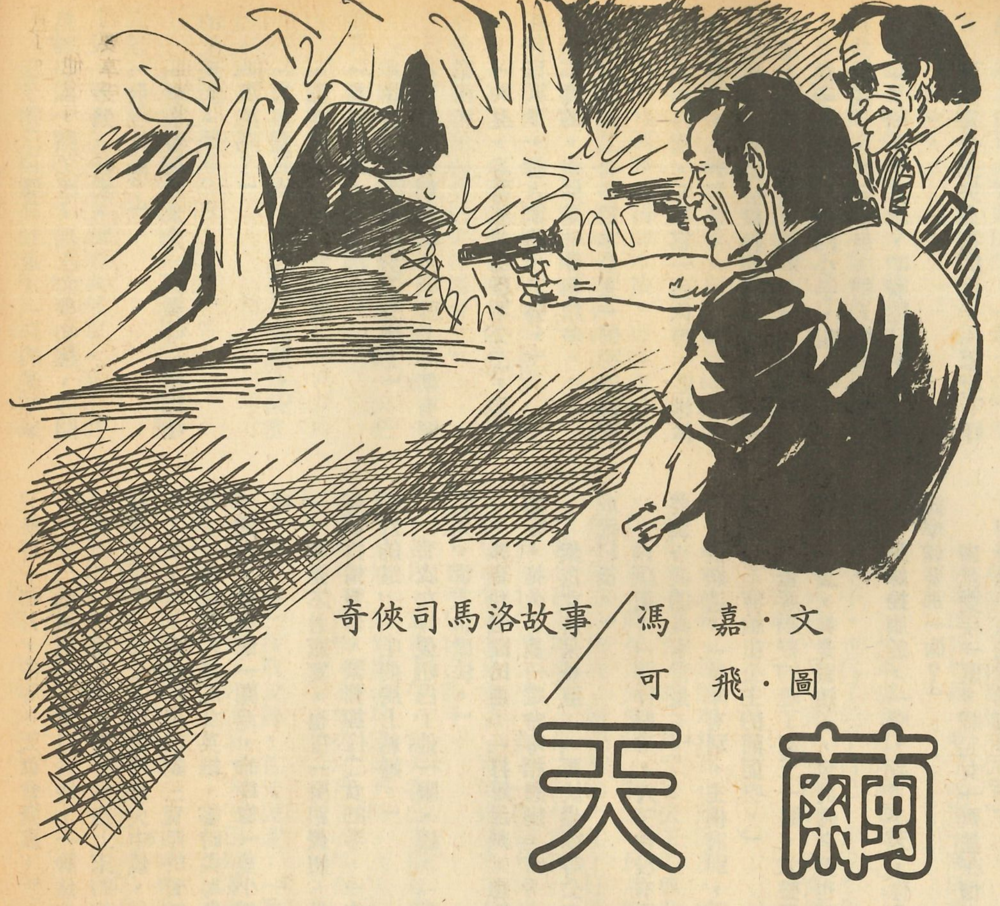
「有屁快放。」

「老大可不能虐待我。」

（未完・十）

上文提要：

黑白二神把車子停在一個空曠的山頂上，因車上載着「天蘼」，必須在山野間露宿，不然天蘼發出粉紅色的光就會洩漏了他們的行踪，黑神要到城裏去消遣解悶，他獨自跑到公路邊，此時有一輛貨車駛來，黑神搭上順風車，司機載他到賭場去，黑神對賭錢是極感興趣，他準備進去賭幾了。



天蘼

奇俠司馬洛故事／馮嘉・文／可飛・圖

天蘼力量神奇　吸食黑白二神

黑神對那個看守的人打了招呼，那人果然就把他帶進去了。

那裡面就是一座秘密賭場，規模相當大，黑神選擇了賭撲克。他給招待進貴賓房中。

當他拿出一疊美金來，那裡的人就知道他是豪客，他就被當貴賓招待。

加入了他，賭桌上就共有七個人。

黑神很快就贏了很多。

贏錢是一個錯誤。

其中一人把牌摔下道：「停一停，我運氣不好，出去散步一下！」

他出去了，却不是散步，而是到了主持人的房中去。這個賭客其實是賭場中人，在此湊脚的。

他對主持人說：「你見到這個新來的人嗎？」

「我一直在看！」主持人說着，指指閉路電視。這裡面也有閉路電視，監視着一切。在今日，閉路電視並不是很貴的東西，對他們有用處，他們就也裝設了。

那人說：「這人有古怪！」

「什麼古怪呢？」主持人問。

「他贏得太多。」那人說。

主持人說：「你不能禁止人家贏錢！」

「但是我跟他賭，」

那人說：「我可以感覺得到。似乎牌一發來，他就已經看到底牌了。假如不是他有X光眼，就是他有古怪！」

主持人說：「我也很注意，因爲他是陌生人，又是豪客，我並沒有看到他有甚麼機會做古怪！我也有錄影下來一些片段，你可以用慢鏡頭放出來看看。」

那個人皺着眉頭道：「那怎辦呢？我就是不服氣！」

主持人說：「願賭服輸，我們這裡是賭眞的，我們輸得起，而且他也不是贏我們的錢，他是贏其他賭客的錢。」

那人說：「也許這就是他聰明的地方，不贏我們的錢，但是雖然如此，我們還是要顧全我們的聲譽！」

「我明白，」主持人說：「但我們都捉不到他什麼古怪。你不要跟他賭，你祇是看好了！我並不是說不需要注意！」

那人又回到賭桌去了。他所謂不與黑神賭，並不是不參加，而是避免與黑神對手。這人是一個賭術非常精的人，運氣不好時可以盡量輸少，運氣好的時候則是可以贏盡。所以他才有資格爲賭場做這種湊脚的工作。

他是知道黑神有些古怪，祇是看不出有甚麼古怪。事實上黑神果然有古怪，但這古怪是那人做夢也想不到的，而且黑神自己在事先也都想不到會如此的。

黑神能夠猜到別人的底牌，也可以猜到會有甚麼牌發來。這樣賭法，除非他的運氣壞到透頂，否則就很難不贏了。祇有他看出拿到的牌與及他將會拿到的牌都是比人小的，不得不棄權，連續下去都是如此，他才會輸。而即使如此，也是不會輸得多。

祇要有一次是拿到贏的牌，他就可以大贏。

贏當然是開心的事，黑神就從未賭得如此開心過。

不過他仍保持一個限度，贏了若干就算了。

他沒有許多時間，享受過賭博之樂，就要享受女人，因爲他已很久未享受過了。

他後來就把錢收拾好，離開了。用贏來的錢享受女人，那眞妙。

他就去找那個阿洪，因爲阿洪可以介紹女人。

他交給阿洪幾張鈔票，阿洪就對他很好笑容。

阿洪說：「你身上的錢太多了，財不可露眼，你最好小心一點！」

黑神說：「這個地方是不安全的嗎？」

阿洪說：「銀行也是安全的，但是也有人劫銀行。你要是讓人看到了，可能會引起麻煩的，所以我提醒你一下。」

「我不怕！」黑神說。

阿洪聳聳肩，把他帶到另一個門口出去，外面有車。阿洪找來一個司機，吩咐司機就把黑神載到他要去的地方。

那裡就有一個女人。

一間佈置得相當舒服的屋子，一個相當美麗的女人。

黑神肯出高的價錢，他就受到好的招待。

那個女人輕擁着黑神說：「洗一個澡，我先爲你按摩一下，你一定很疲倦了！」

「以後才洗！」黑神說。

他急不及待，就在廳中把這個美女擁住。

她的衣服幾乎給撕破了，她躺在按摩床上，輾轉呻吟着遷就他，覺得渡日如年。她遇到了一個非常之強，非常之難應付的男人。但是這個男人出了她的價錢，她祇好盡量忍受了。

黑神正在風流時，他的敵人就來了。

黑神亦不知道，他的敵人有那幾種。

他祇知道有一種。

那一種就是看見了他的錢的人。

有賭的地方，總是品流複雜的，阿洪也已經提醒過他，財不可露眼。開賭的人是不會高興有人影响客人的信心的，但他們也是不能完全控制的。

那個女郎正在爲黑神按摩的時候，事情就發生了。

那時她已經給弄得疲累，但是她應做的服務，她還是要做的。黑神也是在慵倦中，但是他在享受服務，因此他倦也是倦得舒服。

她一面爲他按摩，一面看着他放在旁邊的槍。有兩把——這是一個不好惹的人。

她希望快些服務完畢而把他送走。但她又知道一定沒有那麼容易，她可以感覺到他是還會再要一次的。他那麼强，那眞是件苦事。

但她可以拒絕一個肯出錢的男人，却不能拒絕一個有槍的男人。

忽然之間，她感覺到他的神態緊張起來。她做慣這種事，她是感覺得出來的。

她說：「你不舒服嗎？」

黑神說：「你進房裡去，關上門，不要出來！」

「爲甚麼？」她問。

「我想你活着！」黑神說着，已經伸手把那兩柄槍拿在手中了。

那個女人立即退後，逃向房間。

她相信這是尋仇事件，她認爲還是避開的好。

黑神也一滾身就跌落在地上。

他可以感覺到有人來，他本來就是一個機警善戰的人，現在更有了特殊的感應能力，就更能感覺了。他可以感覺得出別人的底牌是甚麼，就同樣可以感覺得出有不懷好意的人正在接近。

門給踢開了，兩個拿着槍的大漢衝入。

這兩個大漢做夢也想不到，他們會遇到如此犀利的對手。他們並不預算他們需要開槍，他們以爲祇要有槍出示，對方就要乖乖地把錢交出了。

他們衝入，一時看不見人，因爲黑神是在按摩床底的地上。

他們也沒有機會找尋。黑神在床角伸出槍，槍聲一連串地响，兩個人就打着轉倒了下來。

黑神停了槍，槍聲仍繼續响，那是由於那兩個不速之客在垂死之時亂射一通。

跟着他們也停止射擊，死去了。

一廳都是子彈洞。

黑神仍在地上，仰躺着。

他仍然感覺到還有對他不利的人。

果然，窗口又有一人出現。

黑神就躺在地上放槍，一陣槍彈掃過去，那人立即不見了。

黑神爬起身來，現在他感覺到敵人已沒有了。

他匆匆穿上衣服，走進房中。

那個女郎仍是躲在床底。

她可以看見一疊鈔票丟在地上。

黑神說：「你半個小時之後報警，我現在走了！」

她不出聲，她不知道她是多麼幸運。

本來她是有可能被殺滅口的，但是黑神認爲已不需要如此，因爲認得他的已不祇她一個人，他殺了那許多，單單殺她也沒有用。

黑神是一個殺手，他仍有他的殺人原則，那就是沒有需要的時候不殺。

那是因爲他們視殺人爲一種工作，沒有代價而工作，他們就認爲不值的。

黑神從另一個窗口爬了出去，繞屋走了一圈。

這裡不是鬧市，鄰居都距離相當遠，祇是响了一陣槍聲，還沒有驚動甚麼人，他有足夠的時間從容離開。

現在黑神有些後悔了。

也許他是不應該到這裡來的，他來了，就闖禍了，也許白神是說得對的。

那些襲擊他的人留下了一部汽車，黑神就拿了這部汽車開走了。

那個女郎仍是躲在床底下。她會依黑神所講，半小時之後才報警。這個男人太不好惹了，假如太早報警，警方可能把他逼回她的屋子來，那就不妙。還是讓他有時間走遠一些。這樣的男人，遠離他才是健康長壽之道。

黑神駕着那部車離開，不久之後，他又有所感應了，這一次，他可以感覺又有敵人了。那是更强的敵人。

他的感應沒有錯，因爲那是毛毛的

人。

四個人在前頭的路上等着他。

毛毛果然是有他的辦法的，他知道黑神會在這裡出現，就派來了這四個人。

這四個鐵騎士就分別在路的兩邊的林中伏伺着。

黑神的車子轉了一個彎，出現了。由於車行不比人行，車行是快得多，黑神一出現就很快接近了。

在他最接近的時候，鐵騎士一齊放槍。

一連串的槍聲，子彈把車頭玻璃射得完全粉碎了。

跟着車子就過去了，仍然在路上行駛着。

黑神仍是安然無恙地駕駛着汽車。

不過他也是愕了一陣，難以置信自己。

他叫道：「我沒有中槍！我沒有被殺！我是不會死的！」

在這之前，他已經過了彈頭的一役，他也沒有死，但是他以爲也許是他槍法如神，對方未有機會射中他而已。然而這一次却不是如此，這一次，鐵騎士的槍彈把擋風玻璃全部射破了，他却還是沒有中槍。他是應該給射得有如蜂巢的。

那四個鐵騎士從後追來。

黑神忽然又憤怒地叫了起來：「爲甚麼我感覺不到？爲甚麼我不知道他們在那裡？」

他祇知又有敵人，却沒有感覺出敵人是在那裡，否則他就已經先放槍了。

他沒有這樣做，就使他很不滿意。

但那顯然因爲是毛毛的人，毛毛的人又不同那幾個普通劫賊。

槍彈繼續從後面飛來，那四個鐵騎士當然不肯放過他。

車子後面的保護也大不過前面多少，事實上剛才這樣一射，就連車尾的玻璃都已碎掉了。

黑神在那些犀利武器的掃射之下，也是應該給射得一身都是子彈洞的，但是他又並沒有如此。

那些槍彈，似乎射到來時就消失了，祇是會射中車子，應該射進他的身體的，都不存在了。

但即使車子也似乎是受到很好的保護，這樣掃射，應該車輪也會中槍的，但是，就是沒有。

這裡的警探是運氣很好了，追捕黑神的工作不是由他們來做。

黑神一手扶穩方向盤，轉身舉起槍放了兩槍。

仍然是四盞電單車的車頭燈在移動。

他咒罵起來道：「我沒有射中，我！我竟沒有射中！」

即使在以前，未發生過這些奇異的事情之前，他在這種情形之下仍是可以射中的。事實上他知道他射中了，這是他的經驗告訴他的，但鐵騎士却沒有倒下來。

毛毛的鐵騎士，與那些小刦賊是又有不同了。

「我要射中！」黑神叫道：「我一定要射中！」

他又轉身，放了幾槍。

這一次是行了。走在最前頭的一盞車頭燈劇烈擺動起來，顯示駕車的人已經失去了控制。跟着這盞車頭燈就一飛飛離了路邊，熄滅了。

「還有三個！」黑神說。

那三個人的槍彈仍不斷向他掃射。其實祇是領先的一個開槍，後面的兩個沒有。他們總是有先有後的，假如後面的人也開槍，最可能射中的還是前頭的自己人。

因此他們是第一個失手了，才到第二個放槍，這樣接着下去。

槍彈射在黑神的車子上，使他有下雨的感覺，祇是聽到聲音，而沒有什麼殺傷作用。

他把車子把持好，再度轉身，又放了一陣槍。

領頭的那盞車頭燈又一陣亂晃起來，跟着又飛出了路邊。

「來呀！來呀！」黑神得意地叫道：「我不怕你們！來一個，我就殺一個！」

他把持好車子，又轉身要放槍。但是車頭燈已經沒有了。餘下的兩個鐵騎士已經放棄了。

黑神仍然把持着車子，一面向前飛馳，一面却担心起來。

他喃喃地說道：「那是毛毛的人！毛毛追上我們了！」

這使他甚爲担心。他是知道的，毛毛是不好對付的敵人，也是知己知彼的敵人。

但是，黑神却不知道，仍然有敵人在前頭。

那就是司馬洛和張明明。

司馬洛和張明明此時是在前頭的一座山上。

是張明明指導他開到這裡來的。

他們居高臨下，用望遠鏡看着，對這場追逐戰看得很清楚。

司馬洛看得難以置信。這應該是鐵騎士們贏的一仗，可是他們却輸了。

張明明說：「車中的就是黑神！射他！」

司馬洛手中已經有槍。

他這柄是很犀利的槍。莫先生的組織，當然是能夠供應很犀利的武器給他的，但他一時之間還是感到遲疑。

那些鐵騎士們也是用很犀利的武器，他們又如何呢？

他們就像是使用孩子的玩具。

「射他！」張明明按着司馬洛的手給予鼓勵。

她果然是知道一些他不知道的事情的，所以她叫他放槍，她是挺有信心的。她應該不會叫他去做一件沒有把握的事情的。

司馬洛把眼睛再湊到望遠瞄準鏡上。

他說：「爲什麼你不開槍呢？」

「我的槍法不及你！」張明明說。

「祇有一個。」司馬洛說。

「我們不能要求太高，兩個一齊殺死，」張明明說：「可以得到一個，就先解決一個吧！」

司馬洛瞄準。

這其實是一件難度很高的事情，因爲黑神乃是一個正在迅速移動的目標。有望遠瞄準鏡，射擊是可以很準，但那祇是在

射擊大的目標，或是射固定的目標而言。射擊一個移動的目標，一個體積並不大的人，那就很不容易。槍彈射中的會是鏡中的十字綫交叉點的地方，他需要用這個交叉點追逐他的目標。

司馬洛也有不易做到的事，不易追到一個人，所以他就追車。車是大得多的東西。

他一連放了三槍，槍彈都是射中車頭蓋。他知道這槍彈有多强的威力，車頭蓋破了三個大洞，裡面的機件也是受了很大的損害。

車子立即慢了下來，發出咳嗽似的聲音。跟着就不動了。

這並不是瞄準什麼機件而射，車頭裡面的機件都是重要的，殺傷力强的槍彈，隨便在一個地方射一個洞，都會引起失靈，況且還是射了三個洞。

第四槍就是射人了，因爲此時目標已不再是移動得那麼快，就容易瞄準了。

瞄準鏡的十字綫對正了黑神的肩部，司馬洛又放了一槍。他看見黑神立即飛走了。

瞄準鏡由於要望遠，範圍就很窄，他看見黑神一飛就飛出了鏡頭可以看到的範圍之外。

他再移動瞄準鏡，祇移動很少，因爲這樣遠，是角度問題，假如移動得稍多，就會遠離目標了。

他看見車門已經打開了。

再略爲移動一點，他又看見了路邊的樹林正在動着。

「他逃進了樹林中！」司馬洛說：「但我看見血！我知道我是射中了的！」

「他是跌進了樹林中！」張明明說。她也是用望遠鏡看着的，她用不着放槍，可以看較大一些的範圍，就反而比司馬洛看得更清楚了。

「那他是逃不掉的，」司馬洛說：「不過也不容易找！」

「很不容易！」張明明說。

「我射中了他！」司馬洛說：「我射中了他！他們都射不中，我却射中了！爲什麼？」

「因爲我在這裡！」張明明說。

司馬洛說：「你究竟有些什麼法力呢？」

張明明又不出聲了。

事實上她的法力眞是這麼大。是她把他帶到這裡來的。她能夠預料會發生什麼，才能夠找到一個這樣好的位置。她是如何猜出來的，就實在難以想像了。

毛毛他們的人是如何追上，也是難以想像。不過她似乎又比毛毛他們的人高了一級。

司馬洛說：「我們下去？」

「試試吧，」張明明說：「但是並不容易！」

司馬洛也知道並不容易，所以這工作他就不叫莫先生手下的人去做。那些人可能是會去送死。黑神已經變成了一個非常頑强的人，剛才那一槍，應該使一個人的肩也沒有了，普通人就會暈在車中不能動，黑神却逃了出去，他一定不是跌出去而是逃出去的，因爲車門還未打開，一個人不能這樣把車門撞開而跌出去的。

＊　＊　＊

黑神果然是推開車門逃出去的。

他知道自己中了槍。

他不痛，但是肩上正在流血，血流得很多，而且那邊手臂亦已失去了。

這一槍，是另一個更强的敵人所放的了。他不能再留在車中做靶子。於是他就撞開車門跳了出去，衝進林中，滿面憤怒而痛心地叫道：「我中了槍！我給射中了！」

以他的處境，受了傷就很不妙，但他還是先逃掉再算。

他衝了兩步，就忽然向下跌，因爲前頭就是斜坡，很急地向下斜的。他就沿着斜坡滾下去。

他就像處身於急流似的一直向下滾，不能停止，一直滾到了山坡的底下。

他也不知道下面是什麼地方，到了的時候才知道原來是另一條公路。他就滑到了這公路的路邊。

一部車子正向他飛馳而來，車頭燈把他的眼睛射着。

這車子略爲轉向貼近了路邊，似乎有意要撞他。

黑神却很難再爬上山坡上去。

他一咬牙，叫道：「來呀！」

他記得他有非常大的氣力，他可以把石頭打碎，也可以把石抛上天空。也許祇剩下一隻可以靈活運用的手，仍然能夠擋住這車，而把它推翻。他可以做許多普通人做不到的事情，因爲他現在已經不是普通人了。

這車子到了他的旁邊，却又避開一些，而在他的身邊停了下來。

原來那就是白神，白神把車子開來了。

白神叫道：「上車吧！」

黑神一跳就跳了上車，跳到那車後的載貨的部份，躺了下來，車子立即又開動了。

黑神把麻袋蓋着的機槍拿在手中，叫道：「我們有很强的敵人。」

白神說：「你早就知道我們有很强的敵人，你却還是要去！」

「媽的！」黑神叫道：「你不要罵我，我不是由你指揮的！」

「你現在已經受了傷！」白神叫道：「難道你指揮我嗎？」

黑神不能出聲，這是無可辯駁的。

白神叫道：「小心後面！」

黑神把頭抬高一些，看到遠遠的後面又有兩盞車頭燈，這兩盞車頭燈之間的距離並不固定，所以並不是屬於同一部車的，亦因爲每車只有一燈，所以就是屬於電單車的了。

黑神說：「毛毛的人又來了！」

「這並不意外，」白神說：「他們一直都是在追我們！」

「但剛才我中的一槍——」黑神說。

「那不是毛毛的人，」白神說：「而是更强的敵人！」

黑神說：「那是誰？」

「現在還不必担心，」白神說：「我們正在遠離！」

他們的確是正在遠離，車子開得很快，一晃眼間就離開了很遠。

司馬洛與張明明是步行下山的。由於那條公路是在較低一層，又有樹枝和山坡遮住，所以司馬洛並沒有看到黑神給車子載走。

假如張明明知道，但她並沒有說出來。

他們正在步行下山時，黑白二神則是正在越走越遠了。

那兩部電單車仍在後面緊隨。

「他們是來送死！」黑神說：「讓他們接近吧。」

「讓他們接近？」白神說：「爲什麼？」

黑神咬着牙，側頭看看肩上的傷口，說：「我的傷怎麼辦？我們要殺死他們。」

「你是不會死的！」白神說。

「我不會死，我却受傷，受傷然而不死！」

「你會得到永生！」白神說。

他們的車子在路上飛馳，那兩個鐵騎士漸漸追近了。

槍彈也開始來了。

但是這兩個鐵騎士對着黑白二神，眞是一籌莫展，再加上這神秘的天蘮，更加是沒有什麼辦法了。

黑神祇是看到他們的槍咀的閃光，竟然不覺得有槍彈射到車子上，連槍彈飛過的聲音都沒聽見。

「唏！」黑神叫道：「他們就像是正在用玩具槍！我們大可以不理！」

他不由得哈哈笑起來。

白神說：「殺他們！」他並不笑，而是很嚴肅。

黑神坐高了身子，舉起槍，在到了直路的時候才一陣掃射。直路上，他是正對着鐵騎士們的車頭，就能夠射得準得多了，而需要射的範圍也是窄得多。

他看着那兩盞車頭燈飛離了路上。

「他們完了！」黑神說。

「現在不必担心了。」白神說：「毛毛少了很多人！」

「我的傷口又如何呢？」黑神問。

「你不會有事的！」白神說。

他們的車子已經再沒有被追踪了，就順利地飛馳而去，很快就走遠了。

那邊，司馬洛與張明明終於到達了黑神的車子留下的地方。

在那邊祇有車在而沒有人。他們可以看到黑神跳進的樹林，以及留下來的痕跡。他們也跟着滑下去，到了下面的公路邊。

他們找到了黑神留下來的血跡，却找不到人。

那下面沒有什麼地方好躲，而黑神即使躲回林中，亦是會留下一條血路，但血路是在路面上斷了的。

司馬洛說：「有車把他載走了！」

「是他的同伴來把他載走了！」張明明說。

「那麼，」司馬洛說：「我們又失去他們了！」

「他們還是在地球上。」張明明說。

「在地球上——有很多一輩子都找不到的人也是在地球上！」司馬洛說。

「我們有毛毛在幫助我們，」張明明說：「毛毛的紀錄，你是可以信任的！」

「還有你，」司馬洛說：「你的紀錄也是可以信任的呀！」

「是的，」張明明說：「還有我！」

黑白二神遠走了之後，莫先生的人也來了，與警方合作調查一下，就知道黑神似乎是不甘寂寞，跑來玩玩而闖了禍，白神把他救回了。

警方則祇是知道有這樣一個人來玩玩，玩出禍來。他們不知道黑神是誰。

他們亦找不到毛毛的人留下來的屍體。

這個毛毛自己會解決的。

* * *

臨近天亮時，白神又已把車子開到了一片荒地上。

這種地方是他們的安全之地，沒有人看見他們，就很難找到。

白神把車子停了下來。

黑神說：「我身上的血已經快流乾了！」

他是一直都在流血，而因爲傷口太大，他亦無法止血，但是，他却沒有虛弱的感覺。

一個人流了這樣多的血，應該是早就失去了知覺了。

白神說：「也差不多流完了！」

「但這樣下去也不是辦法，」黑神說着，也開始担心起來了：「你來替我止血！」

這件事是他自己做不到的，需要有另一個人，有別人的雙手爲他處理傷口和止血。

白神說：「不要緊的，你用不着担心！」

白神雖然是已停了車，仍是留在車頭之內的駕駛位中而並未下車！

「什麼用不着担心？」黑神說：「難道傷口會自己痊癒嗎？」

「你太沒有信心了！」白神說。

「現在不是講這個的時候，」黑神說：「有些事情是要靠自己的，使傷口不流血，就要靠自己！」

「那你就靠自己吧！」白神說：「你自己去闖禍，你就自己來設法爲自己消災解難吧！」

「你瘋了！」黑神叫道。

白神祇是在車中坐着不出聲。

「你看！」黑神忽然又叫了起來。

他看見他流在車上的血漸漸不見了。好像漏走了，但是不是，而是正在流走。

正在流向天蘮的箱子。

忽然之間，血完全都沒有了。

「那東西！」黑神叫道：「它在吸我的血！」

「它需要你的血！」白神說。

「這……這究竟是什麼？」黑神恐懼地叫道。

「我就是一直說，」白神說：「你太沒有信心了！」

天蘮的粉紅色的光忽然又亮起來了。亮到使黑神無法正視，非常刺眼。

黑神側開了臉，但是却覺得自己的身子動了起來。有一股非常强大的吸力正把他向箱子吸過去。

「救命！」黑神叫道：「救命！」

白神並沒有做什麼，祇是坐在那裡。

黑神不斷狂叫，後來叫聲忽然停止。

那粉紅色的光亦暗了下來，沒有了。

白神回頭看看。車子的後面仍有那隻用麻袋蓋着的箱子，却沒有了黑神。

白神仍是坐在車中，一動也不動。

過了大約半個小時，白神聽見有脚步聲。有人從車子的後面跳下來，走到車頭，而拉開他旁邊的車門，坐了上來。

坐了上來的這個人就是黑神。

這個却是沒有受過傷，仍然完好的黑神。

黑神說：「我們走吧！」

聲綫還是一樣，語氣却已不同，嚴肅得多了。

白神又把車子開動了。

他們徹夜趕路，直到中午，到了一座加油站，停下來加油。那加油站處有一部警車停着。

警車上的兩個警察望望他們，就下車走過來，細細看一下。

黑白二神都是顯得若無其事。

他們的車子，本來應該是彈孔纍纍的，但是此時却是完好的。

其中一個警察說：「你們的車子上載着什麼？」

白神說：「沒有什麼。」

「我可以上車看看嗎？」那警察說。

「隨便你吧！」白神說。

黑神則是沒有說什麼，而神態安祥。

那個警察爬上車子後面。由於車子後面是沒有篷的，所以也不必開門，祇要爬上去就行了。那個警察看見麻袋蓋着的箱子，說道：「這裡有些什麼？」

「祇是一隻空木箱！」白神說：「沒有什麼的！」

那警察把麻袋掀起來，果然看見下面有那隻箱子，而箱子並沒有鎖上。他把箱子蓋揭開來看看，箱中空無一物。

他從車上跳回下來。

白神說：「沒有問題嗎？」

「沒有。」那警察說。

他們回到警車上，看着貨車加了油之後走了。

其中一個警察喃喃着說：「我也差點搞錯了！他們眞的很像——」

「但我們要注意的人，其中一名是白金色頭髮的，」他的同伴說：「另一個是受傷的！這兩個不對！」

「假如一個受傷，一個白金色頭髮，那就是十足像了！」另一個警察說。

「人有相似，物有相同呀！」

他們兩人聳聳肩，就忘記了這件事。

在這之前，他們是早已得到最初的通令，就是留意兩個開着這種貨車的歐洲人，一個黑色頭髮，一個白金色頭髮。到最近，才加上一些新的指令，就是黑色頭髮的一個會是受了傷的；但假如發現了，也不要追捕或截停，祇是報告。

他們所發現的這兩個人與他們接到的通令不符，他們就沒有報告了。

車子開遠了，白神說：「假如他們發現我們的槍，那我就要殺他們了！」

他們的槍現時就收藏在座位的下面。

黑神沒有出聲，神情很嚴肅。

車子繼續前進，又走了一天，黑夜降臨的時候，車子又到了荒野之中。

黑神說：「停下來，我要回到裡面去！」

白神把車子停了下來，黑神開門下了車，爬上車子的後面。白神坐在車上不動，過了一陣，他回頭看看，從那隻小後窗看到車子的後面。黑神已經不在了，祇剩下那麻袋蓋着的箱子。

白神從車上下來，帶着他從快餐店買來的食物走到一棵樹的樹脚，坐了下來，靠在那裡吃起來，這就是他的晚餐。跟着他就在地上鋪了一張毡子，躺下來睡覺。

他祇是一個人過夜。

* * *

司馬洛的無綫電在午夜的時候响了起來。

他把手從張明明的頸子下抽出來按掣。

他與她剛剛瘋狂過，她已經睡着了。

她這個人很難測，一時很冷，一時又很熱，這件事情他也完全做不得主，他使出追求手段也是無效，她忽然興起，便來找他。今天晚上就是這樣，而且她一熱起來就非常之熱；不像是一個平時會那麼冷冰冰的人。

司馬洛打開了無綫電的通話掣，又是莫先生。

這個人，眞的像是從不睡覺的，任何時間都可能有他的消息，亦似乎任何時間都可以找到他。

莫先生告訴他，毛毛的車隊又活動了。

毛毛的車隊已經停了兩天，似乎在等待什麼，此時又活動起來，看來他又知道了天蘮的所在，又去追趕了。

「我又要出動嗎？」司馬洛問。

「不一定，」莫先生說：「我祇是告訴你，你可以明天才起程趕上。」

司馬洛說：「很好，我明天早上就起程！」他心裡沒有講出來的一句話就是：爲什麼不明天才告訴他？

但是莫先生馬上就回答他這句話。

莫先生說：「前頭S城也有了一些異動，有一批人結集在那裡，這是穿山甲那一幫人。」

「穿山甲有一幫人嗎？」司馬洛問。

「看來他是召集了一幫人，」莫先生說：「假如有寶藏可撈，就可以號召很多人幫手了！」

「唔！」司馬洛說：「也許這是穿山甲的不幸。」

穿山甲是與黑白二神差不多的那一類人，也是亡命之徒，他與這兩個人合作過，顯然對他們也頗有所知，現在也出動要搶天蘮了。

莫先生說：「穿山甲是認得這兩個人的，我們沒有發現他們的行踪，穿山甲的人發現了。毛毛這些人在這邊追，穿山甲的人在S城那裡等，顯然黑白二神和天蘮就在這兩者之間！」

張明明在司馬洛的耳邊低聲說：「不要，你們不要犧牲！」

她是一直未與莫先生見過面和說過話的，即使通過無綫電都沒有，她祇是與司馬洛交手，因此她現在亦是通過司馬洛提意見。

莫先生的意思顯然是，既然已大致猜到了黑白二神身在何處，就大可以由他們

出力來大舉搜索，把這兩個人捉起來，司馬洛明白；但司馬洛也明白張明明的意思。張明明的意思就是莫先生的人做不了什麼的，一如那些企圖襲擊黑白二神的普通人，完全不是對手，而司馬洛認爲張明明的意見是對的。

司馬洛說：「你不要妄動，讓他們先出手，我們可以坐收漁人之利。無論決鬥起來，雙方哪一方面贏了，都是等於代替我們消滅了一些我們要消滅的人。」

「好吧，」莫先生說：「那我們就袖手旁觀好了！」

莫先生顯然亦是不大願意如此，這個也是與司馬洛相同的，但這却是一件特別的事情，已經有先例給他們看到了，他們實在不可以犧牲他們的人。

「好吧！」司馬洛說：「你注意着這些人吧。我們總之是抱着一個原則，就是讓他們先出手。等到他們兩敗俱傷的時候，我們來收拾殘局！」

他把無綫電聯絡截斷了。

張明明說：「莫先生是一個聰明人，他肯接受別人的意見。」

司馬洛不出聲。

他仍然不大高興這件事情變成了由張明明做主。他是喜歡控制局面的，雖然這是作風的問題，但他並不固執，當他覺得讓別人來做主會更好的時候，他是也不會堅持的，但他喜歡知道究竟正在發生什麼，而目前他却並不知道實在正在發生什麼。也不知道下去是凶是吉。

張明明依戀地伏在他的身上，說：「躺下來吧，鬆弛一些，我們還有一夜的時間。」

「我很希望你多告訴我一些。」司馬洛說。

「可以告訴你的，我不是都告訴你了嗎？」

「還有很多不可以告訴我的？」

「你不要這樣冷冰冰吧，」張明明說：「對我熱情一些！這對你有好處！」

「你是說，例如我可以開槍打傷黑神嗎？」司馬洛說：「這就是因爲我與你親近而得到了能力？」

張明明沒有出聲。

司馬洛說：「普通人對他們開槍的確無效，連毛毛的人對他們開槍也是無效，你知道莫先生的人假如與他們衝突起來也是很吃虧的，就因爲莫先生的人開槍無效。我也不是特別的人，我却一槍就打傷了黑神，就是因爲我與你在一起。」

「你想得眞多！」張明明說。

「一個人是不能把自己的腦子停頓了，什麼都不想的。」司馬洛說。

張明明祇是微笑。

他說：「假如你來出手，那不是可以把他們都消滅了嗎？」

「我沒有這樣說，」張明明說：「是你說的。」

「我知道你有一些神秘的能力！」司馬洛說。

「也許吧，」張明明說：「但是你沒有想到你自己與別人有什麼不同嗎？」

「我祇是一個普通人。」司馬洛說。

「你並不是一個普通人，」張明明說：「你與普通人不同的地方，就是你有非常强烈的正義感，非常强烈。」

「這有用處嗎？」

「假如你沒有這强烈的正義感，你就不是你了，」張明明說：「也是强烈的正義感使你做很多事情，有許多時候你不惜冒生命的危險，這種可貴的特點，你以爲許多人有嗎？」

她說着在他的身上輕吻起來。

「你欣賞這種特點嗎？」司馬洛問。

「是的，」她說：「世界上强壯的男人很多，英俊的男人也很多，聰明的男人也很多，有這種特點的男人却是並不多！」

「似乎甚少有女人這樣講。」司馬洛說。

「是呀，因爲她們不懂，」她說：「也因此你應該特別珍惜我。」

「那麼我可以走！」司馬洛說。

「爲什麼你這樣急呢？」她說。

「事情不是早些解決好嗎？」

張明明說：「我的任務是把這兩個殺手殺掉而爲死去的族人報復，你呢？」

司馬洛一時回答不出來。

張明明代替他回答道：「你一直都是想把這件事的眞相調查出來的，不是嗎？」

「是的，」司馬洛說：「所以捉住了黑白二神，他們也許會講的！」

「也許你不能使他們講。」張明明說：「他們現在顯然是有一個特別的目的地，而且他們正在趕着去。你捉到了他們，他們未必肯告訴你，但是你跟着他們，他們就自然會讓你知道了。」

「爲什麼不告訴我呢？」司馬洛問。

「我不知道。」張明明說。

「假如放他們走，會否太遲了呢？」

「什麼太遲了呢？」

「我是說，」司馬洛說：「假如他們到達了目的地，而他們——」他用手一拍前額：「我幻想得太多了！」

「幻想力豐富不也是你的優點之一嗎？」張明明說：「假如沒有你這些幻想力，你就不會做那麼多事情了！」

「也許是的，」司馬洛說：「但他們究竟趕着到什麼地方去呢？去幹什麼呢？」

張明明沒有出聲。

「據說天繭是會引起災禍的。」司馬洛說：「當它孵出來時——毛毛他們又說會是孵出一位救世主，也許我們不應該讓它有機會孵出來！」

「你能制止嗎？」張明明說：「你有辦法把它消滅嗎？」

「這個——」司馬洛說：「你沒有什麼可以提供的嗎？」

「我的提供就是看黑白二神的動向。」張明明說。

「好吧！」司明洛說：「我們就看下去！」

這似乎是張明明的暗示，而在目前，他也祇好接受張明明的暗示了。

＊　＊　＊

白神仍是夜間在空曠的地方過夜。天却一直沒有下雨，他並沒有需要面對下雨的問題，雖然他也不認爲是那麼要緊的事情。箱子是不怕雨淋的，他不妨在雨中睡覺，也大可以在車上張起車篷而睡在車子上。

祇是他一個人過夜，而白天，黑神就會出現與他同車。晚間，黑神就不見了。

這一天晚上，白神又是舖了被子睡在樹下。

半夜裡，他忽然醒過來了。祇是醒過來了，並不是有什麼人把他弄醒的。

他醒過來就看見黑神在他身邊坐着——一個嚴肅的黑神。

「你——」白神說：「怎麼你忽然出現？」

黑神說：「到車子上去吧！」

白神說：「爲什麼？」

「上去。」黑神說。

白神說：「但是——但是——」他雖然不願意，而且充滿迷惑，然而他却是身不由主地起身去了。好像是有一種無形的吸力把他吸過去。

他爬上了車子後廂。

這時，那箱子忽然又亮起了粉紅色的光。

「不要！」白神尖叫起來：「不要吃我！」

白神似乎是比黑神知道得多，他知道天繭是要吃他，但是他仍是不能抵抗。

那光是一種很强的吸力，把他吸過去，也一如上次黑神一樣。

黑神在這邊坐在樹下，嚴肅地坐着，也沒有望過去。他祇是聽到白神在不斷大聲尖叫，後來，尖叫聲忽然停止，那粉紅色的光也熄掉了。

黑神仍然坐在那裡，白神沒有再出現。

箱子仍是放在車子上，車子也是仍然停在那裡，却少了白神這個人。他上了車却沒有下來！就不見了。他已經被天繭吃掉了。

黑神祇是坐在那裡，並沒有睡覺。

他一直坐到天亮，太陽光開始在山後出現了。

車子忽然傳來聲音，乃是車門打開的聲音。

黑神望過去，看見白神已坐在車中。

白神發動馬達，叫道：「我們走吧！」

他把他那邊的車門關上。

黑神走過去，也拉開車門上了車。

白神把車子開動了，嚴肅地道：「現在，我們可以日夜不停地行車了！」

「是呀！」黑神說。

他們兩個人都已給天繭「吃」過，但又再度出現。外表還是差不多的，祇是變得很嚴肅，再不像以前那樣有講有笑。

他們的車子一直前進，祇是在需要加油及吃東西的時候停一停。

他們也果然朝着穿山甲所在的地方前進。

看來穿山甲也是頗知道一些秘密的，他就知道天繭一定會經過那個地方，就在那裡等着。

穿山甲的出身也是僱佣兵，很有作戰經驗，而他找來的那些手下也是僱佣兵，有六個人。

六個這樣的人，應該是有很强的戰鬥能力了。對普通人是如此的，但是對着黑白二神又如何呢？這個問題，也很快就會有分曉。

穿山甲他們都是駐在山間，也携備了犀利的武器。他們所在的也是一個治安不好的地方，所以容許他們這樣做。他們也是因此而選擇這個地方。別處不能讓他們亂來，這些荒山上法律也管不到，發生了什麼事也沒有人知道。

這天晚上，黑白二神的車子到達了。

穿山甲的一個手下已經用望遠鏡看到了。

莫先生的人也是看着的。他們用更長程的望遠鏡看着。這一次發生什麼，他們是會看到的，他們只是不動手而已。正如張明明所說，坐收漁人之利就最好了。

那個手下說：「他們來了！」

穿山甲說：「那很好，可以早些解決這件事情。」

「但是，」其中一個手下說：「假如蛋頭他們實力這樣强都沒有用，我們……」

「怎麼了？」穿山甲說：「你現在才來退縮嗎？」

「我祇是担心吧了！」那手下說。

「我們是不同的。」穿山甲說。

他是不同的，有些什麼不同呢？

他的不同就是有銀子彈。

那個手下說：「銀子彈就可以有效嗎？這倒像是一個吸血殭屍的故事！」

「你究竟是相信還是不相信呢？」穿山甲說。

「你不是一個瘋子！」那手下說：「你說是的事情，就應該是的，你相信，我也相信。古怪的事情，更加值得一試了！」

「那就沒有問題了！」穿山甲說。

其實這個問題，他們是早就討論過了，不過他們現在所用的是一種非常特殊的方法，一到臨事的時候，信心又難免會略爲動搖。

他們已準備了大批彈藥，但是其中有一部份是特殊的，乃是彈頭已由鉛而換上了純銀。這不是簡單的工作，不過他們在處理武器方面都是甚爲熟練的，他們自己能做，要托人做，就很難了。

穿山甲手上的槍就是裝上了純銀的槍彈的。

穿山甲拿着他的槍，說道：「祇要一彈穿過心臟，他們就死了！」

那手下仍是提出疑問：「假如要動用如此古怪的方式，那麼，他們車上載的又是什麼東西呢？」

穿山甲說：「沒有利益的事情，我是不會做的。沒有利益的事情，亦不會叫你們做。這一點你該相信吧？」

「這倒是眞的！」那手下說：「你不是玩把戲的人！」

穿山甲舉起他的槍來，通過望遠瞄準器望向山下，他也可以看到黑白二神那部車了，不過距離還遠，還是看不到車中人的樣子。

穿山甲說：「我們等！」

那車子是正朝着他們的方向而來，他們就也不必急了，越等得接近，命中的機會也就越高。

穿山甲作最後的分配和部署，分配好了之後，車子又已駛近得多了。車子雖然是開得很快，但是因爲距離仍遠，所以他們是仍有不少時間的。

穿山甲一直用望遠瞄準鏡看着，後來，他也可以看到車中人的樣子了。

（未完・五）

上文提要：

蛇人洪通惱怒展雲龍殺死十大惡人中的三人，以「追心移魂」大法的心蛇不斷咬噬着展雲龍，使其痛不欲生……展由一女子雲珠引見老嫗林曉霜，哭訴出萬劍之尊鐵中錚的卑鄙行爲，爲習「天涯劍法」與她成婚……甚至主使蒙面人向她施暴及命其自盡……林曉霜憑一柄墨木劍與其弟林森相認……



新派武俠長篇／逍遙客·文　可飛·圖

金魔血指環

大巖關生死決鬥　義兄弟身陷重圍

盲劍客林森搖搖頭道：「我眼睛已經瞎了，無法知道妳是不是我的姐姐，妳如果眞是我死去的姐姐，請妳把爹交給妳的墨木劍拿出來，我就知道妳是誰了！」

林曉霜向雲珠瞥了一眼，道：「拿給他！」

雲珠祇好從林曉霜的枕頭下面拿出一柄黑漆一般的木劍，口中暴喝一聲：「接著」，劍影一閃，宛如一道黑光向盲劍客身前射至。

鐵皇爺低嘿一聲喝道：「這個我要了！」

他身形疾掠而起，左掌在空中拍出一掌，右手化掌如指，以快捷的手法，在電光火石間向木劍抓去！

「哼！」盲劍客林森陡地一劍閃出，大吼道：「沒有那麼容易！」

手中木劍在空中一抖，化作一縷寒光倏地向鐵皇爺的胸前一點而至，這一招乾淨俐落，端是出手不凡。

鐵皇爺正待抓向閃過空中的墨木劍，盲劍客的劍尖已斜點而至，他心中一驚，沒有想到盲劍客功力竟會如此的渾厚，一點之間，勁風襲穴，逼得他晃身一閃，避過這致命的一劍，但那枝墨木劍却已落在盲劍客手中。

他心中大悚，腦海中疾快的忖思道：「想不到一個瞎子竟有這麼高的功力，連劍道中飛影殺人之技都練就成功，我若正式和他交手，必在兩百招以上才能分出勝負，但那樣已太丟人了！」

他凝重的向盲劍客望去，只見盲劍客林森拿著那把墨木劍正不停的撫弄著，在那付煞的臉上變幻出數種不同的表情。

鐵皇爺大吼一聲，撩掌擊出一股勁風，道：「你這個死瞎子！先接我一掌！」

氣凝勁激的掌風，有如一道氣牆，層層波盪湧出數個氣浪，威力絕大的罩向盲劍客林森的身上。

盲劍客林森身形平空躍起，二枝木劍在空中一擊，避過擊來的渾厚掌風，劍刃倏地自左右顫動而出。

鐵皇爺心中大顫，駭異地忖道：「什麼？他連雙劍馭氣之技都練成了……」

這個意念尚未消逝，劍刃已斜劈而至，鐵皇爺低嘿一聲，雙掌在空中兜一大弧，忙飄至林曉霜的身傍。

他陰沉的一笑道：「瞎子，你知道我要怎樣對付你？」

盲劍客林森一晃木劍大聲的道：「拔出你的劍來！」

鐵皇爺嘿嘿一笑，倏地伸出右掌向石床上的林曉霜腕脈抓去，這一招變生肘腋，盲劍客林森雖然有過人之勇，也沒有想到鐵皇爺會施出如此煞手，不禁氣得大吼一聲，飛身向前躍了起來。

鐵皇爺冷笑一聲道：「你給我退回去，否則我要你姐姐好看。」

盲劍客果然不敢再進，直急得冷汗直流，憤怒的將墨木劍插進腰裏，凝重的守在洞口。

林曉霜大病未癒，驟受鐵皇爺的挾持更是氣得幾乎要吐血而死，她掙扎了數次，却未能掙脫，不禁氣道：「你這個惡魔，我今天眞正看清你的面目了！」

鐵皇爺嘿嘿一笑道：「我要你們姐弟

同葬一穴——」

「呃！」

陡地，他痛苦的呃了一聲，疾忙鬆了林曉霜倒退開去，回頭怒喝道：「那個王八羔子，暗中傷人……」

展雲龍自床後閃身而出，冷冷地道：「我若要傷你，你恐怕早就沒命了，剛才見你不要臉，所以僅僅在你穴道上輕輕一點，否則你還有命……」

鐵皇爺臉色鐵青，叱道：「你是怎麼進來的？」

他實在沒想到這個洞中隱伏著另一個年輕高手，若非適才他全副精神都集中在盲劍客身上，展雲龍要想碰到他的身上，那眞是一件難事。

展雲龍哈哈大笑道：「我進來的時候，你還不知在那裏呢……」

盲劍客木劍一揮，道：「是展弟嗎？」他向前連跨三步，對著鐵皇爺一劍刺出，身子半蹲，一劍如電而至，沉聲道：「鐵中錚，還我眼睛來！」

鐵皇爺身形陡然一躍，叱喝道：「你瞎了眼睛關我什麼事？」

他不愧爲一代武學宗師，在這一躍之際，足尖輕輕踏在盲劍客林森揮來的劍尖之上，身子向下一沉，不禁壓得斜伸而出的木劍一傾。

林森全身功力通通凝聚在劍尖的一點之上，將鐵皇爺托在半空之中，雙方一個運劍，一個使力，無形中在比試雙方內家的修爲。

盲劍客悲憤的道：「我在帝王谷時，你怕我追查出我姐姐的下落，暗中將我眼睛打瞎，可讓我有回大菩薩嶺的機會，鐵中錚，你的詭計我早就看穿了……」

展雲龍聽得怒火高熾，在那彎彎的嘴角上漾起一絲冷漠而不屑的笑意，他緩緩的伸出右掌，大喝道：「大哥，鐵皇爺交給我吧！」

凝立在半空中的鐵皇爺一瞥之間，看見展雲龍手上那流灩四射的大指環，他全身一震，眞氣一洩，幾乎自劍尖上墮落下來。

他滿面詫異的道：「金魔指環！」

盲劍客乘著他眞氣一緩之際，「呀」地一聲大喝，那伸出的長劍倏地抽回，以劍背敲擊而出。

鐵皇爺身形一落，足下連換四個方位，輕靈無比的避過盲劍客林森連環三劍，端是俐落已極。

他大袖一揮，擊出一股勁風，道：「慢著！」

盲劍客林森冷冷地道：「你還有什麼事要說……」

鐵皇爺瞥了展雲龍一眼，道：「這裏地方太小，你們兩可敢和我上大巖關一鬥？」

展雲龍冷笑道：「上那裏都可以，我和林大哥也不會怕你！」

林曉霜突然一聲急喝道：「不要去！」

盲劍客林森一怔，道：「姐姐！」

林曉霜惶恐的道：「弟弟，你難道不知鐵中錚陰險惡毒，那大巖關是出了名的死谷，那裏的約會還是取消……」

鐵皇爺怒叱一聲道：「賤人，妳說些什麼？」他陰沉的一聲大笑，目光緩緩溜過展雲龍和盲劍客林森的臉上，嘿嘿笑道：「明日早晨我恭候大駕，再見——」

他怒氣冲冲地拉著鐵心寒，以極快的往洞外奔去，展雲龍望著鐵心寒消逝的身影，心裏突然湧起一股惆悵，他神色不寧的望著洞口怔怔出神。

他黯然的一嘆，腦海中疾快的忖道：「她並不是一個眞正惡劣的女孩子，只是受了環境的薰陶，染上了壞的習氣……」

一陣清風吹來，展雲龍方自失神中清醒了過來，盲劍客過來拍了拍他的肩頭，拉著他向外行去。

濃濃的大霧瀰空佈起，使整個大巖關裏黑茫茫的一片，在那雲霧繚繞之中，一點紅光穿雲射出，搖曳的紅光緩緩向大巖關裏移動。

「大巖關」三個大字在曳過的紅光照射下，顯得非常恐怖，因爲那個大石碑上平放著三個死人骷髏，經火紅的光芒一照，分外使人心寒。

鐵心寒提著一盞紅紙糊就的風燈凝立在「大巖關」三個大字的下面，焦急的望著迂迴旋轉的山路，但見雲霧四合，根本沒有一條人影。

女人的感情是件奇妙而不可捉摸的東西，尤其是一個正在青春的少女，隨時隨地都會有感情突發的事情，雖然展雲龍曾撕碎了她的心，可是，她在愛恨兩者之間，很難分出自己的愛到底是屬於那方？

她深知鐵皇爺把展雲龍和盲劍客林森約在大巖關是決心殺死這兩個年輕人，她寧願違背爹爹，也不願這兩個年輕的一代高手就此默默的死去，當然盲劍客曾勾起她兒時的回憶，自然也有種幼時的感情……

鐵心寒輕輕掠了掠被風吹亂的髮絲，喃喃地道：「但願他倆不要來，大巖關是死城，不論是誰都逃不過那沉潭陷沙的種種埋伏……」

話音剛落，目光緩緩的轉動，在那深邃的眸子一瞥之間，已看見二條人影疾如閃電樣的奔馳而來。

前面那個身形一頓，突然發出一聲痛苦的低呃之聲，奔馳的身形立時緩慢起來，只聽盲劍客焦急的道：「你怎麼了？」

展雲龍緊緊搗住胸前，額上流下顆顆豆大的汗珠，他痛苦的呻吟了一聲，望著盲劍客道：「我從沒有做過惮盡心力的事情，不應該遭受心蛇噬心的痛苦，若這條心蛇天天發作二次，我寧願即刻死去。」

盲劍客在他額上一摸，問道：「你額前是否有一條蛇痕……」

展雲龍壓住心中的痛苦，道：「有，是一條金色的蛇影……」

「啊！」盲劍客心中一震，把了把脈道：「這就不對了，心蛇有影無形應該是紅的才對，你額眉出現的是金蛇莫非是遭了苗疆或是藏土神秘巫術的『追心移魂』大法！」他沉思了一會，道：「難道是她下的毒手？」

展雲龍顫聲地道：「她是誰？」

盲劍客凝重的搖搖頭自語道：「不可能呀，她雖然出身苗疆黎山姥姥之徒，但她不可能施出這種神秘傷人的法，況且他倆根本沒有一絲仇恨……」

他見展雲龍額上滾熨如火，心裏頓時

一凜，道：「你在這裏等我，我去和鐵皇爺算完帳後，再設法給你拔除身上的心蛇，如果眞是那丫頭施的毒手，我會一劍劈死她……」

展雲龍强自忍受著心中的劇痛，道：「大哥，你說的到底是誰？」

盲劍客悶聲不吭拔起身形，木劍在地面一點如電的向前射去，正好迎上奔跑而來的鐵心寒。

鐵心寒情急的道：「林森，你不能去！」

林森微微一怔，鼻子裏冷冷地一哼，道：「我們之間已是水火不容的仇敵，妳不要管我……」

當他說出這句話時心理是何等的難過，幼時的情景一一泛現在他的腦海裏，使得他痛苦的加速了前行的身子。

展雲龍沉聲如雷的大喝一聲道：「大哥，等等我！」

他盡量默默忍受著心靈上那種無情的痛苦，躍起身子隨後追去，但他奔出沒有多遠，身子已經墮摔在地上，發出一聲低迴的呻吟，而盲劍客人影已消，很快的消逝在那濃濃密合的雲霧裏，空中只留下一聲清澈入雲的長嘯。展雲龍恨得在地上重重一捶，道：「我不能失信於鐵皇爺，更不能讓林大哥一個人自己去冒生命的危險，如果我趕不上鐵皇爺和林大哥的決鬥，我寧願即刻死去，也不願做個不仁不義之人……」

他勉强的向前爬行了幾步，陡然瞥見一隻綠色的繡鞋呈現他的眼前，他匍匐在地上，緩緩抬起頭來，只見鐵心寒以一種奇特的眼光痴痴的望著自己。

他揮出一掌，大聲的道：「走開，妳想害我是不是？」

鐵心寒幽幽地嘆了口氣，輕聲的道：「你中了我們苗疆神巫的『追心移魂』大法，如果再不解救，立時就會神智迷亂，心中滴血而死，尤其最忌妄動眞力……你怎會惹上一個專門玩巫術的高手，還好你遇上了我，否則像這種巫術是很難破解的……」

展雲龍顫抖地道：「我不領妳這個情，請妳滾開……」

鐵心寒搖搖頭道：「你又何必過份倔强呢，像這種無形的痛苦沒有人能忍受得了，施術之人正在等著你回去向他求饒……」

她臉上煞氣一佈，冰冷的道：「我要讓這個施術之人帶血來見你我，然後讓他嘗嘗『五手分屍大法』的滋味，替你報却這個大仇……」

她自懷中拿出一個紅光流灩渾圓大球，在那球上繚起一蓬紅霧，彷如是一個透明的大珠子，她對著那個大珠子噴了一口氣，托在掌心之中對著天空說唸了幾句咒語，然後在那渾圓的大珠子浮現出一條金色的小蛇……

鐵心寒凝重的問展雲龍道：「這條金蛇是苗疆有名的『金練蛇』嗎？」

展雲龍搖搖頭，但却奇怪那大球上浮現出的金蛇，和自己額上隱隱透出的蛇痕，一般無二，好像是同樣一條蛇一樣。鐵心寒對著那大渾圓珠上的蛇影一點，道：「你還敢作怪！」

那浮現在渾圓大紅球上的金蛇似是一顫，空中立時響起一聲慘叫之聲，鐵心寒對著左方一指，道：「我以爲施苗疆巫術之人功力定是很高，那知他法術尚未修練到家，僅能在三里之內用術傷人……」

展雲龍縱目望去，只見蛇人洪通滿身血漬，披亂著長髮彷如瘋狂一樣，向這裏踉蹌的奔來。

他詫異地道：「怎麼會是他？」

蛇人洪通怒吼數聲，道：「那個婊子不顧道上義氣，破壞我蛇人洪通的法術，妳難道連巫術祖師的戒言都忘了……」

原來這種巫術最忌懂得此術之人互相殘殺，是故凡是去苗疆或是藏土修習這種功夫的人，都以同道爲戒，決不會輕易和同道之人動手，除非是有着深仇大恨。

鐵心寒冷煞的一笑道：「比起我來你還差得太遠，洪通，你在江湖上也算是個有頭有臉的人物，怎會對他下如此重的手……」

洪通惡狠狠的瞪了展雲龍一眼道：「他殺了我結義兄弟，這個仇我必報不可……」

「哼！」鐵心寒輕輕哼了一聲道：「你侵犯帝王谷！這個罪你非受不可……」

突然伸出手掌，在洪通身上一抓，一條金色流灩的小蛇突然飛出，鐵心寒運指一捽，呱地一聲，那條金蛇便斷爲二截，掉落在地上。

「呵！」展雲龍長長的吸了口氣，伸了伸腰，只覺心神上的痛苦全失，一股渾厚的勁道迅快的在體內繞轉一匝。

他怒哼一聲道：「洪通，我要你死。」

洪通驚懼的退了二步，身子一陣劇烈的顫抖，他低嘿了一聲，在那蒼白的臉上閃過一絲凶狠之光。

他單掌斜斜伸出，道：「我們鬥鬥看！」

展雲龍心蛇一除，精神陡然一振，他伸出一指，自那指尖上泛射出一股流灩的光芒，愈來愈熾。

他冷漠的道：「你只要能逃過這一指，我們的事便一筆勾消。」

蛇人洪通顫聲的道：「血魂指——」

「咻——」

那懾人心神的異嘯響起，一縷閃顫的紅艷光華破空點出，照著蛇人洪通的胸前點去，疾襲而至。

「呃！」

蛇人洪通只覺雙目眩迷，胸前有如烈火似的被燒焦開來，他發出一聲沉重的慘呃之聲，連着翻了幾個觔斗。

他身形一陣劇顫，道：「你！好狠……」

展雲龍冷漠一笑，在那沉悶無比的心裏，突然有一股暢流湧出，他深深吸了口氣，不屑的道：「我的命差點丟在你的巫術之下，如果我原諒了你，恐怕還不知有多少人要受你之害，所以……」

蛇人洪通絕望的慘笑一聲，拔起身子向前走了幾步，一股鮮紅的血水湧出，順着嘴角流下，他全身泛起一連串的抽搐，咯地一聲死去。

展雲龍斜睨了掉頭望着遠方的鐵心寒一眼，他的心神突然有一股莫名的激動，只見鐵心寒纖細的背影在晨霧裏有如一個

踏雲而出的仙子，那流瀉如雲的髮絲隨風飄起絲絲縷縷，像流瀉的瀑布……

他暗讚了一聲，忖思道：「她好美！」他嚅嚅地道：「謝謝妳助我破了蛇人洪通的巫術……」

鐵心寒緩緩的轉過身來，清澈如水的眸子裏閃過一絲憐人的柔光，她怔怔的望着展雲龍，道：「你剛才說什麼？」

「我！」展雲龍連自己都無法明白怎會在鐵心寒面前連一句話都說不出來，「我！」了半天，沒有第二句話表達出自己心中所想說的話。

鐵心寒將玉臂一揮，道：「你不要說，我也懂得你的意思。」

展雲龍一怔，道：「妳知道什麼？」

鐵心寒輕若銀鈴似的一笑道：「我知道你想說出幾句感謝我的話，却苦於不敢開口，那是因爲你太高傲，太倔强……」

展雲龍臉上一紅，訕訕地道：「妳也許說錯了，我並不高傲也不倔强……」

他想起盲劍客林森已單人隻劍闖進大巖關，不知是禍是福，但心中陡然一凜，一個意念陡然躍進腦中。

他駭懼的忖思道：「我怎麼會和女孩子扯上這麼長的時間。如果林大哥不幸被鐵皇爺殺死，我豈不是成了一個不信不義之徒，兄弟之間情同手足，我豈能看着他一個人去冒險……」

這個意念尚未消逝，他心神突然像拉滿了弦的大弓繃得緊緊的，他向鐵心寒一拱手，道：「多謝姑娘，在下要告辭了……」

他在地上一挫身形，凌空躍起，如電光輕閃一樣向大巖關疾撲而去。

鐵心寒氣得一跺脚，道：「喂，你回來了！」

她這時早就把少女的矜持與傲氣拋得一乾二淨，纖細的柔軀一擰，隨後追了過去，大聲的道：「展雲龍，那裏不能去！」

嬝嬝的語聲，擴散前去，飄進已身在霧中的展雲龍耳際，那輕柔緩和又令人迴腸盪氣的語音，幾乎使展雲龍停下身來，他搖頭一嘆道：「我得趕快去接林大哥……」

他踏着參雜不齊的嶙峋怪石，在那晨霧繚繞中撲進，這時雲霧密合，很難看見谷裏的一切情形。

「嘿……」

一聲低嘿的冷笑彷如鬼魅一樣的傳來，展雲龍忙將金魔神擊出，在空中一圈，沉聲喝道：「那一個？」

「嘿！」地一聲，自那翻捲的霧幕裏，閃出一個中年持劍的道士，他雙目寒光如電，冷冷地睨着展雲龍。

這個人冷冷一笑道：「站着，前面是湧沙潭，沒有事情給貧道滾出大巖關外……」

展雲龍將手中金魔神輕輕一抖，道：「你是什麼東西？竟敢對我說這樣的話！」

那道人見展雲龍輕輕一抖，手上的兵刄便泛起一股流灩的金光，由於白霧太濃，他沒法看清展雲龍手上到底拿的什麼兵器，雙方這時接近，那道人陡然之間看清展雲龍手上拿的是金魔神，不禁駭得連退兩步。

他吃驚又駭懼的道：「你是血指金魔？」語聲一噎，顫聲的道：「在泰山一日之內之間連殺佛門弟子數十人的就是你？」

展雲龍一揚金魔神道：「不錯，你已有自知之明，是否能截住在下，你可以很快的判斷出，如果自知不行，我希望你能乖乖的爬開……」

那道人目中神光電射，沉聲道：「我一鄂子早聞施主之名，今晨能夠見着心黑手辣的血指金魔，正好替佛門死難的弟子報仇……」

他凝重的退了一步，全身的道袍陡地隆隆鼓了起來，斜伸長劍，一蓬劍芒伸吐顫出三寸，端重的指着展雲龍。

展雲龍見道家四仙中一鄂子在一剎那之間，便擺出劍道中最上乘的穩健飄逸之架勢，心裏登時一震，腦海中疾快的閃過一個意念，忖道：「這個道人能列入道門四仙裏的人物，必有其過人的功力，林大哥生死未知，我豈能多耗時間……」

他大喝一聲，身形斜躍而起，金魔神在空中一晃，猛地對着一鄂子的身上砸去。

一鄂子長劍一揮，施出一式「山野戰八方」，但見劍光一繞，耀眼的劍刄上泛起層層弧形劍光，穿過金魔神向展雲龍的身上點來。

展雲龍反手將金魔神抖出，大喝道：「你接我一招！」

這招是他全身勁力所發，金魔神[illegible]又狠自偏鋒擊出，一鄂子心中大駭，忙[illegible]劍擋去！

「噹！」

空中響起一聲清脆的兵刄交擊聲，火光濺處，一鄂子連着被擊退了兩步，一枝長劍已被金魔神擊得彎了下去。

他只覺手臂發麻，虎口彷如爆裂開來似的，他惶懼的疾快揮出一劍，唯恐展雲龍乘機進招。

展雲龍冷漠的一笑道：「道家四仙也不過如此……」

一鄂子氣得仰天狂笑道：「小輩，你欺人太甚！」

他笑聲一歛，濃濃的煞氣倏地自雙目之間佈起，向前跨了一大步，週身骨骼傳來一陣密響。

他怒吼一聲，冷寒的長劍一抖而起，顫出六個劍浪，以無比的快速，向展雲龍的身上劈來。

「噹！噹！噹！……」一連六響，這六劍快攻在一口氣中完成，展雲龍連着架出六劍快攻，心中也暗暗揑了一把冷汗，暗驚對方超絕的劍上神技。

「哼！」展雲龍冷哼一聲道：「你神氣夠了！」

他不甘示弱，將金魔神掄起一片金影，但見金魔神幻化無比的向前一伸，筆直的射了過去。

「呃！」

金魔神所至，威力無儔，一鄂子只覺胸前一緊，嘴裏爆出一聲痛呃之聲，身子倏地向外翻去。

他顫聲的道：「你眞是個殺人的血魔……」

展雲龍連望都不望受傷倒地的一鄂子一眼，他冷漠的哼了一聲，在嘴角上漾起

一絲淡淡的笑意，大聲的道：「不管是誰，只要和我血指金魔過不去的，沒有一個能有好下場。」

話音下，他身形閃電飄起，穿過逐漸淡去的雲霧，高亢的長笑一聲，如一條劃過空中的黑煙。

陡地，在展雲龍的眼前，出現一塊白色的沙灘，在沙灘的左邊有一條小河流，潺潺的水聲清脆的傳來。

他怔了一怔，只見在那一片白色的沙灘上，盲劍客林森在那裏揮劍如雨，將鐵中錚逼退開去。

鐵中錚手捻長劍，凝重的和盲劍客林森對峙，雙方似乎都在伺機攻擊對方，但兩人守得嚴密異常，良久沒有攻出一招。

在兩人的對面，一個道人威猛的望着雙方，在那凝重的臉上透出無比的驚訝，似乎不相信盲劍客林森能和鐵中錚打成對手。

展雲龍身形一飄而去，大聲的道：

「林大哥，小弟展雲龍來了。」

盲劍客似乎注意力一分，回頭道：

「不要過來，那是陷阱！」

但時間上已晚了一步，展雲龍一腳踏出，陡覺那沙泥一陷，整個身子往沙裏沉了下去，他心中大驚道：「大哥，這是怎麼一回事？」

盲劍客林森收斂疾躍過來，道：「這是流沙，你太不小心了！」

他身形才落，鐵中錚隨後持劍追踪而下，盲劍客林森斜劈出一劍，伸手拉着展雲龍，道：「你不要怕！」

一劍揮出，鐵中錚只得閃身一退，在那陰沉如冰的臉上，刹時掠過一絲笑意，不由得笑出聲來。

他哈哈笑道：「林森，我要你們兩個人通通葬在這片流沙之下……」

展雲龍只覺自沙泥裏有一股奇大的吸力吸着自己，他急得掙扎數次，不禁絕望的道：「大哥，你不要管我，快殺了鐵中錚……」

盲劍客林森這時非但要施出無比的輕功浮在沙上，還要揮劍抵抗鐵中錚的進擊，又要抓住展雲龍的手腕不使他沉下去，一人精神分做三面，頓時感到有點不支。

「嘿──」鐵中錚嘿嘿一笑道：「我要你們死──」

一劍破空撩出，劍嘶之聲倏地大作。

深濃的雲霧慢慢消逝，金黃色的陽光斜斜的投射下來，使顆顆鬆散的沙泥泛起條條金光。

展雲龍身子愈陷愈深，攔腰之處全在流沙裏……

盲劍客林森額上泛現出一層汗漬，他臉上一陣劇烈的抽搐，丹田那口凝聚的眞氣都幾乎要散去……

他痛苦的道：「展弟，你忍耐點……」

「嘿嘿！」鐵中錚發出一連串低嘿之聲，隨手一劍破空撩出，劍嘶之聲陡地大作，如芒的劍影倒灑而落。

一道密密的劍雨，斜斜向盲劍客身上罩去！

盲劍客這時一心三用，緊緊抿住嘴角，他深深吸一口氣，身形向流沙上一移，斜撩長劍如電射出。

「噹！」

一聲清脆的劍擊之聲響澈了整個空中，濺起無數的火星，鐵中錚身形一挫，連着退了五步。

他滿臉都是詫異之色，道：「你這是天涯劍法的第幾式？」

盲劍客林森心中一凜，深深的吸了口氣，陡然，一個意念如電般閃進他的腦海裏，疾快的忖思道：「鐵中錚一代宗師，任何派別的劍法，在他眼裏只要看過一遍，便會牢記心中，地角七劍所以無法和天涯劍法相比，是因爲天涯劍法裏每一招都有三個不同的變化，每個變化都是海市蜃樓，無涯無際，他剛才逼我使出絕招，莫非是存心偷學我家的不傳絕學……」

林森冷哼一聲，道：「你問這個幹什麼？」

鐵中錚這時並不急切的進攻，他冷冷地一笑道：「你以爲這招『茫茫無涯』，我便識不出來，哼，我也施出一招讓你瞧瞧！」

說着在空中晃了一個劍浪，幻化無比的連着射出七個劍花，像是一朵銀色的大花一樣，去留之間，毫無踪跡可尋，只是劍風輕吟，低嘯而過。

盲劍客一聽大驚，顫驚的道：「這是『七煞現魂』，你怎會使這一招？」他咬了咬嘴唇，低頭沉思了一會，道：「這是我大姊教你的……」

他雖然無法看見鐵中錚使出「七煞現魂」的威勢，但從那七縷劍吟風聲，很快的就分辨出這是自己祖傳的三大絕招其中的一招，他心裏大寒，已知自己沒有希望勝過鐵中錚了，立時在他臉上現出，盲黯然懊惱的忿意。

鐵中錚哼了一聲道：「天涯劍法並沒有什麼出奇之處，你不信攻我一招試試！」其實他這純是一句詐語，欲想立於不敗之地，首先造成盲劍客心裏的恐懼，而使他有所顧忌。

盲劍客心神一顫，冷漠的道：「你竟敢偷取別派的武功，我會遍告武林各派──」

鐵中錚不屑的呸了一聲，道：「環顧芸芸武林，有那一派的劍術能駕馭天地二劍二家之上，我鐵中錚乃爲萬劍之宗，做這樣的事……」

「嘿！」盲劍客低嘿一聲道：「萬劍之宗，你好不要臉──」

鐵中錚被罵得心頭火起，身形斜飄而起，手中長劍斜斜伸出，對着盲劍客的肩上削了過去。

展雲龍一見大駭，道：「大哥，小心！」

盲劍客默察這一劍來勢之後，腳下一陣浮動，心中一駭，急忙提一口氣，穩住那陷落的身子，可是就這一陣工夫之間，展雲龍的身子已陷進了一大半，眼看就要沒頂。

鐵中錚連着遞出七劍，逼得盲劍客冷汗直流，由於展雲龍失足陷沙之中，使他無法攻擊鐵中錚。

展雲龍用力一掙，大聲的道：「大哥放了我，這樣你如何能專心對付他……」

盲劍客黯然的道：「展弟，我們要死也要在一起。」

鐵中錚目中凶光一閃，嘿嘿笑道：

「很好，你們能死在一起也算不易了……」

話音未了，一股濃濃的殺氣瀰佈在臉上，只見他低嘯一聲，一道顫慄的劍刃，幻化無比的攻了過來。

盲劍客奮起全身功力，陡地向上一拉，大喝道：「展弟，起！」

但見展雲龍一個身子平空飛了起來，盲劍客林森振腕一甩，展雲龍整個身子筆直的往沙灘之外落去。

盲劍客林森甩人、揮劍、晃身三個動作同時完成，鐵中錚長劍甫出，盲劍客斜伸長劍擋了開去。

可是，由於適才他甩出展雲龍時用力太大，左足尖突地一陷，使整個身子向前一傾，他連忙自數個不同的方位劈出三劍，逼得鐵中錚不敢近身。

盲劍客林森長嘯一聲，陷沙陡地一分，他整個身子向外射出，鐵中錚低笑一聲，揮劍隨後追了過來。

展雲龍這時驚魂甫定，一見鐵中錚緊追而來，登時有一股怒火直衝胸前，他冷煞的哼了一聲，道：「大哥，讓我來收拾他──」

一道燦爛的耀眼金光突然自他手中飛出，金魔神斜舉，威力凜然的屹立在地上，怒視着鐵中錚。

鐵中錚心神大顫，道：「金魔神！金魔神！」

他詫異的一刹身子，凝重的吸了一口氣，雙目如電，針視着展雲龍，四目相對，兩人都沒有說一句話。

稍頓，鐵中錚冷冷一笑，道：「你到底是誰？這個金魔神你是從那裏得來的？」

展雲龍冷冷地道：「你只要能勝過我手中金魔神，我便告訴你……」

「哼！」鐵中錚不屑的道：「沒有教養的東西，老夫問你是看得起你……」

展雲龍一聽大怒，掄起手中金魔神，向前斜斜跨出一步，當頭向鐵中錚砸去，這一砸重有千斤之力，呼呼的嘯聲，聽來刺耳之極。

鐵中錚見他隨手一揮便有這樣大的威力，心頭登時一凜，他不敢揮劍和金魔神硬接，急忙收劍退去。

展雲龍目光中冷光暴射，沉聲的道：「鐵中錚，你可敢接我一招了！」

鐵中錚一代宗師，在江湖上歷經不知其數的大戰，可從未有人敢當面向他挑釁，他一聽大怒，雙目在展雲龍臉上一掃，心裏突然寒悚的一顫，愣了一愣。

他怪異的一愣，腦海中不禁忖道：「這個年青人的樣子我怎地這麼熟悉，我怎麼會想不起在那裏見過他……」他沉思了一會，突然道：「你是否展嘯天的兒子？」

展雲龍一刹身子，冷冷地道：「不錯，我來帝王谷正是探尋我父遇害的情形！」

鐵中錚神色大變，道：「誰告訴你，我知道這件事？」

展雲龍怔了一怔，道：「你不知道？慧果明明告訴我……」

他那知這件事牽涉太多人命，關係未來武功安危至鉅，雖然對這件事非常清楚，也不願意輕易說出來，免得遭各派的非議。

鐵中錚哼了一聲道：「原來是慧果胡說八道，我早就猜着是他告訴你……」

他心中念頭急轉，如何能將這件事應付過去，想了一想，始終沒有萬全之計，他心中一愣，忖道：「這小子追根究底，實爲將來一大禍患，關於那口金鐘造成武林血案的事情，我本身也有參加，日後和這小子爲敵在所難免，倒不如乘機將他除去……」

這個意念一現，臉上立時顯出一絲詭異的笑意，他冷冷的睨着有些不信的展雲龍，胸中已有安排。

展雲龍一聽鐵中錚否認知道這件事情的眞象，心登時涼了半截，他猶疑的沉思了一會，道：「你眞的不知道？」

鐵中錚冷漠的道：「我並非完全不清楚，只是對當年令尊之死尚有許多不明之處，很難肯定給你一個答覆……」

這時惡念陡生，他想殺死展雲龍除去心腹之患，又想利用對方剪去幾個異己，所以含含糊糊，始終不給展雲龍一個正面答覆，這也是他聰明之處，欲擒故縱，更容易使對方上當，即達到排除異己的目地。

這一着果然收到了預期的效果，展雲龍終究是經驗不夠，給對方一個極有利的地位，他急急的問道：「你只要把你所知的事情告訴我聽就行了。」

鐵中錚面色一冷，冷笑道：「說得倒簡單，我若是輕易的將這件事說出來，還能稱爲武林一大隱秘，恐怕你還沒來帝王谷之前已全盤得悉了，這件事牽涉太廣，沒有人會冒得罪武林同道的大險，非告訴你這件事情……」

展雲龍堅決的道：「你只要說出之後，帝王谷日後有任何麻煩，我展雲龍一人承担，死命以赴。」

鐵中錚搖搖頭，道：「我不要使一片安樂土，變成屠宰場……」

盲劍客不屑的一笑道：「想不到你鐵中錚也有害怕的事情……」

鐵中錚一瞪眼，喝道：「誰說我怕事……」

盲劍客哈哈一陣朗朗大笑，道：「你不怕爲什麼不敢說……」

在他想來鐵中錚受此一激定會說出來，那知鐵中錚突然一改那種名好利之態，僅是冷冷地一笑，漠然的道：「老夫豈會受你的激將……」

展雲龍向前大跨一步，道：「我不怕爲什麼不敢說……」

在他想來鐵中錚受此一激定會說出來，那知鐵中錚突然一改那種名好利之態，僅是冷冷地一笑，漠然的道：「老夫豈會受你的激將……」

展雲龍向前大跨一步，道：「我不怕和天下人爲敵，也要你說出來……」

正在這時，一聲冷笑傳了過來，祇聽一個蒼老勁足的聲音道：「好大的口氣！」

話聲一逝，一道綠雲彷如自雲端流瀉下來一樣，像風一般的向場中飄落，那份俐落的輕功，使展雲龍暗暗咋舌，沒有人想到這個人功力如此高絕。

盲劍客傾耳凝聽了一陣，道：「展弟，快告訴我這個人是什麼形象？」

展雲龍向那撲來的人仔細的一望，道：「身穿綠袍，手裏拿個大鐵杖，環目，闊嘴……」

盲劍客凝重的道：「果然不出所料，連綠影子也來了。」

綠影子嘿嘿一陣怪笑，道：「你這個瞎子記得還眞淸楚，我綠影子以爲那一戰你非死不可，那知你竟能活着走進帝王谷……」

他嘿嘿一聲怪笑，對鐵中錚道：「鐵兄，十四年前劍底遊魂，今天還敢上帝王谷，他的胆子可算不小……」

盲劍客身形陡地向前一欺，冷冷地道：「我這雙眼睛是毀在你們手裏，嚐盡了沒有眼睛的痛苦，若非是要向你倆索回這筆血債，我可能死了……」

他痛苦的怒吼了一聲，大聲的道：「綠影子，你是主要人物之一，我今天要以你的頭顱洗刷我十四年積鬱的那股憤恨……」

綠影子嘿嘿兩聲，陰沉的道：「一個瞎子也敢興風作浪，我倒沒有聽過……」

他認爲一個失去雙目的人，武功怎麼磨練，也不會進步到那裏去，他不屑的冷笑數聲，道：「你若認爲當年那一劍不夠，我可以再補上一劍……」

盲劍客祇覺全身熱血沸騰，一股濃濃的殺意在他臉上現出來，他輕輕撫着頰上那道疤痕，狠狠地道：「我要你連回手的機會都沒有……」

「咻——」

一縷劍光突地奔出，空中閃起一道光影，綠影子大叫一聲，身子斜斜掠了過去，揮手一掌拍出！

盲劍客收劍一退，不屑的道：「你已死了一次，讓你瞧瞧盲者並不比有眼無珠的人差……」

「胡說！」綠影子厲叱道：「你眞會吹牛……」

正在這時，一蓬濃黑的眉毛從他臉上輕輕飄了下來，他大驚失色的啊了一聲，連嘴巴都閉不起來。

盲劍客若把劍刃輕輕一轉，綠影子整個頭顱都會被對方快捷的劍刃削下一大片，盲劍客像是故意和他開玩笑一樣，僅僅削去他的雙眉。

綠影子伸手摸了摸額前的眉毛，嚇得連臉色都變了，幾乎不敢相信世間有如此高明的劍法。

他顫聲的道：「你這是什麼劍法？」

盲劍客冷冷地道：「你現在該知道一個盲人並不比你差勁，當年你在我臉上刺了一劍，我現在也讓你嚐嚐這種滋味？」

綠影子大駭，他連着退了兩步，大鐵杖迎空一掄，揮出一片光影，盲劍客剛才顯露的那一手已將他嚇破了胆，心想：我這樣防守你總沒法傷到我。

他之所以被稱爲綠影子，只因有一身詭絕江湖的輕身功夫，若論眞實本領倒沒有什麼，由於這人計謀百出，曾替鐵中錚出了不少轟動江湖的主意，所以鐵中錚對他另眼相看，而他也借着鐵中錚之名，增加自己的威望，逢人便說：「鐵中錚和我最稱莫逆，我的事便是他的事。」許多江湖人物碍在鐵中錚的面子上，對他客氣十分，日久便養成他一種狂傲目中無人的神氣。

大鐵杖挽成一個光弧，斜斜的直砸而下。

盲劍客冷哼一聲，道：「你還是和十四年前一樣稀鬆，沒有什麼了不起！」

劍芒躍空吐出，穿過那些急劈拂落的杖幕，對着綠影子的臉上射去，只見血影崩現，劍影一吐而收。

「呃！」

綠影子對自己賴以成名的輕身功夫得意非常，那知移身一閃，竟未劈開對方的劍勢，他痛呃了一聲，捂着臉頰向後退了開去。

鮮艷的血液從他指縫中漏了下來，他忿怒的吼了一聲，一條深深的血痕斜斜的劃過了臉上，他大聲的道：「鐵兄！我破相啦，你替我報仇……」

鐵中錚沒有想到綠影子如此膿包，在一招不及之下，便受傷而退，他冷煞的・笑，道：「林森，你竟敢在帝王谷傷人」

盲劍客林森冷冷地道：「帝王谷是什麼東西，你少拿帝王谷嚇人……」

鐵中錚嘿嘿一笑道：「帝王谷雖然不算什麼，可是在一般江湖朋友眼裏却是個神秘的地方，嘿嘿！老夫也不需要和你多說，你只要看看四週就知道了……」

盲劍客林森雖然眼睛不能視物，可是他的嗅覺和聽覺都非常靈敏，他在空中凝聽了一陣，神色凝重的輕輕碰了一下展雲龍，輕輕的道：「展弟，你可發覺了什麼？」

展雲龍向四處遠遠望去，心中頓時・駭，只見在那些星羅棋佈的孤石崖上，閃出無數手持長筒的黑衣大漢，這些漢子手持長筒，對着地上的展雲龍和盲劍客，鐵中錚只要隨手一揮，藏諸在長筒裏的暗器便會射發出來。

鐵中錚冷冷地道：「那是蜂芒銀針，你倆已被重重包圍！」

展雲龍輕聲的對盲劍客道：「我們已陷重圍，大哥，你看如何是好？」

盲劍客沉思了一會，道：「鐵中錚詭計百出，他不會這樣輕易殺死我們，你再仔細看看，這裏面必有可疑之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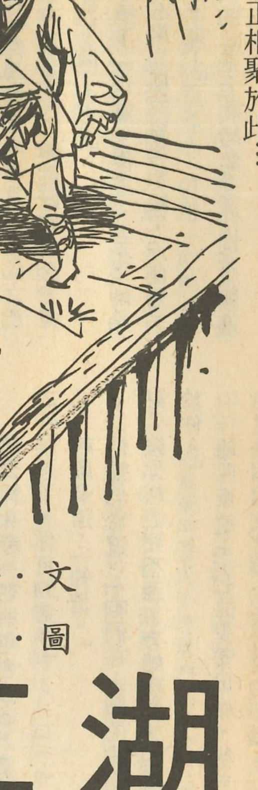
展雲龍斜睨了西南角上一眼，道：「西南角上空無一人，我們若從這裏衝出去，那些漢子的暗器必無法達到我們身上，只是令人不解的，鐵中錚會這樣的大意，竟會不派人防守西南角……」疑念一生，立時向鐵中錚望去，只見他面含微笑，一股陰沉詭譎的樣子，對兩人的對話彷如未聞一樣。

盲劍客全身一顫道，道：「西南角上那是大巖關最危險的一個地方，哼！鐵中錚果然居心險惡，竟要我倆遭受毒瘴而死……」他低額沉思了一會，道：「展弟，我倆今日免不了一死，乾脆碰碰運氣，由我斷後，你趕快向西南角上衝去。」

語音一落，手中的長劍陡地一抖，顫起數道幻化無比的劍花，只見劍影千條，向鐵中錚身上劈去。

鐵中錚足下輕移，揮劍一劍刺來，他這一劍虛實兼俱，極不易使人摸透對方這一劍的來勢，但有一點却令人驚奇，這一劍非但拿捏恰到處，而且攻敵自救，逼得盲劍客非撤這一招不可，眞是神妙兼俱。

（未完・九）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徐諾・文　可飛・圖

鳳在江湖

人面多險詐　眞僞最難分

上文提要：

俞一棋設下聲東擊西連環計，慫恿及迫使北翁錢仲合去盜取少林及華山派之鎮門之寶的綠佛杖與金日七，又故意留下素簡提示欲取回信物，找金吾鏢局局主鐵金吾便可；另一方面則挾持鐵金吾之母親，迫他押運此鏢作掩人耳目，實則私自從另一路運走火槍……撒拉木橋上，危機重重，錢姓爺孫與白丹正相聚於此……

那足音甚爲沉重，一步一步敲在衆人心上，只數起數落之際，已來到近前，但見山壁斜角處黑影一閃，一人疾步而來！

趙鳳豪運足目力，見那人年紀約莫在五旬上下，身穿一襲黑衣，在烏漆的夜色中尤顯得陰寒可怖，諸人心子皆是一涼。

俞肇山冷冷道：「游老二才到麼？」

那「游老二」三字一出口，趙鳳豪不禁驚得呆了，情不自禁對這在斯時斯地神秘出現之人多打量兩眼。

那人默然不語，只用兩道如炬的目光向四下掃視一匝，最後視線滯留在趙鳳豪身上。

終於他開了口，聲音是冷冰冰的：「這老頭是誰？」

俞肇山未及答話，趙鳳豪已搶着說道：「老夫趙鳳豪，閣下居然對老夫如此陌生，倒是奇了。」

那人道：「何奇之有？」

趙鳳豪道：「想不到閣下健忘如斯，可仍記得半載之前老夫嘗爲貴府莊上客？」

那人低「哦」一聲，道：「鄙莊賓客無日不在百名之上，區區自是不能一一記住。」

趙鳳豪道：「別自圓其說了，你不是游……」

方說到此處，俞肇山倏然大吼一聲：「游老二，快……快出手！」

那「游老二」聞聲，身子猛地向前一欺，單掌閃電般抬起，對着近在咫尺的趙鳳豪直襲而出！

這下禍起蕭牆，趙鳳豪在全然不備中，忽然覺後脊生涼，他做夢都料不到「游老二」無緣無由會突施暗襲，是以反應遠較平時遲鈍，他猶未及回轉身子，對方的掌勢潛勁已直逼到他的背後！

俞一青猶恐趙鳳豪未覺，高聲叫道：「趙大俠，留神你的背後……」

他立身之處距趙鳳豪少說也有十餘步之遙，欲加援手已然不及，是以惟有出聲示警一途。

對方一掌來得已太突然，趙鳳豪避無可避，天生的本能逼他做了個寧爲玉碎，不作瓦全的決定，他甚至連閃身的嘗試都不加以考慮，右臂一揮，往後反推而出，來了個以硬碰硬！

一個是出其不備，一個是倉促應戰，兩相比較之下，趙鳳豪無形中吃了許多大虧，但是他依舊憑藉着雄厚的功力，將「游老二」身軀震得如同一團柳絮一般，往後飄飛了出去。

那「游老二」身在空中爆出一聲悶哼，下落於地，而趙鳳豪自己也付出了相當的代價，對方掌力之高委實大出他所料，這一掌之力幾乎將他震得五臟都移了位，幸虧他內力深厚，強行運功將翻騰不已的氣血壓下。

他情知這麼做其實是釜底抽薪之計，目下若不迅做調息自療，待會兒傷勢發作，便不可收拾。

雙方只匆匆換了一招，旁觀者的俞氏昆仲已焦急得驚心不已，趙鳳豪雖沒有躲過這一記殺着，但身受數掌之下，仍有餘力將對手震飛，而且自己屹立不倒，自外表觀之，猶如無事之人，光是此等潛力便

足以令人心寒了。

趙鳳豪壓沉嗓子道：「爾等一再偷襲於我，是何道理？」

那俞氏兄弟本計劃繼「游老二」奇襲之後痛下殺手，此刻見趙鳳豪神威凜然，震於對方大名，一時竟不敢輕舉妄動。

趙鳳豪續道：「說吧，今番你們打算怎樣？」

俞肇山尋思一忽，道：「姓趙的，咱們早就警告過你，莫要來攪這淌渾水，姑念你在武林也是個有頭有臉的人物，你走吧……至於這兩個人……」

他伸手一指俞一青及茹卿：「這一對夫婦俞某可要留下！」

趙鳳豪冷冷道：「就是這句話麼？」

俞一青深沉地望了趙鳳豪一眼，激動地道：「趙大俠見義拔刀之情區區深銘肺腑，今日之事區區一人已足夠打發，閣下請自走吧。」

趙鳳豪沒有答話，轉向俞肇山道：「老夫與俞一青本無交情可言，先此之所以不欲離去，乃是為了滿足好奇之念，但目下情形又不同了……」

他長吸了一口氣，復道：「目下却是爾等無所不用其極的卑劣手段，迫使老夫不得不留下來！」

俞一棋道：「姓趙的，你別不識進退……」

那久還未開口的端木愈呼嚷道：「和這老頑固還有什麼好說的，動手便了。」

他一面說，一面舉掌待發，就在這當兒，忽然一陣嘈雜的人聲自對面崖壁傳了過來！

漸漸那語聲來得近了，衆人轉目望去，只見崖上人影閃盪，相繼躍出七人。

那七人一字排開，為首一名虬髯大漢環目一掃，望着趙鳳豪道：「趙老兒，原來你在這裏。」

趙鳳豪未及答話，俞肇山頭也不抬，道：「來者是誰？」

那七人相互對望一眼，突地齊然仰天長嘯，其中一名道士道：「見着咱們七人，施主還猜不出貧道等的身份？」

俞一棋道：「好大的口氣，難道武林七奇的四個字就是令你們如此自命不凡？」

那虬髯漢子道：「武林七奇中沒有一人會狂妄和超出他應有的本份，倒是閣下說話的口氣，咱們聽來相當刺耳。」

言罷不待對方回答，便朝趙鳳豪道：「趙老兒，你可是畏懼不敢赴約了！」

趙鳳豪一哂道：「簡公林，虧你身為一派之長，竟說出這等無見識的話。」

簡公林身旁一名枯瘦老者道：「約鬥之時辰過了，你可知道？」

趙鳳豪道：「知道。」

枯瘦老者道：「咱們在山巔的約定地點久候你趙老兒不至，方始聯袂下山尋找於你。」

趙鳳豪道：「七位少安毋躁，待老夫將這幾個朋友打發後再行踐約不遲。」

簡公林道：「閣下還有什麼私事未了？」

趙鳳豪指着俞氏兄弟道：「他們與老夫有點糾葛未曾解決。」

簡公林朝身左的胖老者道：「郝兄，你說怎麼辦？」

那胖老者郝倫道：「夜長夢多，小弟之見是不能再等下去了。」

簡公林沉吟一下，向俞肇山一拱手道：「尊駕與趙鳳豪有何過節，可否衝着區區七人薄面暫請放開？」

俞肇山道：「只要趙大俠願意，隨時可以離開，在下並不準備擋駕。」

趙鳳豪道：「老夫要走便和俞一青及其夫人一道走。」

俞肇山沉聲道：「你要求得太過份了！」

那郝倫敞開嗓子道：「咱們與趙鳳豪有約在先，若有人在此刻和他過不去，便等如與七奇為敵，閣下三思。」

頃刻間俞肇山眼色一連變化了好幾次，他深思熟慮藉故約俞一青夫婦至此，本欲一舉將他倆襲殺，做夢也想不到半途會殺出一個趙鳳豪橫加阻撓，目下又有武林七奇居中作梗，以致全部計劃均為之落空，雖是心有不甘，但權衡敵我形勢，自量其力絕不能佔到任何便宜，遂道：「武林七奇也決定要插身於這場是非之中？」

七奇站開一排，無語佇立，不啻是默認了他的話，俞肇山陰陰一笑，聲音變得又沉又狠：「連七奇都如此不識時務，俞某還有何話可說，青山不轉流水灣，咱們後會有期。」

那端木愈道：「姓俞的，你什麼時候也學會了畏首畏尾？」

俞肇山毫不動怒，道：「端木當家，若倔强不服，可自個兒留在此地，恕老夫不能奉陪。」俞肇山揮一揮手，偕同俞一棋及「游老二」轉身走了。

那端木愈躊躇一忽，也隨後跟上，不一刻便人影俱杳。

趙鳳豪述說到這裏停住，岑少風聽得入神，情不自禁問道：「後來呢？」

趙鳳豪久久不語，視線一直不曾離開地面，就像它上面烙印着他的往事似的，好一會始道：「後來因我的堅持，俞一青夫婦只有依老夫之意離開，留下的就只存武林七奇與老夫。」

岑少風心緒緊張，又問：「老爺與七奇之戰的結果如何？」

他說着，不意觸及趙鳳豪的目光，心中不禁顫了一顫，但見他主人的晶瞳中騰射着一種散漫而凄涼的光芒，似乎整個天地全籠罩在絕望中，再也沒有任何生機。

趙鳳豪緩緩道：「目下老夫一身功力盡失，形同廢人，你還不知結果如何麼？」

岑少風幾乎是驚叫地道：「為什麼？老爺的功力絕不在七奇之下，只有在七人之上啊，為什麼老爺會落敗？而且又敗得這麼慘？」

趙鳳豪仰天嘆一口氣，道：「老夫兩番遭到俞肇山及『游老二』之偷襲，體內百會盡閉，已負嚴重內傷，加之老夫未曾適時調息療治，傷勢遂愈演愈烈，在未與七奇之戰前，已自知無法倖免。」

岑少風道：「老爺既知此役是敗定了，緣何不將實情對七奇說明，延期再戰？」

趙鳳豪露出古怪的神色，道：「少風，若換了你，你會這樣做麼？」

岑少風心頭起伏，他毫不考慮便在心中對自己呼道：「是啊，我若與趙老爺子易地而處，也會堅持打下去的，原來……原來老爺與我都屬於這一類之人，難道這種暴虎憑河，死而無悔的勇氣便喚做英雄？」

他知道一個眞正的「英雄」必須是個臨事不懼，好謀以成之人，但憑一腔熱血不顧稍弱於人，便置成敗於不顧，是無濟於事，但為何明知此等道理也不規避呢？自己也解釋不出所以然。

趙鳳豪喃喃道：「時也乎？命也乎？」

岑少風忽然想起一事，道：「方才老爺提到俞肇山曾出示一白裏透青的小玉石？」

趙鳳豪頷首道：「據俞一青事後告訴我，俞肇山夥同那『俞福』竊走的玉石不過是贋貨，眞貨其實仍在他身上？」

岑少風若有所悟，道：「是了，下傭記起俞兄之頭布上，就鑲有同樣一顆玉石。」

趙鳳豪道：「俞一青曾約略說過，那塊星月石關係一件重大陰事，你可知曉俞一青之父生前為朝廷命官，官至兵部僉事。」

岑少風搖頭表示不知，道：「還有那游……游老二……」

他欲言又止，趙鳳豪道：「少風有話逕說無礙。」

岑少風道：「下傭曾於數月之前，親見游家老大老二在長安主持英雄大會，斯時天下各派代表正集會商討對付披猖揚厲的百毒敎……」

趙鳳豪奇道：「有這回事？」

岑少風肯定的道：「游老二在大衆之前露面，非只下傭瞧見。」

趙鳳豪沉思有頃，驀然一擊掌，道：「長安露面那個游老二也可能有假！」

岑少風驚道：「又是一個冒牌游老二？天下人竟被瞞了過去？」

趙鳳豪用着異乎尋常的沉重聲音道：「『游老二』自然也是個相當重要的角色，但老夫總隱隱覺得問題的關鍵在那俞肇山。」

岑少風道：「老爺覺得此人如何？」

「老夫總不斷感到那俞肇山其實並無此人，十有八九是一名當代知名的武林高手所冒充！」

岑少風大喫一驚，吶吶道：「這……這怎麼說法？」

趙鳳豪道：「試想，俞肇山功力之高，已穩佔排名武林前數把交椅之內，但他的名字非特不見經傳，簡直陌生得緊，一個人功夫既高，又要隱蔽其名不為人知，乃屬萬無可能之事，在此等情況下，只有借用假名了。」

岑少風心頭思潮洶湧，道：「此人是誰？老爺心中可有端倪？」

趙鳳豪久久不語，似乎已陷入苦思中，良久始道：「事情之複雜，非三言兩語所能道盡，暫時不談這個了。」

他仰首望望微曦的蒼穹，噓叫道：「你瞧，天又亮，咱們走吧。」

岑少風茫然應了一聲，兩人相繼舉步，往霜霧濃重的遠方行去。

＊　＊　＊

且說元元僧與心瀰和尚方掠到木橋邊緣，迎面突然步來一名白袈裟僧人，適將橋頭擋住。

元元僧不由分說，拔身就向前猛衝，那白袈裟僧人身子一閃，堪堪攔在元元僧前面，那邊心瀰和尚見元元僧被擋住，也止身不前。

那白袈裟僧人喧了一聲佛號道：「無量壽佛。」

聲音有如鐘乍鳴，凝聚在空中久久不散，元元僧一聽這四個字，身子微微一顫，愣愣立在當地。

白袈裟僧人懷中抱着一隻木魚，雙手揮動間，一總敲了十二響，聲音淸脆無比，更奇的是那響聲中彷彿透出一種難以言喻的怪異力量，令人不知不覺為它懾引了去，只見元元僧身軀又自一震，雙目呆滯如入夢幻之境。

那錢姓老者喃喃道：「十二響，十二響……久未遇到能以達摩功敲十二響木魚的和尚了。」

他倏地抬起頭來，遠遠朝白袈裟僧人道：「來者莫非少林方丈？」

那白袈裟僧人合什道：「不敢，正是貧僧。」

錢姓老者道：「老夫數年不問外事，不想當今少林寺又換了一位方丈，敢問前掌門青杏與大師如何稱呼？」

白衣僧人道：「貧僧青木，青字輩排行第四，青杏乃貧僧大師兄，現已圓寂。」

錢姓老者「哦」了一聲，感慨自語道：「滄海桑田，白雲蒼狗，只不過幾年光陰，江湖上的變動可眞大啊！」

白袈裟僧人青木面向元元僧道：「我佛有靈，竟叫老衲在此邂逅故人。」

元元僧不語，青木復道：「慧元，你身雖離少林之門，却猶如少林之人，當着同門之前，你一句佛號也不打麼？」

元元僧愣了好一忽，顏面中流露出奇特複雜的表情，但須臾間又恢復了冷漠的態度，道：「方丈親下嵩山，可是為了貧僧？」

青木大師道：「可以說是如此。」

語聲微頓，續道：「老衲閉關之期方滿，翌日便重入紅塵，慧元你當然知曉所為何來。」

元元僧冷笑道：「區區失經，便値得勞動掌門大駕，倒令小僧於心難安了。」

青木大師道：「慧元你監守自盜，悉數竊走藏經閣藏經，本門氣數因之大受影響，於今老衲也不加細究，祇要你能立心悔過，將金剛經交還少林……」

元元僧截斷道：「少費唇舌啦，貧僧早非少林之人，還經之事那是毫無相商餘地，何況金剛經目下幷不在貧僧身上。」

青木大師一怔，旋即沉喝道：「金剛經是你竊走的，不是？」

元元僧道：「貧僧從沒否認過。」

青木大師道：「然則你怎能說經書不在你處？」

元元僧道：「貧僧無意打誑，經書確被俞大先生借去……」

話猶未完，立身一旁的心瀰和尚輕咳一聲，朝元元僧使了個眼色，元元僧忙住口不語。

青木大師却已聽得一淸二楚，聳然動容道：「俞大先生？可是俞肇山俞老施主？」

心彌和尚忍不住衝口道：「你怎得而知？」

青木大師道：「昔年老衲在五里亭，曾與俞老施主有一面之緣。」

立於橋中的錢姓老者一聞此語，霍然吃了一驚，喃喃道：「五里亭……五里亭……」

元元僧道：「貧僧言盡於此，方丈要那金剛經，儘管向俞大先生索取。」

言罷，轉身就走，青木大師喝道：「慧元留步！」

元元僧脚步一頓，回首道：「方丈還有何見教？」

青木大師道：「慧元你攜去金剛經，可知那經書第一篇開宗明義，講的便是般若法門，其義蘊玄廓，條理繁密，老衲當日嘗聞恩師提到伊始四句，那是：『淨心守志，可會至道，譬諸磨鏡，垢去明存。』……」

他說到這裏一頓，俄頃續道：「你可知此言之意？」

元元僧道：「什麼禪機玄學，貧僧一概不懂，方丈別提這些啦，須知彈琴也要找個知音者，至於小僧……」

青木大師截口道：「但聞人棄佛，未聞佛捨人，慧元，你莫要執迷不悟。」

心彌和尚不耐道：「廢話，方丈還是留點精神去超度有緣人，咱們可沒有閑工夫聽訓了……」

說着，語聲倏地轉厲：「你讓是不讓路？」

青木大師平淡如故，道：「出家人心法俱空，何事如此匆忙急迫？」

心彌和尚厲喝道：「讓開！」

他猛一伸掌，便如一陣旋風般掠到橋頭，掌勢揮動處正擊向青木大師脈門要穴，當眞是毫釐無差。

青木大師右手兩指拈住右袖，居中一拂，一股暗勁當胸擊出，心彌和尚但覺對方袖風發出，直似春蠶吐絲，綿綿不絕，自己掌勢居然不由自主被撥偏了半分，當下駭然一呼，仰身退開五步。

反觀青木大師依舊端端佇立在橋頭之上。

青木大師道：「這位師兄好毒辣的掌法！」

心彌和尚眼珠運轉，宏聲道：「元元！舉火撩天！」

元元僧一聞此語，陡然大吼一聲，左拳一揚，右掌由下至上伸出，一招遙擊青木大師頭頂。

青木大師似乎料不到慧元竟敢向掌門人突襲出招，不禁怔了一怔，匆促出掌相迎。

他倉促間內力未能提純，饒是如此，元元僧詭計仍未得逞，只聞「蓬」地一響，颷風過後，青木大師巍然不退。

元元僧面色嚴肅已極，右手閃電一翻，擊出一記「百步神拳」。

青木大師沉聲道：「慧元留神，老衲要出手了！」

他身隨掌走，掌心自寬大袈裟袖中猛吐而出，平空揮了半天掌花，霎時間嘶聲大作，宛若萬馬嘯騰，石破天驚。

元元僧見掌門方丈一出掌便自聲勢奪人，慌忙中一收擊，側身避開鋒銳，然後再次一個欺身，換了一套掌法，連續發動了五次攻擊，只見他雙袖上下飛舞，節節向橋頭逼進。

同一時間，心彌和尚單手一掄，也加入了戰圈，這當今兩大高僧聯手之下，威力端的是駭人已極。

青木大師力敵兩人，掌勢倏地一變，走的是剛勁路子，但是終究漸居劣勢，馬步微微浮動。

掌影交錯中，元元僧和心彌和尚同時換式，在窄隘的木橋上各自站立半個側面，四掌齊出，青木大師身形滴溜溜打了一轉，卸去掌力。

心彌和尚大喝一聲，縱身躍起，臨空一拳劈了下來，吼道：「退下！」

青木大師舉臂迎架，心彌和尚身軀在空中一沉，另一掌接着斜拍而下，青木大師迎袖又是一揮，呼地一響，心彌身子被彈高二尺有奇。

心彌和尚在空中引頸長嘯，蒼鷹也似盤旋而降，但見他雙目圓睜，凶光閃閃，左右雙掌挾着雷霆萬鈞之勢撲下。

青木大師見對方來勢驚人，不欲冒然硬架，抽身倒退一步，心彌和尚見機不可再，暴喝道：「快……快衝！」

元元僧猛然提身，旋風也似地望準空檔飛掠過去。

青木大師方退又進，一個跨步塡上了空檔，但元元僧已搶先倏忽自他身旁衝了出去。

空中那心彌和尚吐氣閃身，也落在元元僧身右，青木大師揮袖迎着兩人就是一拂，二僧先後縱起，三兩個起落便已掠到前方密林邊緣。

元元僧奔到林邊，哈腰自一株樹幹下拾起一條黑色細線，另一手自懷中掏出火摺一晃，一道火舌迎風昇起。

這刻，俞劍峯已立身在橋面上，他電眼瞥見元元僧所爲，心頭登時震了一大震，脫口高喊道：「擋住他！他要點燃火藥引線！」

青木大師一聞此語，面上流露不能置信之色，但他毫無思慮餘暇，只一怔間身子陡然冲天而起。

他騰空虛跨數步，宛若一縷長煙，身形已在七八丈之外，速度之疾眞是毫無阻滯，居然已追得和元元僧首尾相銜。

青木大師長吐一口眞氣，探掌一吐，內力悉發而出。

元元僧方將火摺燃亮，陡覺勁風壓體，百忙中空出的左手倒劈而出，傍側的心彌和尚亦連同拍出一掌。

只聞「虎」地一聲巨響，心彌和尚這一招却早有人將它接下，原來俞劍峯在出聲示警的同時，身形並不停滯，只一忽便已折到三僧近處，右手鐵腕斗翻，正好卸去心彌這一招。

第三者的干擾既去，青木大師又接續揮出三掌。

青木大師權掌少林一門，終生浸淫少林絕學，這三式發出，確是一氣呵成，到第三掌上，只聞「拍」地一響，元元僧手上的火摺子終於打落！

元元僧見計未得逞，匆匆向心彌和尚招呼一聲，兩人落荒逃去了。

青木大師喊道：「慧元慢走！」

袍袖一拂，也自擰身追趕而上，須臾三僧便去得不見踪影。

立在橋面上，始終未曾出手的錢姓老者祖孫及白丹，徐徐步至俞劍峯身前，那錢姓老者說道：「小哥兒，你我又碰頭了。」

他轉目瞥了地上那條未曾點燃的引線一眼，復道：「這一次似乎是你救了咱們的性命。」

俞劍峯心中矛盾已極，他默默對自己呼道：「我爲什麼要救他？聞道是：父母之仇，不共戴天，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鬥，而我……我非但沒有這麼做，反救了仇人一命，九泉下的父母會怎樣說我呢？」

內心雖作如是想，口上却淡淡道：「不算什麼，令孫錢繼原錢兄亦曾救過小可一命。」

說着，旋又補上一句：「所以咱們彼此是兩訖了。」

那錢繼原並未注意到俞劍峯的奇怪神色，偏首朝錢姓老者道：「祖父，方才那少林和尚說及金剛經……」

錢姓老者皺眉道：「怎地？」

錢繼原道：「金剛經既在俞肇山手上，若給他將經書上所載心法練成，只怕就是宇內無敵……」

錢姓老者道：「這倒不見得。」

錢繼原道：「你老忘了落英塔中，左老前輩嘗無意透露，金剛經上最後三篇所錄的『密宗』心法，連他那內家至顚先天眞氣亦自嘆不如，斯時俞肇山也在左右。」

錢姓老者沉吟道：「嗯嗯，左老兒若自認不敵，天下武林大約找不出第三個功夫再高的人來啦。」

錢繼原道：「大禪宗如何？」

俞劍峯聽他提及自己師父，不禁心中一陣狂跳。

錢姓老者搖首道：「老夫一生未見過禪宗一面，倒不知他功力的深淺。」

他尋思一下，復道：「不過『密宗心法』豈是輕易所能練就，繼原大可不必杞人憂天。」

繼原道：「孫兒並未過慮，俞肇山……」

話未說完，陡地遠方傳來一道尖嘯之聲，錢姓老者面色霍地一變，脫口道：「那人來到附近了！」

錢繼原訝道：「什麼人？」

錢姓老者沉聲一字一字道：「姓俞的！俞肇山！」

錢繼原方自改變了臉上的神色，錢姓老者一拉他的衣袂，道：「老夫不願與他在斯時斯地碰頭，繼原，帶着你的白姑娘，咱們快走。」

一轉身，偕同錢繼原及白丹如飛掠去。

他們三人走得太過突然，只留下楞楞而立的俞劍峯，良久他纔如夢初醒，循着引線在橋下找到一包火藥，將它丢入河中。

艷陽方熾，俞劍峯懷着一顆忐忑不定之心，也自動身走了。

遠遠地將木橋拋在後頭，爬上一座小丘，迎面便是一大片的楓林，他身方步入林中，突然一陣急促凌亂的足步聲自左方傳了過來！

那悉索足聲愈來愈近，也愈來愈急促，俞劍峯正錯愕間，只見枝葉一分，跌跌撞撞衝出一人，來到俞劍峯身旁，一個踣蹪倒在地上！

俞劍峯往那人臉龐瞧上一眼，脫口驚呼道：「孫前輩！你……」

那人果是俞劍峯在銀川遇見的御風刀孫抱軒，他跌在俞劍峯脚旁，面色泛青，全身衣衫破碎不堪，斷斷續續道：「大事已起……呼呼……大事已起！……」

俞劍峯被這突如其來的遭遇震驚得手足無措，道：「孫……孫前輩，你怎麼了？」

孫抱軒有氣無力地道：「我到……到過石窟……承天……三匠業已遇害……大事……已……起……」

俞劍峯聽到這裏，便有如巨雷轟頂，那孫抱軒掙扎着自懷中掏出一張白紙，俞劍峯接過手來攤開一瞧，只見上面寫着：

「一棋：

汝不顧大局，妄逞意氣之爭，爾來所作所爲，無一不與予處於敵對地位，余猶念乎手足之情，不願與汝決裂，但汝一再挑釁，豈不知所能容忍之程度究竟有限歟？見字請於望日之夜至金沙渡一會。

知名不具。」

只聽孫抱軒繼續道：「此箋乃我在石谷之內所拾得……俞一棋已……去過那……裡……」

聲音逐漸微弱，雙腿一蹬，便自斷氣。

俞劍峯俯身下去，伸手把審孫抱軒脈胳，便知是沒有救了，這會子，林中悉索聲起，又緩緩走出一人。

* * *

俞劍峯定睛一望，見那自林中步出的却是居於深山茅舍，曾以一個手式將血嶺青狼嚇走的白髮老人。

當日俞劍峯路過茅屋，曾爲老人延進招待一餐，印象至爲深刻，是以一見面便認了出來。

那白髮老人視線掃過俞劍峯，停留於躺在地上的孫抱軒屍體，說道：「此人一路遭受伏襲，勉力逃到這裡，已是燈枯油盡。」

俞劍峯訝道：「老丈怎得而知？」

那白髮老人道：「刻前老朽在楓林中漫步，突見此人落荒逃生，情狀甚是狼狽，後面跟着一名紅袍人追殺不休，待得老朽出面，兇手方始逸去。」

俞劍峯衝口道：「姓俞的！殺人者是姓俞的！」

白髮老人道：「誰是姓俞的？」

俞劍峯搖首道：「小可也不知其人底細，只因老丈言及追殺之紅袍人，故猜測可能便是姓俞的所下的毒手。」

白髮老人俯身下去察看屍體，微喟道：「沒有救了！」

俞劍峯憶及不久之前，自家在銀川承天居中與孫抱軒聯手禦敵，斯時孫御風刀猶發誓語，欲爲三匠報却家屬被害之仇，不想未幾連他本人亦不能倖免於難，不覺爲之惻然。

白髮老人道：「你可識得死者？」

俞劍峯道：「此人一身刀法已臻巔峯，天下使刀者無出其右，人人稱孫御風刀。」

白髮老人「啊」了一聲，俞劍峯道：「日前蒙老丈饗以盛餐，猶未謝過。」

白髮老人微微一怔，露出迷惘的表情，俞劍峯暗暗稱奇，心忖：「那日我路過茅舍，承他招待一餐，後來丐幫幫主雲龍翁與血巇青狠又相繼踵臨茅屋，事隔不久難道他便忘了。」

但他並沒有加以詳究，問道：「老丈高名可否見示？」

白髮老人躊躇一下，道：「老朽姓洪，叫洪荒。」

俞劍峯心中震了一震，暗道：「眼下這位老者竟是靈廬主人洪荒，難怪那日我在茅屋提及洪荒之名時，老人和雲龍翁的神情便有了異樣，但我居然未能揣悟出來。」

遂一揖到地，道：「嘗聞洪前輩，與家叔陸平感情頗篤……」

白髮老人聞言，面上忽然露出一絲異樣的神色，支吾道：「陸平麼？昨日老朽方於金沙渡遇到他。」

俞劍峯心念微動，忖道：「金沙渡？那不是孫前輩交與我的信箋上留字所提到的地點麼？這麼巧陸叔叔竟也到了那裡。」

白髮老人復道：「適才孫御風刀匆匆自老朽身側狂奔而過，老朽瞥見他手上似乎拿着一樣物事，怎地目下不見了？」

俞劍峯將信箋自懷中掏出，遞與對方道：「前輩所指的敢情就是這張素箋——」

白髮老人頷首接過素箋攤開閱罷，略一尋思道：「一棋……受信者是百毒教主俞一棋？」

俞劍峯道：「可不就是此人，却不知留字之人爲誰？」

白髮老人依着箋上留字唸道：「一棋：汝不顧大局，妄逞意氣之爭，爾來所作所爲，無一不與予處於敵對地位，余猶念乎手足之情，不願與汝決裂……」

唸到此處，他仰起頭來道：「瞧這等語氣，似乎乃俞一棋之兄所留。」

俞劍峯衝口：「晚輩亦作此猜測。」

白髮老人道：「老朽纔路經金沙渡到此，渡口甚爲荒涼，除開遇到令叔陸平外，那裡是人迹全無，俞一棋的兄弟緣何要約他到該地會面？」

俞劍峯道：「據小可所知，百毒救似乎內訌正烈，俞一棋已失去教主之位，取他而代之者可能便是他自家的胞兄弟，一棋力圖再起的種種敵對舉措，自然爲他所不能容忍。」

他歇了口氣，續道：「望日之夜雙方於金沙渡會面，只怕就是攤牌的時候。」

白髮老人「哦」了一聲，道：「小哥兒知道的倒不少。」

俞劍峯心中暗道：「自西藏離別恩師，重返中原後，我足迹歷遍天下，一直在訪查百毒教的來龍去脈，豈能連此大事都渾然不曉。」

口上却道：「月前小可在銀川承天居，便親見俞一棋與現膺百毒教教主的門徒作梗。」

白髮老人道：「老朽雖則索山深居，對百毒教荼毒武林情況略有所聞，武林正值多事之秋，老朽是不能袖手弗顧了。」

俞劍峯道：「前輩重出湖海，誠乃天下蒼生之幸。」

白髮老人道：「紅袍老祖……紅袍老祖……老朽倒想見一見這麼一個神秘人物。」

俞劍峯道：「老前輩的意思是——」

白髮老人揮一揮手上白箋，道：「留字之人不是寫明要俞一棋到金沙渡去赴會麼？咱們不妨也去湊湊熱鬧。」

俞劍峯詫道：「咱們？」

白髮老人道：「小哥兒難道沒有興緻同行？」

俞劍峯本意是要趕到落英塔去見左姓奇人的，眼下經對方這麼一說，心意登時又動搖起來。

再說他雖然只見過御風刀孫抱軒一面，對其人磊落的心胸是深具好感，他慘遭横禍，俞劍峯自思也有微咎，乃推翻立刻趕去落英塔的決定。

白髮老人復道：「若你左右無事，就隨老朽一道去吧。」

俞劍峯點頭道：「這就動身。」

白髮老人道：「當然，你我沒有在此多作稽留的必要。」

俞劍峯望了躺在地上的孫抱軒屍體一眼，道：「老前輩請稍候，待小可將死者埋了，免得暴屍荒野。」

白髮老人面上忽然閃過幾許不耐之色，旋即以笑容掩飾過去，俞劍峯瞧在眼裡，暗自納悶不已，心想靈廬主人洪荒乃一代隱士高人，德行之顯較之清風霽月猶有過之，目下怎地却爲了騰出些許間埋葬死者便感不耐？自己不久前在茅所見者簡直判若兩人。

想到這裡，不禁暗暗不解。

白髮老人又皺了一下眉，道：「時候不早了，小哥還不動手挖土。」

俞劍峯應了一聲，遂就地將孫抱軒埋葬而下，一杯黃土平添了幾堆白骨，望地上隆起的一堆小墳丘，不覺黯然神傷。

他默默立在墳前憑弔一番，白髮老人連聲催促道：「別再磨菇，快啓程吧。」

說着當先舉步前行，俞劍峯無奈，只有跟在後面，行不數步倏聞一道低沉的喝聲自左前方亮起：「洪老頭慢走一步。」

洪荒足步一頓，頭也不回道：「那一位呼喚老朽？」

那低沉的聲音道：「老朋友都認不出來了麼？」

俞劍峯聽見這聲音，只覺熟稔無比，正自錯愕間，左面枝葉一分，一前一後步出了兩人。

日光下但見那在前方的一名身着白衫的老者，却是與俞劍峯在長城郊山中有過一面之緣的趙鳳豪。

俞劍峯第二次見到這位武林第一奇人，仍忍不住心中激動之情，欠身道：「見過趙老前輩。」

趙鳳豪擺手道：「呵呵，你怎會與洪老頭走在一道？」

俞劍峯未及答話，他目光一轉，已自見到趙鳳豪身後一個鐵塔般碩壯的大漢，衝口呼道：「岑大哥是你？」

那大漢正是岑少風，斯時斯地得見知友，俞劍峯倍感親切，只覺胸頭一熱，除了招呼之外再也說不出任何話。

岑少風乍見俞劍峯，也是意外驚喜兼而有之，說道：「俞兄弟，你如何到這兒？」

邊說邊趨步而前，拍拍俞劍峯肩胛，拏目朝他上下打量一番，俞劍峯猶不暇細說，岑少風接着道：「老弟你憔悴多了，可是四方奔波，席不暇暖之故？」

眞摯的情誼，關切的心意在短短一句話中完全表露無遺，俞劍峯胸中那一股熱血沸騰愈甚，說道：「是麼？大哥你還不是一樣。」

轉眼見趙鳳豪衝着白髮老人道：「洪老頭你怎麼了，見着老朋友連一句招呼也『不打』。」

白髮老人露出古怪的神色，道：「你……你……」

趙鳳豪道：「你何時患上口吃的毛病啦？我趙鳳豪你還認不得麼？」

白髮老人打個哈哈道：「這是什麼話？你老趙化成灰，老朽也不會認不出來。」

語聲稍頓，復道：「老朽只是奇怪你的長樣似乎與從前又有……又有不同了……」

趙鳳豪道：「變得老態龍鍾多了，是也不是？」

白髮老人連聲應道：「是的，是的。」

趙鳳豪噓噓一聲道：「洪老頭！你說得不錯，今日的趙鳳豪已復非昔日那叱咤江湖，豪氣干雲的人物了。」

白髮老人道：「此話如何說法？」

趙鳳豪默然不語，白髮老人續道：「傳言你老趙一身功夫被七奇打散了，難道確然屬實？」

趙鳳豪被人觸及隱痛，苦笑道：「所以說站在你面前的趙鳳豪已是個微不足道的人了。」

白髮老人道：「失去那一身功夫，便值得妄自菲薄麼？」

趙鳳豪只若未聞，喃喃語道：「英雄歲月，忽焉沒矣，我何往歸歟？」

岑少風及俞劍峯在旁睹狀，情不自禁也受到那蒼涼悲哀的氣氛所感染，大起「英雄氣短」之慨。

白髮老人晶瞳一轉，道：「趙老兒，我……」

趙鳳豪道：「怎地？」

白髮老人道：「你說老朽那石墨掌管不管用？」

趙鳳豪霍然一驀，脫口道：「石墨掌？老頭你把它練成了？」

一旁的岑、俞二人聞言，亦齊然爲之怦然心動，他們知道「石墨掌」乃百年前一代大俠洪子軒所精擅，雖與「黑砂掌」異曲同工，然內蘊之玄較之後者不知要高出多少，非特可使以却敵，更能用來治療經脈之內傷，是以嚴格說來，倒與「天雷氣」無分軒輊。

那洪荒據傳是洪子軒的後人，若言能將「石墨掌」練就，那是令人毫無懷疑了。

白髮老人道：「不錯，老朽終於打破重重阻礙，悟出了這一手內家至高無上的掌法。」

他語聲微頓，續道：「老朽索隱深山，與世人隔絕十年有奇，爲的便是潛心推研『石墨掌』。」

趙鳳豪面上滿露不能置信的神色逐漸褪了下去，緩緩說道：「洪老兒你大功告成，老朋友亦有與榮。」

白髮老人道：「豈止有與榮而已，老趙你就要身受『石墨掌』之惠了。」

趙鳳豪不解道：「此言何意？」

白髮老人道：「老朽打算，將你當作『石墨掌』第一個試驗的對象。」

趙鳳豪「蹬」地倒退一步，失聲道：「你，你欲以石墨掌力爲老夫打通氣海及奇經七穴？那是萬萬不可能辦到的……」

白髮老人沉聲道：「不可能麼？昔日天劍地煞拚鬥至兩敗俱傷，由散功而至復功，又有幾個認爲可能？」

趙鳳豪只是一個勁兒猛搖其頭，白髮老人道：「瞧你目下這麼一個窩囊廢物模樣，難不成就自甘伏櫪下去？」

趙鳳豪道：「非是老夫壯志消沉，沒有了這一身功力倒也過得優哉悠哉，反可將一切煩惱拋諸腦後。」

白髮老人道：「依我瞧事實祇怕不盡如此。」

趙鳳豪道：「依你瞧如何？」

白髮老人道：「老趙甭自欺欺人，你我心裡有數，這只不過是個托詞罷了。」

趙鳳豪長長注視了對方一眼，道：「洪老兒詞鋒何時變得如斯銳利？」

白髮老人乾咳一聲，道：「老朽想到半生老友變得這等窩囊，是以語氣也不知不覺變得尖刻起來。」

趙鳳豪大笑道：「好，好，好個洪老兒……」

後面的岑、俞二人彼此對望一眼，岑少風舉步至趙鳳豪身側，低聲道：「事在人爲，老爺子何不權爲一試？」

趙鳳豪俯首不語，顯然陷入苦思之中，良久始緩緩抬起頭來，雙目中閃動着堅毅的光芒，像是甫決定了一件重大之事一般，道：「試試看吧——」

岑少風心中憂喜參半，道：「老爺你答應了？」

趙鳳豪重重地點了點頭，白髮老人一把捏着他的手，把審門脈，口中道：「老弟你盡量放鬆體內百骸，我先把斷沉疴的程度。」

趙鳳豪就地盤膝而坐，白髮老人一手按在他的背宮之下，吸一口眞氣，徐徐運功。

不一刻，白髮老人面色逐漸泛紅，豆大的汗珠一粒粒自他兩頰滲出，呼吸也逐漸轉得急促。

岑少風和俞劍峯一左一右斜立於側，兩人面上全是一片緊張之色，四道視線齊注在趙鳳豪身上。

夕陽已自西山落了下去，黑幕開始籠罩開來，夜風横肆呼嘯，荒野上的景物像是陷在窒息般的空氣中。

白髮老人一壁運氣，一壁道：「老朽嘗試你百會之氣導致膻中，再發那『石墨掌』。」

趙鳳豪道：「洪老兒儘管下手。」

白髮老人開始催氣運功，眞氣自頂門源源注入，約一盞茶時間過去，他一身衣

袍已經整個被汗水滲了個透，不時有陣陣白煙自他頭頂冒出。

岑少風雙手緊握，望着洪荒爲主人療治，心中激動之情眞是莫可言狀，心中默默呼道：「老爺要恢服他的蓋世神功，是成是敗就在此一舉了。」

正忖間，陡聞白髮老人出聲喝道：「你倆站開十步之外！」

岑、俞二人一怔，俞劍峯惟恐自家聽到不夠眞切，道：「老丈說什麼？」

白髮老人沉道：「叫你們兩人站開十步之外，沒聽見麼？老朽要發出『石墨掌』，一丈之內不得有第三者。」

俞劍峯滿腹疑問，不知老者何以要自己與岑少風退開之故，兩人躊躇一忽，終於往後退了後去。

時間無聲無息的溜了過去，遙處望見那白髮老人右手忽然一揚，運氣而聚，掌心漸呈一種不正常的死黑之色，那顏色就濃得和石墨一般無異！

同一時間，他整個袖袍便運足的眞氣鼓漲起來，一聲低嘯自他口角發出，一掌緩緩拍向趙鳳豪後胸大穴。

岑少風身立丈許之外，內心緊張萬分，高聲道：「可有用得着小可的地方？」

白髮老人沒有答話，繼續推氣運功，忽然趙鳳豪喉中「吭」了一聲，身軀微微發顫。

俞劍峯收在眼裡，心念微動，正欲啓齒說話，他身側的岑少風壓低嗓子道：「兄弟，你瞧——」

俞劍峯道：「大哥有什麼話要說？」

岑少風低聲道：「你瞧有何不妥之處？」

俞劍峯道：「洪前輩是令主人生平摯友，這……」

岑少風截口道：「正因他是趙老爺子的舊交，是以我想不透他何以要支開咱們？難道他還担心『石墨掌』被旁人學去？」

俞劍峯搖頭道：「洪前輩乃一代高人隱士，絕不會有這等想法，再說使氣治人療傷，最易走火入魔，原應我們在旁，萬一出了差池，也好有個照應。」

岑少風道：「是以我始終放心不下。」

俞劍峯道：「現下勢成騎虎，除了寄洪老前輩以充份之信賴，別無……」

語聲突然中斷，緣因他無意發現盤坐於地的趙鳳豪，面上突地閃過一絲匪可形容的不尋常表情，那種表情只有一個人陷於萬分恐佈的狀態中才會形之於外！

同時他又瞥見趙鳳豪唇皮曾啓動了一下，似乎有什麼話要說，但却沒有聽見過任何聲音發出。

見到這般奇特情狀，一道念頭不自覺閃過腦際，俞劍峯無端端打了個寒噤。

只聞岑少風顫聲道：「趙老爺子是怎麼了？」

敢情他已看出他主人的異狀。

俞劍峯不暇應答，悄悄移動足步向前行去。

這會子，一陣夜風吹過，趙鳳豪的氣息清晰可聞，俞劍峯無端端心子一緊，又往前移動了三步。

眼望白髮老人已舉起那漆黑得出奇的手臂，徐徐朝趙鳳豪華蓋拍下，他似乎正要發出「石墨掌」！

縱然在這緊要關頭，白髮老人還是聽見了步履之聲，他回過頭來道：「你靠近來做什麼？」

俞劍峯一面尋思回答的措詞，右手有意無意當胸舉起，右腕搭在左腕之上，掌心朝外。

白髮老人見俞劍峯沒有應話，雙目中突現殺機，俞劍峯視線何等銳利，立刻瞥見他那可怕的目光！

白髮老人一掌加緊速度拍了下去，周遭激起一片「嘶！嘶」之聲，聲勢極爲駭人！

俞劍峯不假思索，大吼道：「住手！」

他及時吆喝出聲，確是大出對方意中所料，掌勢不由頓了一頓。

白髮老人冷冷道：「休得呼嚷，致擾及老朽心神。」

說着，一掌又復舉起，俞劍峯知道不能再拖延一分，囁聲道：「老丈聽着，小可右掌已遙遙罩住你的『鳩尾』『中庭』兩大死穴，隨時皆可致你於死！」

白髮老人呆了一呆，道：「你在胡鬧麼？」

後面的岑少風一躍而近俞劍峯身旁，低聲道：「兄弟，你可度量清楚了？」

俞劍峯盡可能壓低嗓子道：「適才小弟出聲喝止洪前輩施那『石墨掌』之際，曾仔細觀察老前輩臉上神色，發覺他並沒有任何責備的表示，益令小弟覺得自己心中的推測不致有錯。」

岑少風聞言，下意識望了數步外的趙老爺子一眼，果見他目光中非特沒有絲毫責備之意，反隱隱露出鼓勵的神情。

俞劍峯轉朝白髮老人道：「有煩老丈放開雙手，然後退到小可身側……」

語猶未完，陡聞白髮老人厲嘯一聲，全身骨節一陣「碌」「碌」作响，手臂上冒出嬝嬝黑煙，疾往趙鳳豪門面罩落！

五尺方外的岑少風只瞧得目眥欲裂，大吼一聲。

俞劍峯更不怠慢，長吸口氣，手上內力猛吐一直向對方『鳩尾』『中庭』兩大死穴罩去！

他動作何等迅速，白髮老人一掌猶未擊實，俞劍峯手上的暗勁，已擊到了胸前不及五寸之處，不得已只有撤掌自救，自前胸一拂，那股暗勁登時消瀰於無形。

俞劍峯右腕搭在左手之上，保持着遙罩對方大穴的姿勢。

白髮老人一擊罔效，突地厲聲狂笑道：「小子，你倒也精靈得很！」

俞劍峯道：「老丈不該藉故支開咱們，招人疑竇。」

他口上說着，心神依然保持着十分警戒，提防對方再次下手。

岑少風沉聲道：「岑某嘗聞家主人多次提到，洪前輩乃其生平有數的知友之一，不審前輩何以要下此煞手？」

白髮老人陰笑道：「這個麼？老夫說出來爾等也不會明白。」

岑少風道：「岑某左思右晷，只想出一個可能——」

白髮老人道：「什麼可能？」

岑少風一字一字道：「前輩壓根兒就不是靈廬主人洪荒！」

（未完・廿六）